


不朽的功勋—奏响二战凯歌的人们丛书

沙红海腥

从阿拉曼到罗马

程广中 方林 / 著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two historical battle scenes. The upper portion, separated by a torn paper effect, shows soldiers in a desert environment with a reddish-orange hue. The lower portion, in a greenish-yellow hue, depicts soldiers in combat, one with a rifle and another near a military vehicle.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引子

1945年4月27日，一支德国意大利混合车队正向意大利瑞士边境上的东戈市进发。在一辆带篷的德国军车上，躺着一位老者，身披一件德国军大衣，头戴一顶德国士兵的钢盔，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墨镜。这位乔装打扮成德军士兵的人正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两天前，墨索里尼带着金银细软、机密文件以及法西斯小朝廷的遗老遗少逃出米兰，企图前往瑞士避难。当车队来到穆索镇时，恰遇准备通过瑞士撤回德国的一个德军车队。墨索里尼似乎看到一线希望，于是两个车队合二为一。

一路上，墨索里尼沉默不语，简直像个死人，可内心里却象开了锅，思绪难平：为何当年八面威风，如今却如丧家之犬？自己一向是善观风色的，在最有把握的时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挑起北非地中海战火，为何到头来落得个一败涂地？

墨索里尼的确是在自以为最有把握的时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年3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会晤后，告诉意大利军方领导人：“我已决定坚决按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战争”。军方领导人对他的参战决心心存疑虑，海军参谋长卡夫尼亚里上书坦言：“在地中海上不管战争性质怎样发展，归根结底意大利海军的损失将是惨重的。不难看到，到了和平谈判之时，意大利不仅绝无寸土可得，恐怕连舰队甚至还包括空军，到头来都保不住。”

面对军方的疑虑和反对，墨索里尼保证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至多三个月。希特勒的战车横扫西欧，一冲破法国临时凑合的松姆河——埃纳河防线，墨索里尼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便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法国投降后，英伦三岛成了孤悬海上的一叶方舟，飘飘摇摇，希特勒的空军对英国施行了肆无忌惮的轰炸，素有“雄狮”之称的首相丘吉尔领导英国军民在苦苦撑持局面。墨索里尼认为这是夺取英国非洲殖民地、建立环地中海的意大利帝国的千载良机，9月13日，令格拉齐亚尼元帅率领大军进攻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烧到了多灾多难的北非。

北非是环地中海的一部分，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连接着地中海与红海和印度洋，埃及存则英国的地中海航道存；埃及不保，地中海航道便被掐断，英国所必需的补给便只能绕道好望角，这等于被扼住了咽喉。丘吉尔视保卫埃及与保卫英国本土同等重要，断然决定向埃及增兵。

12月9日，得到加强的英军共5万人在英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指挥下发起反攻。英军势如破竹，意军丢盔弃甲。至1941年2月7日日英军几乎全歼意军8个师、俘虏13万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墨索里尼本想趁机大捞一把，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眼看着就要把意大利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地利比亚也要葬送掉。这气坏了黑索里尼，也急坏了希特勒。

黑索里尼不愿跟着希特勒的指挥棒转，推行所谓“平行战争”，即在轴心范围内各打各的。希特勒对此大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希特勒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大陆，视苏联为口号敌人。墨索里尼在北非扩大侵略，虽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却也或多或少能牵制英国的兵力。可黑索里尼马上连老本都要赔上了，希特勒怎能不急？1941年2月3日希特勒向德国三军司令指出：虽然对德国来说，丢掉北非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会对意大利人产生强烈的精神震撼，意大利人担心英国以北非为基地轰炸意大利本土，便可能因此退出“轴心”，那将使德国的南翼失去屏障，从而大大损害德国的战略

利益。希特勒遂派心腹爱将隆美尔，率德国远征军驰援北非。

隆美尔到北非便穷追猛打，迭挫英军，并对英军托卜鲁克要塞长围久困。丘吉尔忧心如焚，坚持增兵埃及。他在给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备忘录中尖锐指出：“中东战争是胜是败，苏伊士运河是否丧失，我们在埃及集结的力量是否遭到挫折或败北，通过红海与美国合作的一切希望是否落空，这一切可能完全系于几百辆装甲车辆上面。只要有可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几百辆装甲车运到那里。”英国援军源源开往埃及，英国海空军也加强了对意大利海上补给线的封锁破坏。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部队兵少将寡，补给不畅，于1941年底被赶了回来，双方在贾扎拉一线形成对峙。

希特勒被迫增兵北非，德意海空军加强了对英国地中海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岛的封锁，与英军展开了争夺战场主动权的新一轮较量。

墨索里尼脑中闪过那辉煌的一幕：1942年六七月间，隆美尔进抵阿拉曼，已决望到埃及金字塔塔尖了，自己也准备耀武扬威地进入开罗城。可惜希特勒不肯将大批德军投入北非，丘吉尔居然能让罗斯福围着他转，实行所谓的“边缘战略”，把打击重心先放到北非地中海。北非地中海战场是意大利和英国的主要战场，德国和美国的次要战场。丘吉尔能让罗斯福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自己却不能让希特勒跟着自己走，意大利怎会不败呢？

最使墨索里尼痛恨的是，1943年7月德意部队与登陆的英美盟军正在西西里岛上酣战，反对派却发动政变，把自己从意大利总理宝座上拉丁下来。后来非得希特勒相救，才从软禁地逃了出来，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然而大势已趋，只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就搞得自己坐卧难宁。希特勒的日子也比自己好不了多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突然一声令喝，德意混合车队停了下来。原来，意大利游击队封锁了边境，正在检查车队。游击队员细细盘查，终于发现了墨索里尼。

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绞死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并暴尸于米兰市广场示众。

序

半个世纪前，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为争夺霸权、重新瓜分世界，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战争，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损耗了“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代价之巨大、牺牲之惨烈亘古未有。所幸的是，法西斯国家没有得逞，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轴心国在战争初期虽制兵机之先，发动了一系列闪电式进攻，逞一时之凶狂，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现代战争已远远超出武装斗争的范围，它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发挥的主体正是民众。反法西斯战争之正义性决定了它符合全世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能够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战争，能够促使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凝聚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终战胜失道寡助的侵略者。

中国是最早举起反法西斯义旗的国家，其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被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共产党大敌当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执行了正确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爱国将领所指挥的军队，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对敌，终经八年浴血奋战，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为奏响二战胜利的凯歌谱写了伟大而光辉的历史篇章。无疑，这是正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历史不是逝者如斯的江河，而是沸腾于地下的岩浆。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军内外几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撰写了这套《不朽的功勋——奏响二战凯歌的人们》丛书，从新的视角发掘了二次大战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是对大战未作全景式描写，而是围绕中国、苏德、北非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和西欧战场的转折与胜利重泼笔墨。战争是双方角力斗智的生死较量，而战争转折时期的搏斗最惊险、最激烈、最精彩。作者们着力勾画法西斯一方由优化劣直到败亡和反法西斯一方由劣化优直到胜利的过程，展示了正义之师昂首跨进凯旋门的恢宏气势。特色之二是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重点描写那些异彩纷呈、熠熠生辉的风云人物。读者们将看到一个个运筹帷幄、挟雷携电、震古烁今的将帅风采。特色之三是有较强的可信性、可读性及可学性。她不仅能使战争的亲历者重温历史，而且能使视战争为神话的青少年乃至世代代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珍惜和平，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世界永久和平。谨此为序。

九五年二月

沙红海腥 从阿拉曼到罗马
程广中 方林

一、马耳他在苦恼中

钉子

凯塞林来了

“谁说黄蜂不能蛰人两次？”

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奥金莱克的失算

蓝色的地中海像一条纽带，将欧、亚、非三大洲紧紧地连结，惊涛狂暴地拍打着北非的黄沙海岸。

马耳他，这个仅 316 平方公里的小岛像嵌进地中海的坚硬贝壳，任凭风吹海蚀，依旧傲然兀立。它是个宝岛，1798 年被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181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就在这里建立起了海空军基地。1940 年下半年，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点燃起北非地中海战火，英国迅速向马耳他岛增派海空军力量，这是素有“雄狮”之称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妙棋。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则在保护英国地中海航线畅通和打击意大利至北非的海上防线方面建立了头功。

钉子

小小马耳他岛，几乎位于地中海正中间，像火车中转站一样为来往于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之间的英国舰队和商船队提供补给，保卫着英国的生命线之一——自大洋洲、印度经苏伊士运河至英伦三岛的海上运输线。否则，英国运输船队就不得不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才能进入印度洋。马耳他岛的英国皇家空军可以直接飞往北非协同英国地面部队作战。不仅如此，马耳他岛紧靠着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距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塔兰托也不远，对意大利通往北非的海上运输线构成严重威胁。在英国人看来，马耳他是帝国在地中海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马耳他存则英国在中东的基地安，马耳他失英国在中东基地便难保全。在意大利人看来，马耳他无异于蹲在自己家门口的猛虎。

1940年9月至1941年来，德意部队在北非战场两度进抵利比亚埃及边境，又两度败退，北非战场的进退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德意对地中海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1940年末，英国地中海舰队在地中海中部海区牢牢掌握了制海权，马耳他岛得到了增援和加强，经受住了考验。英国地面部队也于1941年初将意军逐至的黎波里。1941年初，德国非洲军抵达北非。德空军第10军也调往北非地中海战场，并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对马耳他进行狂轰滥炸。同年4月8日，英国组成由4艘最现代化的驱逐舰组成的马耳他打击舰队，在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下加强了对德意海上运输线的封锁和打击，双方对制海制空权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

1941年5月，德国空军第10军撤走了，英国人一点也不延迟地利用轴心空军兵力转移的时机，向马耳他增派空中力量，使该岛很快又高高挥舞其“火焰之剑”了，英国人知道只要绞杀了意大利的补给线，便能在北非打胜仗，因此便集中全力以求达此目的。英军发展了十分有效的飞机和潜艇协同战术，彼此引导对方从事攻击或召唤对方去解决自己所击坏的舰船。英军对船队攻势猛烈，迫使意军于1940年10月起用驱逐舰运载军队，但却无力为运送补给的商船队提供安全保障。1941年6月意大利送达北非的补给品为12.5万吨。至10月减至6.1万多吨，损失率高达20%。

11月8日下午，一架英军侦察机返回马耳他岛的飞行途中，发现了由7艘商船、2艘油轮、1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的“杜伊斯堡”船队，立即派出马耳他分舰队（K舰队）进行攻击。9日零时过后，英舰队发现了“杜伊斯堡”船队。一位英海军舰长高兴地在航海日志上写道：

“啊，上帝！它们就在那里——该死的一大堆干草！”

英舰以舰炮和鱼雷展开猛烈进攻，意大利商船和油船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负责护航的意驱逐舰队正以快于船队的速度航行，在船队右侧平行线上穿梭，当灾难发生时，官们回援不及。负责指挥袭击的英海军上校阿格纽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我们攻击商船的过程中，意驱逐舰不时出现，它们一露面即遭到K舰队的攻击。

于是意舰倒转船头急忙逃退，每次都在烟幕掩护下撤出战斗。”

此战的后果对意大利是灾难性的。7艘商船完全覆没。2艘驱逐舰被击沉，另2艘遭重创。

英国海军部立刻给阿格纽发电祝贺：

“海军部大臣祝贺你及你部全体官兵取得此次海战的光辉胜利。”

在轴心国方面，正准备对英军发动进攻的隆美尔将军在侮战后的第二天悲叹不已。向北非战场运送支援物资的船队完全停顿下来，原计划向班加西增援 60000 人的部队，但实际上仅有 8093 人到达。墨索里尼对“杜伊斯堡”船队的覆灭也感到忿怒和沮丧。

11 月 18 日，英军在北非发动了代号为“十字军远征”的进攻，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对意大利的补给线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意大利海上运输越来越糟，陷入空前危机之中。正在北非与英军进行冬季大血战的隆美尔，终因兵力弹药不济而被迫撤退。

古罗马学者西塞罗在总结罗马与迦太基的争霸战争中得出结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征服世界。”他当时所说的海洋就是地中海，所指的世界就是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古罗马后裔自居的墨索里尼在发动侵略战争时，却把先哲的至理名言置诸脑后。事实上，战前意大利海军就认为占领马耳他岛是进行对英战争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并拟定了征服马耳他的计划，却被墨索里尼搁置下来。意大利海战史专家布加拉丁在《地中海海战史——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海军》一书中痛苦地写道：

“利比亚补给问题的核心总是和马耳他岛的空军优势分不开的，所有意方的麻烦导源于此，在战争初期没有占领马耳他岛或突尼斯的错误，如今得付出惨重的流血的代价。”

凯塞林来了

北非地中海战场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德意两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注和忧虑。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德非洲军司令隆美尔等早就主张，向该战场投入更多兵力，搞垮英国的中东基地，然后从中东向苏联南部进攻。希特勒虽不愿分散苏德战场的兵力，但迫于形势还是将德空军精锐之一第二航空队调注意大利，并任命天生乐观的凯塞林空军元帅为南线总司令。德意两国还加强了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量优势转向轴心国方面。鉴于这种有利形势，雷德尔向希特勒坦言：

“地中海的有利形势在目前是如此显著，恐怕将来不会再次出现。所有的报告证明，敌人正以巨大的努力把现有的增援部队源源运往埃及。……因此，尽早攻取马耳他岛是刻不容缓的事，此外，对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势，不得迟于1942年。”

作为一个略逊一筹的代替办法，他建议：

“如果轴心国不占领马耳他岛，德国空军就必须以目前的规模继续对该岛空袭。单凭这种空袭就足以阻止敌人在该岛重建进攻与防守的力量。”

德意两国最高统帅部制订了征服马耳他岛的计划：意海军舰队负责掩护登陆战，准备登陆用的船只，由“特种海军部队”负责陆海军登陆部队的训练；德陆海空军予以大力协助。

在登陆作战准备期间，德第2航空队对马耳他岛进行持续猛烈的轰炸，系统摧毁该岛的防御体系。意海军在空军支援下切断英军对马耳他岛的补给线。驻西西里岛的德意轰炸机600架。1941年12月上半月每天轰炸马耳他岛的飞机平均不足10架，到下半月便增至30架。1942年3月份的轰炸最为猛烈，每天均出动70—80架轰炸机进行低空轰炸。3月8日368架飞机共投下76吨炸弹。持续猛烈的轰炸使马耳他岛的机场、跑道弹坑密布，防空工事变成一片瓦砾，港口陷于瘫痪。英马耳他分舰队被迫撤往北非的海军港口。

德意两国海军舰艇在空军支援下加强了对马耳他岛的海上封锁，阻止英国海军对马耳他岛进行补给。3月20日，当英巡洋舰“埃及女王”号、“尤利阿里斯”号和“狄多”号及4艘驱逐舰，掩护4艘商船驶离亚历山大港，企图对马耳他岛进行补给时，遭到德意海空军的层层截击，“埃及女王”号炮塔被击中，“尤利阿里斯”号受到相当程度损害，另有多艘驱逐舰遭重创。装载贵重货物的4艘商船原计划当晚驶抵马耳他岛，乘空袭尚未开始以前卸物，但海战至少使它们到达的时间推迟了4小时。当德空军第二天早上开始空袭时，该船队正在马耳他岛以南处航行，结果1艘被炸沉，1艘遭重创搁浅。24、25日德空军对马耳他岛大举轰炸，英驱逐舰“罗马军团”号，商船“布雷坎郡”号、“庞帕斯”号和“塔腊博特”号全被炸沉。英方报告称“25900吨货物中，只有5000吨安全起卸”。马耳他岛在以后的三个月中，没有得到接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3月和4月间，敌人将其全部力量转而投向马耳他岛，日夜不断地进行猛烈的轰炸，遂使该岛守军筋疲力尽，奄奄一息。”

“谁说黄蜂不能蜇人两次？”

马耳他岛守军顽强地抗击着空袭。英国皇家空军留驻该岛，为自身和全岛的生存而忘我地战斗着。在最危急的日子里，英守岛部队能够投入的战斗机为数极少。但仍顽强地坚持战斗，并确保那些利用该岛为中途基地的飞往埃及的飞机得以不断地起飞。当飞行员升空作战，地勤人员为下次战斗从事地勤保障时，兵士们便修理被炸毁的飞机场。

马耳他岛处于万分危急之中，守岛部队司令多比将军焦虑不安。3月间，他报告说形势危险；4月20日他又报告说：“目前已超过了能够支持的程度，而且，如果不能给我们补充急需的供应品，特别是面粉和军火，那么，不堪设想的一步即将到来，来得还会很快……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丘吉尔首相对马耳他岛的命运耽忧万分。他知道，马耳他岛是英国在地中海全部希望的关键，遂下令海军部，不断从距马耳他岛1000公里的“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喷火式”战斗机增援马耳他岛的防空力量，每次起飞16架。4月1日丘吉尔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借用美国航空母舰“黄蜂”号。电文中说：

如果双方参谋部就借用“黄蜂”号航空母舰的细节达成协议的话，你是否愿意让该舰担任一次增援马耳他岛的任务？以“黄蜂”号航空母舰宽大的起重机、装载量和长度，我们估计该舰能载运50架或更多的“喷火式”飞机。除非“黄蜂”号需要添加燃料，它可以在夜间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返航之前不必在直布罗陀停泊，因为，“喷火式”飞机可以在克莱德装船。

这样，不但可以扭转不能在4月份内向马耳他岛增援“喷火式”飞机的局面，而且可以一举向马耳他岛派出一批强大的战斗机组，这样可以给我们适成一个给敌人严重的而可能是决定性打击的机会。

4月3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同意借用“黄蜂”号。4月和5月间，从“黄蜂”和“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英国126架飞机安然飞抵马耳他岛，这对守岛英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5月9日和10日，马耳他岛英空军频频升空，与来袭的轴心国空军展开激战，迫使凯塞林放弃了对马耳他岛的昼间轰炸。就在5月9日“黄蜂”号成功地向马耳他岛交付第二批“喷火”式飞机的当日，丘吉尔首相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向该舰发电：“谁说黄蜂不能蜇人两次？”

然而，马耳他岛仍处于德意海空军的封锁炸扰之下。6月中旬，英军运输船队在海空军掩护下从东西两面对马耳他岛进行增援，在德意海空军打击下损失惨重。17艘补给船中只有西面的2艘驶抵马耳他岛，东面的运输船队及其护航队被迫返回埃及。马耳他岛仍处于危急之中。

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1942年4月29日至30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山间别墅贝希特斯加登会晤，讨论北非地中海战场今后的作战目标及战机问题。这两个独裁者内心彼此互不信任，轴心国没有建立起联合作战参谋部。墨索里尼扬言自己精通德语，像过去一样拒绝由翻译陪同。这种会晤简直是老生常谈。墨索里尼让希特勒一个人滔滔不绝，他自己不敢争辩也不敢插话。虽然有时他可能一点也没听懂，但人们得到的印象却是，他同意希特勒所说的一切。希特勒把这种会晤称为“催眠疗法”，他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炫耀德国的强大和他自己早期的非凡经历。希特勒的腔调又那么容易使人入睡，墨索里尼看上去像是进入睡眠状态似的。就在这次会晤中，做出了一项关于北非地中海命运的重大决定。

本来，墨索里尼和他的总参谋长卡瓦利诺来参加会晤前，还决心坚持先“征服马耳他”的作战计划，只有夺取马耳他岛才能为进军埃及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可是墨索里尼宣称，意大利再过三个月也来不及参加在该岛登陆的行动，同时又获得英军准备在北非发动进攻的情报。所以，希特勒提议：隆美尔的非洲军于5月底在北非实施进攻，可能的话就占领托卜鲁克，尔后继续进攻到埃及边境为止；到6月中旬或7月底，再攻占马耳他岛。

隆美尔本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的计划得到批准。本来他是力主攻占马耳他岛的，但此时却急于要发动对尼罗河流域的攻势。因为他担心英军若先发制人发起进攻会使他的计划成为画饼。意海军总部公开表示反对，指出按天气条件进攻马耳他岛的行动不得迟于7月底；另一方面德意空军虽居优势，但不可能同时支援两个战役。隆美尔一面抱住他进抵尼罗河的计划不肯放手，一面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有限进攻，使英军在三个月内无法采取任何攻势行动。他还保证只用一个星期便可破坏英方的抵抗，用另一个星期扩大战果，所以他要求把德国第2航空队在攻击马耳他之前归他支配15天。他估计只消再有一个星期，便能让德国第2航空队回到西西里岛基地作进攻马耳他岛的准备。这样，征服马耳他岛的战役只消推迟三个星期。

希特勒一直视北非地中海战场为次要战场，不肯将德军精锐部队过多用在这里。尤其德军1941年底在莫斯科城下败北后，希特勒正盘算着怎样集中兵力于苏德战场，企图彻底打垮苏联。无论如何，在彻底打败苏联前，希特勒是不会过多分兵于北非地中海的。况且，1940年5月德军在夺取英国在地中海的另一海空军基地克里特岛时共损失近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希特勒能征善战的心爱的空降兵。克里特岛的损失使希特勒十分懊丧，因此他禁止空降兵再实施这种代价高昂的战役。隆美尔的建议使希特勒眼睛一亮，这何尝不是一种替代办法和对盟友墨索里尼的安抚措施呢？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终于使墨索里尼接受了自己的建议，确切他说是接受了隆美尔的计划。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虽然接受了这样的计划，不过它要求隆美尔书面做出以下明确的保证：

1. 战役进行以两星期为限；
2. 战役的目标以打破英军的准备为限；
3. 只有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才可尝试占领托卜鲁克港，而且无论如何要在利比亚埃及边境转攻为守；
4. 万一战局进展不顺，地面部队须毫不犹豫地回师到贾扎拉防线上，以

等待对马耳他岛的征服。

隆美尔虽然做出了书面保证，从后来的事态发展和他的战时文件看，其保证似乎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曾于 1942 年 5 月 21 日在一份包括攻击马耳他计划的公文上批了“拉倒”的字样。

在轴心国关于北非地中海作战计划演变的过程中，希特勒为了集中力量于 1942 年夏对苏军重新发动进攻，4 月份从第 2 航空队抽调两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战斗机大队到苏德战场去，5 月初，他在伯格霍夫对意军总参谋长卡瓦利诺说：“对斯大林格勒和在加查拉地区发动的攻势，将使马耳他岛在英人手中一无所用。”事实上，这位独裁者对征服马耳他岛的计划一直是三心二意的。

空军元帅凯塞林得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贝希特斯加登做出的决定后大为失望，因为眼看着自己成功的空中攻势不能达到最后占领马耳他岛的目的，就好像眼看到了手的猎物又溜掉一样难受。

意大利海战史专家布加拉丁认为：“推迟攻击马耳他岛的决策，成为意德的整个地中海战争中最严重而且肯定是最致命的错误。它肯定地标志着轴心在地中海走下坡路的开始。”

曾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瓦利蒙特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了没有攻占马耳他岛的严重后果，他写道：

1942 年春，德军最高统帅部虽有远征中东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其依赖的是一条越过地中海靠不住的补给线、一些吞吐量不大的利比亚港口，以及北非沿海的一个狭长地带。不但如此，而且在那一年还有另外的重大的困难：在巴尔干地区，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从那里发起一场联合攻势。也不再有望让土耳其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地中海东部的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对英国殖民主义传统性的依赖，并将领土提供给西方同盟国作为他们预备队休整的中心。轴心国部队展开地区以西的西班牙，对其志愿采取的‘非交战’政策的解释似乎日益变得不利于其轴心国朋友。在轴心国作战地区的翼侧及后方是法属北非，对它的重要性，轴心国在制定政策时未予重视，而且继续未予重视，结果是，这一地区有完全脱离轴心国始终很薄弱的军事轨道的危险。

奥金莱克的失算

奥金莱克是 1941 年 6 月接替韦维尔出任英国中东总司令的。他身材魁梧，额眉宽阔，目光深邃，是英军中出色的战略家，曾亲自组织指挥了 1941 年底的“十字军远征”战役，将隆美尔击退了。但他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缺少将自己的计划贯彻到底的组织才能和意志，对北非沙漠地的机械化战争的特点了解研究不够。1942 年初被隆美尔杀了个回马枪，后双方的军队便在贾扎拉防线对峙着。

1942 年 2 月间，奥金莱克主张继续在 4 个月内按兵不动，以便对隆美尔展开第二次大会战。2 月 27 日，他在一篇长达 1500 字的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不能匆忙从事的原因：

总之，我在西部战线的意图如下：

1. 继续在第 8 集团军的前沿战区尽快建立装甲部队的主攻部队。
2. 尽可能巩固贾扎拉、托卜鲁克和萨卢姆等既占阵地，并将铁路线向东延伸。
3. 在前沿地区储备军需品，以便重新发动攻势。

丘吉尔对奥金莱克的报告甚为不满。马耳他岛在危机中；隆美尔正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苏军正同德军进行殊死的搏斗，斯大林强烈要求英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想以英军在北非发动进攻回应斯大林的呼吁。丘吉尔让奥金莱克回伦敦磋商北非作战计划，奥金莱克以极需前往开罗为借口拒绝了归国一行的邀请。丘吉尔只好让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赴印度途中经过开罗，对奥金莱克施加影响，赶快定下进攻计划，但未取得满意结果。此后丘吉尔不断向奥金莱克施加压力。最后他决定向奥金莱克发出明确的命令，命令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免职。5 月 10 日，丘吉尔致电奥金莱克：

“三军各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和战时内阁再次考虑了全盘的局势。我们已下定决心，未经你的全军为保存马耳他岛而战，我们决不容许该岛失陷。这一要塞的被困失守将使我陆空军部队三万余人投降，还要损失大炮数百门。敌人占据该岛如同获得一座确实可靠的通往非洲的桥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利条件。该岛的失陷将会使你与印度双方所赖以获得增援飞机的空运线路被切断。”

“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再加上以下条件——我们能够批准的与敌交锋的最晚日期是，及时地牵制敌人以协助运输船队在 6 月份月色暗淡时期得以通航的日期。”

接到丘吉尔的电报后，奥金莱克心重如铅。在他看来，英军的训练水平和技战术水平还不适应沙漠战，要对隆美尔这样的敌手发动进攻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可是，首相三令五申，如果继续推迟进攻，自己的乌纱帽也难保住了。挂冠而去倒也干净利索，可不狠狠打击一下隆美尔也未免太便宜了他。况且，马耳他岛危在旦夕，怎能坐视不救？5 月 19 日，他横了横心，致电丘吉尔，表示要在 6 月份对隆美尔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而不仅仅是为协助开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所进行的有限进攻。5 月 22 日，他再次致电丘吉尔：“现在我已彻底认清了我所负的责任，并且我要竭尽所能去完成它，让你满意。”

奥金莱克身为英国中东总司令，肩负保卫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的重大

责任。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力图寻找出周全可靠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似乎忘记了军事上没有绝对的周全，要集中兵力就要冒在次要方向失算的危险；时间是重要的制胜因素，迅速定下进攻决心有时比明天再定决心取胜的把握更大些。1942年春夏之交，对英军来说，在贾扎拉防线上发动进攻与确保马耳他岛相互关联，要确保英军在北非地中海的战争主动权，必须在贾扎拉防线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大规模进攻。

奥金莱克终于定下了进攻的决心，可惜晚了。5月26日，隆美尔已率先出手了。西方有一则寓言：一个人为了让熊吞下一包炸药，便小心翼翼地调配炸药，力求使炸药的成分绝对准确和炸药包的含量不差毫厘。可是当他把炸药卷在纸筒，正要点燃掷入熊的咽喉时，熊却先扑上来了。

二、开罗危在旦夕

“鹰在炫耀”

“请给我们尽可能多的
谢尔曼式坦克！”

“豹”的跳跃

“ 鹰在炫耀 ”

1942 年 5 月 26 日晚 8 时 30 分，隆美尔按计划准时在贾扎拉防线上发起了进攻。

隆美尔用他的全部装甲部队绕过贾扎拉防线南端的比尔哈凯姆，向前扫荡，打算同英国装甲部队交战，并将它消灭，然后从背后袭击英军久已部署好的阵地。但他遭到英军装甲部队和所有列阵以待的守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隆美尔及时改变计划，令工兵在英军布雷区中开辟出两条通道，经过种种惨烈的厮杀，终于粉碎英军抵抗，迫使英第 8 集团军司令里奇将军于 6 月 14 日把残余部队拖出贾扎拉防线，向后撤退。隆美尔乘胜追击，6 月 17 日便牢牢地箍住了托卜鲁克要塞。6 月 20 日凌晨，隆美尔站在阿德姆东北的高地上，透过双筒望远镜，把托卜鲁克要塞的轮廓看得一清二楚。6 月 20 日，按照预定计划，凯塞林派来的上百架施图卡轰炸机，编成密集的队形。飞机俯冲之处，顿时烟云腾空，地面部队乘机猛攻。当晚 8 时，要塞守军司令克洛普将军向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我的司令部已被包围。环形阵地上的步兵仍在艰苦奋战。我正在坚持抵抗，但我不敢说还能坚持多久。”次日黎明，克洛普被迫投降。

隆美尔一得到托卜鲁克要塞守军投降的消息，立刻给希特勒发报：“托卜鲁克整个要塞投降了！”5 分钟后，他又向德国非洲装甲集团军颁布命令：“在长达 4 个星期的苦战中，你们忠勇可靠，使敌人不断受到打击。你们的进攻击败了敌人准备发动的进攻，使他们的装甲车辆损失殆尽。”“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勇士们！现在我们必须彻底打垮敌人，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要求你们再接再厉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隆美尔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埃及。此时隆美尔胸中的希望之火正熊熊燃起，夺取托卜鲁克不过是跨过尼罗河的跳板，他要像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一样征服埃及，做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是的，这就是隆美尔其人。他很快就会进军尼罗河吗？他想实现在宽敞的谢泼德旅馆痛饮威士忌和汽水的梦想吗？不错，他一定会这么干的。”

空军元帅凯塞林意识到，隆美尔有可能在攻克托卜鲁克后禁不住形势的诱惑而跟踪追击，便于 6 月 21 日匆忙飞抵托卜鲁克要塞，二人在隆美尔的指挥车里展开了激烈的争执。隆美尔强调：他要乘胜前进，不能等待攻下马耳他岛；装甲集团军虽在贾扎拉防线上遭到重大损失，但英第 8 集团军的处境坏得多；现在是向苏伊士运河进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拖延下去，那怕是几个星期。英军就可能调来精锐部队，阻止我军继续前进。凯塞林则严正指出：如果没有德国空军全力支援，就不能向埃及进军；如果给予全力支援，空军就不能支援攻打马耳他岛的行动；如果马耳他岛拿不下来，隆美尔的后勤线就会毫无保障。凯塞林认为，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坚持原定的计划，把入侵埃及的时间推迟到攻下马耳他岛以后。凯塞林未能说服隆美尔，一向面带微笑、彬彬有礼的他没有与后者握手，撂下一句话：“我要把空军撤回意大利的西四里岛！”便气呼呼地离开了。6 月 22 日，隆美尔的顶头上司意大利的巴斯蒂柯将军也来到托卜鲁克，命令他停止前进。可隆美尔却回答，他“不接受这项忠告”，并开玩笑说：“请你同我一起到开罗吃晚饭吧！”

隆美尔早于 21 日下午即令德军第 21 装甲师沿去甘布特的公路急速东进，这是他入侵埃及的第一步。当日晚，他派了一名信得过的联络军官，去

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希特勒，同时又致电墨索里尼：“部队的状况和士气、加上缴获物资的军需品以及目前敌方的弱点，都有利于向埃及腹地追击残敌。”隆美尔的胜利在德国引起喧闹。德国广播电台于6月21日奏起了“鹰在炫耀”的乐曲。每逢有战胜的重要新闻，总是中断正常广播，先播这首曲子，接着播送新闻。希特勒一得到隆美尔的电报，便当着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任何攻占马耳他的企图都已经“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当隆美尔的联络官向希特勒面报后，这位独裁者立即致电墨索里尼宣称：现在非洲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并自鸣得意地解释说，常胜的统帅如果在胜利的时刻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历史的契机”和“胜利女神将永远不会再现”。墨索里尼立刻心领神会，为隆美尔的进攻行动大开绿灯，指示意大利总参谋部把攻占马耳他岛的行动推迟到9月份。过了几天，墨索里尼在一大帮记者和军政要员的陪同下从罗马飞抵非洲，为胜利进入开罗和亚历山大作准备，并空运了一匹白马，以便到时骑着这匹骏马耀武扬威地进入开罗……

“请给我们尽可能多的谢尔曼式坦克！”

托卜鲁克陷落时，丘吉尔正在美国访问。此行的目的是与罗斯福商讨美英两国 1942—1943 年的联合作战计划和制造原子弹问题。行前，北非战事已开始向不利于英军的方向逆转。丘吉尔曾致电奥金莱克，令其确保托卜鲁克要塞，得到奥全莱克肯定的答复。

6 月 21 日上午 8 点，丘吉尔一行在严密的护卫下到达白宫，被安置在宽敞的有空调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 30℃，比白宫其它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丘吉尔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走廊里找到霍普金斯，然后到罗斯福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英内阁成员伊斯梅将军与他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丘吉尔。电报上写道，“托卜鲁克陷落，2.5 万人被俘。”丘吉尔不信，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英国新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的下列来电递给了丘吉尔：

托卡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

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到的最沉重打击之一。托卜鲁克的陷落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大大损害了英国军队的声誉，引起了下议院对丘吉尔的信任危机。

丘吉尔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我们将做些什么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请给我们尽可能多的谢尔曼式坦克，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 100 门 105 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罗斯福和马歇尔信守了诺言。还没有装好发动机的 300 辆谢尔曼式坦克和 100 门自行火炮被迅速装上 6 艘美国最快的船只，运往苏伊士运河。

“豹”的跳跃

1942年6月21日托卜鲁克要塞陷落时，英第8集团军的剩余部队已撤到利埃边境埃及一侧。当日，在开罗的奥金莱克以中东防务委员会的名义致电首相丘吉尔，叙述了将要采取的措施：一种方案是，凭借国境线上的防御工事死守不退，因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与敌周旋，可能会导致防守的步兵部队悉被敌歼。另一种方案是，以高度机动的机械化部队在国境线上迟滞敌人，第8集团军主力在空军掩护下撤到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队势，向敌发动反攻。并明确表示要采取第二种方案。

6月25日，奥金莱克本人到达马特鲁，解除了里奇对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由自己亲自指挥。里奇曾是一位出色的参谋人员、品格坚毅的军长和前中东总司令的副参谋长，深受奥金莱克的信任和赏识。是奥金莱克力荐他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现在又不得不亲自解除其职务。第8集团军是英国在中东的柱石，如该集团军被歼，英国就会丧失对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统治，并使苏联的南翼暴露在德意部队进攻面前。奥金莱克不得不做出上述决定。

奥金莱克在来马特鲁前就在思考要不要坚守马特鲁的问题。6月25日夜，他得到报告说，隆美尔将于第二天早晨进攻马特鲁，便立刻撤销了里奇下达的坚守马特鲁的命令，命令第8集团军在战事不顺时便撤往阿拉曼。为此，他作了如下的部署：第10军会同印度第10步兵师和英第50步兵师扼守马特鲁防线。在其南边，是第13军指挥下的印度第29步兵旅和新西兰师；前者防守布雷区之间一个10公里宽的缺口。第1和第7装甲师防守沙漠侧翼。

的确，6月21日起隆美尔率领的德意部队像支沙漠猎豹凶猛地扑了上来，欲将英军一口吞掉。6月25日这天，隆美尔所率的3个德国师已进入了马特鲁地区，其先遣队接近了马特鲁港的外围阵地，他宣布次日对马特鲁港守军发起进攻。6月26日下午，3个德国师带头向英军防线撞去，由于攻击正碰上英军防线的薄弱部队，很快就取得突破，为第二天向纵深突击打开了通路。27日上午，只剩下23辆坦克和600名疲惫不堪的步兵的德第21装甲师绕至新西兰师的背后，该师在尚不知这里有整师的敌军的情况下冒然发起进攻，结果像撞在了石墙上一样毫无进展。入夜第21装甲师处境危殆，东、西两面都处在英军坦克部队的威胁下。幸运的是，隆美尔指挥德第90轻装师当日傍晚在马特鲁港以东35公里处切断了滨海公路，堵塞了英军的退路，英第13军军长戈特决心动摇，下令该军撤退。午夜过后，新西兰师各营部队成疏开队形，把所有枪支上好刺刀，穿过田野向正东移动。兵力薄弱的德第21装甲师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着，在激烈的白刃战中，被彻底击溃。6月28日凌晨5时，隆美尔驱车赶至第21装甲师被突破的阵地时，双方混战中被击毁的车辆冒着浓烟，尸体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阵地，鲜血浸红了沙漠。他不无悲哀地写道：“这个事实表明，在沙漠之战中要想以临时组成的包围圈阻止敌逃走是十分困难的，只要敌人意志坚决，利用机械化车辆，是不难迅速集中兵力于一点杀出重围的。”6月28日夜，英第10军近2/3的部队也分成小队，突围而去。其中一支部队十分聪明，取道德装甲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突围。为堵截这支英军部队，连装甲集团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都参加了战斗，作战处长梅林津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猛扫。隆美尔是这样描绘这次战斗的：

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战火，把我自己的战地司令部也卷了进去。……我的

部队和新西兰人之间对射的炮火，达到了惊人的激烈程度。不久，我的司令部周围全是燃烧着的车辆，因而变成了敌人的目标，遭到持续不断的近距离炮火的攻击。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命令我的部队和司令部人员向东南方撤退。那一夜的混乱情况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为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危险，隆美尔下令组建了一支持种分队警卫他的指挥部。

6月30日，隆美尔的先头部队已进抵阿拉曼。阿拉曼的阵地起自阿拉曼车站，直到南面55公里的无法逾越的卡塔腊盆地。这是一道很长的防线，除了阿拉曼周围有半永久性的堡垒以外，防线主要由若干互不相连的工事组成。这些工事是近几个星期内由英军工兵和意大利战俘匆忙构筑的。防线的两翼比较可靠，第8集团军退守该防线后进行了紧急整补，第9澳大利亚师也开了上来。阿拉曼往东75公里是埃及重要港口亚历山大，后勤补给十分便利。英皇家空军为支援第8集团军空前活跃起来，对隆美尔的部队和后勤补给线进行着猛烈的轰炸。丘吉尔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阿拉曼！”奥金莱克亲自指挥部队，并打破步兵师建制，组成“战斗群”。“战斗群”由摩托化步兵和炮兵分队组成，机动灵活又便于发扬火力，这是步兵师做不到的。奥金莱克决心击败隆美尔的任何进攻。不过，为保存第8集团军，使之免遭在战场上被歼的厄运，他已拟订了万一阿拉曼失守后的计划：将第8集团军撤往尼罗河三角洲；若开罗和三角洲不保，便继续向南退至尼罗河。

6月30日晨，隆美尔便拟订了下列计划：非洲军应装出向卡塔腊盆地进攻的架势，而实际上于当日夜占领阿拉曼车站两南近20公里处的阵地。由于部队疲惫不堪，隆美尔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到7月1日进行。

7月1日，隆美尔对阿拉曼的进攻开始了。这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在铭个亚历山大港燃烧起来，引起阵阵骚动和不安。英国海军奉命撤出亚历山大港前往塞得港和海发港。此时正在开罗的英国战地记者阿兰·莫尔埃德记下了开罗的动荡场面：“开罗的街道挤满了从亚历山大和乡村撤退来的汽车和从前线回来的军用运输车。英国领事馆被申请去巴勒斯坦签证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开往巴勒斯坦的列车也拥挤不堪。”“长长的船队正驶往巴勒斯坦。没有作战任务的部队奉命立刻撤退。驻埃及的美军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夜间撤往喀土穆和阿斯马拉。南非志愿为战争服务的妇女纷纷登上南去的列车，些南非军队的士兵紧随其后。英军的妻子和家庭被告知做好立刻撤退的准备——一些人将被送往巴勒斯坦，其余的上停泊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船只。”

然而，这不过是一场虚惊。由于判断失误，隆美尔的进攻没有成功。德军发起进攻后才发现迪尔阿卜德没有英军支撑点，而在5公里以东的迪尔西因却有一个新的支撑点。该支撑点的英军将德军死死牵制住直到傍晚，并击毁了德军仅剩的50辆坦克中的18辆。增援上来的英军装甲部队封住了德军前进的道路。

隆美尔仍然信心十足，下令部队趁月色继续进攻。只有正常兵力六分之一的德第90轻装师的步兵和机枪手们匆忙爬进卡车和装甲车，成疏开队形向阿拉曼进发，试图迂回阿拉曼防线，但遭到英步兵和炮兵火力的猛烈射击，狼狈逃回“惊慌”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德国师的战时日志里。后来隆美尔亲自驱车上阵，重新组织进攻，一颗炮弹在离隆美尔的小汽车仅6米的地方爆炸。他手下的人不得不发疯式地挖坑，以便把脑袋藏起来。德装甲集团军作战处长梅林津写道：“到了7月1日，我们的胜利前景已化为泡影。我们只有以巧妙的机动来战胜敌人，但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在一场消耗战里。”

此时的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已与以往判若两人。过去他一面对前线的作战进行遥控式指挥，一面还要对付叙利亚、波斯潜伏的危险。现在，德意部队已打到了开罗的大门口，奥金莱克几乎全部精力都贯注到对阿拉曼防御作战指挥上。他亲临前线，因情定策，果断用兵，7月2日，尽管隆美尔的进攻仍在继续，但奥金莱克抓住隆美尔的破绽，向德军进攻部队缺少屏护的南翼实施猛烈反击，迫使隆美尔抽出德第15装甲师迎战。7月3日，当隆美尔集中德第90轻装师和意大利塔兰特师向阿拉曼的支撑点实施向心突击，企图进行中间突破时，奥金莱克派出装甲部队进行阻击。这天下午，猛虎般的新西兰师与意军最有战斗力的阿雷艾特师遭遇，新西兰师的步兵们上起刺刀，发起勇猛的冲锋。该师第19营在向阿雷艾特师侧翼突击时，缴获了28门大炮，俘意军400人，其余意军扔下武器，“惊慌失措地逃跑了。”7月3日，隆美尔写信给妻子露西：“为了突破亚历山大港前这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已拼命打了几天了。几天来，我整天位于前线，住在车辆里或蹲在地坑里。敌空军威胁太大。”同日，他致电德军最高统帅部，被迫承认自6月中旬开始的追击已“暂时”结束。隆美尔的部队已筋疲力尽，只剩下12辆坦克。不过，他想只要几天内补给跟上来，他又可以前进了，而且就像拿破仑一样到达金字塔。

奥金莱克决心使隆美尔对金字塔可望而不可即。他发动了一系列反攻，很快打乱了隆美尔几天后继续前进的时间表。7月4日晨，丘吉尔在前往下议院参加对他的不信任决议案辩论前，发了一封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4日我对事情发展的趋势，不禁深感喜悦。如果运气好转，我确信你将如你所说的那样“毫不留情地”力争上风。

三、阿拉曼僵局

“克星”来了
长尾之“狐”的无奈
喋血阿拉姆哈勒法岭

“克星”来了

1942年8月12日晨，被任命英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与英国内阁成员伊斯梅同机飞往开罗。在一个多小时的旅途中，他与伊斯梅亲切地交谈着。

蒙哥马利谈到：一个军人一生所遇到的考验与风险。他毕生从事军务，长年累月孜孜以求，克己奉公。不久，命运之神向他微笑了，他指挥大批军队取得辉煌胜利，并因此登上了军事“金字塔”的顶点，成为举世瞩目的将帅。然而，命运之神突然翻了脸，一次战斗使他一生成就化成泡影，这位军人的名字便载入败将之册中。

伊斯梅安慰蒙哥马利：“但是，你不应该把所有情况都看得那样糟啊！中东正在集结一支优秀的军队。可以肯定他说，你是不会遭到灾难的。”

蒙哥马利一愣，随之大声喊道：“什么呀！”你说的什么意思。我谈的是隆美尔啊！”

蒙哥马利这位北非战场上“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克星，在赴任途中就盘算着取胜之策了。他在24小时前才刚刚接到任命命令。同机的伊斯梅被阿拉曼的局势和连日来一系列戏剧性的人事变动搅混了头。正在思考如何给这位第8集团军的新司令鼓劲。这就导致了产生了前面戏剧性的谈话场面。

事情起因于8月初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的开罗之行。7月中旬奥金莱克对隆美尔发动的反攻被阻止后，阿拉曼的局势陷入了僵局。对英国来说，虎狼尚在门前，危机远未过去。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使丘吉尔对奥金莱克的军事才能产生动摇，他决定在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之前绕道开罗，现地解决中东的棘手问题。

8月4日，丘吉尔抵达开罗。第二天早晨5时45分，丘吉尔、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以及随员们从开罗出发，途中他们与许多下级指挥官见了面，最后才来到位于阿拉曼前线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笼子里用早餐。这个大笼子当然就是“集团军司令部”了。丘吉尔这次访问对奥金莱克的印象分不高。早餐后，二人又在“作战指挥”帐篷里发生了争吵。丘吉尔像往常一样要求“进攻，进攻”。奥金莱克提出了许多推迟进攻的理由。沮丧之极的丘吉尔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8月6日，正当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穿衣的时候，“几乎是光着身子”的丘吉尔突然闯进他的卧室，告诉他说自己王意已定：将中东司令部分成两部分，即分成波斯/伊拉克司令部和近东司令部，前者由奥金莱克负责，后者由布鲁克负责，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布鲁克虽十分喜欢作战司令部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身为总参谋长在影响性急的丘吉尔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经验，继续担任目前的职务，就能为英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便拒绝了 this 建议。

于是，丘吉尔这天当中又改变了决心，在致战时内阁的电报中，除建议中东司令部划分成两部分外，还建议亚历山大（此前负责进攻西北非的“火炬”行动）出任中东司令部司令，第13军军长戈特升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伦敦的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同意各项任命。

8月7日下午，丘吉尔离开开罗去视察刚刚抵达的第51高地师。当丘吉尔在英驻埃及大使馆用完晚餐上楼时，一位上校告诉他，“戈特死了。”原来戈特乘坐的速度缓慢的运输机沿一条据认为百分之百安全的航线飞行时，

一架从高空被迫赶下来的德国战斗机遇上了它，把它击落了。丘吉尔和布鲁克等人连夜研究，最后决定由蒙哥马利接替戈特。于是发了下述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7日

帝国总参谋长已断然推荐蒙哥马利统率第8集团军。史米资与我都认为必须立刻补上这个空缺。请尽早派专机送他到任。何时到达，请即通知。

蒙哥马利自然不知道后台老板们的这些谋划。8月初，他到苏格兰观看一次重要的演习。陆军部打电话通知他说：“即将参加‘火炬’战役的第1集团军的司令亚历山大要调往中东司令部。”该职务将由蒙哥马利接替，并要他立即南下以便开始制订计划。然而，第二天早晨，当蒙哥马利还在刮脸的时候，陆军部又来电话说：“改由蒙哥马利接管第8集团军。”于是，他于8月10日离开英格兰，12日早晨到达开罗。

蒙哥马利生于1887年10月17日，卒于1976年3月25日。1908年毕业于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作为英国步兵第3师师长，参加法国、比利时作战时有上乘表现。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先后任第5军和第12军军长、东南军区司令。60年代，他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应邀两度访问过中国，并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七亿中国人所击败。

中国领导人对他的访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蒙哥马利抵达开罗的当天上午就拜访了奥金莱克。第二天即8月13日上午，与他的老朋友、时任第8集团军准将参谋长的德·甘冈相遇。二人一同乘车从开罗前往第8集团军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临时代理司令拉姆斯登少将曾在蒙哥马利手下当过营长。蒙哥马利在盘问拉姆斯登时，发现对方信心不足，似乎认为“战线上的一切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他对第8集团军司令部与沙漠空军司令部相距太远感到震惊，和丘吉尔一样对这里脏乱不堪感到厌恶。因此他解除了拉姆斯登的职务，让他仍去当军长。8月13日14时，蒙哥马利没有和开罗的中东司令部磋商，便就任了集团军司令，这比正式授权提前了两天。他曾这样说道：“这是违背命令，但并没有遭到批驳。”这种行为在英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立即着手处理他认为必须做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在集团军内树立他的形象并恢复全军人员对集团军本身及其高级军官的信任；第二件事是审查指挥机构并砍掉那些他认为普遍存在的“朽木”，建立一个与他的性格气质和作战理论相适应的指挥系统；最后是对付隆美尔，这后一件事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蒙哥马利在长期军旅生涯中形成了的坚定信念之一是：如果让士兵们使出最大力量，就必须使他们绝对信任指挥他们投入战斗的人；指挥官的成败决定于最终为部属所公认的能力。蒙哥马利的这种信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天，那时他作为一个排长带着30名沃里克郡团的老兵随英国远征军开赴法国，第一次尝到被自己的部属估量是什么滋味。他知道：现在在北非的第8集团军与1914年时的那些兵不同，官兵中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他们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后既渴望报仇雪耻，又对指挥官们抱有怀疑，他们当然想看看新来的司令是个什么样的人，本事究竟如何。他必须到官员中去，在就职

后的最初几天就尽一切可能视察了许多部队。8月13日下午6时30分，蒙哥马利从他的第一次重要的沙漠巡视回来后，就在他的指挥篷外，在傍晚的一片凉意中，向第8集团军全体参谋人员讲话。蒙哥马利后来回忆说：“我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说我希望同大家见面谈谈。正如他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已经发布了一些命令，并且将继续发布命令。‘决不后退’的命令意味着作战方针的根本改变。他们必须明白我的方针是什么，因为他们将处理具体的参谋工作。如果要就地作战，那么防御阵地必须有纵深。所有的运输工具必须撤回后方。弹药、水、口粮等必须贮藏在前方地域。为使‘决不后退’的命令有实现的可能，第8集团军需要更多的部队。在后方，尼罗河三角洲有大批部队守卫，只有坚守阿拉曼，才能确保埃及……”这样重要的讲话和命令很快就在前线传开了，让人传播最有利于本人事业的传闻，正是蒙哥马利的一种领导艺术。

蒙哥马利很快对他所谓的“朽木”进行了处理，果断、迅速、公正地撤换了一些人，提升和补充了一些人。集团军副参谋长多尔曼一史密斯被撤职了。调霍罗克斯来接管南面的第13军，调柯克曼准将指挥炮兵。他本来打算把迈尔斯·登普西调来指挥计划成立的新装甲军，但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劝阻说，不可一次换人太多。蒙哥马利才放弃更好的选择，而让赫伯特·拉姆斯登任装甲军军长。拉姆斯登曾经指挥过第1装甲师，是个沙漠战老手。

蒙哥马利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新指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他敏锐地打量了德·甘冈后，便决定让后者做他的参谋长。8月13日傍晚，蒙哥马利向参谋机构的其他人员宣布：必须像执行集团军司令直接发布的命令一样执行德·甘冈发布的命令，不容迟疑。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任命是他不断寻求简单明了的办事方法的结果。他总是谋求用锋利得像激光束那样的智力来彻底弄清问题的实质，总是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不愿让自己的头脑纠缠在一大堆琐碎事务里。德·甘冈虑事周到细致，是个出色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和德·甘冈性格迥异，但相互需要，因此直到战争结束都配合得很好。

蒙哥马利找到自己指挥系统的关键人物德·甘冈后，便着手对指挥系统进行革新。他在战场上依靠一个小型的“作战司令部”进行指挥。这个“作战司令部”设在离“主司令部”相当远的前沿地域。所有详细的计划和行政管理都交负责“主司令部”的德·甘冈，沉重的担子压在德·甘冈身上，把他不止一次地拖垮了。而在作战司令部里，蒙哥马利只保留极少量的参谋、通信、机要人员。后来在指挥作战时，蒙哥马利向属下的军长发布命令时，总是要给该军的师司令部打电话以检查命令的落实情况。他虽不像隆美尔经常亲临前线现地指挥，但对自己属下的将军、准将、上校们的能力和战绩总是了如指掌。蒙哥马利的某种制度化的有节制的“越级指挥”是很有效的。

总的来说，蒙哥马利是个精干选拔部属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任何一个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恐怕都不能与蒙哥马利的相媲美。为了选配一个好的班子，蒙哥马利有时是残酷无情的，他曾向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相识、时任新西兰第2师师长的伯纳德·弗赖伯格谈起要采取的用人方针。弗赖伯格讥讽他说道：“和你在这里散步的可是一个‘厚道人’呀。”但厚道并不是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同许多历史上的名将一样，蒙哥马利是个瑕疵互见的军事人物。他爱出风头、时常文过饰非、矫柔造作。最大的毛病是容不得别人胜过和驾驭自己。这在他后来与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共事一中

再表现出来。不过，在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的麾下，蒙哥马利颇为得心应手。

亚历山大是英军中出色的战略家。为了英帝国的利益，他能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他放手让蒙哥马利施展才华并因此而名闻遐迩，自己则甘于默默无闻。当蒙哥马利遇到麻烦或遭到来自丘吉尔的压力时，他又勇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其辩护和撑腰。蒙哥马利军事成就的背后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耕耘者，这批人中既有忠勇可靠的士兵，又有好的上司亚历山大、好的下级德·甘冈。战争的胜败与具有头脑作用的司令部密切相关，好的司令部是由人组成的，由品格、才干各不相同的将领组成一个精干高效、共同对敌的司令部是战争中的第一件大事。丘吉尔总算为中东战事组成了一个好班子。

8月17日，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后回到开罗，一直逗留到了8月23日。丘吉尔所到之处，都是一派紧张兴奋、朝气蓬勃的景象。他写道：“人人都说，蒙哥马利出任司令官以后，什么都变了。我愉快而高兴地感觉到这是真实的情况”。8月21日，丘吉尔在发给副首相并转战时内阁的电报中，高兴地通报了北非英军的种种变化。下面是摘自该电报中的几段话：

“从我自己所见到的军队状况、所听到的司令官们的意见看来，情况已迥然不同了。亚历山大命令蒙哥马利准备进攻，同时守住全部阵地；蒙哥马利则对他的指挥人员发出了一份鼓励士气的指示——指示的全文我将于归国时给你们传阅。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气象。阵地加强了；超期服役的人员已被挑选出来重新编成坚强的部队。第44师和第10装甲师已开到前沿地区。公路上正忙于向前线运输部队、坦克和大炮。霍罗克斯指挥第13军，拉姆斯登（Ramsden）仍任第30军军长，赫伯特·拉姆斯登（Herbert Ramsden）将军正把第10军组成为机动的集团纵队，以配合9月底的进攻。为此，又拟定了一个勇敢而全面的计划。”

“总之，我和其他人员由于看到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因此赞成在9月而不在8月进行战斗。同时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所指挥的是一支充满活力、信心十足、坚韧不拔的部队，他们在具有最高军事素质的领导人员指挥下，配合得宜，好像一支极好的运动比赛队伍。凡是能办到的事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中；我现在应该归国了，因为我在实际的战斗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战斗必须由我们所信任的人员去指挥。”

长尾之“狐”的无奈

打仗离不了后勤。军事家们常把后勤比作军队的甩不掉的尾巴。军队的后勤补给线越长，军队的尾巴便越长，产生的阻力就越大。现代战争破坏性大、消耗多，对后勤的依赖性增大。正如美国军事理论家邓尼根所说的那样，“完全摩托化、高度技术化的现代作战师是一支十分脆弱的部队，它既是铁拳两只，又是泥足一双。”

屯兵于阿拉曼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变成了一只长尾之“狐”，越来越被自己长长的尾巴困扰着。要把补给送达阿拉曼，先得跨过1000多公里的地中海以到达主要补给基地班加西港，然后再走1000多公里公路，而且要完全穿过沙漠。这是一条特长的海陆联运线，经常遭到英国海军和空军的攻击。

海上运输主要由意大利海军负责。意大利海军燃油不足。意大利的燃油由德国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影响到燃油的运输：德苏前线的战况；油井遭到轰炸；德武装部队的需要；从罗马尼亚到意大利长途铁路运输所受到的阻碍；装油卡车不够用。但是问题的中心却是负责分配燃油的德国当局不肯放手。那些高高在上的所有陆战战略家们，全都把精神贯注到苏德战场上，不了解在全面的战略指导中，地中海海军活动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对意大利的要求，总是打个七折，又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使实际运来的油量仅只五折。

由于燃油缺乏，意大利海军不得不限制海军活动。对于海军首脑来说，做出决定就是挑起千斤重担。1942年第二季度从德国运来158,764吨燃油，虽然此数比前一季度运到的多，却还比第二季度所消耗的178,933吨少。因此，1942年夏季，当德意部队向亚历山大城进军发展到临界点之际，对于他们的不间断的补给刻不容缓。正在那时，当意海军部队在东地中海的积极干涉本来可以发展为向苏伊士运河突击之际，却为必须派商船队到利比亚，只好从意海军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把燃油抽吸出来供利比亚船队之用。这就是意大利人在那些日子的困难处境：把作战舰只的血液作为补给船队燃油的来源。

为缩短海上运输线，意大利海军本来可以沿爱琴海航线运送补给品到北非的昔兰尼加。可是，这样就得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并把意海军主力转移到该海区去。由于燃油的来源没有把握，意大利战列舰的活动陷于停顿。意海军主力缺乏燃油无法移师爱琴海，只好停泊在港内。德国派驻意海军总部的联络官，海军少将魏肖耳德，战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意海军曾从事必要的准备，但必须记住，要实施这个计划中的转移并尽快加以实施，一切取决于燃油问题之能否解决。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海军参谋部对于我们每次增加燃油补给的申请一概充耳不闻，所以把意海军东移一事未能实施。德国参谋部之所以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再一次证明了它低估了海军在全面作战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地中海在战争总方略上的意义毫无认识。”

意海军主要通过中地中海航线向班加西港卸载，而班加西港到阿拉曼前线尚有1000多公里之遥。从班加西港到阿拉曼前线的陆上运输主要依靠北非海岸的滨海公路，这条公路时常处于英皇家空军的轰炸封锁之下，特别是越往东英空军的优势越明显。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没有足够的汽车，这自始便是该集团军的薄弱环节。不仅如此，补给品在抵达火线以前的陆上运输中所遭受的困难与所受到的有增无已的损失，并不比海运为少。不说武器装

备和人员的输送会有损失，即以燃油为例，远涉重洋运抵班加西港的燃油，再以汽车运往前线时，松软的沙质公路使汽车耗油量空前增大。这一切使得隆美尔的补给状况十分紧张。

与轴心国的情况不同，英国正为重新发起进攻调遣尽可能多的物资、增援部队及补给品。在这方面，英国拥有许多明显的有利条件，虽然由于马耳他岛被封锁，地中海航线基本被切断，但他们环绕非洲的补给线可以不受敌人的干扰。德意两国未能说服另一盟友日本海军在印度洋保持强大兵力，打击从美国经马六甲海峡至中东的补给线和从英国绕道好望角至中东的补给线，使来自美国和英国本土的补给船队源源不断地通过印度洋进入苏伊士运河。此外，英军的许多生活补给品可以就地取给于埃及、伊拉克等地。在运输线上的竞赛中，德意处于明显的劣势，仅在8月的后几周里，英国就成功地在中东卸下了至少50万吨物资，同时间内轴心国一共才卸下1.3万吨。

隆美尔屯兵阿拉曼后，深深感受到补给问题的严重性。他把补给品不足归咎于意大利人，并毫不客气地责难说：“最大的困难还是补给方面。主要是组织方面严重缺点，于我们极为不利。地中海船只的调派权掌握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手中。”他对意大利人在补给方面过于偏袒意军十分恼火，愤愤地写道：“我们对于船只调派、港口分配，尤其德意两军物资分配的比例均无权过问。按理本应1：1，但事实上德军却居于不利地位。如意军皮斯托亚师，预定9月中旬抵达非洲，用于利比亚而不是开往最前线，可在8月初该师便有三分之二的人员和三、四百辆车辆运过海来。反之，德第164步兵师的车辆却还只运到了60辆，而该师早已在前线作战了。”隆美尔曾多次向意大利方面提出抗议，一再建议任命一个权威人物，使其有权控制一切后勤机构，保护地中海上一切航运，以及指挥在北非地中海战区作战的轴心国海空军，但未被采纳。隆美尔与意大利海军方面，对糟糕的补给状况互相推卸责任。

阿拉曼局势陷入僵局之后，隆美尔的态度发生了180°的大转变，他想与英军脱离接触并退回到利比亚—埃及边境阵地，他现在要求撤退与短短的一个月前要求继续追击时一样坚决。然而，这个意见在德国遭到一致的反反对，意大利的反反对更为激烈。这两个轴心国仍然确信，一旦必要的增援部队运到，他们就能在新的攻势中掌握主动权，攻进开罗城。意军最高统帅部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于7月中旬达成了一项协议，动用那些集结起来准备进攻马耳他岛的部队，并尽快把他们调往埃及。攻占马耳他岛的最后机会就此放弃了，当然也就谈不止将该岛变成轴心国到北非去的一块垫脚石。

执意要继续发动对亚历山大港进攻的德意当局也在抓紧向阿拉曼前线调运兵力。7月间，隆美尔得到5400名补充兵员和新组建的第164步兵师的两个先头团。1.3万兵新兵已经空运到北非，更多的部队正以平均每天1000人的数额到达。8月初，一支德空军精锐部队——第1伞兵旅派归隆美尔指挥。意大利人也投入了一支第一流的部队——弗尔格尔伞兵师。当弗尔格尔伞兵师的指挥官喝令立正向隆美尔敬礼的时候，其优良的军事素质使向瞧不起意军的隆美尔也感到惊讶。不过，隆美尔对新来的意大利人仍旧持一种轻视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向自己的参谋长高斯解释说：“我这里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意大利师，而是德国士兵和德国装备，仅仅依靠这两者，我也能最终发起进攻。”

阿拉曼前线的空中优势掌握在英军手中。德军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副

参谋长瓦利蒙特将军，在7月底到达位于前线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指挥所，之后他回到希特勒在乌克兰的“狼穴”，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瓦利蒙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汇报了他北非战场之行的印象，描述了该战场的困难状况——德意部队毫无隐蔽地暴露在物资和弹药上都占明显优势的英陆海空三军面前。希特勒安静地听着汇报，并对隆美尔的处境感到担忧。而此时，德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却不耐烦了，特别是听到希特勒向他喊道：“您听见了吗，戈林！沙漠中的地毯式轰炸。”戈林恼羞成怒，以嘶哑的声音，指责瓦利蒙特的汇报是歪曲。

到了8月中旬左右，意军最高统帅部及德国南线总司令凯塞林空军元帅，在正确估计了英军不断增长的实力之后，敦促隆美尔迅速发动进攻。8月17日意方的指令中所规定的作战目标是：隆美尔应首先打败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的英军，然后攻占亚历山大港，并以该港为基地向开罗及苏伊士运河推进。隆美尔也明白，阿拉曼僵局若持续下去，英军人力物力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既然德意最高统帅部都不同意撤退，那只有通过进攻才能打破僵局。隆美尔一直在思忖自己的进攻计划。他决定从阿拉曼防线的南端突破英军的防线，并在那里与英第8集团军交战，同时把部队推向开罗和亚历山大，横跨尼罗河的重要桥梁，发动闪电式进攻。在隆美尔的文件里有一张地图，这些地图标有他为每一师、团、营推进时应遵守的部署。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将从开罗冲向苏伊士运河，另一部分从开罗转向南方，沿尼罗河直接插入非洲的心脏。由于他决定在夜间发起进攻，这就要求选定月圆之夜，也就意味着在公历8月的末尾。隆美尔最担心的是后勤补给问题，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利诺信誓旦旦地保证：意海军将全力以赴将物资运过海来。凯塞林则保证，德国空军将空运燃油给隆美尔。隆美尔在得到这些允诺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此时，隆美尔的身体状况很不好。8月里的人的高炉似的气温和阿拉曼前线的不利处境，不仅使装甲集团军的士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使隆美尔病倒了。8月19日，他的参谋们留意到陆军元帅几乎总是头痛感冒，而且还得忍受喉咙剧痛的折磨。隆美尔的私人医生霍尔斯特的诊断报告说：“隆美尔元帅正受着低血压的痛苦，而且有昏眩的趋势。这种情况是由于长期的胃病和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再加上最近几个星期体力和脑力的过度疲劳，尤其是不利的气候影响，使得这一病情加重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如果他的负担再进一步增加，要想完全康复是绝对不可能的。康复的唯一希望只能是在德国呆上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要有适当的医药和护理。在非洲的土地上暂时治疗还是可行的，但不能根除。”

8月21日，隆美尔把诊断结果电告柏林，并推荐德国坦克战专家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接替他的职务。8月24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复电说：“古德里安不能接替这一职务，因为他的健康情况不能适应热带沙漠气候。”这样，隆美尔只好拖着病体指挥即将发起的进攻。

喋血阿拉姆哈勒法岭

1942年8月下旬，英国和德意方面在阿拉曼战场上的兵力对比是：英军共11个师（其中4个师和数个独立旅位于后方）、坦克480辆、装甲运输车230辆、炮700门（其中反坦克炮400门）。德意方面有德军4个师1个伞兵旅，意军8个师，坦克510辆（其中281辆是性能很差的意大利“薄皮”坦克）。英军占有空中优势和补给便利。

比上述兵力对比更重要的是情报来源。蒙哥马利的情报来源比隆美尔占有绝对优势。这要归功于英国的“超级机密”，这是现代电子战的杰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情报机关通过波兰搞到一台德国“恩尼格马”高级密码机。“恩尼格马”为希腊语，意为“迷惑”。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盲目地认为他们的“恩尼格马”密码无人可破。英国人使用了一种早期的计算机，破译工作因而有了重大突破。随着战争的推移，英国在技术上日趋成熟，部队指挥员们也越来越感到侦听和电子干扰手段对军事指挥的重要意义，英国陆海空军和各战区部队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侦听部队，将截获的大量德军无线电信号发往英国本土上的破译中心，由破译中心破译后再发送有关部队。这就是英国视为至宝的“超级机密”。艾琳·克莱顿小姐是英军侦听分队的成员，当时正在开罗和沙漠中执行侦听任务。她在《敌人在倾听》一书中透露：当时英国中东总司令部共有4个奥尔特拉密码报特别联络分队，由罗伯特·戈尔·布朗空军上校领导。其中1个与中东总司令部在一起。另3个分别配属给第8集团军和驻埃及的英国皇家空军、马耳他岛。她写道：

“1942年夏，非洲的德军与他们在柏林和意大利后方上司之间的恩尼格马密码通信几乎全部被我们截获。这时，布莱奇莱的密码员们简直就像隆美尔的参谋人员一样，可迅速地译出电文。我们几乎与隆美尔的高级军官同时得知他们战役计划的细节。恩尼格马为我们提供了隆美尔将在什么地区、集结多大兵力的详情。我们知道他和凯塞林都不断向德国最高统帅部抱怨缺少装备和油料，我们甚至事先就清楚地掌握了隆美尔企图突破盟军阿拉曼南翼防线、向开罗和亚历山大港推进的详细作战计划。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以及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来说都是元价之宝。”

蒙哥马利不仅知道隆美尔的作战计划，而且知道他正在病中。蒙哥马利在防御方案中采取了不少新的举措。他向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允许该军的坦克从事近战，对炮兵集中使用。在兵力部署上，蒙哥马利给隆美尔的进攻设计了一个陷阱，使隆美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以新西兰师箱形阵地封闭的南翼为基础，在箱形阵地与阿拉姆哈勒法岭之间的缺口内部署了第22装甲旅，该旅坦克都在隐蔽阵地上掘壕固守。他把新到达的第44师的两个旅配置在阿拉姆哈勒法岭的山脊线上。第23装甲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第22装甲旅后面。因此，这个陷阱的北侧是坚固的。第8装甲旅配置在阿拉姆哈勒法岭山脊以南一个靠后的阵地上，而第7装甲师的机动分队则担负小规模战斗任务，以保卫地雷场和向南开放的翼侧。采取上述部署的优点是，不管隆美尔怎样进攻都将被堵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将被第8装甲旅堵住，而第22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猛击。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面对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22装甲旅，而在他的右面则是严阵以待的第8装甲旅。总之，不管隆美尔朝那个方向机动都将被困住。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沙漠空军的飞机便对其轮番攻击，投下

隆美尔所说的“地毯式炸弹”。

“缺乏情报等于在拳击场上被蒙上了眼睛”。这是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的名言。隆美尔现在就变成了被蒙上双眼的拳击手。此前，隆美尔有一支出色的无线电侦听分队，可在7月上旬的战斗中，侦听队大部被消灭，精干的队长西波姆中尉阵亡，侦听队收集的密码本也被英军缴获了。由于英军改进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更换了密码，隆美尔再也难以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了。无独有偶，意大利间谍曾潜入美国驻开罗武官费尔斯上校的住室，窃取并破译了该武官与华盛顿和伦敦联系的“黑色密码”，此后意大利间谍截获了费尔斯上校发出的许多无线电报，给隆美尔提供了大量作战情况。1942年6月间英国人搜查了费尔斯的住处，发现了漏洞。华盛顿方面把该上校召回国去。德国间谍机构在6月2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不安地写道：“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不可能再指望有这样的侦破情报了。失去这些情报的不幸在于，它正好告诉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事，关于敌军的每一个行动，它都会毫不延误地提供我们。”

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隆美尔对英军防御部署判断如下：阿拉曼防线北段，由印度第50师、英军第50师和澳大利亚第9师防守，南非第1师位于其后的海岸地带，这些部队均由第30军指挥；阿拉曼防线南段由英第7装甲师和新西兰第2师防守，归第13军指挥；防线的中央和南段的后方地域为英第1、第10装甲师，他的这个判断是很不正确的：英第50师不在前线，该师开战后三天才奉命派一个旅到前线；南非第1师不是配置在阿拉曼防线北段的后方，而是居防线北段之中；归第13军指挥的还有第44师；第7装甲师后面没有什么兵力，第10装甲师和第44师都在新西兰第2师之后。基于错误的判断，隆美尔制订的作战计划是：由德第164步兵师和意大利步兵，防守由海岸至鲁瓦伊萨特岭以南20公里处的地段；由德第90轻装师、德非洲军（辖第15和第21装甲师）和意装甲部队组成的突击群迂回英军防线的南端，攻打阿拉姆哈勒法岭。夺占该岭即可截断英第8集团军的退路。这个计划也许是不错的，只是被蒙哥马利截获，早做好了防备。

8月29日夜，隆美尔的主力在夜间沿沙漠小道向内陆运动，直接向阿拉曼防线南端推进。这一从左到右调动兵力的秘密行动在两个夜间的行军中已经完成，隆美尔希望他的对手不会有所觉察。8月30日一早，当他离开自己的坐车时，怀着忧郁的心情向医生透露说：“今天发起的进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作出的一项决定。要么是我们设法到达苏伊士运河，同时在俄国的军队也成功地占领格罗尼兹（在高加索境内），要么……”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失败的手势。主攻部队向沙漠推进了大约35公里，在那里设了前进指挥所。30日，隆美尔向自己的士兵颁布了一道鼓舞士气的命令：“今天我们的大军又一次向敌人发起进攻了，我们要消灭他们。这是一个永难忘怀的时刻。我希望我集团军的每个士兵在这具有决定性日子里，奋勇前进，尽力冲杀！法西斯意大利万岁！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我们伟大的元首和领袖万岁！”可就在同一天，隆美尔利用战斗打响前的空闲时间写给妻子露西的信中，却流露出自己的不安和焦虑：“今天终于到来了。为这一天的来临我已经等待了很久，并一直担心着我是否能得到再次发起进攻所需要的一切，许多事情都还没有适当地解决好，这里或那里，我们都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旧要冒险行动，因为要等到月圆和力量均衡以及其他条件都再次具备时，又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阿拉姆哈勒法岭战役开始前的几天，英第8集团军上下都有一种特别镇定的感觉。新西兰官方编史家、当时的新西兰第5旅旅长霍华德·基彭们格回忆说：“他（指蒙哥马利）向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整个战役计划。我非常喜欢这一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的计划都高明。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有了一种主意已定、镇静自若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那里感染来的。这是第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不慌不忙、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德军进攻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1942年8月30日晚10点钟，一轮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卡塔腊洼地波浪起伏的沙漠，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开始朝东向着英军的布雷区推进。尼林指挥的非洲军左翼是意大利的装甲部队，右翼是德第90轻装师。士兵们晃动着小小的手灯，传达着把他们带往自己布雷区缺口的命令，随后便踏上了自己的征途，去进行又一场沙漠血战。

英军立刻做出反应。英国沙漠空军在8月30日黄昏就出动了，用“惠灵顿”式飞机轰炸了隆美尔的装甲车停车场。当德意部队在地雷场奋力开辟通道时，他们发现地雷场比预计的要宽得多、复杂得多。英军掩护地雷场的部队顽强扼守。8月31日凌晨2点40分，整个阵地被英军伞兵的照明弹照得透亮，无休止的空袭同时开始了。紧随排雷分队行进的德装甲部队拥挤上布雷区里，成为英军飞机的轰炸目标，卡车、运兵车和坦克纷纷被炮弹击中；爆炸声、叫喊声和重机枪的塔塔声响成一片。德军伤亡惨重。其第21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将军被一颗迫击炮弹击中毙命。几分钟后，一架英军战斗轰炸机袭击了非洲军军长尼林将军的指挥车，摧毁了指挥车的电台，纷飞的炸弹片打死了许多军官，尼林本人也被炸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被送往后方。拜尔莱因爬进另一辆坦克，临时担任非洲军的指挥。严阵以待的蒙哥马利使隆美尔的进攻一开始便陷入了困境。

隆美尔直到8月31日上午8点驱车前往战场时，才获悉这些消息。第1份报告是出乎意料的布雷区，随后第2、第3份报告也接着送到，尼林身负重伤，俾斯麦阵亡。出师不利使隆美尔深为震惊和伤心，他驱车前往非洲军。当他和拜尔莱因会面时，上校宣布说第15、第21装甲师已在地雷场上开辟通道成功。隆美尔想停止战斗。拜尔莱因争辩说，眼下放弃进攻，对那些以身躯打通通道的工兵来说是受不了的。隆美尔同意拜尔莱因的看法，但对作战计划作了修改：不是按原计划向东推进35公里到达左侧令人望而生畏的阿拉姆哈勒法山脊，再迂回过山脊从后方进攻英军主力，而是让全部兵力此时尽快横跨山脊。

隆美尔经过修改的进攻路线正是蒙哥马利求之不得的。蒙哥马利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等待多时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在沙漠空军配合下决心使这里成为隆美尔的死亡地带。从8月31日下午6时至9月1日，英军与德意军在阿拉姆哈勒法山脊进行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厮杀。英第22装甲旅旅长罗伯茨准将描述了这场血战开始时的情景：

“现在我能够通过望远镜看见敌人了。他们顺着那排直通我们阵地的电线杆上来。敌人领头的坦克开了几炮，目标可能是我们的轻装甲连队。所以我命令轻装甲连队后撤，并且要撤得离我们远一些，以免把我们的阵地给暴露了。

它们开上来了，排成令人难忘的阵势……注视着它们是很吓人的，就像注视着蜷缩起来准备咬人的蛇一样。我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有几辆领

头的坦克是马克—4 型坦克，这种坦克过去通常装有短炮管的 75 毫米炮，只用来实施近距离支援和发射杀伤爆破弹，在 frontline 通常是不使用的。但是这些马克—4 型坦克却装有炮管很长的炮。这肯定就是‘情报人员’一直在谈论的 75 毫米加农炮。

现在它们全都向左转弯了，面对着我们，开始慢慢地推进。看来敌人的坦克大部分都集中在 C.L.。Y 当面和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当面。（这时，在这段防御正面集中了 87 辆德军坦克。）我用无线电预先通知了各部队，在敌人的坦克进入 1000 米距离以前不允许射击；不要多久它们就会进入这个距离了。几秒钟后，C.L.Y 的坦克开火了，于是战斗打响了。

你一旦处于战斗当中，你就很难判断时间，似乎只过了几分钟，C.L.Y 的所有‘格兰特’式坦克几乎都开火了。德军新式 75 毫米炮的坦克给我们造成很大伤亡。敌人的坦克停止前进了，它们也遭到了伤亡。但情况仍然严重。我们的防御阵地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立即命令苏格兰龙骑兵第 2 团，要他们尽快离开他们的防御阵地来堵住这个缺口。这时敌人的坦克又开始慢慢前进，已经开到离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很近的地方。当德军坦克进入几百米距离以内时，反坦克炮还保持沉默，接着突然开火，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但由于寡不敌众，一些反坦克炮被敌人碾烂了。

我请求炮兵紧急支援，炮兵立刻就向敌坦克开炮。由于炮兵的威力，加上敌已遭受伤亡，进攻被挡住了。但是苏格兰龙骑兵第 2 团现在在哪里呢？‘快上来，龙骑兵，’我通过无线电喊道。‘把你们的鞭子挥起来。’但一时没有看到他们越过山脊奔驰而来的任何迹象，而到天黑至少还有半小时。

这时一部分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左翼侧迂回，英军第 5 皇家坦克团投入了战斗……。

敌人又在中央开始慢慢前进。炮兵是我军用以阻止敌人前进的唯一兵器，于是所有大炮就对准敌人轰击，敌人又被挡住了。接着，龙骑兵第 2 团越过北面的山头开来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离开战场多久，但我却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似的。当他们在战场上出现冲下小山时，我通过无线电把当前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对那个需要堵住的缺口很清楚，径直冲向那里去了。”

实际上，英军的情况并不像罗伯茨准将描述的那么严重。9 月 1 日晨，当蒙哥马利弄清德装甲集团军主力都已投入战斗时，就批准了第 13 军军长霍罗克斯的请求，允许该军预备队第 23 装甲旅投入战斗，防守第 22 装甲旅后面的反斜面，从而建立了良好的防御纵深。

这天拂晓，隆美尔驱车前往战场时看到，这片狭窄的地段上，铺满了他的坦克残骸；许多坦克还在燃着熊熊的大火，迫于燃料短缺，隆美尔放弃使用坦克。两天前，意大利人曾再次许诺给他们送来 5000 吨汽油，然而此时装载着 1200 吨汽油的“撒达迪尔”号油船在托卜鲁克港外被击沉。隆美尔这天还遭到 6 次轰炸，有如冰雹一般打来的致人死命的岩石碎块加大了爆炸和炸药的威力，一块 6 英寸的弹片正好打穿了他掩体边上的一把铁锹，烧得火红的碎片落在了他所在的战壕里。上午 8 点 25 分，隆美尔下令装甲集团军撤回 8 月 30 日出发时阵地。

这天下午，蒙哥马利在预计胜利确有把握后，采取了两个预备行动。他下令制订计划以便开始“进行夺取主动权的反击”，并令第 10 军作好准备，派出一支部队向达巴推进。这些命令是用来迷惑人的，因为他并没有打算进

行认真的追击。隆美尔的撤退丝毫也没有受到蒙哥马利的反击的影响。从《隆美尔战时文件》看，他似乎并不知道蒙哥马利进行过“反击”。

阿拉姆哈勒法岭之战，德军损失 2900 人和 49 辆坦克，英军损失 1700 余人和 67 辆坦克。此战敌对双方虽都没有拼全力相争，但却是北非战场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战役。蒙哥马利在这次战役中确实教训了隆美尔一顿，使他铭记至死。据《隆美尔战时文件》记载，这一教训是：“谁要是被迫同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作战，即使他拥有最新式武器，也将像原始人同现代欧洲军队对阵一样，处境十分艰难而绝无胜利的可能”。梅林津承认：“第 8 集团军有充分理由因所获的胜利而感到满意，他们的胜利使我们进至尼罗河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同时也显示了英军在战术上的巨大进步。蒙哥马利指挥战斗是很有才干的，虽然有时过于谨慎从事。他发扬了英军指挥艺术的优良传统，他的指挥才能让人追忆起惠灵顿__所打的几次胜仗”。__

四、马耳他“火焰

之剑”又出鞘了

空中优势

“基石”行动

马耳他“绞杀”阿拉曼

空中优势

北非战场的后勤补给依赖地中海的制海权，地中海的制海权又离不开制空权。而 1942 年夏季敌对双方争夺地中海的制海制空权主要是为了保护己方的海上交通线和破坏对方的海上交通线。

1942 年头几个月，德意空军对马耳他岛的轰炸使他们一度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制空权，到了 5 月间便因德国航空兵团调往苏德战场和美国空军增援地中海而丧失了。盟军重夺地中海的制海权是从加强空中力量特别是马耳他岛的空军力量开始的。由于北非战场的不利形势，英国人不能用水面军舰来破坏轴心的地中海交通线，但却派出大量飞机破坏轴心的海上交通。在东部和中部地中海，盟国空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942 年 6 至 9 月意海上补给船队遭到空袭的百分比增加了 8 倍。每支船队都得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到达北非，有时在一次单程航行中遭到 10 次空袭，常常是由鱼雷机、轰炸机，甚至战斗机进行的联合攻击。英军战斗机用机枪扫射意海军护航舰甲板上的舰员，以致有些驱逐舰被迫载着几十名伤员离开护航序列返回基地。

面对这种情况，德意方面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让隆美尔从阿拉曼撤退以缩短补给线，要么加强德意在地中海的空中力量。

在此期间，德意双方军事首脑再次会晤。意方恳切要求至少把几百架战斗机派到地中海，以解救如今陷于绝望的护航作战，但希特勒却把双手托住脑袋，厉声说“德军将很快通过高加索山脉和巴勒斯坦而到达苏伊士运河！”希特勒以一张空头支票拒绝了意方的提议。

英国不断加强在地中海的空军力量，马耳他“火焰之剑”再次出鞘。不过这一次是以空中力量率先出手的。

“基石”行动

1942年7月间，地中海的战略形势总的对英军还是不利的。德意海空军继续封锁马耳他岛，阻止英国海军对该岛进行补给和增援。为打破封锁，英国海军部集中了所有能抽调出来的海空兵力，为一支从英国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向马耳他岛的船队。这次行动代号为“基石”。

这支船队共62艘舰船。其中有2艘战列舰、3艘航母、7艘巡洋舰、32艘驱逐舰、14艘商船、2艘拖船、2艘油船，另有4艘护航舰伴随船队走完了部分航程。英海军上将西弗莱特指挥这次大规模海上行动。8月9日，英船队分成数个群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11日黎明该船队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南汇合，并向邦角推进。

意海军总部截获到一系列英国电报，早在8月5日便推算出英海军正准备在西部地中海进行一次重要的活动。8月9日明确了英军的意图后，德意方面便派出5艘德国潜艇和16艘意大利潜艇，但由于缺少燃油和空中掩护，意大利没有把现有战列舰4艘派出。在此情况下，意海军总部把德意两国的轻型舰只加上若干在现地区的巡洋舰派出执行任务，在英国船队的航路上设置了5道阻击线：（1）在巴利阿里群岛和突尼斯之间布下德、意两国潜艇；（2）在邦角以北以西集中一批潜艇配合空军进行的袭击；（3）在邦角附近的航行线上布设雷区；（4）在邦角和班泰雷利亚岛以南之间的英方航道上集中12只鱼雷快艇和6只新的较大的鱼雷艇；（5）在班泰雷利亚岛以南以意第3分舰队的3艘重巡洋舰和第7分舰队的3艘轻巡洋舰连同11艘驱逐舰进行截击。意海军总部的计划，旨在以前4道阻击线迫使英船队分散；然后以强有力的意大利巡洋舰歼灭英国舰队。双方的空军均大举参战，激烈的海战持续了一周。

8月11日凌晨4时38分，正在行驶的英舰遭到意大利潜艇“乌阿斯契埃克”号的鱼雷袭击，英航空母舰“鹰”号中鱼雷两颗沉没。英反潜军舰立刻对“乌阿斯契埃克”号进行追捕未果。下午英航空母舰“猛烈”号起飞37架“喷火式”飞机飞抵马耳他岛，母舰则返航直布罗陀，入夜意潜艇“达加布尔”号来袭，被英反潜舰只击毁，意艇员全部葬身鱼腹。

8月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当英庞大船队正在通过撒丁岛以南海域之际，遭到德意空军和潜艇的联合攻击。18时30分，100架以上德意飞机发动了当天最大的空袭。英航空母舰“无畏”号被3枚炸弹击中起火，后被扑灭；英商船和驱逐舰各一艘被击沉。与此同时，巡逻于邦角以北以西的意潜艇群发现英船队后前来进攻。16时30分，“埃莫”号发射的鱼雷被英舰闪过，英驱逐舰“天使”号则将意“科巴耳托”号潜艇撞沉。是日白昼，德意损失飞机39架和潜艇1艘，英损失商船和驱逐舰各1艘，航空母舰“无畏”号被击伤。

8月12日入夜，依照事先计划，英海军上将西弗莱特率领战列舰撤退，留下海军少将巴勒率其余护航舰只继续随同商船队前进。此时英船队由下列舰船组成：巡洋舰“尼日利亚”号、“怯尼亚”号和“曼彻斯特”号；防空巡洋舰“开罗”号；10艘驱逐舰；12艘商船（补给舰）；掉队的有补给舰和驱逐舰各一艘。这时英船队尚未蒙受重大损失。不久当该船队进入意海军第4道阻击线时，遭到意潜艇的猛烈袭击。19时45分，意大利潜艇“代西”号和“阿格桑姆”号同时发起攻击，各发射鱼雷4枚。这次攻击完全出乎英船

队意料之外，几分钟内，英巡洋舰“尼日利亚”号、“开罗”号及补给舰“俄亥俄”号、“布里斯邦明星”号被击中。“尼日利亚”号和“开罗”号是英护航舰队的两个控制中心，舰队司令巴勒被迫放弃旗舰“尼日利亚”号而转移到驱逐舰“阿山提”号上。指挥一度中断，英船队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巴勒登上“阿山提”号驱逐舰后，因该舰通讯设备不足妨碍了作战指挥。“尼日利亚”号在两艘驱逐舰掩护下向直布罗陀回航，“开罗”号沉没。20点30分。英混乱的船队遭到德意轰炸机和鱼雷机的联合攻击，两艘补给舰沉没。21时10分至23时18分，英船队又损失补给舰1艘，被击伤巡洋舰1艘。从8月12日傍晚至8月13日凌晨，英船队有7艘补给舰连同巡洋舰“曼彻斯特”号和“开罗”号被击沉。另外两艘巡洋舰和包括装载重要物资的美国油船“俄亥俄”号在内的3艘补给船被击伤。

幸存的英海军舰只勇敢地向马耳他继续前进。8月13日黎明，巴勒海军少将将船队收容起来。此时4艘巡洋舰只剩下一艘。14艘补给舰中只看到3艘，因为8艘已经沉没，“俄亥俄”号掉队，“多塞特”号远远逃到北面去了，至于“布里斯邦明星”号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此时在地中海活动的英巡洋舰“女英”号和两艘驱逐舰主动找到巴勒少将的船队。英驻直布罗陀的司令官得知船队遭劫的消息后，立即派舰前来增援。在增援舰只到达以前，巴勒便率“女英”号、“怯尼亚”号巡洋舰、7艘驱逐舰掩护3艘补给舰向马耳他岛继续进发。他们马上就要进入意海军设置的第5道阻击线——由6艘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的打击力量。意海军完全有力量彻底摧毁英国船队，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干。

原来意大利海军惧怕马耳他岛的英国飞机，此时该岛的飞机已增至180架以上。意大利海军要拦截英国船队必遭马耳他岛上的英空军报复，因此要求德意空军进行空中掩护。可是德意的战斗机实力难以承担一面对意海军予以掩护，一面保护轰炸机的攻击这一双重任务。因此，德意方面有必要做出决定，即究竟以空军还是以海军为主消灭英残缺不全的船队。8月12日晚上，当意大利海军总部的代表在德国南线总司令凯塞林的司令部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强烈要求给意海军以空中掩护时，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意海军总部代表遭到所有其他军事首脑的反对。于是打电话给墨索里尼请他作最后裁决，而墨索里尼主张以空军为主。结果把已经在奔赴战区的意海军作战行动取消了，使意海军的千载良机夫之交臂。

13日上午，轴心空军按计划对仍处于分散状态的英船队进行攻击。“俄亥俄”号被击中，无法行驶；“多塞特”号则于当日傍晚沉没。到这时，英船队已驶抵马耳他岛防御力量能够支援的海域，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立刻出动增援，巴勒海军少将把船队托付给从马耳他岛驶来的英扫雷舰后，连夜向直布罗陀回航；当日晚英扫雷舰在来自马耳他岛的强大战斗机群保护下掩护补给舰“查尔默斯”号、“墨尔本”号和“罗彻斯特堡”号终于驶入港口。

13日当晚，漂浮在海上的“俄亥俄”号的船员回到船上，并由两艘驱逐舰拖到马耳他。最有传奇色彩的是“布里斯邦明星”号，该船自被意潜艇击中后便被护航舰队抛在后面，它以减慢的航速单独航行，并在意方夜间攻击旨终后，越过邦角。它直航苏萨港卸下重伤员，然后取和船队不同的航线，比其他舰船晚24小时到达马耳他，一路上竟未被敌海空军发现。

在英海军这次名为“基石”的作战行动中，14艘商船中有5艘到达了马耳他，带来了该岛十分缺乏的补给品。英海军共损失官兵350人，还有优良

的商船和护航舰只。但是英国人得到的收获已足以补偿其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了。马耳他岛获得粮食、弹药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补充后恢复了元气，再次挥舞起“火焰之剑”。英国潜艇回到了马耳他，在空军的配合下，又取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制空权。8月17日，丘吉尔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17日

请向海军将官西弗莱特、巴勒、利斯特和全体参加突击运送物资去马耳他的辉煌战斗的官兵转达我的敬意。这次战斗势必对最近地中海地区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意大利人也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潜艇和水面轻型舰只的辉煌战绩感到高兴。不到一打的意大利潜艇和大小鱼雷艇，在德意空军配合下共击沉击伤英航空母舰各1艘、击沉击伤巡洋舰各2艘、击沉驱逐舰1艘和商船7艘。但是意大利海军主力舰只因缺少燃油和空中掩护而未能参加最后的战斗。这种情况，正如布加拉丁所说：“其含义远非事实本身所能表明，而它显然是一次警告，表明意大利的运气之星是黯淡无光的。8月中旬的战斗事实上是意大利海军的挽歌，而在地中海战争中这是轴心方面最后的一次胜仗。”

马耳他“绞杀”阿拉曼

1942年8月底阿拉姆哈勒法岭之战后，英国和德意轴心部队在阿拉曼战线继续对峙着，而地中海运输线上的战斗空前激烈起来。马耳他岛的英皇家空军和沙漠英皇家空军密切配合，联手绞杀意大利至利比亚的海上补给线。

英国人这次对意大利海上补给线的攻击，就空中和 underwater 活动来说，已经登峰造极。英国在中东的“超级机密”联络小组在攻击中充分发挥了作用。意大利运输船队在那不勒斯或塔兰托装好粮食、燃油、弹药，要运到北非的港口或海滩给隆美尔时，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就发电报给隆美尔，告诉他这些船里装了什么补给品，何时从母港出发，采取什么路线运抵目的地。英国人及时截获了这些电报，空、海提前做了打击准备。为防止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起疑心，驻马耳他岛英空军司令非常注意，每次海军出动以前，先派出飞机，佯装进行空中侦察。飞机要飞临意大利船队上空，并让船队发现，这样意大利人会以为是英国飞机发现的它们，而不会怀疑是密码已被破译。

但是，事情并非总那么顺利。一天，英“超级机密”联络小组破译了一份新电报，得知一支意大利船队正满载补给品驶往北非。英军飞机像往常一样向意大利船队上空飞去。这天地中海上空浓雾弥漫，飞机看不到船队，船队也看不到飞机。前来执行袭击任务的英海军犹豫，如果这样的天气发动进攻，意大利人必然会怀疑：英国人怎么知道我们这支船队的？打还是不打，他们犹豫了，马耳他岛方面的指挥官们让英海军尽量等大雾散去后再进攻。可是雾依旧那么浓，意大利舰队马上就要驶抵北非海岸了，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于是，英皇家空军和海军在浓雾中同时出现于准确的地点，把意大利运输船队击沉，但其中一艘意大利船只在沉没前却把这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发电报报告了。电报送到德南线总司令凯塞林的办公桌上，这位一向乐哈哈的德国空军元帅立刻敛起笑容，大步冲进报务员小姐的房间，电请柏林的德国情报局调查这件奇怪的事情，并强调“我认为宝贵的运输船队的几次出事，很可能是事先走漏了消息。”英国人截获了凯塞林的这份电报后非常紧张，惟恐德国人发现密码被破译后更换密码，当他们又截获德国情报局致凯塞林的复电后才放了心。复电说：亲爱的陆军元帅，我们多方检查，找不出什么地方泄密。聪明的英国人接着给德国人喝了又一道迷魂汤，他们用德国人能够破译的密码，发了一份电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谍报人员，祝贺他提供了质量极高的情报，还说要增加他的工资。德国人截获这份电报后，立刻大肆搜捕，但毫无所获。后来意大利人那不勒斯港的卫戍司令解了职，据说是他走漏了消息。那位意大利将军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英国“超级机密”的替罪羊。

英国海、空军像长了眼睛似的，意大利船队不管采用什么航线、什么时间表、什么权宜之计或任何替代办法，都摆脱不了被发现和被袭击的厄运。在1942年8月里，意大利船队中的油船竟没有一艘能够不遭损害地安抵北非海岸。9月向北非运送给养的轴心国船只又被击沉30%，到10月，损失率上升到41%。燃油的损失则高达66%。1942年8月至11月，轴心国被击沉的船舶总计20余万吨。

意大利人竭尽全力向北非抢运物资，但这条海上运输线像根脆弱的神经，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10月20日，英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又截获了一支意大利运输船队即将到来的消息，于是派出飞机和潜艇将其摧毁。损失惨重

的是“巴鲁柯”号油船，它被一架“惠灵顿”式轰炸机击沉，船上1600吨汽油和其他物资全部沉入海底。随后，近乎歇斯底里的无线电报雪片似地飞往罗马，非洲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威斯特法尔要再派出另一艘油船，并固执地坚持在油船驶入托卜鲁克港口时立即通知他。从意大利首都罗马来的电报非常详尽：“‘普罗塞比娜’号油船21日晚装载2500吨汽油起航，26日晨抵托卜鲁克港。‘路易斯安娜’号油船拟于25日载油1500吨出航；‘普罗塞比娜’号抵港后，‘路易斯安娜’号与‘波托费诺’号将同时于27日晚驶离塔兰托，预计31日到达托卜鲁克港。‘波托费诺’号将载油2200吨。”像往常一样，英国人破译了这份电报，并提前签好了这些油船的死亡通知书。

北非沙漠战争的胜败依赖地中海的制海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为了保证海上补给线畅通。在阿拉曼另一场大厮杀即将来临之机，轴心方面先在海上补给线之争中败下阵来。对此，隆美尔愤愤地写道：“这一仗在打响前就由双方的军需官们决定了胜负。”

五、阿拉曼大捷

蒙哥马利“讹诈”丘吉尔

“这是事先精心布置好的！”

“捷足”先登

迟归之“狐”

“增压”开始

“不战斗，毋宁死！”

暂缓鸣钟

蒙哥马利“讹诈”丘吉尔

1942年9月初，英国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获悉蒙哥马利在阿拉姆哈勒法岭打败隆美尔的消息后，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下一个麻烦问题，是不让温斯顿打扰亚历克斯和蒙蒂，并怂恿他们在作好准备之前就发动进攻。”布鲁克正确地把握住了丘吉尔的脉搏，然而他并未能完全阻止住这种“打扰”。

9月初的伦敦城，浓雾弥漫，难得一见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的日子；秋老虎肆虐，气温居高不下。首相丘吉尔显得格外烦躁和不安。他已是68岁高龄的老年人，自1940年5月接任首相以来已28个月。对这位老年人来说，这28个月比28年还难熬啊。此间，英国遭到一连串的军事失利。英军从意大利手中夺得的沙漠地区已丧失殆尽，敌寇还在开罗城门前盘旋；香港、新加坡沦于日军之手，印度又在日军威胁之下。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连串灾难和挫折中最令人痛心的环节。英国曾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因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而素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丘吉尔在英国迅速衰落的关键时刻就任首相，像一头倔强的老牛用两角死死抵住下滑的大车，可灾难像瀑布般倾泻到他的身上。丘吉尔更为苦恼的是：议会中有些议员策划对他的不信任投票，掌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战争的高级计划机构不满并以辞职相威胁。战争形势仍然扑朔迷离，德军在苏德战场正向高加索迅猛推进，威胁着英国中东基地的安全。丘吉尔渴望胜利，需要胜利鼓舞英国上下的士气、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就像盼望秋风将伦敦的浓雾一扫而光一样。

阿拉姆哈勒法岭战役的胜利，使这位老人凄凉的心稍稍得到些安慰。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源源不断地运抵中东，重整河山、再展雄风的伟大事业就从中东开始。可是，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阿拉姆哈勒法岭之战后建议推迟进攻，这使丘吉尔非常不快，又颇为为难。丘吉尔出身军人，深知自己身为首相兼国防大臣不能过多干预战场决策；但中东的优势已明显转到英军一方，明摆着这次该轮到英军发动进攻了。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为何迟疑不决呢？9月17日，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9月17日

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你来电说明你的意图。我原和你商定，在9月的第四个星期发动进攻。以后你曾声称，由于最近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已使敌军受到很大削弱——重新集结兵力等等工作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我并不想知道你的计划或准确的日期，但我必须知道定在哪一个星期，否则我就无法对整个战局作出必要的判断。

在开罗，亚历山大将军收到丘吉尔的电报后，心理明白性急的首相已经不耐烦了。尽管电文措辞较为含蓄，但“我原和你商定”、“敌军受到很大削弱”、“我必须知道定在哪一个星期”，这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首相的责备和不满。该怎么答复呢？对了，去找蒙哥马利商议此事。

亚历山大驱车来到蒙哥马利的战地司令部，把丘吉尔的电报递给他。蒙哥马利看过后，瞟了眼亚历山大，慢条斯理他说道：

“显然，首相还是抱着9月份进攻的计划不放。这简直是发疯。”

“就我们部队的情况看，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为好？”

“这是明摆着的，如在9月份进攻，我们各项准备来不及，攻了也要失

败；如果延至 10 月，我保证可获全胜。”说到这里，蒙哥马利顿了顿，抬高了嗓门，“再说，我一来到第 8 集团军，就曾向全体官兵保证，在没有作好准备之前我不会发动进攻。军中无戏言，我不能言而无信。假如首相命令我 9 月行动，那就让他另请高明好了。”

亚历山大身子微微一动，说道：“蒙蒂，切莫意气用事。我同意并支持你的意见。我来找你，不是逼你按首相的意见办，而是商量怎样更好地答复首相，让他明白我们面临的实际困难。”

于是，两人深入交谈了前线的形势，商定了给丘吉尔的复电的内容，并在一连几封电报中谈了他们的意见，构成装甲部队主力的第 10 军是这次攻击的先锋，将在白天通过突破口向前推进，而该军要到 10 月 1 日才能领到全部武器和装备，然后还要训练近一个月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我认为，最初的突破进攻必须要在月圆的时候进行。这将是一场主要的作战行动，它要花费一些时间，并且，如果要使我军的装甲部队能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战斗的话，就必须在敌人的战线上打开一个足够大的突破口。我的整个计划实际上是与月圆不可分的。我已仔细地考虑过如何使这次战役的发动时间与‘火炬’战役（即在北非西海岸的登陆作战）配合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军发动进攻最好的日期是在‘火炬’战役发动前 13 天。”当时“火炬”战役定于 11 月 4 日发动，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开始为阿拉曼进攻选定的进攻日期是 10 月 24 日。亚历山大还将蒙哥马利要辞职的话如实电告丘吉尔。

9 月 23 日，丘吉尔致电亚历山大，同意将进攻推迟到 10 月。“事情都托付给你了。只要能打赢这一仗，拖延些时日当然还是值得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做你的后盾，支持到底。”同时，丘吉尔提醒亚历山大要考虑敌人会利用时间加紧构筑防御工事，“你是否想过会遇到一条密布着爆破而成的岩洞、隐蔽的炮位和机枪阵地构成的纵深达 45 公里的防御工事，而不是一夕之间就可攻破的薄薄的一层防线？”看来，丘吉尔同意推迟进攻是比较勉强的。亚历山大一心一意支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已给第 8 集团军带来新气象并在阿拉姆哈勒法岭赢得了胜利。千军易得，一将难觅。丘吉尔手边确实没有比蒙哥马利更合适的人选。

对于坚持推迟进攻这件事，蒙哥马利写道：“阿拉姆哈勒法岭战役之后，我的身价提高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 9 月发动进攻的事了。”蒙哥马利后来向自己的前部下、《蒙哥马利》一书的作者罗纳德·卢因谈起这件往事时说道：“当然啦，这是一种讹诈。”

这的确是一种讹诈，但却恰到好处。蒙哥马利吸取了英军在北非迭遭失败的教训，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谨慎细致、沉稳如山，在制订和坚持作战计划方面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性格烙印。

丘吉尔是位雄才大略的首相，但这次催促进攻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渴望胜利，却捺不住将胜利之剑磨利。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说过：“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意思是，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而硬让军队后退，就叫做束缚军队。这是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三种情况之一。不过，丘吉尔毕竟是明智的，他最终同意了战区司令官们的意见，尽管有些勉强。因而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

“这是事先精心布置好的！”

经常有人责难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打了一个“事先精心布置好”的仗，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类型”的仗。的确，蒙哥马利从来都是谨慎小心的，他不肯图侥幸，决心在人员和装备方面尚未取得绝对优势之前，不准备去碰隆美尔。他也不采用侧翼奇袭的方法，而要从正面全力进攻，进攻的每一个细节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客观的说，蒙哥马利面对隆美尔这样的对手和阿拉曼的地形条件也不得不这样做。

阿拉姆哈勒法岭之战后，希特勒明白在阿拉曼该轮到英军发动进攻了。隆美尔很快转入对付英军的进攻的准备中。1942年9月19日，接替病中的隆美尔的人到达。此人是格奥尔格·施登姆将军，他是一位坦克专家，个子高大、脾性温和。隆美尔向他详尽地介绍了情况，并把自己请求在蒙哥马利发起总攻之前调拨增援部队和给养的信件给施登姆过目。9月23日，隆美尔在动身返回德国前，还把有关在阿拉曼防线上必须继续加紧工作的最强硬的命令交给了施登姆。隆美尔估计蒙哥马利对战线无法进行侧翼包围，很可能实行正面进攻，便设计了十分全面的防御系统。德意步兵以营为单位混合编组，以增强意军的斗志；德第15装甲师和意里托里奥师部署在战线的北段，德第90轻装师部署在后面的海岸附近，德第21装甲师和意的里雅斯特装甲师部署在战线的南端。隆美尔的独出心裁的发明是设置了一条漫长宽阔的地雷带，大多数地雷的威力都足以炸毁坦克的履带或摧毁一辆汽车，而其中3%的地雷具有多种毁灭性的杀伤力，或通过电线引爆，或是一触即响，接着这些地雷会像玩偶匣似地飞向空中爆炸开来，无数的钢球或碎片会飞溅到四面八方。隆美尔在阿拉姆哈勒法岭战役之后立即督促部队加紧埋设地雷，到蒙哥马利发起进攻前，隆美尔的防线上共有44.5万颗地雷。隆美尔的计划是让英军的进攻陷入他的布雷区，布雷区由步兵负责掩护，炮兵积极打击英军的排雷部队和装甲部队，待英军进攻陷入布雷区陷阱后，配置在稍后地域的德意装甲部队再发起反攻。“一旦战斗开始，”他向施登姆保证说，“我将放弃治疗，返回非洲。”

蒙哥马利一直精心思考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召开多次会议，详细研究和制订了计划的各种细节，但计划的基本方针又是简单明了的。大体说来，蒙哥马利要进行的进攻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参战部队的编组、集结及骗敌措施；二是大量集中各兵种部队在空军配合下在敌战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向纵深发展进攻；三是千方百计分散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使其不能对英军的突破口进行有效的堵塞和反攻，并大量消耗敌预备队；实行最后突破以瓦解敌最后的防线，装甲部队沿开辟好的道路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

蒙哥马利的骗敌计划是在8月和9月间设计和制订的，它是沙漠战中迄今为止最精巧的欺骗计划。欺骗计划的代号为“伯特伦”。首先是伪装前沿地区的巨大的弹药和其它作战物资堆集所。其次是用假车辆假扮坦克和其它车辆的运动，使敌人对大量部队在作战地域的集结渐渐习以为常，夜间则用突击部队的真作战车辆把已经“在位”的假车辆换下来。进攻前一个月便为步兵挖好了细长的战壕，供他们在发起进攻的当天昼间躺卧用，这些战壕均伪装得像是地形的一部分一样。同时为了使敌人误认为主要进攻方向在战线的南端，还在那里稳步地敷设了假水泵站、假供水点和假蓄水他，施工的日进程表表明水管到11月初才能竣工；一部分通信分队模拟将在南面发动主攻

的无线电通信；为了把伪装搞得天衣无缝，只向下层军官传达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且是在9月28日至10月21日按军衔高低分批传达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敌人摸不清进攻的时间和主要突进方向，以达成战役突然性。“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总之，兵以诈立，千方百计地欺骗敌人，使其在心理上产生错觉、部署上出现错误，往往会使自己掌握作战的主动权。达成战役突然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蒙哥马利在前线指挥所里，在赴部队视察时都在苦苦思索。他所面对的隆美尔的防线，从地中海岸起向内陆延伸约70公里到无法通过的卡塔腊盆地的边缘，防线横亘在广阔无垠的大沙漠上，没有山林遮挡，只是偶而有些沙丘和沙岭：上有德意空军的侦察机经常盘旋侦察，下有德意军的地面侦察分队频繁活动，还有隐蔽上敌防线背后的无线电侦听分队昼夜不停的监听活动。要使敌人上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蒙哥马利通过一系列精心部署的诈敌活动，使德意部队上了当，这是他独具匠心、精心运筹的结果。

蒙哥马利尽一切可能同时解决了训练和重新编组这两个棘手问题。未经严格训练的士兵与未经加工的原材料所差无几。蒙哥马利认为，英军在北非沙漠地迭遭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严格的训练，任何灵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都不能代替受过训练、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敢的士兵，只有严格训练才能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指挥起来得心应手的部队。9月29日，第44师在对敌军的一次袭击中遭到重大损失，其中有两个旅由于损失较大而被解散。第44师受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和忽视沙漠战的特点。侦察搞得很差；没有获得敌人阵地的准确情报，大量支援炮火都浪费了；部队甚至还没有掌握如何在夜间通过没有地形特征地区接敌的技能。蒙哥马利得知第44师受损失的原因后，立即督促整个第8集团军抓紧军事训练，没有充分的技术训练、心理训练和体质训练，不得将部队随便投入战斗。

为了通过隆美尔布设的地雷区，蒙哥马利的训练大纲中最重要的训练项目是扫雷分队的训练。第8集团军工程兵指挥官基希准将全权负责。基希搜集了资深的军官们对扫雷的看法，然后把这些看法告诉了具体负责扫雷分队训练的穆尔少校并指示说：“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一次扫雷训练，正像我们进行火炮的装弹和射击训练一样。去吧，一星期后再带着你的建议来找我。当你制订出了你的训练方法，并由我批准后，你就可以成立第8集团军扫雷学校了。”在穆尔领导下，这个扫雷速成学校成立了，并制订出了一套训练方法，在进攻发起前共训出了56组扫雷人员。

基希还制造了一些机械工具帮助地雷工兵执行危险的扫雷任务。把20多辆“马蒂尔式”坦克改装成了扫雷装置，这种扫雷装置在向前运动时能够用它的旋转轴的旋转链条鞭打前面的土地。由于它鞭打土地时掀起滚滚沙尘，从而使机器过热，因而在阿拉曼之战中没有发挥太大作用。不过这是在野战条件下对一种有价值的扫雷装置的试验。后来，这种扫雷装置在英国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阿拉曼战役中，用处较大的是发给3个军的500多个地雷探测器。这种地雷探测器探测速度快且安全。为了在布雷区开辟通道，地雷工兵还准备了长达200多公里的标示带和88775盏灯。

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除辖第13军和30军外，又组建了第10军。托卜鲁克陷落后罗斯福慷慨提供的300辆“谢尔曼”式坦克9月份终于运抵尼罗河三角洲，全部拨给第10军的第1、第10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为熟练掌

握新装备的性能进行了大量的更为艰苦的训练。

蒙哥马利的进攻计划代号为“捷足”。该计划是他到北非后一直苦苦思索的结果，体现了他的创新和战术特点。迄今为止，敌对双方都是在靠内陆一侧举行侧翼进攻，蒙哥马利则向部下们宣称：“我不打算在我的左翼进攻，也不准备在右翼进攻，而要在中央偏右处突破。”起初他准备动用大批坦克与隆美尔的坦克进行大会战。到了10月6日，他放弃了这一打算，提出了一个奠基于完全不同的战术原则的计划。他说：“过去一般公认的原则是，现代战役计划应当首先着眼于消灭敌人的装甲部队，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敌人的非装甲部队就很容易对付。我决定把这个原则颠倒过来，先消灭他的非装甲部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暂不打他的装甲师，留待以后再收拾他们。”他的具体做法是：以一个坦克屏护队向前推进到敌地雷场附近，以坦克、炮兵火力掩护扫雷工兵和步兵部队排除地雷，然后消灭坚守在地雷场后面的敌步兵。蒙哥马利认为隆美尔不会坐视其步兵被消灭，会动用其分散配置的坦克部队进行孤注一掷的反突击，那时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的战机就到来了。蒙哥马利精心运筹的这一招在后来的战役过程中果然应验了。

从10月中旬起，蒙哥马利多次召集高级军官会议，统一作战思想。他计划分三路发起进攻，从右翼实施主要突击，由第30军担任主攻任务，首先突破德意军部署有4个师的北段防线，打通通往腰子岭和未泰里亚岭的两条沙漠走廊，保障集团军预备队第10军的两个装甲师顺利投入战斗。第13军则配置在南翼并发动佯攻，其主要任务是诱使德意部队相信，英军主攻方向在南翼，使敌在南翼保留更多的主力部队。

德意部队在阿拉曼防线共部署了7个步兵师、1个伞兵师、1个摩托化师和4个装甲师，共有火炮1400门，坦克540辆，飞机700架，总兵力9.3万人。英军在阿拉曼地区由北至南展开了第8集团军所属的3个军，并6个步兵师、4个装甲师，计有坦克1300辆，火炮21800门，飞机1500架，总兵力19.5万人。上面所列举的装备数字不包括储存的数字。这方面优势也在英军一方。例如在基地的修理场和仓库里，英军还有1000多辆可供使用的坦克。从师的数目看，德意部队与英军是13：10，但实际上德意部队的兵员远不足额。以德第15装甲师为例，原有战斗员9178人，现在仅有3294人。9.3万人的德意部队中，只有4.6万是德军，其中因疾病1万余丧失了战斗力，可以作战的德军仅有2.9万人。因此，在人力物力上蒙哥马利都比他的对手强大，平均占有2：1的优势。另外，他还拥有短而不中断的交通线这一巨大优势条件。

在伦敦的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里，丘吉尔正如饥似渴地等待着进攻之日的到来。1942年10月20日，丘吉尔致电亚历山大说：“我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蒙哥马利即将进行的战役上。这场战役很可能对未来有重大影响。请代我向蒙哥马利和科宁汉致热烈的问候。当你开始进攻的时候，请用‘齐普’一字通知我。”‘齐普’是丘吉尔与中东英军约定的表示阿拉曼进攻战役开始的暗语。

蒙哥马利最后选定10月23日晚发起进攻，那是一个月圆之夜。战役前夕，蒙哥马利向第8集团军发表了一份私人文告，使士气高涨的集团军官兵更加信心倍增。10月23日上午，蒙哥马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下午进入集团军作战指挥所，晚上读了一会儿书，很早就睡了。此时在集团军及所属各军的指挥所和沙漠空军科宁汉的指挥所里，大部人都毫无睡意，沉浸在

紧张和兴奋之中，等待着进攻时刻的到来。

“捷足”先登

1942年10月22日夜，第8集团军的进攻部队进入了集结地域。23日一整天，他们都躺在战壕里。由于英国沙漠空军掌握了战区的绝对制空权，德意空军无法进行有效的空中侦察，没有发现英军的大规模集结和悄悄挺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太阳终于落山了。一队队的士兵悄悄爬出战壕，借着月光向敌军的布雷区慢慢推进。坦克撤去了伪装，大炮缓缓地昂起了粗壮的炮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0月23日晚9点40分，代号为“捷足”的进攻终于开始了。1000多门大炮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炮击。在第30军正面上射向敌炮兵阵地的炮火尤为猛烈。当时指挥印度第4师的弗朗西斯·图克少将曾经描述了这次令人难忘的炮击。当时印度第4师部署在主战线下方的鲁韦萨特山脊。

“从鲁韦萨特山脊下沉寂的沙漠地带传来的火炮声是从未听见过的。至少我们没有听说过，我们师的大炮也从未发出过那样的声音。在北面和南面的大片天空，电光闪闪，非常明亮，就像许多巨人在跳库塔克战舞一样，在月光下把明晃晃的剑举在头上旋转，而那声音，则在我们四周，在我们头上颤动着。我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炮击——我们自己的炮击和敌人的炮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柔和的炮声。当我说那声音在颤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声音就像一千只飞蛾在展翅飞翔一样。”

炮火准备持续了15分钟，是用来压制敌炮兵阵地的，英第30军的408门重炮和48门中型炮同德意部队的200门野战炮、40门中型炮和14门重炮交战，英军每发射10颗至22颗炮弹，德意炮兵才回击一颗。在南面，英第13军的炮火强度要小一些，于21时55分开始，21时55分停止。对方的炮兵完全被压制住了。当英军的炮火普天盖地而来时，德非洲装甲集团军代理司令施登姆尚在自己的指挥所里鼾睡，晴天霹雳般的炮声将他惊醒。当他弄清这是英军一次大规模进攻开始了时，奇怪地命令：为节省炮弹，要有节制的还击。后来在10月24日晨，这位可怜的德军将领驱车前往前沿阵地途中，澳大利亚师的士兵向他的车开了枪，打死了他的同伴。于是司机掉转车头，企图逃脱射击，并在施登姆还挂在汽车外面时就全速疾驰。这时施登姆的心脏病发作了，从汽车上摔了下去死了，司机当时却未发觉。

话说第一次炮击后，整个战线沉静了5分钟。英军炮手们校正了射击距离，目标指向了敌前哨步兵阵地。22时整，又是一阵万炮齐轰，打得德意步兵血肉横飞、沙尘蔽天。零时，英第30军和第13军在延伸炮火和空军掩护下，借助天空中的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开始发起进攻。

在伦敦，性急的丘吉尔首相终于等来亚历山大将军发来的密码：“齐普”。丘吉尔立即电告美国总统罗斯福。

前海军军人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10月23日埃及战役于伦敦时间今晚8时开始。整个集团军都将投入此次战役。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情况。在埃及打一次胜仗对我们的主要事业将极为有利。你在托卜鲁克那个黑暗的早晨给我的那些“谢尔曼”式坦克和自行火炮，均将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在阿拉曼，蒙哥马利在告全军官兵书中写道：“即将开始的战役将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朝着我们，

焦急地注视着战役的进展。”

第30军所辖澳大利亚第9师、南非第1师、第51高地师和新西兰师共4个步兵师在一个15公里宽的正面上发动了进攻。蒙哥马利所以选择北面为主攻方向，是因为在北面突破可以威胁海滨公路和敌军的后勤补给线，并置处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敌军于危险境地。在第30军的面前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叫做“酢浆草”，它沿米泰里亚山脊的西斜面延伸，然后向西北转向腰子岭的边缘（德军把腰子岭叫做28号高地），接着转向正北。其次是“皮尔森”地带，该地带从腰子岭的两端向东南延伸，规定于拂晓时由3个装甲旅占领。最后是叫“小气鬼”的地带，它在“皮尔森”目标地带的正面，大致是从拉赫曼车站到泰勒阿卡基尔以南的一个区域，也由装甲部队夺占。在北面，澳大利亚第9师夺占“酢浆草”地带；新西兰师夺取米泰里亚山脊。供第10军之第1装甲师使用的通道应通过第51高地师的正面直抵腰子岭，而借第10军之第10装甲师使用的第二条通道应通过新西兰师的地域，到米泰里亚山脊北段的反斜面为止。

步兵师发起进攻后，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猛烈的地面炮兵和航空火力准备使德意部队的步兵损失惨重，通信联络遭到严重破坏。又因为施登姆将军在英军炮击时不允许德军炮兵进行大规模还击，英军步兵得以以排山倒海之势轻而易举地压过前沿阵地向纵深推进。蒙哥马利的战术此时颇为奏效：开始时由步兵师负责清除地雷，随后装甲师必须保障自己通道的安全；装甲师和炮兵先以火力掩护步兵排雷，尔后在炮兵和步兵掩护下开辟通道；英沙漠空军则不停顿地对敌军的前沿和纵深进行猛烈轰炸和袭击。这样在空军的空中屏障、地面炮兵的火力屏障掩护下，装甲兵和步兵交替掩护、滚动前进。

但是，英军的进攻很快遭到阻遏。夜深后，敌军的抵抗加强了，逐渐增强的炮火向正在布雷区摸索前进的英军士兵、车辆和装甲车射击。除地雷场外，其他随处布设的地雷迟滞着英军的行动。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貌特征，烟尘滚滚不时将皓月掩蔽，坚守在防线后面的德意步兵经常给英军突然而猛烈的杀伤。穆尔少校的排雷工兵连描述了从埃尔萨山至米泰里亚山脊一路上的困难情景。

“当拦阻射击开始，新西兰步兵师开始进攻的时候，在那可怕的响声中几个地雷工兵看起来是多么孤单呀。但麦克米康却认为那响声有‘镇定作用’。沙尘还没有把月光遮暗。在第一地雷带之前有一个约2公里宽的‘无人区’，第3连的开路队来到离地雷带450米远的地方，地雷工兵比尔·肖驾驶着装有沙袋的引导车。他们等待着侦察军官的蓝色信号弹，没有步兵掩护他们。穆尔后来说道：‘我们感到十分孤独而没有保护。’当他们到达地雷场边缘的时候，敌人把机枪转向他们，打了几发子弹，引导车被打中爆炸了。于是，约有10分钟之久，他们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

20分钟后他们又开始前进了，但这时麦克米康发现他的通信工具已不能使用。电话线被子弹打断，无线电通信也已失灵。穆尔的士兵的排雷工作起初没有受到严重干扰，但后来敌人的一挺重机枪突然在他们的左面响起来。约翰·范格鲁登中尉被派去压制这挺机枪的火力。他成功了。

布朗利·霍奇基斯刚到这个连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个外行’。现在他已是班长了。在第一布雷带开辟通路的时候，他班的所有士兵都遭到了枪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他只身前进了数千米来到下一个地雷区并将开辟的通道标示出来。那时，运送宪兵、电线和标示杆的卡车还没有到达。霍奇

基斯找到了一些电线并从前面的新西兰师那里找来了一些标示杆。然后，他在机枪的曳光弹下弯着腰，像猴子一样敏捷地跑到标示杆旁，把管制灯挂起来。后来，他从他母亲寄给他的《伯肯黑德新闻》的一则消息中得知自己获得了军功勋章。

在下一个地雷场，第3地雷工兵连见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地面上躺满新西兰人和德国人的尸体及焦急不安的重伤员。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地雷场，到处是地雷陷阱和绊脚的铁丝。穆尔匍匐前进，想看看能不能绕过去，结果双手几乎碰到了一个S地雷的触角……坦克将子凌晨4时使用这条通道。凌晨3时，穆尔的地雷工兵实际上已经走在步兵的前面了。进口处的通道已经按时开辟好了，耳鼓被一颗炮弹震坏了的麦克米康中尉正试图把延误的出口处通道开辟好。他现在几乎全聋了，听不见毛利人哨兵的喝问，以致无法驾驶他的吉普。当另一些毛利人又向他喊叫时，他跳下了吉普车一看，发现绊网缠住了后车轴。”

10月24日晨，蒙哥马利了解到：第30军在夜间进攻中没有完全实现作战意图。装甲部队没有到达“皮尔森”目标地带，甚至连“酢浆草”目标地带也没有超出。从南面第13军收到的消息也不怎么乐观。由第44师第131旅支援的第7装甲师本来应像北面的第30军那样于23日22时开始进攻，突破地雷场后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进一步向西扩大战果，但激战一夜所获得的战果仅仅是拥塞在“一月”地雷场的两侧，而“二月”地雷场尚未突破。

蒙哥马利仍寄希望在敌地雷场上开辟通道成功。他发布的主要命令是：一、彻底打通北部走廊；二、新西兰师从“酢浆草”目标地带和米泰里亚山脊向南扩张战果。这一天，高地师和第1装甲师不顾坦克遭受重大损失，奋力作战以肃清北部走廊的德军，到傍晚该装甲师已进抵腰子岭之前，随之遭到德第15装甲师的反击。这一天，英沙漠空军大约出动了1000架次，主要用于直接支援第8集团军。德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装甲师遭到英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而英军战线则有空中保护伞的保护。但截至此时为止，英军一直未能在敌军的地雷带和防线上打通通道，战局进展很不顺利。

10月25日，发生了蒙哥马利称之为“战役中的真正危机”的事件。蒙哥马利坚持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彻底打通通道，而装甲师的指挥官们却不愿付出太大的代价。蒙哥马利的权威和贯彻计划到底的意志受到自己部下的挑战，这就是他所说的“真正危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0月24日夜，第10军第10装甲师向前推进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第10装甲师的态势是：第24装甲旅在右，第8装甲旅在左，其左翼则由只剩下两个坦克团的第9装甲旅掩护。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告诉第30军军长利斯说，他认为第10装甲师尚未做好进攻准备，装甲师的指挥部远远落在后面。利斯打电话给第10军军长拉姆斯登，得到的印象是拉姆斯登对这次作战的成功信心不足。除了这些情况外，事实上开战以来进攻很不顺利，进展远远落在计划之后。米泰里亚山脊上的地雷场的纵深和埋设的地雷都远远超出事先的估计之外，排雷工作进展迟缓，部队进进停停。敌人的炮火猛烈轰击正在开辟通道的英军。敌空军袭击了第8装甲旅的通道口，许多装甲车辆起火燃烧，在夜空中格外引人注目，引来德意部队更多的炸弹和炮弹。这时又来了一个错误的报告，说敌军正向第24装甲旅的正面发动进攻。于是英第10装甲师陷入一片混乱恐慌之中。为避免引起更大损失，一些装甲旅暂停进攻。时间白白过去了。大约午夜时分，第8装甲旅旅长卡

斯坦斯向第 10 装甲师师长盖特豪斯建议说，他的进攻应当取消。盖特豪斯认为，黎明前他的装甲师不可能取得突破，便向第 10 军军长拉姆斯登描述了前线的糟糕情况，说得一片黑暗。拉姆斯登同意了盖特豪斯关于停止进攻的请求并上报第 8 集团军参谋长德·甘冈。当时蒙哥马利正在熟睡，而他在熟睡中不准别人将他叫醒。蒙哥马利的信条是：“明智的指挥官应当只看很少的文件和书信；他不应为了处理他的军队的事务而熬夜；在晚上，他应当吃完晚饭后就回他的帐篷车，以便有时间静心考虑和反省问题。保持头脑清醒是十分重要的。”德·甘冈接到拉姆斯登的报告后，认为危机就在眼前，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叫醒蒙哥马利，而是通知两位军长即利斯和拉姆斯登于 25 日凌晨 3 点 30 分来和蒙哥马利面议。然后他叫醒了蒙哥马利，把开会的事告诉了他。关于这件事，蒙哥马利写道：

“德·甘冈决定让两位军长前来以便控制局势，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他发出了凌晨 3 点 30 分在我的作战指挥部召开会议的指令，然后过来把我叫醒并告诉了我他所做过的事情。我同意了。利斯和拉姆斯登准时到达后我让他们汇报形势……我发现第 10 装甲师——装甲集群之一——已处在突破的关口，且极有希望在黎明前取得突破。而该师师长却要从地雷场全部撤出来并放弃他已取得的有利地位；其理由是该师在通道口的情况不妙，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拉姆斯登同意了第 10 装甲师师长的意见，并请我与该师长通电话。我立刻要通电话，且吃惊地发现第 10 装甲师师长竟落在先头装甲旅后面约 15 公里。我以不容置疑的语调命令他立刻赶到前面指挥战斗；他冲了上来，从前线而不是后面指挥他的装甲师。”

蒙哥马利告诉利斯和拉姆斯登，不得改变计划，心须严格执行他的命令。他把拉姆斯登留下来，坦白地对他说，如果他或第 10 装甲师师长盖特豪斯不赞成继续推进，他将找别人来代替他们。

蒙哥马利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卢因认为：蒙哥马利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阿拉曼战役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陆军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怎样，‘骑兵精神’在那天晚上消亡了，‘沙漠战老手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挨训。从此以后，他们的坦克不可能再担负独立的任务，而只能在诸兵种协同作战中担负一部分任务了。蒙哥马利开始实行德国人早就实行的做法，使装甲部队成为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哥马利下达完命令后，第 10 装甲师战线上的形势很快就暂时改善了，因为在拂晓时第 24 装甲旅的两个团已经打出了地雷场，而第 3 个团则留在后面作预备队。当盖特豪斯把拉姆斯登开会后下达的命令传达给第 8 装甲旅时，该旅已有两个团越过山脊了，第 3 个团也正在沿着走廊跟上来。但在 7 点钟的时候，所有打出去的 3 个团又退回到山脊下掩蔽起来，在他们左边的第 9 装甲旅和新西兰师的装甲部队则处境艰难，停留在开阔地带离敌坦克和大炮约 1000 米远的地方。

25 日中午前，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视察了前线后与蒙哥马利面谈。他们都对战局的进展表示谨慎的乐观。北面的第 30 军已在一个 11 公里宽的正面上成功楔入德国非洲装甲集团军最坚固的防线 10 公里，各装甲师依计划继续进行突破，打算凭借有利的阵地和陆空军的巨大火力优势挫败敌人的反击。南面的第 13 军虽进展不大，却把德第 21 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装甲师死死拖住了，并且保留英第 7 装甲师的有生力量，以便转用他处。亚历山大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残酷的战斗尚在后头。他写道：

“显然敌人打算继续坚守前沿阵地，争夺优势的血腥战斗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一周之内不大可能对战局的发展做出可靠的评估。战役第一阶段——楔入——已开始并依计划进行……第二阶段——装甲部队开辟地雷场的西半部——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换言之，尽管英第8集团军已楔入敌军地雷场，但战局进展缓慢，形势依然不明朗。在伦敦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亦忧心忡忡。他既关心阿拉曼战役的结果，更关心该战役所产生的战略作用。10月25日，布鲁克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写信给蒙哥马利撑腰打气；“初战胜利已实现了……你正在致力于你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我相信你会成功。”

这天中午蒙哥马利接待完亚历山大的视察后，又一次在新西兰师司令部召集两个军长开会。会后他就开始进行那种“一会儿突击这里，一会儿突击那里”的战斗了。他已经得出结论：新西兰师进一步向南推进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他把进攻矛头转向北面，命令澳大利亚第9师发动猛烈进攻。在10月25日至26日黎明前，澳大利亚第9师进行了一次干净利落的进攻，由突出地带向北朝海边方向攻击，更加逼近了海滨公路。但第51高地师和装甲师的进攻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在腰子岭不断遭到德第15装甲师和意的里雅斯特装甲师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锐势大减。第51高地师萨威尔少校记述了他的营在25日晚上进行的惨烈战斗：

“月光明亮，在我们开始行动前一定被敌人发现了；最后一个连队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到来，这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骚动和混乱，以致于我们尚未开始进攻敌人便先向我们开了火。我们开始推进了，这次没有炮兵支援，因为想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坐在侦察车里的一名军官此前曾报告说，对面的阵地由少数惊慌失措的意军防守。意军企图向他投降，但他处在炮火轰击下无法停步和收容他们。听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后，我们满怀信心出发了。我们刚刚前进了几米远，一阵机枪子弹直接打在了距我们几十米远的地方……我们继续前进，这时发现一道铁蒺藜挡住了去路，我们跳了过去向前面已清晰可见的阵地摸去。我们看到了德国头盔，我痛骂那个谎报军情的侦察军官。一挺机枪在离我们不到15米的地方开了火，瞬间我看到子弹是冲我而来，肩扛机枪的三名德军士兵的头和肩膀都清晰可见。突然我觉得右大腿遭到重重的一击，顿时失去了平衡，栽倒了……”

在23日至26日拂晓这段时间里，新西兰师大约伤亡和失踪了1000人；南非师600人；澳大利亚师1000人；高地师2000人。整个集团军伤亡失踪总数为6140人，被击毁的坦克300辆。步兵在第8集团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战斗中伤亡的大部分是步兵，蒙哥马利已没有步兵预备队可以调用。他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尽管损失了大量人员和武器，却远远没有实现预定在24日要实现的目标。

通过“超级机密”，蒙哥马利知道，隆美尔已回到了阿拉曼，重新掌握对德意部队的指挥权。

迟归之“狐”

10月23日英军在阿拉曼发动大规模进攻时，隆美尔正在奥地利自己的山庄里养病，和妻子露西在一起，远离为争夺斯大林格勒而逐街拼杀的军队，远离惨遭轰炸的鲁尔城，远离埃及。他悠闲懒散，徘徊遐想，仅只读一点统计报告，诸如有关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施登姆将军从阿拉曼送来的信件。施登姆在一封信件中发誓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英国兵注定要发动进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将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10月24日下午3时，隆美尔山庄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隆美尔的副官伯尔恩德从意大利首都罗马打来电话：“蒙哥马利昨夜开始进攻了！施登姆将军已经失踪，不知去向。”刚放下电话，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又来了电话。话筒里传来希特勒嘶哑的声音：

“隆美尔，非洲的消息很不妙，施登姆将军下落不明。”

隆美尔：“请允许我立即飞往阿拉曼。”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支撑得住吗？”

“完全可以。”

“好吧，你先到维也纳新城的机场待命。我要等进一步的消息，看他们是否迫切需要你。”

隆美尔与妻子露西依依吻别，立即乘车赶往机场。他在机场整整等了一夜。事实上，希特勒正犹豫不决：与其在隆美尔身体未痊愈之前过早地将其匆匆派回非洲，不如留住他，日后用于苏德战场。可是来自非洲的消息越来越不妙，希特勒终于决定让隆美尔立刻飞返非洲。

10月25日清晨，隆美尔终于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电话。希特勒命令他立刻赶回前线，重握指挥权。清晨7时50分，亨克尔飞机载着隆美尔起飞了。10时飞抵意大利首都罗马。下午2时45分飞抵克里特岛的海拉克利恩机场。德空军第10军指挥官冯·瓦尔道将军在跑道上等候着他。瓦尔道脸色阴郁，将阿拉曼战线的最新报告呈交给陆军元帅。报告中说战线的北部和南部同时遭到英军坦克的猛烈攻击，施登姆将军死于心脏病突发。

隆美尔转身正准备登机，瓦尔道将军上前阻止道：“我不允许您大白天乘坐亨克尔飞机，这会招来麻烦的。”隆美尔换乘一架漂亮的高速的多尼尔217新式轰炸机，马上飞往埃及去了。5时30分，多尼尔轰炸机在飞沙走石的卡沙巴机场着陆。隆美尔换上他的小型斯托奇飞机继续向东飞行，天黑时又改乘汽车沿海滨公路向东狂奔。此刻，前方的地平线被炮火映得通红，隆美尔终于赶回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当日夜间11时25分，他向全体官兵发出告示：“我再次担任全军总指挥——隆美尔。”

代替施登姆暂时指挥装甲集团军的冯·托马将军干瘪瘦削、受着禁欲的煎熬。看上去俗不可耐、令人作呕。他向隆美尔报告了战况：

“陆军元帅，我们的阵地已遭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炮兵占有绝对优势，已摧毁了我们的‘魔鬼的乐园’（德军地雷场）。我们阻止住了敌人，但无力把他们逐出地雷场。燃料短缺。敌炮兵和空军的不断轰击使我军伤亡惨重。第15装甲师一直在防线的北面抵抗敌人，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该师已损失了2/3的坦克。仅剩下40辆还能使用。”

听了托马的令人沮丧的报告，隆美尔紧皱着眉头，摸了摸下巴。问道：

“敌人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从这几天的战况看，敌进攻的重点显然在北面。蒙哥马利想以步兵为突击队，在浓郁的烟幕掩护下从布雷区杀开一条血路，以便坦克突破防线。我的28号高地正挡在敌人开辟的通道上，是很好的炮兵观察所，但现在已落入敌军手中。”托马赶紧回答说。德军习惯于把腰子岭叫做“28号高地”。

隆美尔把拳头猛地砸在作战地图上，斩钉截铁地吼道：“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把28号高地夺回来！”

他仅睡了几个小时，便于10月26日凌晨匆忙赶往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英军的调动和部署，清楚地看到英军正在28号高地挖筑野战工事。接着他又驱车到防线的南部。视察完整个防线后，隆美尔确信托马将军的判断是正确的，蒙哥马利的主攻方向就在北部。这天下午，他把预备队从防线的南部调集过来，包括骁勇悍战的德第21装甲师和炮兵主力部队，并让凯塞林派空军轰炸英军开辟的通道。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大赌博。如果他判断失误，部队就再也调不回去，因为装甲部队的汽油已经燃尽。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这决定了以后几日的战役进程。

由于英军破译了德意方面的无线电密码，匆忙赶往北非的装载着3000吨燃油的意大利“普洛塞比娜”号油轮，于26日在海上被击沉。另外，装载着1000吨燃油和1000吨弹药的“特格斯蒂”号补给舰又被击沉于托卜鲁克港口外。消息传来，隆美尔像当头挨了一棒。晚上，隆美尔写道：“我向元首报告说，除非供应情况立即得到改善，否则这场战役就要输掉。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供应情况几乎没有希望得到改善。”

26日这一天，“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来周密地考虑形势。”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到桑布尔河》一书中承认。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中午他发布了第一组命令：令第51高地师继续在第一目标地带内扫荡；澳大利亚第9师准备于28日夜间向北作第二次进攻；往此期间，第30军除帮助第1装甲师推进到腰子岭以远外，不遂行任何重大作战任务；南部第13军的步兵部队调往北部参加主攻，其第7装甲师则继续休整。蒙哥马利想加强在北部的反攻，并希望通过重新部署部队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最后的突破。双方都向阿拉曼战线的北部集中兵力，这就导致了未来两天的大血战。

蒙哥马利派出加强的新西兰师来突破海岸上的，也就是原来的北部走廊稍偏右处的德军防御工事，打开一个缺口让第10装甲师开进。这个师26日夜至27日黎明前发动的进攻目的是夺取两个防御阵地，每一个阵地都在腰子岭附近，但这次战斗未能按计划进行。出乎意料的是，该师第2步兵旅的部分人员在维克托·特纳上校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努力在黑暗中到达一个叫“沙锥鸟”的阵地，此处距腰子岭约2公里。这部分英军连夜挖好战壕，供伴随步兵前进的第76反坦克团的13门反坦克炮和一些野战炮使用。

27日，德意部队共进行了5次反击。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下午3点进行的。隆美尔集中了第15和第21装甲师和两个意大利师一部对腰子岭一线实施反击，并以德第90轻装师对付澳大利亚师。隆美尔亲自督战。新西兰师第2步兵旅英勇作战，坚决击退了隆美尔的反击。在根本无法隐蔽的地段上，德进攻部队遭到英空军的无情轰炸。第二天隆美尔写信给妻子露西说：“敌人具有可怕的人力物力优势，而我们的人力物力则非常薄弱。我能否在失败中幸免于死，决定于上帝的旨意。失败者的命运是悲惨的。”新西兰师第2步兵旅也伤亡惨重，特纳上校身负重伤，他们于当天晚上带着仅剩下的一门

大炮撤出战斗。不过，他们在英勇战斗中击毁了德军坦克 22 辆、意军坦克 10 辆。英国官方史书称该旅“使敌人在重要地点上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特纳上校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隆美尔整整一夜无法入睡，白天督战时从望远镜里见到的景象，犹如噩梦一般折腾着他。10 月 28 日一大早，他便写信给妻了：“亲爱的露西，我是否还能在安宁之中给你写信，只有天知道了。今天还有这样一个机会。战斗打得正紧……我深信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我并不怜惜自己。倘若我回不去，我将从内心深处为你的爱情和我们的幸福向你和我们的孩子致谢。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里，我深深体会你们两个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在最后的一刻将会念及你们。我死后切勿悲伤，要为我感到自豪。儿年以后曼弗雷德长大成人，愿他永远保持我们家的光荣。”8 时 50 分，他向指挥官们发布命令：今天发起的反击是生死攸关的一战，必须绝对服从命令，每个人必须战斗到底。“凡临阵脱逃或违抗命令者，无论其职务高低，一律军法论处。”

下午，背着落日余晖，隆美尔集中兵力发动了另一次猛烈反击。进攻一开始就极不顺利。英国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再度投入战斗，德意空军已无法为自己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在两个多小时内，英轰炸机就在德军一个 5 公里长 3 公里宽的集结地域投下 80 吨炸弹，德意部队的坦克被炸瘫，大炮燃起狼烟，步兵队伍七零八落，很难发起一次像样的进攻了。进攻就这样被粉碎了。

28 日，蒙哥马利悄悄调整部署。英军在腰子岭转入防御；第 10 军第 1 装甲师撤出战线重新编组；新西兰师加强几个步兵旅和第 9 装甲旅继续沿海岸发展进攻；将第 7 装甲师调往北部作为顶备队。这样，蒙哥马利就从火线上撤出了几个师以便用于将来的大举进攻。

消息很快传到开罗和伦敦。29 日上午，丘吉尔首相召见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劈头问道：“我的蒙蒂在于什么呀，是不是让战斗停下？近三天来，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现在却要从前线撤走部队。如果他打算使一个战役半途而废的话，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他能在 7 天内突破敌人的防线呢？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将军赢得这个战役？”

丘吉尔说起来便滔滔不绝，布鲁克好不容易插话问道：“您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果又引起丘吉尔一连串的责难。丘吉尔还决定召开参谋长委员会会议。

12 时 30 分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开始举行。会上丘吉尔及其他内阁成员就阿拉曼战役的一连串问题质问布鲁克。他们对战役的进展甚为不满，认为蒙哥马利在迟延误事。布鲁克不得不再为蒙哥马利辩护，后又得到史米资的大力支持。这才终于使丘吉尔相信，战役已取得相当成功，因为英军已楔入敌防御纵深；多次挫败了隆美尔的反击；撤出部队仅仅是为下一阶段的进攻建立新的预备队。当日丘吉尔向亚历山大发出了一封鼓励电，电文中说：“你和蒙哥马利将军坚决地、成功地发动了目前这次决战，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特此向你们致贺。国防委员们认为，总的局势已经证明，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来进行这次残酷的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你为彻底击溃隆美尔部队和战斗到底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布鲁克在顶住了对蒙哥马利的一次“信任危机”后却感到筋疲力竭。他这样写道：“返回我的办公室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被一种绝望的孤独感折磨着。”

29日上午，在阿拉曼前线英第8集团军作战指挥所里，蒙哥马利不得不就他的新作战计划向从开罗赶来的亚历山大及其参谋长麦克里尼少将作解释。亚历山大听了解释后，全力支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的新计划取名“增压”：鉴于隆美尔已将德军和意军分开配置，将主攻方向选在德意部队的结合部，主要打击意大利部队即腰子岭偏北的地方；为此集结了新西兰师、第1和第7装甲师、第151、第152和第133步兵旅；“增压”作战开始前，澳大利亚第9师继续沿滨海公路向海岸方向发展进攻，吸引德意部队注意力。为使用于“增压”作战的部队做好充分准备，蒙哥马利还将总攻时间从10月31日6时30分推迟到11月2日1时5分。

10月29日凌晨3时，隆美尔在自己作战指挥部附近的沙漠上徘徊踟躇。他担心的是：要是他的部队固守在原地，一旦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抄的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迅速将辎重装备和大批非机械化的意大利步兵撤至新防线。现在该是认真考虑一旦英军突破成功如何顺利撤出部队的时候了。更让隆美尔心烦的是：希特勒绝不会允许他撤退，意大利人也会拼命阻挠。于是他瞒着他的意大利上司，悄悄布置一条新的防线——阿拉曼以西100多公里的富卡一线。

10月30日，凯塞林空军元帅返回战场，告诉隆美尔，“一支德国空军运输中队正从苏德战场调来。”隆美尔在次日给露西的信中对此不以为然：“当事情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开始所谓的增援，这简直是在上演一出悲剧。”

10月30日晚些时候，楔入隆美尔防线最北端的澳大利亚第9师再次向海岸挺进，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隆美尔及时派出部队阻挡澳大利亚师，击毁了20辆坦克，并俘虏了200名澳大利亚士兵。意军总参谋长卡瓦利诺发来了墨索里尼的贺电，并确信隆美尔会战斗到底直至夺取全胜。对此，隆美尔淡然一笑。他已认定会战失败了。10月31日，他就准备必要时向富卡撤退的计划向一些战斗部队透露了一点风声。一张撤退时间表已拟定出来了，并在地图上标下了临时位置。

“增压”开始

蒙哥马利的“增压”作战有5个目的：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迫使他在广阔的战线上应战并耗尽所剩无几的燃料；切断其补给线并阻止敌人进行再次补给；迫使敌人放弃前沿机场；将德非洲装甲集团军撕成碎块。

困难在于如何克服敌人的地雷场和摧毁躲在防线纵深的敌反坦克武器。要克服这两个困难，必须有压倒优势的火力和高度的机动。蒙哥马利有足够多的火炮和坦克炮，又有沙漠空军的密切配合，自开战以来一直占据着火力优势。但是他缺少机动自由，敌人的地雷场挡住了去路，在没有冲过地雷场前他不可能获得实施广泛机动的空间。蒙哥马利选定两个英国步兵旅即第151和第152步兵旅担任主攻，伴随这两个旅进攻的是两个瓦尔蒂坦克团，其后依次是第9装甲旅和第1装甲师。指挥“增压”作战的弗赖伯格在进攻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道：“我们全都明白，用坦克去攻击一堵由火炮构成的墙壁，听起来多么像另一次巴拉克拉瓦战斗呀。这应当是步兵干的事，但我们再没有多余的步兵可供调遣，只好由装甲兵来干。”第9装甲旅旅长约翰·柯里说，他的旅这样打可能遭受50%的损失。弗赖伯格回答道：“损失可能比这大得多。集团军司令说，他准备接受100%的损失。”

11月2日凌晨1时5分，蒙哥马利惊天动地的进攻开始了。200门大炮同时向隆美尔防线一段狭窄地带齐轰，构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成群的重型轰炸机潮水般地向该地区 and 后方目标狂轰滥炸。炸弹的爆炸声、坦克履带的转动声和双方官兵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在这苦寒的夜晚格外刺耳。挂在沙漠上空的一颗颗照明弹像狰狞魔鬼的眼睛在尽情欣赏人间的大厮杀。

英军进展顺利，没有遭受重大伤亡。第9装甲旅凌晨6时15分开始进攻，直捣敌军阵地。不久领头的坦克进抵敌反坦克防线，遭到敌反坦克武器的猛烈射击，但第9装甲旅不顾伤亡奋勇向前。天刚放亮，有20多辆坦克已冲破防线，这是隆美尔的“大坝”崩溃前从裂缝里喷出的最初的水花。这些坦克在晨曦中消失在隆美尔防线的后方。它们在那里横冲直撞，向防守薄弱的敌给养分队射击。但德第15和第21装甲师迎上前来，德意部队的反坦克武器也利用正面和侧面猛烈射击，率先冲过来的英军坦克一辆接一辆中弹起火。

上午11时，隆美尔接到报告：“英军坦克群已突破28号高地西南—3.5公里的地段，正向西推进。”隆美尔日记中写道：“非洲军估计这里的敌军坦克有400辆，我们的坦克力量在反攻后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根据炮兵的观察报告，在布雷区T和K两地对面，正聚集着准备增援的四、五百辆敌军坦克增援。”隆美尔匆匆吃了几口鸡丁盒饭，便赶去指挥他最后一次沙漠坦克大战。隆美尔多次立在一座高高的沙丘上审视这场大战。

英第9装甲旅在突破中损失了74辆坦克，全旅只剩下20辆坦克，已丧失了战斗力。但该旅终于在德军的地雷场杀开了一条血路，第1装甲师的坦克沿着这条血路蜂拥而出。隆美尔把德意部队所有残存坦克都集中过来，向英第1装甲师的两侧猛烈攻击，均被击退。从正午至下午1时，一队队英军轰炸机凌空而至，对28号高地以西的敌残余防线进行了7次轰炸。

下午1时30分。蒙哥马利下达了新的命令：英军主攻方向转向东北，逼近嘎沙尔海岸，以便从突进去的北部切断隆美尔的部队。英军坦克主力部队使用了数百辆“谢尔曼”式坦克，这种坦克远比德军的4型坦克厉害，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只有在相当近的距离上才能穿透它的装甲。迄今为止，隆美

尔一直把 88 毫米高射炮当平射炮用，打坦克效果很好。现在他这一招失灵了。隆美尔当机立断，从防线南部调来最后的预备队，封堵英军在防线北部的突破口。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辎重都极为惨重。入夜，已被炮弹炸伤的德非洲军军长托马将军打来电话：“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将防线连成一体。战线现已稳住，但很薄弱。明天能够作战的坦克只有 30 辆，至多不会超过 35 辆。后备队已经全部出动。”隆美尔对托马说：“我的计划是要全军边打边撤，退到西线。步兵今天夜里开始运动。非洲军的任务是坚守到明天早晨，然后撤出战斗。但要尽量牵制住敌军，给步兵赢得脱逃的机会。”夜间步兵部队已开始了悄悄的撤退。

这天下午，隆美尔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出的报告中隐瞒了他要撤退的计划。约德尔将军向希特勒宣读了这份电文：

虽然我军在今天的防御战中获胜，但面对占绝对优势的英空军和地面部队，经过十天的艰苦鏖战，全体将士已精疲力尽。预计强大的敌军坦克群可能于今晚或明日将再次突破防线，我军部队确实已鞠躬尽瘁。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无法将意军的 6 个非机械化师和德军的两个非机械化师顺序撤出阵地。

大批部队将被敌方的摩托化部队牵制。目前，我军的机械化部队正在浴血奋战。然预料仅有一部分人员能摆脱敌军纠缠……尽管我军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显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鉴于此种形势，全军覆没的危险依然不可避免。

陆军元帅隆美尔

从这种例行报告中看不出隆美尔的澈退决心。子夜时分，希特勒亲自打电话向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的参谋人员询问：“隆美尔那边还有消息吗？”回答是“没有”。希特勒如释重负，不久便去睡觉了。

几乎就在同时，在英国一幢乡村别墅里，隆美尔的电文正被放入破译机中。几小时后，英国情报局局长在保密电话里将这一情报，向丘吉尔等几个可以参与绝密事件的官员作了汇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看来隆美尔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阿拉曼前线，英军的无线电侦听分队同样没有猜到隆美尔已在秘密撤退。

11 月 2 日至 3 日夜，阿拉曼战线依然是炮火连天、杀声憾动。风在吼，血在流……

“不战斗，毋宁死！”

1942年11月3日早晨8时30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急匆匆地跑进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要求面见希特勒。凯特尔手里拿着隆美尔2日晚上发来的电报，电报在结束时写道：“11月2日至3日夜间，步兵师已撤出防线。”这句话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凯特尔解释说，值夜班的参谋军官未注意到这句关键性的措辞，把电文当作日常公文处理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3日凌晨3时，同防军指挥参谋部一名年逾50岁的少校军官，在值班时收到了隆美尔关于5小时前部队已开始撤退的报告，但他没有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未像对待其它重要情报那样，立即向上司报告。在早晨8时多交接班时，另一位参谋发现了这份重要电报，并急忙上报。这才出现了凯特尔急匆匆求见希特勒的一幕。

希特勒紧紧揪住自己的头发。在苏德战场上，他企图迅速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和整个1942年夏秋战局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正与苏军进行逐街逐垒的争夺。德军已死伤70万人，损失火炮2000门、装甲车1000余辆、飞机1000余架。这些使希特勒心痛、心碎，他眼看要支持不下去了。北非战场的风云突变义给他沉重的一击，他把怒气全部发泄在那位可怜的少校和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将军身上。只因为他想弄清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是否和隆美尔串通一气，玩弄阴谋，那位值班军官才死里逃生，免于枪决，被降为士兵，到一个“缓刑营”服役。对瓦利蒙特，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喝道：“在这关键时刻，隆美尔求救于我。求救于祖国，我们应当给他鼓励，给他力量。要是我清醒的话，一定全力支持，命令他坚守阵地，可是当隆美尔向我呼救时，我们的瓦利蒙特先生却在呼呼大睡。”希特勒一气之下，解除了瓦利蒙特的职务，并让他立刻离开大本营。后经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说情，希特勒才于次日撤销了处分。

11月3日9时许，希特勒大肆发泄了一通后，立即向隆美尔发出一封电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闻名遐迩的电文：

我和全体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才能和在你指挥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坚定信念，注视着你们在埃及进行的英勇的防御战。鉴于你目前所处的形势，毋庸置疑，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支步枪和每一名士兵都投入战斗，除此别无出路。大批空援将在未来几天里到达南线总司令凯塞林那里。领袖和意军最高统帅部必将竭尽全力积极增援，以保证你能继续战斗。敌人虽占有优势，但已是强弩之末。意志的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选择！

阿道夫·希特勒

3日上午，隆美尔驱车视察了在阿拉曼防线北部继续抗击英军进攻的装甲部队和正在向西撤退的步兵。正午过后，他驱车回到自己司令部的指挥车上，和代理参谋长威斯特发尔上校正默默地同进午餐。下午1时30分，艾尔马·瓦宁（威斯特发尔的参谋）匆匆来到指挥车旁，大喊一声：“报告！”威斯特发尔微微抬起头：“进来。”瓦宁钻进车里。威斯特发尔问：“什么事？”瓦宁答道：“我们的死亡签证。”随即把一纸电文递过来。威斯特发尔接过电报，迅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随即默默地递给隆美尔。隆美尔看

了看威斯特发尔，那眼光显然是在询问，可后者无言地低下头去。

“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选择。”电文结尾时的这几个字像颗颗钉子，深深刺痛了隆美尔的心。他把电报轻轻放下，缓缓扭转头去，凝视着车窗外。仅仅90分钟前，他还向部队发出了进一步撤退的命令，并准备打一场机动防御战。然而此时此刻，他一向奉若神明的元首却明令禁止撤退。他该怎么办？往后的1小时内，隆美尔时而勃然大怒，时而惶惶不安，亲自起草了一大堆电文。其中一封电文是这样的：“我的元首，我永远遵从您的命令。但在盲目服从和责任感之间我无所适从。”这些电文后来均未发出。隆美尔处于究竟忠于元首还是正视现实这一进退两难的境地。

下午2时28分，隆美尔要通了非洲军军长托马的电话，向他宣读了希特勒的来电，并强调：“把这项命令贯彻到士兵中去。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托马指出这将导致灭顶之灾，并建议撤下坦克重新编组时，隆美尔对着话筒吼道：“不能撤！元首命令我们竭尽全力坚守！不能撤退！”下午6时40分，隆美尔拒绝了非洲军建议的新防线，并大声疾呼：“我要你们守住现在的阵地！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接到希特勒的电报后，隆美尔觉得部队将全军覆灭，自己也在劫难逃。他在当天下午给妻子露西的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几乎也不再相信我们会以胜利而告终。我们的生死全操在上帝手里。别了，露西，别了，我的孩子……”他把所有积蓄——2.5万意大利里拉，约合60美元——塞进信封，请前往德国的伯尔恩德中尉一定平安地带给露西。

11月3日上午11时30分，希特勒的那封电报在英国一个稀温的乡村别墅里同样被恩格尼玛破译机译出，丘吉尔很快知道了。当时在中东领导侦听英国情报局军官温德博瑟姆回忆说：希特勒“那份电报立刻破我们抄到了；距它发出不过几分钟，它就到了蒙哥马利和丘吉尔手里。显然，隆美尔或是因为密码机出了故障，或则出于故意延误，他并没有答复说已收到那份电报，而是要求把它重发一次。敌人统帅部发出的电报，敌方战场司令没有收到，或至少他承认已经收到以前，英国司令官就收到了，这恐怕是唯一的一次。”

蒙哥马利得知隆美尔已决定撤退，后又在希特勒严令下坚守的情报后，于11月3日至4日夜间发起了最后的攻击。4日9时15分，蒙哥马利发布了下列文告：

目前的战役已持续12天，在此期间全体官兵英勇作战，使敌人遭到很大损耗。现在敌人已达到了崩溃点，还在企图撤退。皇家空军正袭击沿主要的海岸公路向西移动的敌军部队，使之遭到重大伤亡。

敌人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崩溃在即。我号召全体官兵继续对敌施加压力，不得有片刻松懈。我们有可能擒获敌人整个装甲集团军，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为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向全体官兵祝贺。彻底胜利已经在望。我已代表你们向皇家空军发去一份贺电，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但是，蒙哥马利对阿拉曼战役的后果缺乏远见，他对突破成功后如何追歼敌军的措施考虑不周、动作缓慢。客观上，第8集团军经过12天大血战后伤亡较大，一些部队已疲惫不堪；主观上是蒙哥马利谨慎过度，不敢实施大胆的追歼，勉强实行时又动作迟缓。

追击的最关键时刻是11月4日的白天和夜晚。这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还在抵抗，而步兵已在撤往富卡的途中。隆·美尔既不敢下令让装甲部队撤退，又难以使撤退的步兵重返前线，处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中。4日早晨7时

25分，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赶到隆美尔的司令部，他来本是督促隆美尔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可当他获悉隆美尔现在只剩下22辆坦克时，立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凯塞林对隆美尔说：“我觉得应把元首的电报看作是呼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命令。”

隆美尔惶恐他说：“我认为元首的指令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但必须随机应变，”凯塞林反驳道，“元首并不愿意你和你的士兵葬身于此。”最后凯塞林建议隆美尔立即电告希特勒：“就说部队损失惨重，人员剧减，不可能再守住防线。要在非洲立足的唯一机会完全系于此次撤退战。”他本人应允向希特勒电告此事。

隆美尔打了电报给希特勒，同时仍旧命令部队坚守。中午12时55分，非洲军参谋长拜尔莱因上校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报告说，非洲军军长托马将军谴责坚守命令是“发疯”，他挂上自己所有的勋章，乘坦克赶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段去了。事实上，托马是故意让英军俘虏去了。下午3时30分，隆美尔终于下令全线撤退。

当天晚上8时50分，希特勒终于同意撤退。第二天希特勒的这份新命令才送到隆美尔手中，上面写道：“既然木已成舟，我同意你的要求。”

隆美尔的剩下来的7万多部队幸免被歼，撤往富卡新防线。

蒙哥马利的追击行动苍白无力。11月4日拂晓，印度第4师进入了被突破的阵地。该师的战史中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描写：

东方刚破晓时，步兵进入了被突破的阵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地图上多次见过的腰子岭。阵地上的大炮都毁坏了。前面远处，有几个人在疯狂地奔跑，想寻找躲藏的地方。运输排的士兵出去把他们带了回来。然后，从东面传来轰隆隆的响声，那响声越来越大。一会儿，坦克冲出来了，成百辆坦克经过突破口向西面、北面猛冲而去，追杀敌军。朝阳照射在阿拉曼战场的残余景物上。

但坦克的轰隆声很快就减弱了，它们并没有冲得很远，也没有进行杀戮。

因为，印度第4师得到的命令是收容伤员。蒙哥马利下令新西兰师和第10军进行追击，给他们规定的任务是：以第4轻装甲旅和第9装甲旅为先导，引导第5和第6机动步兵旅向西横过沙漠，然后向北转直奔富卡；第1装甲师应向泰勒阿卡基尔西北面的埃尔哈拉什挺进；第7装甲师的前进目标是加扎勒。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向北包抄运动，其关键是富卡以西的一个据点，海岸公路从此登上了陡坡。如果能够及时封锁这个隘路，退却的德国装甲集团军就可能遭到两支英军夹击而陷于危境。但是新西兰师疲战之后需24小时才能做好追击准备，被迫仓促举行的追击进行得非常混乱，没有道路交通管制，一片混乱。结果11月4日拂晓至黄昏这段时间，新西兰师所属各部队前进速度为：第4轻装甲旅65公里；第9装甲旅25公里；第5步兵旅52公里；第6步兵旅仅为5公里。至于第10军的装甲师前进速度更慢，仅前进了15公里。等走在前面的新西兰师于5日到达富卡时，隆美尔的部队已向西撤去。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即在马特鲁港截住敌军的退路，英军第1和第7装甲师已向该港挺进，到6日傍晚已进至距目的地不远处。但由于缺少汽油和天下大雨，这两个师停止前进24小时，隆美尔利用这段时间已撤出了马特鲁。

暂缓鸣钟

阿拉曼战役前，丘吉尔首相曾与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约定：如果英军夺取阿拉曼之战的胜利，就在全中国鸣钟以示庆祝。

11月6日，亚历山大致电丘吉尔：“鸣钟吧！据估计俘虏人数目前已有2万，俘获坦克350辆，大炮400门，军用物资数千吨。我军先头机动部队已抵马特鲁港以南的地方。第8集团军正在乘胜前进。”丘吉尔三思之下，决定等即将发动的在北非西海岸登陆的“火炬”作战计划开始得胜时再鸣钟为好。他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亚历山大将军。

从10月23日进攻开始至11月4日突破成功，阿拉曼战役经过了12天浴血苦战。英军损失1.35万人，德意军损失3万余人。隆美尔被逐退了，埃及的危机解除了。阿拉曼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丘吉尔夸张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胜；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英军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是蒙哥马利夺取阿拉曼战役胜利的物质基础。英军在兵力兵器和后勤补给方面均居优势，尤以坦克、大炮、飞机和补给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12天的血战中，英沙漠空军共出动2500架次，破坏了敌军的部队机动、作战指挥和后勤补给，而德意空军仅出动飞机260架次。

蒙哥马利的作战指挥是比较高明的。阿拉曼战役与以前在沙漠所发生的历次战役均不同。因为战线狭窄、工事坚固、地雷密布，巨有重兵固守，无法实施侧翼包抄。蒙哥马利充分利用短近而优良的交通线，集中使用炮兵，用猛烈的炮火组成火网，然后用大批坦克蜂拥向前推进，终于突破了隆美尔苦心经营的防线。蒙哥马利总是把数百门大炮集中使用，而不是用分散的炮兵中队进行小规模炮轰。丘吉尔称赞说：“蒙哥马利是一位伟大的炮兵专家。他相信大炮可以杀人，正如萧伯纳说拿破仑也相信这一点一样。”

“超级机密”在英军夺取阿拉曼战役胜利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几乎在战役的每一关键时刻，破译的情报都帮助蒙哥马利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如在“增压”作战开始前，蒙哥马利原计划在北边近海处进行突破。因为“超级机密”显示，德国的第21装甲师正向北调动，敌防线中央主要是战斗力较弱的意军，蒙哥马利把突破稍稍向南移动了一下，顺利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蒙哥马利是个谨慎过度的人，不大善于进行机动作战。他的指挥要则是：摆好了阵势再干。他不善于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乱中取胜，以巧成事。如果他再大胆果断些的话，是可以在富卡截注隆美尔的部队加以歼灭的。

隆美尔在阿拉曼的失败主要在于兵力兵器的劣势和后勤补给线太长。劣势一方只有在机动作战中才能寻找克敌制胜的战机，可是隆美尔却被迫放弃他一向擅长的机动战，同英军打起了堂堂之阵。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既无力攻破英军的防线，又不得不遵照希特勒的指令守住既得的地盘。1942年10月至11月，德国野心之大与实力不足的矛盾愈益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大而广之，以苏美英中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所拥有的巨大战争潜力发挥了作用，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战争潜力不足的致命弱点充分暴露。法西斯集团在苏德战场上、太平洋战场上、大西洋战场上和北非地中海上的战略主动权均已严重动摇。希特勒视北非地中海为次要战场，投入的德军不多，丘吉尔和墨索里尼均视这里为主要战场投入了各自的主力。但墨索里尼是泥足巨人，实

力太弱。所以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率先易手。

隆美尔及时撤退的措置无疑是可取的。希特勒“不胜利。毋宁死”的电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将撤退的行动推迟了 24 小时。隆美尔痛心地说道：“回顾过去，我在良心上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本应该提前 24 小时撤退，而不应该遵守那道死守的命令。”但这只沙漠之狐还是千方百计撤出了大部分部队，使蒙哥马利扑了空。

阿拉曼战役是英国战争史上光彩的一页，是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贡献的象征。正由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蒙哥马利辞世后，英国为他建立了一座雕像，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为雕像揭幕。1992 年 10 月 23 日，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埃及等国的当年参加阿拉曼会战的老战士汇聚到阿拉曼。这些自发苍苍的老人，臂带黑纱仁立在英雄们的坟墓前默默祈祷。风在怒吼、沙在飞扬，他们却沉浸在对当年血战的回忆中……

长期以来，各国军事史学界向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英国军事史学界本身就存有很大争议。1942 年 11 月 5 日，蒙哥马利在战地记者招待会上称：“先生们，这是一次完全彻底的胜利。”早在蒙哥马利在世时，人们就对此大持疑议。英国军事史学家科瑞利·巴尼特认为：“在我看来，第二次著名的阿拉曼之战定会以多此一举的战役载入史册。假如第 8 集团军不坚持进攻直到隆美尔脱离防线开始撤退的话，它是能以较小的代价彻底摧毁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巴尼特还指出：隆美尔一得到英美部队在北非西海岸登陆成功的消息后就全力撤往突尼斯，那为什么不把阿拉曼战役放在“火炬”作战之后进行呢？在丘吉尔看来，这是最后一次纯粹英国人对德国人的胜仗，是英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最后的杰作。丘吉尔急于发动阿拉曼之战是为了重建英军的威信和抬高英国的国际地位。阿拉曼之战是一场“政治上的胜仗”。巴尼特对阿拉曼战役的评价可以说是贬多于褒。

英国的约翰·斯特劳森将军对阿拉曼战役也有一番评论：“它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它使隆美尔放弃了占领埃及的努力；消除了对第 8 集团军的怀疑；使蒙哥马利确信了自己是能打胜仗的将军——这对同盟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保证了英国的中东基地的完整；恢复了英国人民对英国军队和英国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们的信任；保住了丘吉尔的政治地位。在这样一些方面它是决定性的。但它在一些方面又不是滑铁卢或色当那样的决定性会战。它不是一个战役或一场战争的胜利。它没有摧毁或捕捉住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那本是丘吉尔给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它只是狠狠打击了隆美尔的部队并把它逐退了。”

斯特劳森的这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蒙哥马利没有歼灭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这才是丘吉尔决定暂缓鸣钟祝捷的主要原因。看来首相本人当时就对这场不圆满的胜仗保留了看法。

六、“火炬”点燃了

鳄鱼的软下腹

“第二战场”之争

将星云集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阿尔及尔残月

抢占奥兰

夺取卡萨布兰卡

迟来的“敏捷”

鳄鱼的软下腹

1942年8月12日晚，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会谈。

丘吉尔来访前，曾反复思量着他这次来苏联的使命：当面向斯大林说明1942年不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沉闷。丘吉尔滔滔不绝，论证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是不行的。斯大林表情严肃的问道：“据我理解，你们是不能用大量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6个师登陆了？”

丘吉尔回答：“的确如此。我们能够用6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

斯大林反驳说：“我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德军呢？军队必须在战斗中流血。假使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

两个人唇枪舌剑，争论不休，会场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这时，丘吉尔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企图证明，“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并且说，美英两国已经决定进行计划中代号为“火炬”的战役。该战役的目的就是以7个美国师和5个英国师的兵力占领法属北非沿岸。丘吉尔说，胜利实施“火炬”战役的优点在于可肃清地中海的敌人，获得轰炸意大利的基地，从而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丘吉尔边说边画了一张鳄鱼图，对斯大林说：“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丘吉尔意在证明：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海岸是打希特勒这条鳄鱼的硬鼻子，而进攻北非地中海是打其下腹。

这次访问结束后，丘吉尔于8月16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电文最后高兴地写道：“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于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职责。现在他们已了解到最坏的情况，他们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议；尽管此刻是他们最忧虑最困窘的时期，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认‘火炬’作战计划的巨大优越性；我也确实相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

丘吉尔有理由感到高兴。1942年夏初，希特勒在苏德战场南翼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相继攻占刻赤半岛、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攻库班和北高加索，同时对顿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实施进攻。苏军展开了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德军共267个师中，70%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在苏德战场，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仅部署有德军的15%的师。这些师的补充兵员都是年老的士兵和未打过仗的年轻人，且装备低劣。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占据优势，苏联要求英美在西欧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战场吸引走40个以上的德国师。苏联统帅部的夏秋战役计划正是以指望在1942年建立欧洲第二战场为基础的，现在丘吉尔明白无误告诉斯大林：我们在1942年不能在法国登陆，用6—8个师登陆也不可能，而他这样做并没有引起苏联与英美的同盟关系的破裂。难怪丘吉尔兴高采烈了。

“第二战场”之争

“第二战场”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英美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第二战场”概念本身，苏联认为第二战场就是欧洲战场，更准确他说，是法国北部的战场；这一战场能对法西斯德国心脏地区构成威胁；使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而英国人认为，在北非地中海等地开辟的战场都是第二战场。

1941年6月下旬，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很快就要求英国立刻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从而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当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英国势单力孤，没有力量在法国登陆。1941年12月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反希特勒同盟的兵力和物质资源。

美国参战前就制订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即希特勒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先打败德国，回头再收拾日本，致于意大利，因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均小，不是主要作战对象。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地抗击日本，就会使盟国力量分散，另外两个盟国即英国和苏联就会有战败的危险，或者与德意形成长期僵持不下的局面；这样即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胜后，也势必要与已筋疲力竭的英国和苏联一起去征服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是遵循先打主要敌人这样一条古老的战略原则而制订的，是一项明智的富有远见的战略抉择。尽管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少有影响的人对此表示疑议，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多数人仍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坚定支持。

1942年春季，美国军事当局提出一系列作战计划构想，主要是注重西欧战区，并规定在英国集结部队和武器装备，以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4月1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西欧是最重要的战区，英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应该在那里采取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备忘录还强调：“必须立即定下主要突击方向的决心”，而“定下决心马上就可以制止兵力、兵器的进一步分散。”备忘录具体规定英美军队对法国北部的进攻在1943年春天实施。备忘录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向法国境内大举进攻的各种准备工作，主要是在英国集结兵力，代号为“波利乐”；一是1942年举行进攻法国北部布雷斯特或瑟堡的有限战役，代号为“痛击”。罗斯福立刻批准，并派自己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前往伦敦与英国协商。罗斯福还写信给丘吉尔，请求赞同美国的计划，信中写道：“哈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所要告诉您的一切，均是我的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英美两国代表伦敦会谈于1942年4月8日至14日举行，双方举行了好几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美国的战略计划。14日丘吉尔首相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表示，英国完全支持美国总统的重要建议，但又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能完全把其它战役搁置一边，并指出了继续保卫印度和中东的必要性。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丘吉尔的外交是，以故意的热情同意美国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使他所不同意的那些部分失去作用。” 英美这次伦敦会谈就以美国的建议为基础，制订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共同计划达成共识。但关

于 1942 年可能举行的有限进攻战役则只要求根据苏德战场的形势而定，没有具体成果。

1942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文雅而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后出访英国和美国。他访美归途中，再次到伦敦。

5 月 20 日，莫洛托夫一行到达伦敦。莫洛托夫宣布：他此行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签订英苏共同反德条约，一是关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说，英美两国政府都在研究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不过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暂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英军联合作战部司令官蒙巴顿海军上将将在与苏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引用了专门准备的有关英美两同现有的登陆舰艇和飞机数字，证明 1942 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

5 月 29 日，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限于登陆舰只和准备工作不足，只能推迟到 1943 年进行；但为援助苏联，他正在说服美国军人承担风险，并以 6—10 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实施登陆，即使不能保证这次战役取得胜利，但“为了在 1942 年援助苏联，应该作出牺牲。也许还得经受一次敦刻尔克……但是这次战役在影响德国人的士气方面，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将缓和局势，并将进一步提高红军的士气。”罗斯福本人不能决定第二战场，必须与英国人合作。罗斯福致信丘吉尔，通报他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情况。他写道，莫洛托夫对未来几个月苏德战场的形势深表担心，罗斯福认为，“这种担心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企图催促我们”。罗斯福强调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在 1942 年开始进攻，并且特别希望莫洛托夫“此行回国时能带着某种实际成果向斯大林报喜。”6 月 3 日苏美就莫洛托夫此行的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协议。公报指出，“在会谈过程中，对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该公报于 6 月 11 日和 12 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

6 月 9 日，莫洛托夫再次抵达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会谈。当莫洛托夫向丘吉尔通报罗斯福总统准备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风险”，以 6—10 个师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设想时，丘吉尔激动他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去进行新的敦刻尔克冒险，不管谁建议我这样做。”丘吉尔还说，以 6 个师的兵力于 1942 年秋天在法国登陆的实际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但这次登陆是否能够实施，将取决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具体形势；如果连一线成功的希望也没有，那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实施这种有限进攻战役。莫洛托夫经与丘吉尔激烈争辩，使他勉强同意仿照苏美公报的格式，将苏英会谈过程中“对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这一措辞写进苏英公报。但丘吉尔在 6 月 10 日会见莫洛托夫时明确表示，公报中关于 1942 年第二战场的措辞，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在第二战场的日期方面承担了明确的义务。”

莫洛托夫的伦敦会谈和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苏英和苏美协定的签订，以及苏英和苏美关于第二战场公报的发表，不仅巩固了反希特勒同盟，而且促进了被法两斯占领各国的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发展。然而，会谈过程表明，美国对开辟第二战场态度积极，而英国却十分勉强。

莫洛托夫刚离开伦敦，丘吉尔就决定第二次访问华盛顿（第一次是在 1941 年 12 月）。6 月 13 日他致信罗斯福：“由于通信不能解决所有没有解决的困难问题，我认为我必须到您那里去。”丘吉尔急急忙忙出访美国，主要是担心美国政府与莫洛托夫会谈后，可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积极

支持苏联。丘吉尔想亲自说服罗斯福放弃在 1942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丘吉尔津津乐道的是“体育家”计划和“丘辟特”计划。“体育家”计划是英美部队在西北非登陆，后来改称“火炬”作战计划。“丘辟特”是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1942 年 6 月 17 日，载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和战时内阁成员伊斯梅将军的“波音”飞机飞往华盛顿。总统与首相在纽约附近罗斯福的海德公园往地和两国参谋长在华盛顿同时开始了英美会谈。6 月 20 日，丘吉尔交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陈述 1942 年不能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的确，备忘录中也写进了准备“波利乐”计划的必要性，但结尾却强调：“英国政府不赞成必败无疑的战役，因为这对俄国毫无帮助……。我们坚持认为，在今年不应在法国登陆。”备忘录建议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以代替 1942 年在法国登陆。其论据是，盟国不能在“1942 年期间听凭大西洋战区无战事”，这种战役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

美国三军参谋长研究了丘吉尔的备忘录后，向罗斯福总统指出：丘吉尔建议的“体育家”计划是欧洲登陆战役的“不祥的代替物”，因为它必然导致大量转移拟用于欧洲登陆所需的舰船，从而削弱主要战略方向的突击力量。美三军参谋长还严正指出，在西北非登陆“即使完全成功地实现，也不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战场撤走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

由于美国军方领导人坚决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6 月 20 日英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准备了一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盟国 1942 年—1943 年进攻战役的报告，该报告是以美国的观点为基础的。报告强调：两国应当“坚定地坚持、坚决和尽可能迅速地推进‘波利乐’计划的基本决心”；现有条件下不应当实施“体育家”战役；仔细研究 1942 年在欧洲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心要和具有特别有利条件下采取行动。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会谈时没有批准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而是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6 月 21 日丘吉尔收到了英军托卜鲁克要塞投降的消息。英军的这次失败将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北非问题，双方都着手讨论援助中东战区的具体问题，使关于未来英美总体战略的会谈暂时中断了。

6 月 25 日，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返回伦敦。这次华盛顿英美首脑会谈，关于西方盟国对德国军队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突击的地点问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英国继续集结兵力兵器的“波利乐”计划照常进行，这既用来进攻欧洲大陆，又可使盟军在北非登陆。双方在“痛击”战役和“体育家”战役之间尚未作出抉择。然而丘吉尔说服罗斯福，“体育家”战役较之其它战役更符合英美两国的利益，这是丘吉尔的一个胜刊。

英军在利比亚的失败，使丘吉尔的政治地位受到动摇，他迫切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挽回政治影响。丘吉尔访美归来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坚决态度敦促美国支持在西北非登陆的计划。7 月 8 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语气十分坚定：“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将领均不预备推荐‘痛击’计划为 1942 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我自己坚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 1942 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和您的意见符合的。事实上它是您的主导思想。这是 1942 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7 月 14 日，丘吉尔再次致电罗斯福：“我极

盼望您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您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

丘吉尔语气坚决的电报对美国总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美国总统逐渐倾向支持英美军队在西北非海岸登陆的主张。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是罗斯福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1942年11月，美国国会将要进行选举，如果在此之前美国军队还没有对德国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罗斯福的共和党在国内的地位将会严重动摇。考虑到这些因素，罗斯福决定紧急向伦敦派出自己的特使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与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领导人会谈，以便达成今后如何进行战争的协议。

7月18日，美国谈判代表在英国的普雷斯特韦奇上岸，然后乘火车到伦敦。7月20日，美英代表在英国内阁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丘吉尔在发言中谈了英国政府的观点。他并不直接反对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而以英国未能“拟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来进攻大陆加以推倭，并要求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要考虑到气象条件以及目前可以利用的资源。谈到“体育家”计划，丘吉尔强调：“我们肯定应该对这个计划的种种形式，从各个角度加以审查。”

7月20至22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会谈在英美双方参谋长级进行。马歇尔首先发言，向英国同行解释了经过修改的“痛击”战役计划，其中认为“围歼”计划是“痛击”计划的最初阶段，执行这一计划不仅是为了在欧洲大陆设防固守，而且是为了在已占领的登陆场增加盟军兵力并进一步扩大登陆场，并强调科汤坦半岛的瑟堡是最适合的登陆地点。马歇尔申明：实施“痛击”计划，第一，能够鼓舞苏联政府，因为它将具体体现盟国从东线引开德军的意图，第二，将为盟国在1943年实施战役提供进攻基地。可是，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些论据十分怀疑。会谈陷入僵局。

会谈陷入僵局后，马歇尔致电罗斯福总统报告情况。罗斯福电告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说他对伦敦会谈的令人失望的结局并不感到特别惊奇，并指示制订能使美国陆军在1942年参加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其它战役计划。罗斯福提出了5个战役方案，并优先考虑在北非登陆。接着罗斯福又向在伦敦的美国代表发了一份电报，重复说他现在赞同1942年在北非实施进攻作战。

接到罗斯福总统的新的指示后，英美伦敦会谈重新开始，7月24日双方就1942—1943年实施战役的问题迅速达成协议并通过了备忘录。备忘录写道：

假如在9月15日以前出现了俄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停止或急剧削弱的征兆而使顺利实施‘围歼’战役的希望变得渺茫，那么，就应当定下在1942年12月以前的短期内实施在西北非沿岸登陆的共同战役的决心。因此，必须立即制订这种非洲共同战役计划并确定集中交通工具、海军力量和部队的最后期限，以便在1942年12月1日以前实施登陆后第一梯队的登陆行动。……

不言而喻，实施非洲战役，实际上排除了在1943年顺利实施‘围歼’战役的可能性……”

虽然一致通过的这份备忘录具有折衷性，但丘吉尔明白。在法国登陆的“痛击”计划已被搁置起来。他高兴地写道：“‘痛击’计划就这样束之高阁，‘体育家’计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歇尔和金虽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也服从了他们总司令的决定。”

丘吉尔高兴地为他一致宠爱的“体育家”计划起了个新名字，叫做“火

炬”。7月25日，罗斯福总统电达霍普金斯“不迟于10月30日”实行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应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当日，美同会谈代表离开多雾的伦敦城，启程返回华盛顿。

这样，1942年7月丘吉尔成功地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访问成果毁于一旦，天平向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方向倾斜。

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叫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利益升格到国家关系中，即是以国家利益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英、美之间的联合与分歧说到底也是国家利益之争。为了打败威胁全人类命运的德意日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英美与苏联这三个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大国走到一起来了，结成了同盟。但是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同又使三大国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苏联抗击着法西斯德国的陆空主力，承受着比英美更大的军事压力。苏联要求英美在西欧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置法西斯德国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并加速其败亡的进程，是完全正当的。

英国在开辟第二战场中负有主要责任，因为英美两国的陆海空军要以英伦三岛为基地，没有英国的积极合作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曾经是世界头号霸主，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大西洋和地中海是其两条主要的海上补给线；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独霸欧洲，所以英国在反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侵略的同时，又千方百计防止苏联过份强大，宁愿看到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奉行一种边缘战略，即首先控制北非地中海和东南欧，这样既可确保英国的地中海航线，又可确立未来遏止苏联的基地。为此，丘吉尔不遗余力。艾森豪威尔回忆丘吉尔时写道：“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他全力以赴争取战争的胜利，履行自己作为英国首相的职责，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困难的。……他甚至在和一个人讨论问题时也要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且他的强烈的决心使他的陈述听起来似乎是通情达理的。”——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强劲，丘吉尔终于迫使美国人放弃在欧洲大陆登陆的“痛击”计划，而追随英国人执行“火炬”计划。

美国一开始就奉行“先欧后亚”的战略，甚至当英美会谈陷入僵局、国内要求先集中兵力于太平洋时，罗斯福总统仍扭住“先欧后亚”战略不放。“先欧后亚”战略本身就是对着主要敌人法西斯德国来的，可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首先对准了最弱小的意大利。美国没有英国的积极合作当然难以在西欧登陆，但英国没有美国的合作当然难以在西欧登陆，但英国没有美同的合作也难以遂行“火炬”计划。这一点丘吉尔是明白的。美国人最终是让英国人牵着鼻子走，从而使本可加速的战争进程延缓了。看来美国对苏联亦存有戒心。

英美两国1942年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当然存在相当多的困难，但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那样就会加速法西斯德国的败亡，从而加速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遂行“火炬”战役计划客观上也沉重打击了德意法西斯，却毕竟不是打在了其最要害处。苏英美三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打击沿着多个方向展开，而不是径情直遂的向心运动。所幸的是，

三大国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使同盟破裂，从而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蒋星云集

英美两国的军政要人在磋商“火炬”战役之时，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选贤任能的工作。罗斯福和丘吉尔都盯上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丘吉尔多少是出于无奈。对历史甚为精通的他自然明白：联盟战争多半是谁的兵多枪多实力强就由准出任盟军统帅。

马歇尔文雅沉着、足智多谋，亲自领导了美军的现代化运动，又富有远见和利他主义精神，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是，罗斯福离不开马歇尔，马歇尔则有意推荐陆军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军统帅这一耀眼的职务。1942年5月中旬起，艾森豪威尔就被马歇尔派往伦敦考察，以便就把英伦三岛作为美军最大的作战基地和美军驻欧部队的编制和发展问题提出意见。当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一份《给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指令》草案提交马歇尔并提醒他详加审阅时，马歇尔回答：“我当然要阅读的，你也许是执行这个文件的人。如果真是这样，你何时能离开这里？”三天后，马歇尔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将指挥欧洲战区。7月底，艾森豪威尔正式受命指挥“火炬”战役。

艾森豪威尔191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时，成绩是班上164名学员中的第61位。这是个“将星云集”之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58人获得一颗星或更多的星，获得最高头衔的是艾森豪威尔。1939年他还是中校，1943年就升任为四星上将，1944年成为新设立的五星上将之一。艾森豪威尔为何能平步青云，升迁如此之快，这得益于他的军事才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和手腕，而命运的关键是1941年12月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1941年12月间的一天晚上，马歇尔对克拉克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密友）说，他准备对陆军参谋部作一些变动，“我希望你给我一份列有你了解的十位军官的名单表，你可以从中推荐一名来担任陆军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克拉克回答说：“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可是名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如果你非要十个名字不可，我只在此人的名字下面写上九个‘同上’。”

“你如此看重的这位军官是谁？”马歇尔问道。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我从未见过他。”马歇尔说。但他很快补充说，他了解艾克的卓越功绩。克拉克写道：“那以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奉命调往华盛顿。”

作战部长一职迫使他把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全球军事战略联系起来思考，从而大大拓展了视野。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风俗联系起来又使他迅速增长了领导才能。

北非登陆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战役。这个由英美部队联合实施的两栖登陆要求将两国的陆海空军铸成一块钢板和运转自如的战争机器，这不是一件轻松自如的差事。首先必须有一个新型的最高司令部。艾森豪威尔说：“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物色和组织一个工作班子。马歇尔将军批准了我要求沃尔特·史密斯准将当我的参谋长的申请。他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他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也长于清醒地理解重要问题。由于他认真、勤奋和忠诚，他既能处理麻烦的协商，又能从事专业工作。他性格坚强、举止果断，对人既不迁就，又能融洽相处。”

艾森豪威尔又把克拉克将军带到伦敦，让他指挥美国第2军，该军驻扎在索耳滋伯里平原。克拉克在西点军校时比艾森豪威尔低两届，后曾在同一

个连队任职。克拉克是位能干谦虚的军人。

约翰·李将做了艾森豪威尔的“粮草官”。李到职后就马上开始进行一系列繁重的工作，如准备港口和建仓库、盖营房、建停机坪和修理设备。艾森豪威尔称赞说：“在他的领导下，供应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如此重要，其规模是如此宏伟，以致需要一本专著才能详细叙述。”

驻欧美国海军司令部是由原海上作战参谋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指挥的。他的司令部不属艾森豪威尔管辖。但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在这里设立办公处的真正原因是协助美国在欧洲的作战部队。很快为“火炬”战役拨归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美国海军少将安德鲁·贝内特便向他报到。空军司令是斯巴兹将军，他于7月来到伦敦，指挥美第8航空队。

艾森豪威尔又盯上了小乔治·巴顿。小乔治·巴顿长艾森豪威尔8岁，是美军中的坦克战专家。巴顿曾追随美国特级上将潘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功绩卓著，服务优异”获得了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和上校军衔。此时正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训练第2装甲师。

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点名要巴顿参加“火炬”战役。这实际上是他对巴顿的第二次召唤。1942年春季的早些时候，巴顿抵达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不久，美国拟派一个装甲师去增援在埃及陷入困境的英第8集团军（后因缺少运输舰只未能实现），当时身为作战部长的艾森豪威尔就极力推荐他的好朋友巴顿。艾森豪威尔清楚的记得当时他们谈话的情景：“乔治，你是否愿意放弃训练部队的指挥权，来率领一个师参战实际的战斗？”

巴顿早就渴望着上战场。当美国尚未正式参战前，他就模仿意大利统一时期的加尔波蒂将军，悄悄给加拿大的一位将军写信，要求以加拿大军官的身份参加对法西斯的战争。听了艾森豪威尔的话，他先是一楞，接着大声说：“艾克，假如我能参加战斗，我他妈的甘愿当一名少尉。”这次艾森豪威尔再次想到了“没人要的东西”——乔治·巴顿。

1942年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喝完一碗鸡汤，没有任何其他安排，正打算要就寝时，忽然电话铃响了。“艾克”，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该死的，我刚刚抵达这个倒霉的城市。我呆在克拉里奇旅馆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治！”艾森豪威尔大声说，自然他听出打电话的人是巴顿。“唉呀，老兄，听到你的声音我多高兴！马上到我这儿来，跟我一起喝点难吃的脱水鸡汤吧。”

过一会儿巴顿就来了，喝了点酒，用过晚餐便投入“火炬”作战计划的讨论。巴顿是奉马歇尔之命到伦敦来考察现场情况的，他一直等到8月21日。后来他奉命率美国西线特遣部队，直接从美国乘军舰赶赴西北非海岸参加登陆作战。英国部队司令官们的任命却一波三折。原定要在“火炬”战役中指挥英国部队的哈罗·亚历山大将军调往开罗，由蒙哥马利将军接替。接着，蒙哥马利也被调往埃及，去指挥处于危境中的英第8集团军。他的职位由“一位叫安德森的苏格兰人”接替，此人即是肯尼恩·安德森中将。英国指挥系统中连珠炮式的更换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安。当英国战时内阁成员伊斯梅将军奉命把连续变动的情况通报他时，他忍不住问道：“坦率地告诉我，英国人对‘火炬’战役的态度究竟是否顶真？”不过，艾森豪威尔后来对安德森的合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在初秋，英方又解除了拉姆齐海军上将的远征军海军司令之职，而任命

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接替他的职务。坎宁安是个纳尔逊式的海军将领，在此之前曾率英地中海舰队在地中海上多次大败意大利人。他精力充沛，不畏艰险，富有才智，直率而又执拗。艾森豪威尔称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水手”，“英国海军上下，甚至包括英美两国的其他军种在内，对他的拥戴程度毫不逊色。”

艾森豪威尔在军校学习期间，就已经了解到拿破仑战争期间反法联盟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部不团结，他回忆说：“当参谋学院的学员们逐渐了解到拿破仑经常是对结盟国家，因而也是意见分歧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各不相同的集团作战时，甚至连他作为杰出的军事统帅的名声也遭到了损害。”他决心搞好英美之间的团结。妨碍团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美国士兵的薪水比英国士兵的多得多；英国少女对报酬优厚的美国兵的青睐引起了英国人的恶感；英军官兵对尚无战斗经验的美军十分蔑视，认为他们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而美国人抱着“我们又要在你们这里为你们作战”的态度对英国人不大尊重。在高级军事岗位上，两国都有强手，又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念。英美两国政治与军事机构不同，作出决策的方式各异，战术手段、指挥和参谋程序、民族心理及语言不一，这些都造成两国高级军官之间的误解。艾森豪威尔必须尽可能化解分歧，以便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挑战和责任，的确如他所说：“没有先例可循，好比航海没有航海图导航。”关于最高统帅的权力并没有正式的规定，即使有规定也不会有多大作用。照他看来“这种权力不能由一个国家施加给另一个国家的个人。只有信任和信心才能牢固地建立盟军统帅的权力，使他永远不会害怕缺乏这种合法权力。”

艾森豪威尔以他的才干、信念，动人的风度，热情的微笑，谦逊的态度，诚实与坦率，在完成英美盟军团结上取得了成功，消除了冷漠的英国人的疑虑。丘吉尔称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

“火炬”战役计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许多争论和更改。英美两国海军一直强调海军支援和登陆舰只不足。8月11日艾森豪威尔曾召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斯塔克海军上将、其他几名海军将领和一名叫弗兰克·托马斯的海军上校。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军官。托马斯上校把局势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说可能遭到一、二艘德国航空母舰（其实德国海军没有航空母舰）的威胁。他越说越起劲。当时在伦敦的巴顿义愤填膺，只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干预，巴顿和托马斯之间才避免了一场公开激烈的辩论。艾森豪威尔坚定、明确地对讨论作出了结论。他说：“火炬”战役是总司令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下达的命令。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有多大障碍，该计划心须实施。即使一艘护航舰都没有，我的命令要求进入西非和北非。不管有无军舰，我都要去开展这次战役，哪怕是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也在所不惜。”制订计划先要确定进行攻击的地点和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力兵器。最初确定四个港口为必争之地，从西往东依次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以及地中海的波尼。卡萨布兰卡是蜿蜒于阿待拉斯山脉的那条向东穿过奥兰、阿尔及尔直至突尼斯的漫长而破旧的铁路的终点。如果没有这条破烂的铁路，英美所有进入地中海的部队都会被截断，甚至想突围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海军不同意从这里登陆，因为这一带海岸在整个晚秋和冬季波涛滚滚，平均每五天中就有四天惊涛拍岸，很不适宜小舰艇登陆。奥兰和阿尔及尔势在必夺，而且奥兰附近的飞机场对于日后作战是必不可少的。阿尔及尔是该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由于护航舰只和登陆艇不足，只能选择其中三点作为登陆场。这就产生了两种方案：一个方案是进攻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另一个方案则是进攻奥兰、阿尔及尔和波尼。艾森豪威尔组织人研究了很久，决心把全部兵力开进地中海，争取登陆成功后迅速向德意部队在北非的战略要地突尼斯城挺进。突尼斯城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使艾森豪威尔决心放弃卡萨布兰卡，集中兵力于奥兰、阿尔及尔和波尼三地。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反对。8月25日，美三军参谋长送达伦敦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登陆重点在卡萨布兰卡，登陆部队只依靠直布罗陀海峡为运输线风险太大，必须抢占卡萨布兰卡控制那条破烂的铁路线作为海上运输线的补充；不能在波尼登陆，英美空军无法对那个距离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轴心空军部队如此近的登陆场提供有力的空中掩护。艾森豪威尔被迫放弃了波尼，后来证明这是致命的，登陆部队只能沿陆地由西向东逐步推进，不能很快抢占突尼斯，将德意部队迅速赶出北非。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反对把阿尔及尔作为登陆重点。丘吉尔对此甚为不满。9月1日他致电罗斯福总统：“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及奥兰的同时占领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是最友好，也是最有希望的地点，那里的政治上的反应对整个北非是最有决定性的。为了对卡萨布兰卡登陆的可能性有所怀疑而放弃阿尔及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决定。假如这使德军不但在突尼斯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先发制人，那么，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力量的对比势必是可悲的。”在9月4日打算发给霍普金斯而实际没有发的电报中，丘吉尔厉声责问：“设置一个盟军总司令或最高统帅，如果不给他一点自由来拟定计划，来决定如何、何时、何处应用他的部队，那么又起什么作用呢？……我不知道美国参谋人员为什么不愿进入地中海，尤其是阿尔及尔，却急于要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卡萨布兰卡方面。”

就在9月4日这天，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同意将拟用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的部队各减少5000人，转用于阿尔及尔，以加强那里的登陆兵力。

英美两国为“火炬”共调动了110艘运送部队和货物的船只和200艘军舰。丘吉尔要求：“火炬”作战“这种两栖作战行动必须配合得像镶有宝石的手镯一样。”经过一系列紧张的训练和演习，这个特大的“手镯”就要完成了。

确定点燃“火炬”的时间吧。7月份时英美曾商定最迟不晚于10月30日。罗斯福说“时间是个重要因素”，于是一度提前至10月15日。经过一番争论和修改，需要重新确定发动的时间了。9月22日，在丘吉尔主持的、并有艾森豪威尔参加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点燃“火炬”的日期定为11月8日。

向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突击的部队，由两大护航舰队运载，从英国一同开出，慢的一队10月22日启航，快的一队10月26日出发。这样安排时间，为的是使两大护航舰队能于11月5日晚同时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坎宁安指挥的部分英国地中海舰队立刻接上来掩护。面对如此庞大的海上编队，意大利海军舰队根本不敢进行拦截。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巴顿正做出征前的最后准备。他这次出征的心情与其说充满信心，莫如说破釜沉舟。10月20日，他写下遗嘱，并作书给他

的妻子，叮嘱他只有在“确定我真的死了”以后才能拆开。当日他去白宫向罗斯福总统辞行，以其最拿手的高调同总统保证说：

“阁下，我只想对你说，我决心在海滩上不成功便成仁。”

10月21日晨，巴顿前往沃尔特·里德医院向潘兴将军告别，潘老将军已老态龙钟，因没有人再来征求他对战争的意见而倍感凄凉。潘兴回忆起1916年巴顿杀墨西哥人的事。当巴顿说那支手枪还带在身上时，潘兴说：“我希望你用它打死几个德国人，用你的钢剑劈死个把人。”巴顿告辞时，戴好帽子向潘兴敬礼，潘兴起身敏捷地还了礼。“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25岁。”巴顿写道。

10月24日凌晨2时30分，巴顿乘坐休伊特海军少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港出发。他率领的西线特遣部队共3.4万人，全部由美国兵组成，将由36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载运，在68艘军舰护航下，横跨大西洋，行程近5500公里。巴顿笔直地立在甲板上，夜沉沉，海茫茫，护航舰队浩浩荡荡，劈波斩浪向卡萨布兰卡进发。

在伦敦，艾森豪威尔说：“万事皆备，该锁上办公室了。”11月5日他们一行乘坐5架“空中堡垒”飞机飞往直布罗陀，那里设有指挥“火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出马，导演了一个艾森豪威尔正在华盛顿访问的骗局。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摩洛哥的大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均是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1940年法国战败后，希特勒出于政治考虑，让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法国保留了对法国南部和法属北非殖民地的统治。卡萨布兰卡在法属摩洛哥（另外北部有个西班牙属摩洛哥）、奥兰和阿尔及尔在法属阿尔及利亚。

美国人希望英美部队的登陆会引起北非法军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反纳粹起义，下了很大功夫做这件事。早在10月间美国人就设法把法国坚决反纳粹的吉罗将军从监禁地营救出来。11月7日夜，吉罗将军来到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的司令部。艾森豪威尔渴望与他会见，因为在他看来，争取到吉罗就可能使法军放弃抵抗，从而大大减少部队的伤亡。吉罗却有点不自量力，说：“我要担负指挥全部盟国远征军的任务。”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不可能的，盟军中没有一个法国士兵。要说有的话，都在纳粹那边。”

吉罗不断地重复说：“我不能接受盟军司令部中的副职，这样做不会取得法国人的谅解，反倒会玷污我的军人荣誉。”

会谈陷入了僵局。最后吉罗甩下一句“我将袖手”旁观。幸而一夜的睡眠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些，第二天早晨的会晤中他向艾森豪威尔表示愿接受他的领导和指挥。不久，艾森豪威尔就后悔起来，不该在吉罗将军身上花费那么多功夫，因为他对北非的法军没有多少号召力。

偶然和机遇使达尔朗海军上将派上了用场。达尔朗是维希法国的副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被认为是贝当元帅的继承人。达尔朗刚巡视北非回到法国。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达尔朗一得知儿子病重的消息，便于11月5日匆忙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达尔朗对英国人十分反感，长期以来一直投靠轴心国。美国在北非的政治代表罗伯特·墨菲（美国与维希法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希望达尔朗能及时离开。可是达尔朗十分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逗留不走，住在一位法国官员的别墅里。墨菲和亲英美的法国北非军事长官朱安将军十分为难。因为达尔朗握有实权，只要他不走，朱安就无法让法军配合盟军登陆。因此，探明达尔朗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丘吉尔对争取达尔朗合作的作用十分清楚。在艾森豪威尔离开伦敦飞往直布罗陀之前，丘吉尔对他说：“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若能使他把土伦舰队带到盟军这边，让我爬一英里也愿意。”艾森豪威尔决定争取达尔朗合作，后来证明这着棋走对了。

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都有法国军官和官员打算配合盟军的登陆行动。北非法军已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对登陆进行坚决抵抗。

对英美部队的登陆准备，意大利海军早有所察觉。在登陆以前的几个月中，意海军派驻阿尔及利亚的停战小组就报告说盟军很可能正在准备在北非登陆。1942年9月末，意海军总部向意最高统帅部报称，盟军登陆点极可能在阿尔及利亚，并在几星期内下手。

11月6日夜里，意海军总部获悉盟军的舰队正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情况报到德南线总司令凯塞林那里，凯塞林打电话给德空军总司令戈林。戈林说：“根据我们的估计，这支舰队在未来40—50小时内将驶入我们空军的航程之内，因此必须作好一切准备。”

凯瑟林忧郁地问：“元帅先生，如果有一支船队企图在非洲登陆呢？”

戈林说：“我看它们不是企图在科西嘉岛或撒丁岛登陆，就是企图在德尔纳或的黎波里登陆。不过，不会在法属的港口登陆。”

凯塞林：“只要这支船队穿过西西里海峡，我就有时间对付它了。”

戈林：“如果它不开往撒丁岛，就必然会穿过西西里海峡，意大利人没有在那里的海面布设水雷，应当对他们指出来。”

11月7日晨，英美的庞大舰队已驶抵各登陆点附近海域。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正乘坐他的防弹列车，从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去纪念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干的一个使人伤感的日子。19年前，即1923年11月16日，希特勒发动了一场未遂暴动。这次暴动在一个啤酒馆里开始，后被镇压下去了。从此以后，他每年都要回到慕尼黑和纳粹党的老战士们一起纪念这件事。

1942年11月，尽管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军已险象环生，希特勒还是离开了东线，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随他前往的有他最亲密的军事助手陆军元帅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及其基干人员。希特勒通过专列上的通信设备与战争保持着密切联系。

11月7日下午7时，希特勒走进了设在专列上的会议室，参加每晚照例举行的形势汇报会，听取约德尔将军的分析。约德尔近日不断收到英美盟国舰只在直布罗陀集中的情报。11月7日晨收到的最新情报说：“同盟国有四至五个师正在直布罗陀附近的船上。”

希特勒刚刚在会议桌首席座位上坐好，约德尔就开始讲述他对形势的估计。

“元首”，他说，“此时此刻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敌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根据敌舰活动的若干确实情报，我们可以依次推想敌人可能采取的几种行动。

“毫无疑问，同盟国正计划在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但是在什么地方登陆呢？”

“看来，他们极有可能在昔兰尼加登陆，以加强英国蒙哥马利将军的第8集团军，并加速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彻底覆灭。这次行动也可能还有一个平行的目的，即要收复克里特岛，为同盟国在东地中海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排除他们要在马耳他，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或甚至在西西里登陆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不大。”

在对敌人的行动作了多种可能的推测后，约德尔仿效着希特勒按其著称的直觉下了个毫不含糊的结论：“进攻北非的法属领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过几个小时，约德尔所说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火炬”在西北非海岸终于点燃起来了。

阿尔及尔残月

进攻阿尔及尔的东路海军特混舰队，由英国海军少将哈罗德·巴勒斯指挥，登陆部队由美国陆军少将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登陆部队由美英两国部队混合编成。所以采用这种奇特的混合编制，就是让法国人误以为登陆的全是美国人从而放弃抵抗。

11月7日拂晓，美国运输舰“托马斯·斯通”号离阿尔及尔不到300公里处曾遭到一艘德国潜艇的鱼雷攻击。此后舰队便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入夜，一队阿尔及尔市以东约30公里的马提福角附近登陆，另一队在该市西20公里的西迪费鲁希角登陆，第三队则在再往西65公里的卡斯蒂利奥内附近登陆。第三队主要是英国人。

英军在卡斯蒂利奥内附近海滩的登陆在11月8日凌晨1时开始。这里尽管滩险浪高，但起初进展十分顺利。上午9时，登陆部队已到达利达机场。

在阿尔及尔东面登陆的部队起初比较混乱，但由于法军没有进行认真抵抗，登陆部队迅速整顿好队势，8日凌晨6时就进抵重要的白屋机场。在向阿尔及尔市推进时，曾遭到据守一个村落的法军小股部队的坚决抵抗。马提福角的法军海防炮台拒不投降，午后盟军舰炮和飞机联合轰击才迫使炮台守军放下武器。

抢占阿尔及尔港本身的战斗进行得并不顺利。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悬挂着美国国旗，载着一营美国步兵，担负抢占港口的任务。两舰刚驶入港口，便遭到港口守军的猛烈炮击。“马尔科姆”号受到重创后撤退。“布罗克”，号连冲了四次才冲破交叉火网，停靠在码头边。美军士兵登上岸后没遇多少抵抗便占领了各项设施，但上午8时，守军大炮猛轰“布罗克”号，迫其启旋撤退。登陆部队被法军包围，午后不久被迫投降。

在阿尔及尔以西的西迪费鲁希角附近登陆时也出现了混乱。若干登陆艇走错了航道，开到更西面的海滩。还有不少登陆艇被浪打坏或因发动机故障停驶。每一营登陆部队都散在近30公里长的海岸上，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幸亏部队开始受到的抵抗轻微，又有拥护盟军的法国官兵接应，登陆部队才免遭败北。

在阿尔及尔暗通盟军的法国人，并未及时接到盟军的登陆通知，对登陆地点不知晓，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出色地完成了配合盟军登陆的任务。他们委派军官到沿海一带迎接美军并担任向导，组织队伍夺取控制据点，切断电话，占领警察总局和分局，监禁抱有敌意的高级官员，接管广播电台。总之，在盟军登陆时，他们已使阿尔及尔的指挥系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并把阿尔及尔控制到上午7时左右。但由于美军未能及时登陆，双方配合不好，暗通盟军的法国人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他们中有的被清除，有的被逮捕。

与此同时，法军高层军官之间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盟军寄希望于驻守阿尔及尔的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朱安与美国驻法属北非总领事墨菲关系密切。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登陆时刻已经来临。朱安未料到盟军的登陆会来得这样迅速，更让他担心的是达尔朗在阿尔及尔，自己无法控制阿尔及尔的局势。朱安与墨菲商量的结果，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达尔朗马上到他们这里来。

清晨2点，达尔朗住处的电话铃响了。达尔朗操起话筒，懒洋洋地问道：

“是谁这个时候打电话？”

话筒里传来朱安的声音：“长官，我是朱安，请您到我这里来一下，有要事相告。”

达尔朗果然到了朱安那里，当他被告知美军即将在阿尔及尔登陆时，气得满脸胀红得像猪肝，愤怒地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下于英国人。”达尔朗第一个反应是拒绝与美军合作。

在此期间，朱安原定的计划在逐步执行中。成群的持枪的反维希的法国热血青年包围了朱安的别墅，想迫使达尔朗改变态度。可是拂晓前，警察当局派来 50 名警察驱散了那帮青年人，并逮捕了朱安、墨菲等人，静待达尔朗的进一步指示。

这时，盟军登陆的时刻已经来到。11 月 8 日天亮以后，消息更是纷至沓来。达尔朗思量再三，便和朱安互存戒心地上路，到达设在帝王堡内的阿尔及尔法军总部，留下墨菲仍被警察软禁在那幢别墅里。上午 7 时 40 分，达尔朗致电贝当，请求指示。电文如下：

上午 7 时 30 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采取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将无法支持。各方面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上午 11 时 30 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去电说，“阿尔及尔可能今晚失守”。下午 5 时，达尔朗再发出一电报，近似哀鸣：“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已命令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 7 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盟军登陆成功了。从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入美军手中，朱安将军在盟军领导下重掌大权。

抢占奥兰

法军在奥兰的抵抗颇为顽强。但美军特遣部队和运他们到现场并送上岸的英国海军部队配合默契，很快克服了困难。美军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特理·艾伦少将率领的美第1步兵师及美第1装甲师的半数人马。

盟军在奥兰的进行计划是：以两翼包抄攻占奥兰城和奥兰港口。特理·艾伦指挥的两个团级战斗群在奥兰以东45公里的阿尔泽湾海滩登陆；西奥多·罗斯福准将率领的第3战斗群在城西25公里的莱桑达卢塞海滩登陆。接着，一支轻装甲纵队从阿尔泽的滩头向内陆推进；另一支较小的轻装甲纵队则从奥兰以西55公里处的布扎贾尔港登陆点出发，攻占奥兰以南各机场，并从背面逼近奥兰城。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迅速封锁奥兰城，因为据估计，城内1万名守军，如果得到内陆各驻地派来的增援，不出24小时人数即可以增加一倍。

战个开始进行的十分顺利。11月7日傍晚，护航舰队装出经过奥兰，向东驶出，随之趁夜色掩护折回。凌晨1时，在阿尔泽准时开始登陆。只隔半小时，在莱桑达卢塞和布扎贾尔港的登陆也开始了。盟军登陆达成了完全的战役突然性，在海滩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一带共有13座海防炮台，当地法军直到拂晓才发现盟军的行动，并以零星炮火组织抵抗。英海军舰炮猛烈轰击，同时施放烟幕掩护登陆和卸载。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

登陆部队试行正面进攻奥兰港时却吃了败仗。在叙利亚与英军作过战的许多法国正规部队，以及对英军在1940年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怀恨在心的法国海军部队都进行了顽强抵抗。盟军进攻奥兰港是为夺取这个港口的设施，以免法国人破坏，并防止法国人凿沉停泊在港内的舰只。两只英军快艇“沃尔纳”号和“哈特兰”号，载着400名美军，同两只摩托艇一起执行这个大胆的计划。美国海军当局认为这样做太莽撞而加以反对，但英国海军坚持。

该计划最大失策在于，发动进攻时间安排在登陆后两小时，恰好在其他各地登陆已唤起法军充分注意之时，这样便丧失了进攻的突然性。两艘英国军舰均高悬着美国的星条旗，“沃尔纳”号在英皇家海军上校彼得斯的率领下驶进奥兰港，“哈特兰”号紧随其后。两艘军舰原来都是美国的缉私舰，是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英国的。军舰的钢板太薄，在法军猛烈炮击下均被击毁，舰上的人员多半牺牲，余下的多数负伤被俘。彼得斯上校侥幸死里逃生。

到拂晓时，法国的驱逐舰和潜艇纷纷冲向奥兰湾，对盟军构成严重威胁。盟军护航舰队凭借优势的舰炮火力进行猛烈攻击，法国驱逐舰抵抗不住，部分被击沉，大部仓皇逃离战区。法国潜艇在盟军驱逐舰攻击下也被迫撤离。法国海岸炮兵对登陆部队继续轰击，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

8日上午9时，登陆部队从各滩头阵地开始向内陆推进。11时，来自阿尔泽的沃特斯上校的轻装甲纵队抵达塔法拉乌伊机场，并报告说一小时后机场便可供使用。但当沃特斯上校率队向北进攻时，遇到法军的顽强抗击，被迫停止前进。从阿尔泽和莱桑达卢塞两滩头实施向心攻击的步兵，在逼近奥兰时也遇到抵抗无法前进。

9日，奥兰的战事没有什么进展。法军不仅加强了抵抗，还对阿尔泽滩头阵地上的盟军翼侧发动了一次反攻。阿尔泽滩头的盟军唯恐被赶下海去，连电请求增援。负责指挥奥兰登陆的司令官不得不从其他地段调来战斗部队，从而打乱了整个作战计划。虽然当天下午占领了拉塞尼亚机场，可是停

在机场上的法军飞机已提前飞走，又因法军继续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机场，致使机场无法使用。夜间，盟军登陆部队绕过通往奥兰公路上的一些孤立支撑点，向前推进。

10 日早晨，盟军从东西两面对奥兰城发起总攻，步兵部队再次遭到阻击。不过法军的注意力被东西两面的盟军步兵吸引住了，盟军两支轻装甲纵队的先头部队则趁机从南面直驱城内，除遇到狙击外，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午前，盟军轻装甲纵队攻到奥兰城内的法军司令部。法军司令官被迫投降。在奥兰三天陆上战斗中，美军伤亡 400 余人。第三天战斗逐渐减弱，原因是奥兰的法军司令部知道阿尔及尔正在进行谈判，已无心恋战。

艾森豪威尔谈到奥兰战斗时说：“在奥兰，盟军虽然岸，可是当地的法军，尤其是法国海军进行了猛烈了一些硬仗，在战争中辗转千里的美国第 1 师尝到了搏斗的滋味。”

夺取卡萨布兰卡

11月7日，巴顿少将指挥的美国西线特遣萨市兰卡。次日凌晨4时，他们就要在摩洛哥长海岸上三个要害地点登陆——南面的萨菲，北面和中间的费达拉。其中费达拉是主要登陆地点。它萨布兰卡以北近30公里处，是片适宜登陆的海滩，且最近卡萨布兰卡城及其戒备森严的港口。

巴顿的部队只有4个师，这是美国在战争初斯所能调给他的全部部队，因为美国同时必须两洋作战。巴顿手下的士兵过去都未曾经历过战斗洗礼。在最后一刻，为了补足这支部队的人员，还给一个师补充了400名从未经过任何基本训练的士兵。

率领这样的队伍进行当时来说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巴顿感到忐忑不安，不时引用斯通韦尔·杰克逊的一道训诫作为自信的基本格言：“不要让恐惧左右自己。”

在11月7日的早些时候，当这支舰队已经在部署登陆时，巴顿给他在各运输舰上的士兵们发了一封信，第一次把他们的任务告诉他们。信的开头写道：

“士兵们，我们将会受到祝贺，因为我们被选为美国陆军中最适合参加美国这次壮举的部队。”

接着他对士兵们表示充分信任，让他们分担自己心中所持的疑虑。“现在还不知道”，他对士兵们说，“由法国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法国陆军是否会抗拒我们的登陆。很遗憾，我们必须设想与内心同情我们的英勇的法国人作战，但是，一切抵抗都必须粉碎，不管是谁……”

“在这场战斗的伟大日子到来时，切记你们所受的训练，首要的是切记进攻时的速度和锐气是取得胜利的保障。你们必须成功，因为退却是怯懦的，也是致命的。美国人决不投降。”

巴顿的秘诀是：“用火力牵住敌人的鼻子，并且在运动中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7日晚上10时30分，巴顿上床休息。他脱去靴子，和衣而卧。这已成为他每次进入战斗之前的习惯。尽管临战前很难入睡，但他尽力平息下来，设法睡到了凌晨1时30分，此时已是11月8日，这是进攻发起之日。

巴顿正在穿靴子的时候，舰上的收音机开始播音了，发出了一个既响亮又熟悉的声音，传遍了全舰。这是罗斯福总统在对他的北非“朋友们”讲话，由英国广播公司凌晨1时30分准时播出的讲话的录音。这是北非“火炬”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影响北非的法国人放弃抵抗。

巴顿对此极力反对，事先曾对此深表异议。他的理由是：盟军在阿尔及尔和奥兰两地登陆是在11月3日凌晨1时30分，而在卡萨布兰卡则在凌晨4时正。这样广播总统的讲话录音会使卡萨布兰卡的登陆行动失去突然性。

巴顿事先曾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我认为在你发起进攻之前广播这个消息，并不会使你的进攻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不论广播与否，卡萨布兰卡当局总是会得到中线和东线特遣部队采取行动的消息。”

1时45分，巴顿来到他所乘坐的旗舰“奥古斯塔”号甲板上，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录音一遍又一遍传入耳中，他气得嘴唇发白。有阵子，他不停地在驾驶台上踱来踱去，学着总统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们。”但是不久，宁静的海面和新鲜的空气就使他平静下来，旋又转怒为喜。

巴顿自11月4日以来一直担心天气。自那一天起，大西洋上狂风大作，巨浪排空，舰队中的有些舰只左右倾斜已达42度。到了11月6日，天气变得更为恶劣，转好的希望非常渺茫。华盛顿和伦敦发来的天气预报更加重了人们的忧虑。根据这两地的天气预报，狂风将会掀起4.6米的巨浪，从而使登陆无法进行。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摩洛哥海岸变幻莫测的天气极为忧虑，曾提出了几种“应急方案”，让巴顿的部队要么等候天气转好后登陆，要么转而参加地中海内登陆。巴顿则坚决表示，不管11月8日天气如何，他将按原计划行动。巴顿的搭当休伊特海军少将对热血豪胆的巴顿佩服的五体投地，向巴顿表示：海军将奉陪到底。

在对付变幻莫测的天气方面，巴顿在“奥古斯塔”号上又找到了两位盟友。一位是巴顿的外交顾问保罗·卡伯特。卡伯特曾在摩洛哥久住，深知摩洛哥海岸的天气反复无常，他对忧心如焚的巴顿说：“长官，我相信浪涛不会给登陆造成太大的困难。”巴顿的另一位盟友是舰队的气象专家斯蒂尔海军少校。当舰队冒着恶劣的天气向前挺进时，斯蒂尔不住地劝巴顿放心，说11月8日就会风平浪静。他对巴顿说：“风暴的确很大，长官，但是这风暴过往匆匆，不会给作战计划带来危险的结果。”他信心十足地预言：“8日那天，摩洛哥海岸附近的天气不坏，能为登陆创造良好的条件。”

现在巴顿在甲板上环顾四周，呼吸着漆黑的夜晚里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气象专家斯蒂尔。于是他把斯蒂尔找来，对他说：“我要感谢你，斯蒂尔先生，你给我带来了这个好天气。你是怎么干的？你一定是胡迪尼！”

大海平静了，海浪轻轻拍打着，海风徐徐吹拂着海岸。拟于费达拉登陆的12艘运输舰和近2万名官兵，已经准确地按照规定时间和地点到达他们的位置了。实际上，从凌晨1时起，第一线的运输舰就一直忙着吊出小船，并将部队送上小船。1时45分，由詹姆斯·韦弗少校指挥的4艘侦察艇，配备着强力红外线信号灯和小型无线电装置，出发前往费达拉港内的指定地点去寻找和标明部队即将登陆的海滩，即红色一、二、三号和蓝色一、二号。

现在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巴顿此时什么也看不见，唯有舰上的机器声音和断断续续传来的喊叫声表明部队已进入战斗前的最后阶段。巴顿现在最担心的是：卡萨布兰卡暗通盟国的法国人能否有效地配合登陆行动。兵不血刃呢还是血流成河？

在摩洛哥，11月7日仍是一派和平景象。首府拉巴特光彩夺目，为摩洛哥国王陛下穆罕默德五世和维希法国的驻节长官奥古斯特·诺盖上将的驻地。法国战败后，希特勒仅向这里派出一个200人组成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由老态龙钟的总督埃里希·冯·乌利希将军指挥。被派往异国他乡而产生的倦意，使这位纳粹将领的统治变得十分松懈和懒散。摩洛哥的统治者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最高层是纳粹德国，德国人保留了法国人的统治权，而法国人又通过当地的国王施行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

7日下午7时，驻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师师长贝阿图尔将军接到暗语：“凌晨4时登陆。”贝阿图尔曾与纳粹德国军队打过仗，十分痛恨德国人。他准备在摩洛哥迎接巴顿的到来，并且确保西线特遣部队的登陆畅通无阻。

贝阿图尔立刻采取行动，派兵前往拉甘特，包围维希法国驻摩洛哥的长官府。长官府里诺盖将军可用来调动他的部队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同时还 将法国驻摩洛哥所有地面部队司令官乔治·拉斯克罗斯将军抓起来。午夜之后两分钟，即“登陆日”8日刚开始时，贝阿图尔将军驱车前往拉甘特，走进拉斯克罗斯的办公室，宣布自己继任驻摩洛哥所有法国地面部队司令。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天衣无缝了。

8日凌晨1时贝阿图尔派他的年轻副官德维达蒙带一封措辞有礼的便笺到诺盖将军的官邸交给他。便笺上写道：“美国人即将大规模登陆。真诚地邀请您，我的将军，和我们一起解放我们的国家。”

诺盖读着贝阿图尔的字条，冷若冰霜地问德维达蒙：“什么部队？”

“一支美国远征军部队此时就在近海上，将军，”德维达蒙说。“正等待着您的决定，是否发生流血就取决于您的决老奸巨滑的诺盖没有明确表态，多年的官场经历使他决心暂且“作壁上观”，等局势比较澄清后再说。他回到寝室后，用贝阿图尔的部下因疏忽而没有切断的私人电话线，给在摩洛哥指挥法国海军的弗朗索瓦·米什利埃海军上将打电话询问情况。米什利埃的巡逻飞机和潜艇在7日黄昏前还没有侦察到正在驶近的舰队，便仓卒得出结论，坚定地回答说。“在大西洋海面上180公里之内没有情况，长官，绝对没有情况。”

凌晨4时，诺盖房间的电话铃再次急促响起来，诺盖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米什利埃的惶恐的声音：“将军，已听到大马力船用引擎声，估计距离约10公里。”诺盖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踱步，竭力想弄清这一含糊不清的报告意味着什么，究竟是盟军的大规模登陆，还是小股入侵？如果是前者配合登陆倒也不错。如果是后者，若配合盟军不成，自己还得遭到维希法国的谴责和纳粹德国的惩罚。不仅会丢官，弄不好还会遭到杀身之祸。盟军要是大规模登陆，这么大的行动怎么可能事先没有半点迹象可察？

4时28分，米什利埃将军再次报告：“布隆丹桥刚才向海面上打探照灯，遭到了一阵机关枪的射击。”诺盖此时断定这只是小股部队的袭击。因此，他不再犹豫，就从“壁”上跳下来，站到反美一边，发出了一道决定性命令：“各就各位！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抵抗。”同时以叛国罪将贝阿图尔逮捕。

进行抵抗的命令下达了。巴顿在“奥古斯塔”号上担心的问题发生了。鲜血将染红大海，浸透海滩。

巴顿在“奥古斯塔”号上远眺费达拉角，看到岸上的探照灯光柱把夜空划成一条条长带。耳朵里已传来隆隆的炮声。凌晨6时，朦胧的天色开始微明。巴顿尚未收到任何战报。他关心费达拉的战斗，也为另两处即萨菲和麦赫迪亚的登陆战而担心。一股大战前莫明其妙的孤独感困扰着他。他尽力克制自己，不让一丝一毫的惶恐感流露出来。

在萨菲，欧内斯特·哈蒙少将指挥的登陆迅速成功，海军方面只有2人伤亡，陆军攻击部队10人阵亡，75人受伤。哈蒙在拂晓之前就拿下了萨菲的港口城市，正在抓紧建立起最初的滩头阵地。

在麦赫迪亚，特拉斯科特少将却遇到了麻烦。这里本是巴顿西线特遣部队三个登陆点中最易登陆的地方。可是由于登陆点选择不当，美军在这里面对的不是迎接他们的军乐队，而是法国外籍军团摩洛哥土著步兵第1和第7团的子弹和刺刀，还有海军岸防部队的75毫米口径大炮。特拉斯科特将军恼

怒地说：“登陆艇的水手们缺乏经验，航海技术低劣，再加上因时间的迟误所致的极度慌乱，这一切使部队的登陆一团糟。面对装备精良和坚决顽抗的敌人，本来是很可能招致一场灾难的。”

尽管特拉斯科特手下的第9师士兵们全力奋战，伤亡仍不断增加。在这一天里，特拉斯科特将军还为他的上司巴顿抓了一名“俘虏”。当他正向一位军官下达命令时，发现一个头戴钢盔、身着海军上衣和陆军军裤的人正缩头缩脚在一旁偷听。他怀疑此人是奸细，便大步走过来，大喝一声：“乔治”。这是这次登陆战中的口令。如果那人知道口令的话，本应回答：“巴顿”。但他慌乱中脱口应道：

“我不是乔治！我是李中士，全军最好的老炊。”实际上，他是美军第60步兵团的炊事中士傅伊·李。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巴顿自己所在的费达拉地区是战役重点，由美第3步兵师、第2装甲师之第67装甲团第1营和从12艘运输舰上登陆的特种部队共19870名官兵发起进攻。乔纳森·安德逊少将在巴顿的直接督率下指挥这次出击。

凌晨3时55分发出开始战斗的信号。第一批登陆的4艘舰船劈波斩浪驶抵进攻发起线。5时15分左右登陆兵抵达海滩。6时，在最不利于登陆的瓦迪内夫夫克小三角湾的蓝色二号海滩上，到处都是第15团的士兵。与此同时，第30团的先头部队冒着炮火登上了红色一号海滩。在登陆之前，向部队下达了暗语，若遇到抵抗，便发回“猛袭”的暗号。

凌晨6时10分，特混舰队司令休伊特海军少将接到了“猛袭”的暗号。休伊特海军少将决定一决雌雄，向整个舰队下达了“开球”命令，舰炮铺天盖地向岸上的敌炮兵和机枪阵地轰击。

按照计划，登陆舰将在8时即登陆开始三小时后，将巴顿送上岸去。巴顿衣着整洁，仿佛是去参加阅兵式。那笔挺的军服丝毫看不出他曾穿着这套衣服睡了一晚。他头戴饰有闪亮的两颗星的钢盔，脚穿擦得亮亮的马靴。一想到即将上岸，巴顿便热血沸腾，恶从胆生。他对勤务兵喊道：

“乔治，我的手枪在哪里？”

“在艇里，长官，”勤务兵迅速答道。

“给我拿来！”巴顿怒吼。

勤务兵迅速取来一支象牙柄镀银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和一支左轮手枪。正当巴顿低头把手枪插入枪套并挂在皮带上时，“奥古斯塔”号旗舰投入了战斗。该舰上的主炮第一次齐发就震落了巴顿登陆艇的底部。“真他妈该死！”巴顿骂道，他不得不仍就停在“奥古斯塔”号上。

8日中午，三个登陆点的部队都已抢滩成功。在费达拉，安德逊少将报告说，他已经控制了河流及高地，并且俘虏了德国停战委员会的8名成员，但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头子冯·乌利希将军在法国人帮助下逃到了西班牙属摩洛哥。

现在休伊特海军少将又拨给巴顿一艘救生艇。巴顿离开“奥古斯塔”号旗舰，乘坐那只在微波中颤微微的小艇向海滩前进，闯上了浅滩。巴顿从艇上跳下，溅着海水向前趟去。20米外有一艘登陆艇搁浅了。巴顿大步跑上前去，用肩膀去顶搁浅的船。

“到这边来！”他提高嗓门吼道。“都过来！快！该死的！”巴顿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抓住这里，”他大叫道，“还有你，抓住那一边。等着下

一个浪头打过来。抬起来推。好，推！妈的，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小艇终于退下浅滩，向海里的军舰开去了。

巴顿浑身湿淋淋地，转身对他的士兵们说：“该死的，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条船还要不断地运送弹药吗？没有弹药还打什么鸟仗？”

巴顿离开海滩，来到红色一号海滩的游乐场海堤下一所小房子里，通信兵迅速给他架起了一部野战电话。20分钟后，安德逊将军匆忙跑来，一同来的还有一位气喘吁吁的法军上校。安德逊要求派人劝降仍在抵抗的法国海军上将米什利埃。巴顿同意了，但不久劝降的人回来报告，米什利埃拒不投降。巴顿怒火中烧，满嘴污言秽语“这个狗杂种，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懂得老子大炮的厉害。”

卡萨布兰卡方面三个登陆点的初战告捷，不过在扩展滩头堡时却遇到了新的麻烦。法军仍在进行抵抗，装备和给养全部堆积在海滩上，就是无法前运。这严重妨碍了登陆部队9日和10日向内地推进。

巴顿将军在海滩上干了大约18个小时，自始至终都浑身湿透。为了加快这里的卸载速度，他身先士卒，累得精疲力尽。与此同时，在麦赫迪亚滩头，特拉斯科特将军的部队也被守军压在滩头阵地上。由于通信设备出了毛病，他长时间与巴顿失去联络，也失去对自己部队的掌握。11月9日，特拉斯科特终于与巴顿联系上了。他向巴顿求援，但巴顿无援可给。

巴顿的西线特遣部队的通信联络陷入瘫痪状态。这是整个“火炬”行动的一大缺陷。巴顿的通信中心设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在这只拥挤的军舰上，通讯设备分散在三处。它的神经中枢“一号电台”房间里拥挤不堪，25个无线电报务员操纵11台无线电收报机、3台密码机和其他设备。这种状况使通信中心根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卡萨布兰卡的法军拒不投降，恼怒的巴顿准备从空中轰炸和海上炮击迫使卡萨布兰卡投降。根据事先与艾森豪威尔商定的，巴顿要采取上述行动必须得到艾森豪威尔批准。因此巴顿故意保持沉默，想最后来个先斩后奏，再把责任推到通信联络上。

迟迟得不到巴顿方面的消息，可急坏了艾森豪威尔。他在直布罗陀散发着腐烂气味的地下室里，不时地追问电台人员：“巴顿有消息吗？”

“一点也没有。”电台人员回答说。

艾森豪威尔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

“我们知道已经对西海岸发起了攻击，可是得不到其进展的消息。实际上在某些地点，特别是在利奥特港，战斗很激烈。狡诈的海洋在一个月之中只给了我们一天宁静的海面，这对登陆之成功是必需的，只不过宁静的期间太短，过了不久，增援就极其困难了。我用种种可能的办法想与西面的司令官亨利·休伊特海军少将和巴顿将军取得通信联络，可是无线电又失灵，给我们的只是无法听清楚的信号。因此我们想派几架轻轰炸机到卡萨布兰卡去取得联系，可是有几架被法国战斗机击落了，我们才知道这种做法也是白费劲。绝望之余，我问坎宁安海军上将，港口是否有快艇。幸运的是，当时在直布罗陀正好有一艘速度最高的快艇升火待发，准备赶运一些必要的供应给马耳他。海军上将马上毫不迟疑地把那艘快艇拨给我用，并告诉我，同西线特遣部队取得联系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

我派美国海军少将伯纳德·比厄里率领一部分参谋人员前往，他们在一小时之内就出发了。”

比厄里海军少将前往巴顿处途中，11月11日凌晨3时30分巴顿被人叫醒，接见一位前来接洽投降的法国军官。巴顿告诉这位法国人：“你对你们的米什利埃将军说，如果他不愿意彻底毁灭的话，他最好马上停止抵抗，因为，”他提高嗓门，“我将发起进攻。”

来人走后整整一小时过去了，毫无消息。接着又过了一小时。巴顿下令部队发动进攻。早晨6时25分，P—40型飞机呼啸而过，飞向卡萨布兰卡的轰炸目标。在防波堤外，休伊特海军少将的舰队已抬起炮口，待命发射。就在这时，法军宣布投降。

“这真是千钧一发，”巴顿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

卡萨布兰卡的登陆战整整持续了74小时，现在终于结束了。这算不上一次大规模战役，美军的作战和指挥出现了不少失误。巴顿在战役过程中因联络不畅好长时间无法实施有效的协调控制。各登陆点的胜利多半是由安德逊将军、哈蒙将军和特拉斯科特将军在分散的、自行指挥的行动中赢得的。他们以自己的勇猛、主动和当机立断夺取了登陆战的胜利。法国人的抵抗对巴顿的部队来说是幸运的，新组建的部队经历了战争流血的洗礼，巴顿及其手下的军官们也因而获得了现代战争的经验。

巴顿忙于指挥登陆时，在卡萨布兰卡外正进行着一场略带古风的海战。11月8日上午7时，法军的海防炮台和法国最新的战列舰“让·巴尔”号向盟军的护航舰队开火。盟军的护航舰队由“马萨诸塞”号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护航舰队以压倒优势的火力还击，法军的海防炮台和“让·巴尔”号被压制。但法国的1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8艘潜艇乘机向费达拉方向遁逃，威胁着正输送登陆力的美国运输舰的安全。休伊特海军少将派出军舰前来堵截，将其逼退。随后，护航舰队将法舰退路截断。遭到夹击的法国军舰且战且退，损失惨重。等战斗结束时，7艘法国军舰和3艘法国潜艇葬身鱼腹，法军伤亡千余人。“让·巴尔”号起火烧毁，搁浅在沙滩上。

迟来的“敏捷”

盟军在北非的登陆给了希特勒一个当头棒喝！

1942年11月在法西斯德国12年的短命统治里成了灾难的化身。德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场和苏德战场接连遭到三次惨败，而且一次比一次大。11月2日隆美尔从阿拉曼败退，11月8日英美部队西北非登陆成功，几天后的11月21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围。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将军悲哀地写道：“希特勒不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也不是4个月后突尼斯受挫时，才失掉战略主动权的，而是早在11月这个德国现代史上决定德国命运的月份里，在西线和东线敌人的打击下就已失去了。”他接着写道“1942年11月2日至21日，德军在地中海战场和东线遭受三次重大失败，每次都使德国大本营惊慌失措。”

希特勒恼羞成怒，11月8日立刻打电话给瓦利蒙特，选定他为德国国防军全权代表，想与法国最高统帅部共同阻击盟军登陆。当日晚他就改变了主意。希特勒从震怒中清醒过来了，意识到与被打败的法国联合作战是不切实际的，法国人在德国的刺刀下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必须迫使法国人进行抵抗，否则就占领法国的残余领土。

11月8日和9日，希特勒向维希法国提出要提供军援，维希法国方面对此避而不答，这种保留态度更加引起希特勒的猜疑。10日维希法国总理赖伐尔奉希特勒之命匆忙赶往东普鲁士。当天下午，希特勒坚决要求突尼斯的各港口和空军基地交轴心国部队使用。赖伐尔还想推托，说法国不能答应意大利部队开入，好歹只有贝当才能决定。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在会谈结束后不久，就命令他的部队同意军一道于午夜开进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并夺取突尼斯的原法国海空军基地。

实际上，早在1940年12月10日希特勒签发的第19号指令中就规定：“为防止在法兰西殖民帝国现由魏刚将军控制的那部分地区出现叛乱，应做好迅速占领法国本土迄今尚未占领的地区（“阿蒂拉”行动）的准备工作。关键是，必须对法国本土舰队和法国空军驻本国机场的部队保持警惕，最起码要防止它们倒向敌人一方。”

这项行动的代号“阿蒂拉”，当时是极为保密的。现在眼见法国靠不住，希特勒便拿出了他的杀手锏。不过这次又加上了法属突尼斯。

德国机械化部队很快占领了法国南部，同时6个意大利师从东面长驱直入。9日下午，德机开始飞抵突尼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同时开来了地面上保护德军飞机的部队，但被法军围困在机场内。11日起，空运成倍增加，邻近的法军被解除武装。大炮、坦克、运输车辆和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海运到比塞大港口。到11月底，开到突尼斯的德军已达1.5万人，100辆坦克。同时从黎波里经陆路开来意军近1万人。德军由隆美尔的原部下尼林将军指挥。德意军一边加紧增兵，一边猛打猛冲。1942年12月9日，希特勒派于尔根·阿尼姆大将担任已改称第5装甲集团军的轴心国部队总司令，着手把突尼斯和比塞大包括在内的两个环形阵地扩大为一个总桥头堡，用近200公里长的一连串防卫哨所连接起来。希特勒抢占突尼斯给盟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设置了很大的障碍，成为盟军日后不得不硬啃的“核桃”。

希特勒还想抢夺法国的土伦舰队。当德军赶抵土伦周围时，双方达成了

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在土伦港周围设立一个自由区，由法军守卫。但是德方在 11 月 18 日却要求法军全部自该区撤退。土伦舰队的法海军官兵于 11 月下旬将军舰凿沉。共有 73 艘军舰沉没，其中包括 1 艘战列舰、2 艘战列巡洋舰、7 艘巡洋舰、29 艘驱逐舰和鱼雷艇，还有 16 艘潜艇。如果这些军舰落入德国手中，定会给盟军日后的海上行动带来极大的麻烦。同盟国方面对法国土伦舰队的沉没甚为惋惜，如果法国海军主动配合的话，本可以将舰队拉出来加入英美海军共同对法西斯作战的。再说，俘获土伦舰队本是“火炬”战役的目标之一，可惜未能实现。

希特勒入侵法国南部，使北非的法国军官大为震动和愤怒。在维希首脑贝当的默许下，达尔朗等人加快了与盟国合作的步伐。11 月 13 日双方达成了停战和维护法属北非秩序的协议。这时艾森豪威尔刚从直布罗陀飞来，立刻予以认可。根据协议条款，达尔朗任高级专员兼海军总司令；吉罗任地面和空军部队总司令；朱安任东区司令；诺盖任西区司令兼法属摩洛哥驻扎总督。艾森豪威尔所以格外愿意认可这项协议，主要是他终于明白，只有达尔朗才能带领法军倒向同盟国一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立即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认可。

由于同盟国在北非承认了一个临时的法国行政机构，北非西北部包括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在 11 月 13 日就完全停止了。“火炬”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盟军以不大的代价，攻占了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盟军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英美握有强大的海空军优势，这是两栖作战的必要前提。其次，英美善于伪装、精于欺骗，达成了战略和战役的突然性。第三，法属北非的法国军队虽有十几万人，但与德国貌合神离。加之英美方面外交手腕运用得当，取得了法方的配合。法军虽进行过抵抗，但总体上说来是零散的和不坚决的。“火炬”战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政治仗”。盟军方面充分利用了德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技高一筹。最后还有一点，亲法西斯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没有插手。佛朗哥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江河日下的局势下保持中立。西班牙与北非仅隔一道窄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又拥有一个西属摩洛哥，如果西班牙插手或者允许德军假道西班牙进入北非，那就会对盟军的登陆构成极大威胁。这曾是艾森豪威尔等人非常担心的。

“火炬”战役胜利了，现在阴霾即将散去，阳光将要普照北非大地。但是“火炬”战役胜利的并不完美。艾森豪威尔说：“在东段，突尼斯的情况不大一样。”

的确，如果当时制订作战计划时胆量更大些，登陆地点选得更靠东些，或者盟军的进攻速度更迅猛些，那么盟军本可挟胜利之威迅速抢占突尼斯，希特勒便没有时间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了。实际上希特勒在出兵突尼斯的最初日子里一直是胆战心惊的。

七、千里追捕

“班加西障碍”
一直向后看
布雷加战役
占领的黎波里

“班加西障碍”

1940年9月以来的北非沙漠战争像一场奇怪的翻筋斗竞赛，双方都曾几度大踏步进退。英国的弗朗西斯图克少将在《班加西障碍》诗作中写道：

我们每年都去跨越“班加西障碍”，
可每年都被迫返回，
每年都重复着同样愚蠢的错误。
在陡峭的障碍前，
我们像匹疲乏的马儿，
奋力跃起，
却被障碍重重弹回，
四蹄乱踢、绝望地挣扎着倒下。
我们从马上摔下。
遍体伤痕，
踉踉跄跄，
沿着壕沟返回托卜鲁克。

“班加西障碍”使英军担惊受怕，也困扰着他们的司令官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决战胜利后，不是集中兵力追歼隆美尔的残兵败将，而是过于担心重蹈前任的覆辙。他常常暗诵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那句名言：“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在蒙哥马利的心目中，隆美尔就是这样的统帅，他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蒙哥马利振振有辞他说：“正像一位军官对我说的那样，‘我们过去常到班加西度圣诞节，然后回埃及过新年。’我决心要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然而，阿拉曼决战失败后的隆美尔已不是只受伤的狮子，而成了一只惊弓之兔。他的部队没有在富卡防线立足，接着逃往马特鲁。他的坦克损失殆尽、大炮所剩无几、给养状况岌岌可危。11月6日曾有5000吨汽油运到了班加西港，但离马特鲁尚有1100公里之遥。往西200余公里的托卜鲁克虽贮存着7000吨弹药，但这中间尚隔着萨卢姆和哈勒法亚的高岭险隘。

7日晚，隆美尔断然从马特鲁港撤退到锡迪巴腊尼，稍作抵抗，便沿海滨公路通过哈勒法亚隘道撤往利埃边境。一路上车辆拥挤不堪，队伍拖长达50公里，遭到英国轰炸机的频繁炸扰。但因交通管制得好，至8日晚上大多数车辆通过了隘道。

蒙哥马利经常利用暴雨为自己辩护。他在写给艾伦·布鲁克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场大雨救了他（指隆美尔）。当我差不多已到达马特鲁港并且很快就要攻击他的运输车辆时，滂沱大雨把沙漠变成了一个大泥塘……。”但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大雨给双方军队都带来了困难，德意部队吃了同样的苦头。隆美尔说道：“这时下起滂沱大雨来了，使许多条道路都不能通行，迫使我们几乎完全依靠海滨公路，从而使许多地点的交通拥挤不堪。”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对蒙哥马利的辩护持有异议。他写道：

“只要分析一下，就看得出，在下雨前英军早已失去了大好机会——这是因为行动距离太近，因为过分谨慎小心，因为时间观念太差，因为不愿夜间行军，因为过分集中注意作战而忘掉乘胜追击的基本要求。如果更深入沙漠追击，到达萨卢姆的陡峭悬崖那样一个更远的封锁点，那就不会因敌军抵

抗或天气缘故而遭到被阻扰的风险——因为在沿海地带下雨可能带来风险，在内陆沙漠却难得下雨。”这番评论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蒙哥马利是个谨慎过度的将领，喜欢一字一板、按部就班地干。在那些日子里，“均衡”和后勤方面的正统观念妨碍而不是促进他采取大胆果敢的追击行动。

在马特鲁港，蒙哥马利险些遇难。他和一小队护卫人员在先遣队的后面进行。他们的前面，包括蒙哥马利的继子迪克·卡弗在内的一个侦察小组，顺着公路前往马特鲁港以东的海岸为作战指挥部选择驻地去了。很不幸，这个侦察小组被一支德军后卫部队俘虏了。若不是蒙哥马利的小队因一场小遭遇战而停止前进的话，他很可能随同他的继子一起进了德军的俘虏营。

这次遇险在蒙哥马利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对隆美尔这个善于防守反击的对手，他愈发小心对付了。

一直向后看

当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正在肃清马特鲁港的残敌的时候。11月8日传来了他一直翘首以盼的喜讯——“火炬”战役开始了。尽管他早就知道盟军将在西北非登陆，但当“火炬”真的点燃起来时，他还是将其视为冬天的惊雷和燎原之火。现在可以对北非的德意部队实行夹击了。

蒙哥马利正在布置一把张开的夹子，想把“沙漠之狐”隆美尔活活夹死。可是从他的布置看似又不是这样子，他的夹子张得太迟，伸得太短。每次要合拢时，“沙漠之狐”都早溜之大吉。后世的批评家们批评说，蒙哥马利只是想将隆美尔驱赶到突尼斯，而不是想尽快将其就地或在较近的地方歼灭。这种批评未免有失偏颇，蒙哥马利当然想尽快歼灭隆美尔的部队，但他的布置过于笨拙，不善于打歼灭战。他一次次丧失了歼灭战的良机。

蒙哥马利本人在《阿拉曼到桑布尔河》一书中陈述了自己的作战原则：“我并不认为隆美尔所遭受的失败可以担保他不再次入侵埃及。自我们从阿拉曼开始追击起，我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我打算在一系列选定区域驻守一支部队来保持本集团军的战略力量对比，以保证在任何局部失败或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都不会让敌人占据重大优势。”

蒙哥马利的意图是：一、夺取阿盖拉隘道并用大量部队防守，作为他西进部队的一个长期的歇脚点；二、将现由霍罗克斯指挥的第10军部署在阿克达山东南面的特米米附近，他认为这样便能挡住敌人向托卜鲁克的任何猛冲，并且还能威胁从旁边通过的敌军翼侧。再对比一下隆美尔的情况，蒙哥马利的计划便显得太落后于战局的发展了。他完全忽略了一句十分有用的格言：不应让客观情况适应计划，而应使计划适应客观情况。

11月8日，隆美尔在埃及利比亚边境地带，与他的副官伯尔恩德相遇。伯尔恩德曾奉隆美尔之命于11月4日前往德国晋见希特勒。伯尔恩德带来了希特勒的重要命令：“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重新建立新防线。”希特勒答应让隆美尔的装甲集团恢复元气，重整旗鼓。隆美尔将得到最近生产的主要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具有大杀伤力的88毫米大炮和41型高射炮，还有新出厂的十几辆巨型坦克、新式4型坦克和虎式坦克，每辆均有60吨重。

隆美尔稍稍受到点鼓舞，但来自北非西海岸的惊雷顿时使他丧魂落魄。仅仅一小时后，他获悉，一支庞大的10万之师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隆美尔立刻意识到，这支精锐的敌军将从另一方面向他逼来，而他却没有轴心国其他部队掩护。这时，他感到建立一个立足点已无指望。看来只要可能就该撤出非洲了。他立即发电凯塞林和意军总参谋长卡瓦利诺，要他们前来面商北非战局，二人都没有来。

隆美尔的一位副官在日记中概括了隆美尔现在的意图：“罗马显然相信能够守住托卜鲁克。照总司令看来，敌军将从内陆向我们包抄，几天之内残余的部队势必被围歼。总司令坚持认为，靠我们的残余部队和为数不多的武器是不可能守住昔兰尼加的。我们必须立刻着手从昔兰尼加撤退。贾扎拉防线于我们毫无帮助，我军很快就会遭到夹击包围。我们从一开始就该后撤到布雷加一线，在那条防线的后方或许能有喘息的机会……部队若不能大规模地休整，不能设置一条防线阻住从西面向我们推进的敌军，总司令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撤至昔兰尼加的群山之中，形成守势，然后再用潜艇、小船、飞

机在夜间尽量把大批训练有素的士兵运回欧洲投入其他战场。”

但这是希特勒绝对不能允许的。采取隆美尔的建议，非洲完全丢掉，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就会垮台，那同盟国就会从南面对德国形成包围。所以希特勒迅速派兵抢占突尼斯，并严令隆美尔在适当地方建立新防线。墨索里尼也要隆美尔这样做。

隆美尔感到心灰意冷。11月13日他愤然对身边的人说：“但愿我是柏林的报社老板，这样我就可以每夜安然入睡，毋庸承担眼下的责任。”他不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命令如何，加速撤退，不发一枪一弹就放弃了利埃边界的哈勒法亚隘口乃至托卜鲁克，并继续西撤。

此间隆美尔的燃油十分缺乏。11月17日黎明，运送燃油的德国商船“汉斯阿尔普”号被英国潜艇击沉。凯塞林想方设法空运了80吨汽油给隆美尔，这样他才逃出班加西。

在利比亚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阿杰达比亚，隆美尔的部队再次发生了燃油危机。凯塞林电告说：“现在你已越出我们的航程，空投汽油已不可能。”隆美尔绝望地躺在他的指挥车里，雨点不停地敲打着车顶。他不知所措，11月21日痛苦万分地写道：“不敢期望我们的命运有什么好转，除非出现奇迹。”奇迹还真的出现了。一位空军侦察人员发现从阿格拉到布雷加一带的海岸边漂浮着成千的箱子和油桶。这是遭鱼雷袭击的“汉斯阿尔普”号油船上的货物。隆美尔闻之大喜，大叫道：“真他妈的天无绝人之路。赶快下海打捞上来！”靠了这点劫后残存的燃油，这只“沙漠之狐”于23日安然无恙地撤出了阿杰达比亚，把装甲集团军带到布雷加一线。这样他在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从阿拉曼后撤了1300公里。

布雷加战役

严格意义上说来，布雷加战役算不上什么战役。因为当蒙哥马利发动总攻时，隆美尔又溜掉了。

布雷加在阿盖拉以东不远处。隆美尔的部队驻足布雷加后，蒙哥马利就准备了一个“就地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一面发动正面猛攻，压住隆美尔，一面派出一支强大部队作远程迂回侧击，以堵截隆美尔的退路。为了做好准备，蒙哥马利的部队在布雷加德意军防线前停了两个星期，以等待增援和供应。正面进攻定于12月14日。正面进攻由第51高地师等部进行，执行迂回任务的是新西兰师，关键取决于该师的推进速度和能否截断隆美尔部队的退路。

到达布雷加防线后，隆美尔对该地随即进行了视察。这一带他并不太陌生。1941年的冬季血战中，他在奥钦莱克指挥的英军压迫下被迫从托卜鲁克撤退到布雷加及稍后的阿盖拉一带，接着他在1942年初瞅准时机猛扑过去，迫使英军退到贾扎拉一线。1942年5月他又一个猛烈攻势突破英军防线，尾随败退的英军直至阿拉曼，几乎叩开开罗大门。然而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现在对面的英军占有压倒的优势，北非西海岸的英美部队又威胁着他的后路。隆美尔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现在不要说再来次漂亮的反攻，能否守住当前的防线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隆美尔视察后很快得出结论：布雷加防线非久留之地。这条防线长达160公里，是阿拉曼防线的1.5倍。阿拉曼防线有近50万颗地雷，有机动部队和重型武器装备。而现在只有3.2万颗地雷，没有机动部队可以抵挡敌军的迂回包抄，部队的重型武器和反坦克炮损失殆尽。要守住布雷加防线谈何容易。

隆美尔把自己的结论迅速上报德国和意大利的最高当局。但墨索里尼命令他坚守在那里，希特勒也赞同这一主张，并要隆美尔再次服从意大利巴斯蒂柯元帅的指挥。隆美尔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改变决定。

11月24日，隆美尔、凯塞林、卡瓦利诺和巴斯蒂柯四位空军元帅召开了一次三小时会议。隆美尔争辩说：“我现在仅有35辆坦克和57门反坦克炮，而蒙哥马利手中却拥有420辆坦克和300辆装甲车，这个仗怎么打？”

卡瓦利诺身为意军总参谋长，以命令的口气说：“领袖和元首要你坚守布雷加防线！”

隆美尔苦笑了一下：“既然如此，我再说也徒劳无益。但我要提醒一句，要是布雷加防线失守，那在的黎波里前面就没有任何力量进行抵抗了。”

的黎波里在布雷加以西1000余公里，是意大利在北非殖民地的重要港口，意大利人的命根子。隆美尔此言一出，卡瓦利诺和巴斯蒂柯都僵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凯塞林连忙打圆场：“我们十分钦佩你从阿拉曼的撤退，在一条1300公里长的路上拉回一支庞大的部队，就连敌军也无法阻挡住，这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隆美尔不耐烦地回答说：“那又有什么用！假如在一两天里敌人在这条战线上缠住我军，然后以强大兵力迂回夹击，我该怎么办？”他的话无人对答。

隆美尔对无休止的争论厌倦已极。11月29日他擅自飞往德国面见希特

勒。当下午 5 点他走进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室时，希特勒惊得目瞪口呆，劈头便问：“你没有我的允许，怎敢擅离职守？！”

当隆美尔开始详尽汇报他的军队所处的困境和布雷加防线的不利，以及意大利人的后勤组织如何低效无能时，希特勒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你手头还有多少人？”他问。

隆美尔说：“大约六七万人。”

“英军进攻时你有多少人？”

“八万二千人。”

“看起来，”希特勒指出，“你并没有遭到什么严重损失。”

隆美尔争辩说：“可我们的武器几乎都丧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甚至连支步枪都没有。”

希特勒大声叫道：“那是因为他们把枪都扔掉了。”

隆美尔也抬高了嗓门：“非洲已无法固守，唯一能做的事是尽量把德军撤出非洲。”

隆美尔关于撤退的话犹如火花飞进了炸药桶。希特勒尖声喊道：“你提出的建议和我的那些将军们去冬所干的完全是一码事。他们要求退到德国边境，我拒绝这样搞，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不允许这样的戏在非洲重演。我们之所以必须在非洲保留一个大的桥头堡，是因为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原因。假如我们丢掉了北非，就会对意大利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放弃的黎波里塔尼亚是绝对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晚上 8 点，隆美尔垂头丧气地走出希特勒的司令部。不一会儿就登上了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的专列。他和戈林将前往罗马与墨索里尼商谈。在慕尼黑，隆美尔的妻子露西上了火车。两人窃窃私语。露西发现，隆美尔的精神已近崩溃。隆美尔告诉她，北非之战已输定了。

11 月 30 日下午隆美尔在罗马参加了墨索里尼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又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争吵，最后总算达成协议。墨索里尼决定，只有隆美尔在确信蒙哥马利即将进攻布雷加的情况下，才允许他撤到的黎波里以东 360 公里的布厄艾特一线。

12 月 2 日清晨，隆美尔飞回利比亚。此时他心力交瘁。与希特勒的会见使他绝望，相比之下他觉得墨索里尼比较讲道理。一回到布雷加，隆美尔就急于搜集燃油，部署撤退。他亲自飞往布厄艾特，从空中视察地形和安排撤退道路。从 12 月 6 日起，意大利步兵部队先行撤出布雷加。随后的日子里，隆美尔便呆在司令部里，期待着蒙哥马利的坦克大冲锋。他要乘蒙哥马利集结好部队，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刻把自己剩下的部队一下子拉走。

正当隆美尔全力争取允许撤退的命令时，蒙哥马利却抽时间飞往开罗度周末去了。他去看望了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购置了一些新衣服，去参加大教堂星期日的早礼拜。当蒙哥马利从开罗返回后，发现隆美尔有撤退迹象。为防止这位狡猾的狐狸不打一仗就溜掉，蒙哥马利决定提前发起进攻。他下令第 51 高地师从 11 日晚上就对布雷加主阵地进行猛烈袭击，企图吸引住隆美尔的部队，全面攻击仍定于 14 日进行。担任迂回任务的新西兰师从布雷加防线南端绕过去，要前伸 360 公里，并于 12 日开始攻击。但是许多事情都出了差错。

英军的正面进攻一开始，隆美尔就撤出了布雷加防线。英军的炮火还在拼命轰击，但 12 日冲上来一看，阵地上已空荡荡，鸟儿又一次拍翅飞去。隆

美尔在自己的《战时文件》中写道：“这位英国指挥官的作战计划中包含着一个错误。经验应当使他懂得，我们是不可能不布雷加应战的。因此，在英军实施翼侧包围的部队完成调动并能沿海岸公路推进以便与正面攻击协调以前，他是不应当轰击我们的据点和攻击我们的防线的。”

事实的确如此。蒙哥马利提前发动正面进攻无疑是打草惊蛇。能否达成战役企图关键取决于新西兰师的进展情况。该师应于12月15日夜间接达达迈拉一线。配合该师行动的有第4轻装甲旅。该装甲旅包括两个装甲团和皇家苏格兰龙骑兵第2团。苏格兰龙骑兵第2团刚接收了一批“谢尔曼”式坦克，这些坦克通常都需要调整和更换部件。12月12日该团拥有17辆“谢尔曼”式坦克、4辆“格兰特”式坦克、15辆“斯图亚特”坦克。想用这样一支英军部队来拦截隆美尔的部队，力量显然是不够的。12月13日，新西兰师接到要求加快推进速度的电报后，在油料问题上遇到了困难。14日，一个汽油运输队直到下午5时才赶到；另一个汽油运输队没有找到该师；而紧急召唤来的第三个汽油运输队则直到晚上11时才把汽油分发完毕。”尽管新西兰师连夜行军，但还是因为龙骑兵团迟迟没赶到而不能采取大胆行动。该师必须依靠龙骑兵团与预计的敌装甲部队交战。最后，到12月15日傍晚，新西兰师的两个步兵旅才赶到海岸公路地区，但是它们仍彼此相隔10公里。这样，隆美尔的后卫部队以很快的速度从这两个旅旁边通过。

英国宣称：阿盖拉战役俘敌450名、25门炮和18辆坦克。隆美尔日记写道：“我们立即着手调查，结果证明该报道纯属谎言。我军没有损失一个人。”

占领的黎波里

隆美尔的部队撤到了布厄艾特防线。他刚到该防线，就声称此防线南部地带经不住迂回夹击，必须撤到的黎波里正东的霍姆斯——加里安防线。

墨索里尼得知此事后，12月19日亲自拍来电报：“要尽力抵抗。我再重复一遍，要用布厄艾特防线上的全体德意部队尽力抵抗！”

英军截获了墨索里尼的电报。这正中蒙哥马利的下怀。他的计划很简单：粉碎敌军在布厄艾特的防御，然后向前挺进直抵的黎波里。

蒙哥马利的突破计划拟于1943年1月15日执行。由第30军进攻，其第50和第51师沿海岸进攻，其第7装甲师和新西兰第2师则迂回隆美尔防御阵地的南翼，然后径直向的黎波里推进。蒙哥马利计划打一场短时间的战役，要求整个战役10天内结束。为了集结雄厚的装甲突击力量，蒙哥马利把在后方的第1装甲师的坦克全部调上来，共集结了450辆坦克。此时，蒙哥马利的后勤补给线已拖得很长，他不得不下很大的力气组织后勤供应。1943年1月初，一连几次大风摧毁了后方重要港口班加西港的防波堤。许多船只或者沉没，或者遭到严重损坏。后来由于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终于改善了后勤供应。

隆美尔方面则积极争取撤出布厄艾特防线。12月31日鉴于当时的形势，罗马当局同意：只要非洲装甲集团军受到被歼的威胁，可以边打边撤，但至少要坚持3个星期，以便意大利人彻底破坏的黎波里。

1月15日，蒙哥马利按计划发起了进攻。隆美尔命令第15装甲师动用为数不多的几辆坦克断后，其余加速撤退。第一天向后撤了65公里，第二天夜里又撤了80公里。这样隆美尔在开战后的两三天时间里便到达了墨索里尼指望他三个星期后才准到达的霍姆斯新防线。

霍姆斯防线是的黎波里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里没有做任何防御准备。英军紧跟而来。1月19日，隆美尔用望远镜向英军掀起的滚滚尘埃望去，数着英军坦克的数量，共有200多辆。凄凉的绝望再次攫住他的心。隆美尔以炮火遏止了英军的坦克冲锋，当他得知英军的一支迂回部队正向他的后面开来时，于当日夜间又下令撤出了霍姆斯一线。这就等于宣布放弃了黎波里。

的黎波里是意大利在北非殖民地的首府，这里有豪华的商埠和良好的港口。1941年2月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就是在这里下船登上北非的土地的。当时一败涂地的意大利人把隆美尔的部队视为救星，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隆美尔在的黎波里城的大街上举行了虚张声势的阅兵式，然后雄纠纠向东开去，迎击英军。现在他却要拱手送给英国人了。

蒙哥马利从截获的电文中已推断出德军将放弃的黎波里。1月20日他取消了原定作战计划。令主力部队沿滨海公路径直发动主要攻击。

意大利人手忙脚乱地着手炸毁的黎波里的各种设施和弹药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夜震撼着这座城市。1月23日，蒙哥马利的先头部队，第11轻骑兵师、第50皇家坦克团以及第1高地师就进入了的黎波里，未能及时销毁或运走的成千吨军用物资一起落入了蒙哥马利手中。当天中午蒙哥马利在该城接受了未来得及撤走的意大利军政人员的投降。

1月25日，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进入突尼斯南部。次日凌晨5时59分，隆美尔的车子冒着倾盆大雨驶过边境进入突尼斯。6小时后，他走进了装甲

集团军在突尼斯新设的司令部。别了，利比亚！这个他曾经赢得胜利的舞台；别了，埋葬着1万余名德意将士的墓地。曾几何时，他在这里登上了军事“金字塔”的顶端，顷刻间一切都“樯櫓灰飞烟灭”。

蒙哥马利进入的黎波里，立刻令部队着手恢复港口的吞吐能力。港口的入口处完全为沉没的船只堵塞，航道上水雷密布。清理工作十分繁重复杂。但由于英第8集团军和英海军的共同努力，英第一艘船于2月3日驶入港口，第一个护航队于2月9日到达。2月10日，的黎波里港的日卸货量就超过了2000吨。此时英军从埃及至前线的补给线已长达2400公里，但由于的黎波里港口的迅速恢复使用，后勤供应状况大大改善。

此时在中东的丘吉尔首相于2月初从开罗飞往的黎波里，蒙哥马利到机场亲自迎接。英第8集团军情绪高昂，在的黎波里华丽的街道上举行了雄伟壮观的人城式。第51高地师的管乐队高奏凯歌走在最前列。随后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丘吉尔兴高采烈，不停地向久经沙场的将士们挥手致意。

当他来到蒙哥马利的野战司令部时，向总部的2000名官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最后两句是。

“每夜还得架起我们的活动帐篷；
一天的行军更接近了家园。”

随后蒙哥马利的先头部队抵达隆美尔的新防线——马里斯防线前，两军在这里对峙起来。

1942年11月4日至1943年1月底，蒙哥马利率英第8集团军前进了2400余公里，把隆美尔的装甲集团军从开罗大门前赶进了突尼斯，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是蒙哥马利的前任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但人们对他仍有许多非议，责难他没能歼灭隆美尔的主力。的确，如果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决战胜利之初采取大胆果敢的行动，本来可以在利埃边境上将隆美尔的部队聚歼的。即使后来他的迂回行动要是更迅速更深远的话，也有机会消灭隆美尔的。遗憾的是蒙哥马利过于谨小慎微、作战行动按部就班，使歼敌良机失之交臂。有一种说法：蒙哥马利是有意识地这样干的，似乎他的目的就是驱赶而不是歼灭隆美尔。这完全是一种辩解，与史实根本不符。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明明是要歼灭隆美尔的，只是他不太善于指挥机动作战罢了。

隆美尔的确是一只狡猾透顶的沙漠之狐，是机动作战的行家里手。当他得知盟军在西北非登陆成功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轴心国丢失北非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在他看来，虽可抵抗一时，又能怎样呢？于是他顶住重重压力，坚持撤入突尼斯，一次次逃出了蒙哥马利将要收紧的夹子。在濒临绝境中他终于避免了被歼的厄运。遁入突尼斯，与在当地的德意部队合在一起，尚可坚持一段时间。其实，在希特勒心目中，丢掉北非也是早晚之事了。他之所以抢占突尼斯是为了在北非保留一个立足点，稳住意大利。北非一丢，失去屏障的意大利就可能退出轴心；意大利站到反法西斯同盟方面，德国南部就暴露在英美部队的炮口之下。这是一个可怕的连锁反应链条。希特勒想千方百计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但大势已趋，他的挣扎只是延缓了盟国的战争进程而已。

八、铁钳在合拢

阿尔及尔的冬季

忙中出错

最后的疯狂

血沃梅德宁

阿尔及尔的冬季

当蒙哥马利对隆美尔进行千里追捕时，艾森豪威尔正指挥盟军加紧向突尼斯推进。

盟军在西北非登陆成功后，轴心国在非洲所占据的最重要港口是滨泽特、突尼斯，其次是远处于南部的斯法克斯和加贝斯。在的黎波里攻下前，它虽然是个良港，但轴心国的船只驶往那里，几乎要在马耳他岛英国航空兵和海军鼻子底下经过，因而已不起太大作用。所以艾森豪威尔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北部。盟军如能迅速占领突尼斯城和滨泽特，非洲的轴心国部队就几乎被切断了海上补给线和退路，那么其全军覆灭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艾森豪威尔把迅速抢占突尼斯北部视为主要战略目标，计英国的安德森将军率第1集团军从阿尔及尔迅速向东进发。

安德森将军及其部队几乎全是英国人，二话未说就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登陆刚成功，他便于11月11日率领部队从陆、海两路向东疾进，相继占领了季杰利、菲利普维尔和波尼三个港口，还深入内陆攻取了君士坦丁等地。然而，安德森的推进遇到了许多困难。

一是他的兵力太弱。由于缺乏船只无法从海上给他运来大批增援部队。艾森豪威尔曾令在奥兰登陆的美国部队抽出尽可能多的部队增援安德森，然而这个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执行。结果，安德森只得凭借速度和勇敢执行他的任务。

二是盟军的摩托化装备严重不足，从阿尔及尔往东通向突尼斯城的单轨铁路，路况很糟，难于派上用场。

三是天公不作美。安德森向东挺进不久，就遭到不合时令的大雨袭击，道路泥泞难行。仓促建起的临时机场跑道多不能使用，空军无法提供有力的空中支援。安德森的部队一连数日在孤立无援中艰难推进。在苏克—阿赫腊斯和苏克—艾尔巴，与希特勒派来抢占突尼斯的轴心国地面部队第一次发生了遭遇战。

艾森豪威尔于11月下旬将司令部从直布罗陀迅速迁往阿尔及尔。随之动身前往前线。此时轴心国空军掌握着战场制空权。艾森豪威尔沿途发现，盟军前线部队时刻都密切监视着空中，在和卡车驾驶员、工兵和炮兵交谈中，他不时听到这样的埋怨：“我们那些不顾人死活的空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德国飞机？”到达安德森处，艾森豪威尔发现，由于严寒和污泥，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在可怜的少数几条道路上进行，而道路实际上已支离破碎，物资和弹药的输送极为困难。

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充满乐观情绪，决心拿下突尼斯城作为给美国人民的新年献礼。他说：“这是一场大赌博，赢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我们不顾一切，全力把战场上能使用的一切战斗人员完全调去支援安德森将军。”安德森将军信心十足，使艾森豪威尔头脑发热。他回到阿尔及尔后就给远在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发了一份电报，在当时情况下夸夸其谈了一番。

艾森豪威尔写道：“我眼下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向前挺进，首先把敌人压回比塞大要塞，严密包围，尽量减少其进行突围或重大反攻的危险。然后，我想集中我军一切力量……给敌人狠狠一击，以此为最后决战作好充分准备。”

当这封电报于12月1日到达马歇尔手里时，前线的局势却正日益恶化。希特勒的第10装甲师偷偷开到了突尼斯，瓦尔特·尼林将军全力以赴，为希特勒计划的一场反攻进行准备，不仅要把盟军赶出突尼斯，而且要把他们统统撵出新近在法属北非所夺取的据点。德军发动了一系列局部反攻，迫使安德森在突尼斯城前面的许多前沿阵地后撤。由于在一次局部撤退中所犯的错误，盟军失去了美国第2装甲师中B战斗群的大部分装备。美第1步兵师中的第18步兵队也遭到了严重损失，另外一个优秀的英国团的整整一个营几乎全军覆没。

12月3日晚9时15分，安德森将军突然闯进艾森豪威尔设在阿尔及尔圣乔治饭店的办公室，把真实情况而不是几天前描绘的情况告诉了艾森豪威尔。他毫不掩饰的说在突尼斯的部队看来已经到了“战斗力日益下降的地步”，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安德森将军要求准许放弃迈杰兹—达巴，这是个交通中心。艾森豪威尔当即拒绝。

艾森豪威尔没有掌握确实情况，就命令安德森再次发动进攻，攻击日定于12月24日。艾森豪威尔每天24小时忙于集结兵力，且认为只要天气好转，就会占领突尼斯东北部。但从前线传来的报告使人失望；天气不是好转，而是愈来愈坏。

艾森豪威尔22日驱车驶往前线，24日来到安德森的司令部。安德森绝望他说：“根据判断，大概六个星期之内别想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决定与安德森一起去视察部队，然后再做决定。

途中，艾森豪威尔碰到一起事件。在离公路大约10米远的一块冬小麦地里，有一辆摩托车陷在泥潭里。4个士兵正在设法把它抬起来，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摩托车却越陷越深，那几个士兵疲惫不堪地瘫坐在烂泥坑中。这不过是整个前线情况的一个缩影，它使艾森豪威尔确信进攻毫无胜利希望。

艾森豪威尔回到阿尔及尔的司令部后，便下令无限期推迟进攻。这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他在命令中要求安德森整顿和改善战线，把部队集结起来重新编队，在当地征集后备队，以保护盟军的南翼。至于抢占突尼斯北部则拖到1943年春季天气好转后再进行。德国人占领突尼斯已成定局，战争变得旷日持久，这就要求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突尼斯战役的失败使艾森豪威尔失去了信心，他昔日的那种乐天派情绪一扫而光。他心急如焚，加之患“活动期肺炎”，一下病倒了，他发起高烧，眼睛下面烧起了大鼓泡。他的副官布彻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心灰意懒，以致曾反复对人说：“准想当盟军司令谁去当好了。”

在艾森豪威尔情绪低落的日子，他的英国司机凯·萨默斯比小姐给他带来最大的心灵慰藉。1941年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后，对给他开车的楚楚动人的萨默斯比一见钟情。当时萨默斯比是英国汽车运输队的成员。她每天进进出出，除给将军开车外，还帮助将军守电话，处理信件和安排约会。沉浸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的男女，不论是打仗、恋爱、绘画、怀孕，都是人生具有的特征。凯和艾森豪威尔在这场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中加深了友谊。艾森豪威尔觉得，盟军司令部，特别是他身边，有这样一位美貌活泼的女性，打破了他和妻子长期分离后的孤独和寂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乐趣。而凯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艾森豪威尔在关注她、体贴她。女性特有的心理满足使她更加活泼动人，更加洋溢青春的气息。

北非登陆不久，凯的未婚夫、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理查德上尉在一次查看布雷场时不幸触雷牺牲。当艾森豪威尔把这个噩耗告诉她时，凯大哭一场。艾森豪威尔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让凯在沙发上坐下。“哭吧！”他说，“继续哭吧，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

理查德牺牲后，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的感情发展很快。当时战争正紧张进行，但爱情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住了，两人狂热地拥抱、接吻，已陷入爱河难以自拔。

现在病中的艾森豪威尔有凯陪在身边，自然好多了。凯看着这位头发稀疏、戴着眼镜，面容消瘦而疲倦的中年人。她想把他搂在怀里，紧紧贴着他，使他高兴。她想躺在草坪上，让他的躯体压在她的身上，领会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深情。她恨不得大喊一声：“上帝啊！我真的爱上了这个人。”

尽管当时他们如胶似漆，但却非常小心谨慎，免遭非议。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关于他们二人的流言，在伦敦、在华盛顿，可以说是满城风雨。但流言归流言，毕竟没有真凭实据。这个谜底是艾森豪威尔辞世后，凯在《难以忘怀我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恋爱故事》一书中揭开的。书中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恋爱过程，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呢。

忙中出错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成员在卡萨布兰卡会晤。罗斯福、丘吉尔及其顾问们看到的是更大的战略前景，会议始终洋溢着乐观情绪。突尼斯战役的暂时挫折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杂音而已。

在会议上，丘吉尔以其不衰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推销其边缘战略，所以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地中海——撒丁岛或西西里岛。最后选定了西西里，丘吉尔为进攻西西里的计划取了个代号，叫“爱斯基摩人”行动。准备在拿下突尼斯后，以英第8集团军和一支美军部队执行这个计划。这支美军部队将被称为第7集团军，由巴顿将军指挥。巴顿正在摩洛哥悄悄准备作战计划。

关于当前正打得难解难分的突尼斯之战，会议决定，以英第8集团军和艾森豪威尔手下的英美部队集中全力打下突尼斯。英军12个师，美军因相当一部分兵力驻防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只能出3—4个师参加突尼斯决战。关于战役指挥权，英国人处理得非常圆滑，他们没有指责艾森豪威尔，而只是指出，有必要在艾森豪威尔之下建立起一个较完善的指挥班子。英国人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地面部队司令，任命特德为艾森豪威尔的空军司令，由于坎宁安已经是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司令，这样意味着英国人掌握了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陆、海、空军全部指挥大权。

艾森豪威尔只参加了一天会议，连一刻也不能多呆。会后罗斯福单独召见了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对轴心国部队在北非的总崩溃充满乐观情绪，并坚持要艾森豪威尔确定个日期。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过于乐观，顺口说出了一个他在战争时期最不可思议的猜测。他说：“5月15日”。此后不久，他把这件事告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笑着说，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也回答过丘吉尔同样的问题，他说的是“5月30日”。

英第8集团军已经抵马里斯防线前，蒙哥马利正抓紧准备，想一举突破隆美尔的这道防线。艾森豪威尔也抓紧对战线进行适当的部署，并改建机场和调运增援部队和物资。从南部的加夫萨一直延伸到左翼靠近丰杜克的漫长战线是最危险的地区，这里由美第2军防守。亚历山大暂时尚不能到达这一地区，艾森豪威尔只得亲自到这里来察看情形。当时总的形势是十分有利的，英第8集团军在东，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在西，已开始了密切的战役协同，形成东西对进之势。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改组也更加有利于指挥作战。

但是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逻辑也适用于敌人。隆美尔的部队进入突尼斯并在马里斯防线站稳了脚跟。隆美尔与己在突尼斯的德军指挥官冯·阿尼姆共有14个师的兵力，其中有3个德军装甲师和1个意大利装甲师。轴心国部队处在内线，可以搞拿破仑式的双重出击，先击退一路盟军，再回过头来对付另一路。这就是军事家们常说的内线作战优势。

但是，轴心部队这种内线作战优势被紊乱的指挥体系破坏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决定将在非洲的德意部队组建成一个集团军群。本来隆美尔是最合适的集团军群司令，可意大利人对他的撤退十分不满。希特勒的参谋机构也反对隆美尔。结果1943年1月26日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发出一份电报给隆美尔。电报上说，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由梅塞将军替换他。梅塞是意大利人，曾在苏德战场上指挥意大利远征军对苏军作战。

隆美尔对任命一位意大利将军接替他的职务深为不满。他也讨厌指挥突尼斯北部德意部队的冯·阿尼姆将军。冯·阿尼姆是德国贵族之后，将门之

子，蓄着一口毛茸茸的小胡子，说话四平八稳，深孚众望。隆美尔出身于一个中学校长之家，对贵族出身的将领有着本能的反感。阿尼姆比隆美尔年长三岁，可军衔却比隆美尔低，他对这位名声显赫的元帅是敬鬼神而远之。阿尼姆 1942 年 12 月就到了非洲，但是双方的作战参谋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德军会师后其力量本应大大加强，但由于指挥关系不明和人事因素，其力量反而削弱了。

隆美尔按计划该告病离开战场，但他顽固执着，拒绝动身。他在等待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而上面却听凭他自己作决定。隆美尔理直气壮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属于我的士兵，要是我早早确定离职的日子，过后几天要是事情出了差错，人们会谴责我事前没有准备，骂我乘平安无事的时候溜走。”实际上，隆美尔是在窥测战机，对英军或美军进行反击，以报仇雪耻和回敬意大利人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他的种种责难。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的东西对进虽然逐渐缩小了对轴心国部队的包围圈，但仍面临着不少难题，特别是处于西面的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的难题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而且有政治方面的。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均历尽沧桑。两千年的罗马文明曾经传播到此地。罗马帝国灭亡后，又兴起了一个阿拉伯神权大帝国，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各式各样的民族似潮水般涌过这片平原，像漩涡似地卷过怪石鳞岫的山峦，其中有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法国人。这些民族各有不同的民族风俗和民族情结，他们之间周而复始地互相残杀。

居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保留着不少的民族传统和习俗，少女割礼就是流传千百年的最野蛮的习俗之一。当少女长到十几岁时，家人就准备为她进行割礼。届日，人们聚集在一个被称为“圣坛”的地方，几个身强力壮的女人把少女拖到圣坛下一块草席上，身上一丝不挂，眼睛被蒙住，头和四肢被死死按住。一位被称为“格达”的老年女巫师，手拿锋利的刀，把少女的全部外生殖器官切割下来，然后用铁丝、植物刺把鲜血淋漓的伤口缝合起来，只在阴道外留一个很细的小孔。受过割礼的少女，是真正女性的标记，是贞操的保证和社会的需要。犹太人则在男孩生下第 8 天进行割礼，给他取名字，表明他将成人。按照犹太教的规定，犹太人不准与非犹太人结婚。

阿拉伯人对入侵他们国家的侵略者都进行反抗。德军和意军因不尊重阿拉伯人的习俗和奸淫阿拉伯妇女而受到痛恨。可阿拉伯人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又抱幸灾乐祸的态度。

美国人的性观念与阿拉伯人不一样。远离家乡的美国官兵忍受着“性饥饿”的煎熬，不少人对当地的阿拉伯妇女施暴，甚至在当地的法国姑娘身上寻欢作乐。这引起当地人主要是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依靠法国殖民当局加强对占领国的统治。在摩洛哥的法国将军诺盖是个靠不住的人，而且很坏，但他是摩洛哥苏丹的外交大臣，且深得摩洛哥人的信任和好感。现在担任美国驻摩洛哥总督的巴顿将军感到十分棘手。他看到在摩洛哥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熙熙攘攘的商业文明并存，商业文明相当现代化，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则与时代精神不符。巴顿想在他称为“一半是好莱坞、一半是圣经”的摩洛哥维护统治和盟国的利益，便对原来的法国军政官员多方迁就。他对艾森豪威尔说：

“摩洛哥的形势并不稳定。阿拉伯人随时都可能挑起争端。如果阿拉伯

人反对我们，单在摩洛哥就需要 6 万名装备精良的美军来维持秩序。”

当艾森豪威尔强调说，有许多可靠的情报表明诺盖靠不住时，巴顿却说：“可是他有对阿拉伯人的统治经验，我们离不开他及他手下那帮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立非常尖锐，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比为 40：1。前法国殖民当局政策的主流是安抚阿拉伯人而损害犹太人，制定了许多压制犹太人的法律。阿拉伯人生怕美国占领军修改已有的法律，当时谣言四起。有一个谣言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犹太人，是罗斯福总统（犹太人）派到北非来镇压阿拉伯人的，并最终将在北非诸国扶持起犹太人政权。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负责政治工作的参谋人员对这个谣言十分担心，赶紧在报纸和专门的小册子上公布了艾森豪威尔的家谱，以澄清是非。

艾森豪威尔在这样的情况只得进行逐步的和谨慎的改革，对原来那些反犹太人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可即使这样仍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一天一位前法国殖民官员闯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修改反犹太人法律方面不要操之过急，否则阿拉伯人便会策划一次大屠杀！像这种涉及种族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小事，每天层出不穷，耗掉了艾森豪威尔大量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气恼地写道：“在这段时期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一直困扰着我们；要识破成套的阴谋，层出不穷的假情报和误会，以及识破甚至是围绕这个总问题的枝节部分所产生的强烈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线的口袋正在收紧，但进展并不顺利。1943 年 2 月中旬，艾森豪威尔视察了盟军的南部防线。从南部的加贝萨一直延伸到左翼的靠近丰杜克的漫长的战线被视为最危险的地区。这里由美第 2 军防守。

2 月 13 日下午，艾森豪威尔一行来到美第 2 军军长弗雷登道尔的司令部。第 2 军司令部设在一个很深的和几乎难以到达的峡谷中。当艾森豪威尔到来时，听到一阵阵锤击和凿岩的嘈杂声。艾森豪威尔大惑不解，上前询问，才知道是该军的工兵为给参谋人员提供安全场所，正在峡谷的一侧凿隧道。艾森豪威尔悄悄问身边的第 2 军一名参谋军官：

“为什么不许工兵先去帮助部队构筑前线的防御工事？”

过位参谋军官对艾森豪威尔不了解情况十分惊讶，在他看来，这是正当合理的事，便回答道：“噢，各师都有工兵在为参谋人员修工事！”

艾森豪威尔听后十分不快。这是他战时第一次看到，一个师级以上的司令部是如此关心自己的安全而在挖地下掩蔽所。

在第 2 军参谋军官拉塞尔·艾克斯中校陪同下，艾森豪威尔连夜对前线视察，所到之处都发现令人不安的事。第 2 军上下蔓延着苟安心理。除了疏于加强前线的防御工事外，各级军官普遍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有的部队到达了前线两天却没有及时布雷。该军之第 1 装甲师分散配置，尚未集中起来。

在这个疲劳的夜晚的剩余时间里，艾森豪威尔和一些司令官进行了商谈，记录了一些问题准备与第 2 军军长弗雷登道尔日后处理。14 日黎明前，艾森豪威尔一行沿原路返回，但刚到斯贝特拉，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他们一行拿起武器一阵猛扫，平安地闯过了斯贝特拉。这时，司机打了瞌睡，把艾森豪威尔的车子开进沟里，幸而没有造成伤亡。当返回第 2 军军部时，艾森豪威尔得悉：德军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反攻。

最后的疯狂

隆美尔到达突尼斯后，所以赖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想争取最后的光荣。他在窥测战机。

1943年2月4日，隆美尔巡视了前线。他发现“在最近的将来，有对加夫萨采取一次军事行动的可能。”加夫萨是块原有一万居民的沙漠绿洲，居民们住在那些掩映在棕榈树丛中光彩夺目的粉红色楼房里。现在成了艾森豪威尔准备进攻隆美尔的斯法克斯补给线而部署的美军的中心。

隆美尔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准备在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和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之间开拓中心阵地，目的是要首先从背后包抄袭击艾森豪威尔，然后掉头东向攻击蒙哥马利。这是一个大胆出色的作战计划。可是阿尼姆并不急于为实现隆美尔的计划而分散自己的兵力，他计划把第10装甲师从刚占领的弗德山口推进到锡迪—布齐德，以便巩固他在突尼斯“山脊”东面以多乌赛尔著称的山岳阵地。但两个计划不可能双管齐下，因此德国南线总司令凯塞林裁决阿尼姆的计划居先，隆美尔的计划在后。

锡迪—布齐德和加夫萨均在盟军防线的南部。锡迪—布齐德在北，加夫萨在南，两地的突破将形成一个钳形。可是，冯·阿尼姆和隆美尔两个配合极不协调，并为在突尼斯的有限的装甲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两人还常常因为违抗德、意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而相互指责，纠缠不清。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门已获悉德意部队要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知道，遭到东西夹击的德意部队像个特大的脓包，早晚是要鼓出来的，但究竟在何处鼓开，却不得而知。换言之，德意军的主攻方向选在哪里？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门并不知道。

盟军的情报部队云集西北非，为陆海空军不断提供轴心部队的活动情况。英国驻中东的负责“超级机密”的军官温德博瑟姆早于1942年11月便来到阿尔及尔。英第380无线电分队负责侦听北非的无线电报通信，其中包括“恩尼格玛”通信。该分队在伯劳德堡找到了合适的驻地。伯劳德堡在阿尔及尔以北的德拉里阿高陵地上，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为他的阿尔及利亚情妇而建造的，城堡内有两个小角楼和一个内院，周围是葡萄园。这是一座典型的法国古典建筑，俯临霍特高原，远处有覆盖着白雪的阿特拉斯山脉，站在城堡之上，远近的湖光山色可尽收眼底。自1943年1月起伯劳德堡开始负责协调该地区内的全部无线电报侦听活动。然而，德军对这次作战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隆美尔，他不相信意大利人，故意对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保密。进攻发起前，德军一连几天保持无线电静默，使盟军难以截获德军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的情报处长是英国陆军准将，“超级机密”情报专家埃里克·E·莫特勒—费里曼。他根据不完整的情报推断，德军的主攻方向是防线北部的丰杜克方向。安德森指挥的盟军第1集团军的情报部门也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德军在费德集结。因此，安德森对莫特勒—费里曼的推断深信不疑，将B战斗群同一半美军装甲部队作为后备队留守在丰杜克后面，准备狠狠打击德军的进攻部队。

美第2军情报处长本杰明·迪克逊上校，是一个高个儿的费城人，西点军校1918毕业，绰号“和尚”。他得到的材料比莫特勒—费里曼多。他提醒说，德军的主攻方向是加夫萨，该地美国部队防守薄弱，必须赶快予以加强。

但莫克勒—费里曼对“和尚”的警告置之不理，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美第2军归安德森指挥，安德森没有调兵加强美第2军的防御力量，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的错误部署，为德军的进攻开了方便之门。

美第之军军长弗雷登道尔不是个好的战地指挥。他身材矮小，语言粗野，敢说敢讲，对上司和下属一样严格，遇事急躁，往往根据不足就轻下结论。弗雷登道尔缺少作战指挥经验，又很少深入前线亲自侦察敌情和察看地形。他对安德森十分反感，可这次对安德森的部署却未置一词，对自己的情报处长的推断将信将疑。弗雷登道尔迟疑坐困，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改善第2军的防御态势。

到1943年2月初，在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已增至10万人，其中德军7.4万人，意军2.6万人。用于进攻的装甲部队几乎全是德军。德第10装甲师装备有110辆坦克，德第21装甲师装备有91辆坦克。与他们要进攻的盟军相比，德军在坦克方面并不居优势。

2月14日早晨6时，阿尼姆从费德对锡迪—布齐德的进攻开始了。阿尼姆的副手齐格勒将军直接指挥这次进攻。第21装甲师同第10装甲师的分遣队从费德猛扑过来。一面第10装甲师的两个战斗群从费德山口迅猛进袭，企图夹击美第1装甲师的先遣队（A战斗群），另一面第21装甲师的两个战斗群（每一个都以一个坦克营为核心），在夜间向南远距离迂回，对美军进行翼侧包围。激战至下午5时，美国A战斗群难以坚持，趁德军收紧包围圈以前撤出阵地，但装备损失很大，战场上到处是燃烧着的美军坦克。此战美军共损失40辆坦克、59辆半履带车和26门大炮。

2月15日晨，美军C战斗群机敏地发起反击。他们在一块开阔地笔直的战线上向锡迪—布齐德推进了20余公里。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军，事先没有经过必要的侦察，将成群的现代重型坦克排成阅兵场上的队形滚滚而来。它们一进入德军大炮射程，便遭到暴雨般炮弹的“洗礼”，德第10和第21装甲师两面夹击。战至黄昏，美军再次撤退，仅4辆坦克脱逃，又损失了54辆坦克、57辆半履带式车辆和29门大炮。

当阿尼姆的部队对美军发动进攻之前，隆美尔曾对指挥作战的齐格勒将军说，“美军没有实战经验，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使他们逐渐有种自卑感。要充分利用初战胜利的机会。”但齐格勒坚持等阿尼姆批准后再进军。直到2月17日，他才向美军集结地域斯贝特拉推进了40公里。此时，美军已将B战斗群从北部调过来，对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激战至黄昏，双方均损失惨重。美日战斗队开始边打边撤，这是根据安德森的命令进行总退却的一部分。德军终于进入斯贝特拉，又俘获了百余辆坦克和近3000名俘虏。

2月16日，当阿尼姆的部队正向斯贝特拉推进时，隆美尔像一只追逐猎物的狐狸，亲自动身前往加夫萨。沿途挤满了前进的坦克、汽车，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自阿拉曼战役以来，他一直被蒙哥马利追着屁股打，现在复仇的机会到了。“让美国佬尝尝我隆美尔的厉害吧！”他心里想。

此时美军已撤出加夫萨。隆美尔指挥非洲装甲集团军迅猛推进。2月17日下午，据阿拉伯游客们报告，美国人在卡塞林以西遥远的特贝萨正在炸毁燃料和弹药库，“这是美军神经紧张的明证。”隆美尔对身边的参谋人员喊道。

隆美尔热血沸腾，准备拼全力进行一场巨大的赌博。他想趁同盟军混乱之机，与阿尼姆的机械化部队发动一场联合攻势，直指特贝萨。他在给阿尼

姆的电话中大声喊道：“向同盟国军主要运输线如此深入冲击，会迫使英美两军将部队大都撤回阿尔及利亚——这是同盟军司令官们目前最担心的前景！”

但阿尼姆没有隆美尔那种气魄和气质，无意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令隆美尔勃然大怒的是，阿尼姆竟将第10装甲师调走。2月18日上午，隆美尔急得发疯，在指挥部中不停地踱来踱去。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建议电告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指望墨索里尼有心“得胜以支撑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隆美尔不愧为一只狡猾的“沙漠之狐”，暴怒中没有忘记利用墨索里尼的心理。墨索里尼丢掉在北非的老巢的黎波里塔尼亚后，迫切需要新的胜利安定国内人心，稳定其法西斯独裁统治。隆美尔在电文中向墨索里尼描绘了自己计划的“光辉前景”后提出：“倘若你们同意，我请求将第10和第21装甲师归我指挥，迅速向集结地域特勒普特·费里安亚运动。——隆美尔。”

快近18日子夜时，罗马方面同意两个装甲师归隆美尔指挥，同样的命令也下达给了阿尼姆。但罗马的命令是妥协的产物，隆美尔被命令进攻的头一个目标不是特贝萨，而是塔莱和勒凯夫。在隆美尔看来，这一变动是“骇人听闻、难以置信的目光短浅的一着，”因为这意味着这次联合攻势“离敌人战线近得不能再近，势必使我们去攻打强大的敌人预备队。”

被任命为盟军副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于2月19日赶到突尼斯前线指挥作战。他写道：“总的形势远不能令人满意。英、美、法部队在前线，尤其是在南部，混杂在一起，完全失去了战斗队形。由于上面没有坚定不移的指示或统一的指挥，我们就没有战役方针和计划。”他早已命令安德森集中装甲部队保卫塔莱和勒凯夫。在亚历山大看来，隆美尔兵力有限，不可能进攻特贝萨以追求大的战略胜利，很可能进攻塔莱和勒凯夫以夺取直接的战术成果。亚历山大的错误判断，因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决定而成真，从而变得对盟军有利。

英第6装甲师之第26装甲旅调到塔莱。还有刚开到的美第9步兵师的炮兵；英第6装甲师的步兵，即第1旅调来防守斯贝特拉正北面的斯比巴山坳，同美第1和第30步兵师的3个团级战斗群共同守卫。在特贝萨只有美第1装甲师的残部防守，力量十分薄弱。盟军的这一部署真可谓歪打正着。

2月19日凌晨2时30分，黎明一片晦暗，天空阴沉欲雨。这是隆美尔的决定性一天。他的进攻开始了。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带头穿越塔莱向勒凯夫进军，第21装甲师穿越斯比巴，顺着四通八达的公路指向勒凯夫。这样两路进攻部队可以相互支援。

隆美尔向北进攻，结果进入了盟军的一个关键性防御阵地卡塞林山口。据守在这里的是斯塔克上校指挥的美英混合部队，他们顽强抵抗，将德军阻止。下午，盟军增援部队源源开到，使斯塔克的兵力兵器远远超过进攻的德军。但德军乘盟军增援部队新到，设法从几个据点渗透过去。与此同时，德第21装甲师在向斯比巴推进时，被布雷区和兵力强大的守军阻止。隆美尔决定夜间集中兵力强攻卡塞林山口，并打算将迟迟开到的第10装甲师也用在那里。直到此时，隆美尔才知道阿尼姆保留了该师半数的兵力和一营虎式坦克（24辆）。开过来的只有1个坦克营、2个步兵营和1个摩托化步兵营。隆美尔大骂阿尼姆违抗命令，玩弄诡计，可又无可奈何，只得以现有的兵力兵器准备发动进攻。

直到2月20日下午，隆美尔才得以集中兵力攻打卡塞林山口。隆美尔令

司机带他到隘口的入口处。汽车驶出卡塞林村，沿柏油路颠簸前行，灰蓝色的山峦耸立在大雨浸透、绿草丰茂的草原上，依稀隐现。道路在正前方消失在两山之间。啊，这就是卡塞林山口。“我的部队激战24小时竟没有把它拿下来，够险的了。”隆美尔心里嘀咕着。

在离隘口3公里的地方，隆美尔设下他的流动司令部。他把所有的5个营的步兵都投入战斗，并下令使用新式的奈比尔威费火箭发射装置。这种6管火箭发射架可以把80英磅的火箭炮弹射向6公里远的目标。杀伤弹在隘口两边阵地上的守军中爆炸，坚守的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弃关撤退。

占领山口后，隆美尔将侦察支队派至通往塔莱的公路，也派至通往特贝萨的岔路，其目的一是使盟军在调动预备队时陷入进退困难的处境，其二是试探是否有可能按照他原先的目标去占领美军在特贝萨的巨大补给品中心。美第2军军长弗雷登道尔20日上午命令日战斗群从最右侧转到塔莱，接着调它去扼守从卡塞林至特贝萨的岔路。与此同时，英第26装甲旅从塔莱向南推进，在离卡塞林山口约15公里处摆开阵势。

2月21日一大早，隆美尔驱车进入卡塞林山口的狭口地带视察大厮杀后的战场。人们为死者挖掘了坟墓。阿拉伯人则四处游荡，寻找战利品。隆美尔此时产生了一种茫然的感觉，起初他想固守原地，等待盟军夺回卡塞林山口的反攻。他发现盟军按兵不动，便令第10装甲师冲上通往塔莱的公路。英第26装甲旅在连绵的山脊上边打边退，傍晚该旅退入早已准备就绪的塔莱阵地，德军尾随不舍，狡诈地用一辆缴获的英制瓦伦丁坦克打头阵，英军不辨真伪，被德军钻了空子。德军冲入塔莱，击毁了不少英军车辆，双方又是一场混战。激战三小时后，德军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阻遏。

2月22日，隆美尔料想盟军不久就会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攻。晨间，空中侦察表明，盟军大批增援部队已到达前线。而轴心国部队的左侧处境越来越危险，要进一步乘机穿过塔莱这条路，显然希望极小。前一天下午，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另一支部队冲上了到特贝萨的岔路，旨在占领那里的几处山口，以掩护向塔莱推进的侧翼，但被高地上美军大炮发射的密集炮火阻止。美军在这里所显示的日益成熟的战术和他们的大炮百发百中，都给隆美尔留下深刻印象。隆美尔感到，他不可能再取得更大胜利了。

22日下午，德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及其新任参谋长威斯特发尔上校驱车前来，发现隆美尔坐在指挥车里垂头丧气，正专注地倾听着雨点拍打着车顶的声音。无论他俩怎样劝慰，都不能改变他颓丧的心情。隆美尔坐在那里只是摇头，连身旁的电话铃响都没有听见。隆美尔坚持停止进攻，组织撤退。他说：“继续向西进攻不会再取得什么好处，阿尼姆违抗军令，私自截留第10装甲师的兵力和虎式坦克，使进攻兵力不足。”隆美尔还把责任归咎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我建议进攻特贝萨的理由是这样做会使敌人措手不及，而且比进攻勒凯夫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去冒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的意义。”凯塞林无奈，只得同意隆美尔的决定。根据计划，当天傍晚，轴心国部队奉命开始撤退，首先是向卡塞林山口后撤。

隆美尔所以急于撤退，更重要的原因是尽快回到东面的马里斯防线。蒙哥马利正在那里不断施加压力。隆美尔觉得跟美国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要亲自和蒙哥马利这个敌人中唯一占过他上风的将军算帐。

当隆美尔组织撤退之时，盟军司令部的高级人员尚未察觉。美第2军军长弗雷登道尔指挥犹豫不决。安德森还在从防御的角度考虑问题。22日晚

上，盟军在斯比巴的部队，因担心隆美尔可能在塔莱突破而威胁其后方，所以向北撤退了 16 公里。出于同样的理由，特贝萨的美军也在考虑撤退。甚至 23 日晨发现敌人从塔莱撤走后，还没有展开追击，直到当日深夜才发出 25 日总反攻的命令。而这时候，隆美尔的部队已通过卡塞林山口安全撤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 月 23 日罗马发布了一道命令，把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部队组成新的“非洲集团军群”，由隆美尔担任集团军群司令。而此时，隆美尔正在指挥撤退。

隆美尔的这次大规模反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次进攻的收获远远超过损失。隆美尔以伤亡千余人的代价打死美军 300 余人、俘 4000 人，击毁击伤盟军坦克 200 辆，缴获 60 余辆。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副官在 2 月 23 日的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骄横一世，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今天蒙受了耻辱，这是历史上我们最惨的败仗之一，我看这已是世所周知的事实。与彬彬有礼、明白事理的英国人相比，更使我们狼狈‘确有羞愧之感’。”

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认为，美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四个：“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想很快夺取突尼斯城，这一胜利希望很小的冒险行动的失败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这个冒险行动是按照我个人的命令进行的。以后，分散的兵力不能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抵抗敌人肯定会发动的反击。”

“第 2 个重要原因是情报部门的失职。参谋人员绝对相信他们手头所掌握的一些片面情报，而不考虑任何相反的可能性。他们断定，敌人一定要通过丰杜克发动进攻……这样促使集团军司令作出了错误的部署。”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清楚了解敌人的力量和对付这些力量的最好办法。从第 2 军前线的形势看，只需要用少量的侦察部队和掩护部队守住各山口，而把当时拥有的最强大的快速预备队部署于紧靠山口的后方，以便迅速而有力地打击敌人对山区的任何渗透。”

“第四个原因是缺乏经验和锻炼，这特别是表现在某些司令官方面。战争实际爆发后，美国虽然制订了加强训练的计划，但在这里作战的美国师尚未从中受益，其中大部分师是被仓促运到英国的，而且由于当时的运输设备没有像以后那样高的效率，所以他们曾经和自己的装备长期分离。在 194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训练。美国官兵的表现就是这种缺陷的结果。”

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第二次失败，几乎危及他的军事生涯。此次失败后，艾森豪威尔撤换了情报军官，打发美第 2 军军长弗雷登道尔卷起铺盖卷回家，任命乔治·巴顿将军任第 2 军军长，不久又任命奥马尔·N·布莱德雷为第 2 军副军长。布莱德雷出身寒门，1915 年西点军校毕业，为人谨慎，制定作战计划周密，执行作战计划坚决，是个难得的将才。布莱德雷早在西点时就与艾森豪威尔认识，此次北非战事吃紧，马歇尔急调布莱德雷奔赴北非。

隆美尔的反攻标志着在突尼斯的战事一个阶段的结束。德军进攻的失败，使其失去了挽救败局的最后机会。

血沃梅德宁

蒙哥马利尾追隆美尔进入突尼斯，在德军马里斯防线对面占领了阵地。在的黎波里港完全恢复其吞吐能力前，蒙哥马利还无法将大批部队调往前线。因此，他一度忧心如焚，担心卡塞林战役一旦结束，隆美尔调头向东进攻之时，自己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但不久，蒙哥马利的顾虑便消除了。

蒙哥马利抓紧时间进行防御准备。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一条从的黎波里延伸到前线的长达300公里的供应线，不仅足以保障两个军进攻的需要，而且保证在靠近前线的本加尔丹建立了许多军需品仓库。

1943年2月28日，蒙哥马利致电首相丘吉尔：“我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在我目前的阵地上同隆美尔作战。在我做好准备以恢复对他的进攻前，如果他竟企图干出肮脏的勾当，我就把他赶出去。”

通过“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蒙哥马利知道隆美尔要进攻的是梅德宁，遂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将英第7装甲师、英第51师和新西兰第2师调来布防。他已没有时间设置布雷区和铁丝网，但布下了数百门防坦克炮。

梅德宁阵地位于一个海湾里，由西面的马特马泰山及从该山向海延伸，以马里斯命名的防线围成。它包括梅德宁西北面断裂的高地及与之相连的极为有用的泽萨干河反坦克障碍。新西兰第2师负责保卫梅德宁地区，英第7装甲师则在该师右翼作如下部署：步兵旅配置在前，第8和第22装甲旅在后梯次配置。英第51师扼守泽萨干河上约20公里长阵地。这样就建立了一条完整的防线。

蒙哥马利在梅德宁地区的防御与6个月前在阿拉姆哈勒法岭的防御基本相似。不同的是，阿拉姆哈勒法岭之战是在屡次失败后进行的，而梅德宁之战是在一连串胜利后展开的，官兵们的士气更加高昂；梅德宁之战英军占有更大的人力物力优势，反坦克炮火更强。部队装备了“野鸡”反坦克炮，炮座很低，能发射17磅重的反坦克炮弹，对德军坦克具有极大毁伤力。

到3月6日，蒙哥马利已拥有近400辆坦克、350门大炮和470门反坦克炮。英军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的德意部队。

隆美尔在卡塞林之战后就悄悄调兵东向，但却受到多方面的牵制。虽然这时他已是非洲集团军群总司令，可阿尼姆仍肖着他悄悄准备另一次进攻，并动用了第21装甲师的坦克。2月26日，阿尼姆对在突尼斯北部的英第3军发动进攻，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久即被阻止。阿尼姆的进攻伤亡1000余人，损失坦克71辆。而英军则损失坦克16辆。更糟糕的是，阿尼姆的失败的进攻，耽误了隆美尔拟用于对蒙哥马利发动进攻的那几个师。隆美尔得知阿尼姆的进攻计划时大吃一惊，并对凯塞林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大发雷霆。3月3日当隆美尔得知阿尼姆的进攻失败了时，幸灾乐祸地对参谋们说：“我早料到会如此。他们本该把坦克开到较南边的开阔地带作战，但他们却让坦克陷入北面狭窄的沼泽盆地。”

早在2月28日，隆美尔便在瓦迪阿卡里特召开由参战的德意两军的将军参加的作战会议，隆美尔破天荒第一次不采用惯用的“右肘弯击”战术，而建议来一次两面夹击：由德第10和第21装甲师从海岸附近的北线出击；由德第15装甲师及德第164轻装师一部从南线穿插出山，进攻梅德宁。隆美尔解释说，蒙哥马利再能干也只能料到来自北边的进攻。

他的建议使与会者哗然。一位反对者指出，他们在北线埋设了成千的地

雷。“我们埋设的地雷有真有假，以防敌人取走。要是再将它们炸掉，就会事先警告敌人我们发起进攻了。”

意大利的梅塞将军提出一项相反的建议，他认为全部兵力应该穿越马特马泰山脊。隆美尔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一旦汽油车和弹药车被敌机击中起火，就很容易堵塞狭窄的公路。会议争论了5小时依然没有形成作战方案。于是隆美尔把决定权下放给了他的部属梅塞、齐格勒和装甲师的指挥官们。这几个人共同选择了南面作为发动进攻的地点，这里虽然便于坦克开进，但英军反坦克炮也在这里严阵以待。这次进攻的代号为“卡普里”。用于进攻的第10、第15和第21装甲师共有160辆坦克，比一个满员师本应拥有的还少，并且在进攻时除驻扎在马里斯防线上的几个较弱的意大利师外，只能得到200门大炮和1万名步兵的支持。这是隆美尔所能拼凑起来的最大的力量，比蒙哥马利的防御力量弱得多。

3月5日，卡普里战役打响的前夕，隆美尔向德国指挥官们讲了一通鼓舞士气的话，然后在下午两点沿景色壮丽蜿蜒曲折的山路前往713高地，从这个制高点可以看到25至30公里范围内的战斗情况。

3月6日清晨6时，薄雾缭绕，德意部队的进攻开始了，漫开飞舞的炮火穿透薄雾，把战场打扮的分外好看。德第15和第21装甲师从马特马泰山中滚滚开出，沿着梅德宁与图坚之间的公路摸索前进。德第10装甲师则从哈卢大隘口向梅德宁冲去。跟在三个装甲师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卡车运载的步兵，德意部队穿过空旷的平原，推进到离梅德宁约13公里的一座山脊上。在这里遭到蒙哥马利部署的反坦克炮的轰击。蒙哥马利不无夸张地写道：“隆美尔在黎明时开始向我进攻。他真是个大草包。我在那里布设了500门可以发射6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400辆坦克和占据着要冲的英勇善战的步兵，此外还有大批的重炮。这真是天赐的礼物。那家伙一定是疯了。”

英军的野战炮和中型炮向推进的德意部队进行了无情的轰击，反坦克炮则尽可能地直到最后一刻才开火。德意部队的冲击虽声势浩大，却苍白无力，没有突破英军任何阵地。他们的步坦协同很差，已丧失了以往那常有的良好的军事素质和敢打敢冲的疯劲。到中午时，德意部队就向后撤退重新编组了。

重新编组后的进攻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在上午遭到惨败后，3个装甲师的指挥官一起协商后决定，派步兵在坦克前推进。这是一种绝望的自杀式进攻。英军的雨点般的炮弹把敌军步兵打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后面的坦克的推进也被阻遏。

隆美尔自始至终都在713高地上观察战况。起初，薄雾挡住了视线，直到上午8时他才看到装甲部队的身影。中午时分，一指挥官前来报告：“这次进攻显然正中敌人的下怀。”隆美尔听后心中一惊，看来无法与蒙哥马利算帐了。当隆美尔看到下午的进攻更糟糕时，便于傍晚断然取消了这次进攻。

实际上，3月6日隆美尔的进攻先后进行了四次，每次都在惨重损失下被击退。他共损失了52辆坦克、伤亡645人，却毫无所获。英军一辆坦克都没有损失，只伤亡130人。在梅德宁战役中，英军的反坦克炮发挥了威力，丘吉尔称赞说：“这是史无前例的。”隆美尔遭到惨败，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战计划的细节都被英军的“超级机密”破译了。

梅德宁之战后，蒙哥马利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对马里斯防线大规模进攻的准备中。

隆美尔在进攻梅德宁失败后立刻意识到：这次失败打破了他原来的幻

想，即兵力和武器方面均处劣势的他，赶在两个敌人会师形成联合压力之前，就把其中一个打垮。这是拿破仑在对付反法联盟时惯用的战法，拿破仑运用这种战法以少胜多，多次大败对手。隆美尔想学拿破仑，在突尼斯对盟军也来个双重出击，可到头来全部“樯櫓灰飞烟灭”。

早在一星期以前，隆美尔曾向凯塞林提出一份对突尼斯的局势清醒而忧郁的估计，这也是两位集团军司令阿尼姆和梅塞的看法。隆美尔着重指出：轴心国部队正防守着一条长达 650 公里的防线（东西两线加在一起），而面对的盟军具有 2 倍的兵力优势和 6 倍的坦克优势，并且部队稀疏地拉开，处境十分危险。他主张将战线缩短到只防守突尼斯城和比塞大城长仅 150 公里的弧形线，并强调说保卫这条弧形线，每月的补给必须增加到 14 万吨。隆美尔还直截了当地要求阐明统帅部关于突尼斯战役的长期作战计划。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于 3 月 4 日晚些时候向希特勒宣读了隆美尔的信。希特勒不由得联想起 1942 年 11 月以来，隆美尔就进攻突尼斯的有利之处所许下的振振有辞的诺言。“这和他从前对我们讲的话简直大相径庭，”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他把部队撤退，这绝对不行。”约德尔赶紧应道：“我马上起草复电。”复电还附有一张表格，上面列举了双方编制的数目，不问其实力和装备如何。这种虚假的比较法，是希特勒在反驳前线指挥官们时常用的手法。

3 月 7 日早些时候，仍旧站在 713 高地上的隆美尔收到了复电。希特勒的拒绝使他惊恐万状。隆美尔突然感到身体像散了架似的，头晕目眩，难以支撑。他气呼呼地将电文一扔，转身钻进汽车，驱车下山。别人代写的隆美尔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总司令决定马上接受治疗——一刻也不再耽误。”

在梅德宁失败后，隆美尔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德国和意大利部队来说，留在非洲是“明摆着的自寻死路”。1943 年 3 月 9 日上午 7 时 50 分，隆美尔在斯法克斯登上飞机前往罗马，随后飞往德国。临上飞机前，隆美尔对接替他职务的阿尼姆大将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会回来的。”

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九、死亡航路

“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

基地大轰炸

密布水雷

小型军舰上阵

邓尼茨碰壁

高昂的代价

“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

当突它斯的陆上争夺战日趋白热化时，盟国海空军对意大利至突尼斯的海上补给线的联合封锁正加紧进行中。

1942年11月间，在法属北非的盟军正忙于巩固既得阵地，而在中地中海的盟军则以上要的注意力对付意大利至利比亚的补给线。德意利用11月抓紧向突尼斯抢运兵源和补给品。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并站稳脚跟后，其海空军便以西北作海岸的机场和港口为基础加强对意大利本土、西西里岛和西西里海峡的轰炸和封锁。驻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也频繁出动，轰炸和袭击意大利补给船队。随着隆美尔的部队撤出的黎波里进入突尼斯，意大利至利比亚的补给线寿终正寝。盟国的海空军遂集中力量封锁意大利至突尼斯的补给线。

一进入12月，意大利海军便领教了盟国的海空军的厉害。

12月2日晚，4支意大利补给船队像往常一样急速向突尼斯驶去。意大利商船满载着部队、车辆和军火，并由驱逐舰“达列科”号、“卡米契亚内拉”号、“福耳果雷”号以及护航驱逐舰“克利奥”号与“普罗契翁内”号护送。

通过“超级机密”，英国海空军已得知意大利补给船队的航线和目的地，遂提前拟定了截击计划。英国海军分舰队从崩内港出发，急赴战区。马耳他岛的英国空军不时飞临意船队上空，进行跟踪侦察和严密监视，将意船队的位置和航线及时报告执行截击任务的英舰队。

晚23时左右，执行巡逻任务的德军飞机发现了英国舰队，并立即报告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三分钟过后，英国舰队下达了“停止对船队照明”的命令。原来英舰靠照明飞机投掷的远距离照明弹引导，现在意船队已进入英舰雷达的监视之内，已用不着照明飞机继续引导了。英舰担心照明飞机会引起意船队警惕，从而使攻击失去突然性。

零时38分，英舰接近了意大利船队，透过茫茫夜色，护航的意大利驱逐舰的轮廓已映入英舰队指挥官的眼帘。一声令下，英舰万炮齐发，炮火映红了黑暗的夜空。意大利船队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过了好一会儿才在护航驱逐舰“克利奥”号和“普罗契翁内”号掩护下仓惶向东撤退。3艘意驱逐舰则向由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编成的、远为优势的英海军舰队开火，企图缠住英舰。英舰队识破意护航舰只的诡计，一面以巡洋舰攻击意驱逐舰，一面派驱逐舰攻击意商船。英巡洋舰机智地躲过意舰发射的鱼雷，以猛烈的炮火射击，意舰吨位小、火力弱，力战不支。激战半小时后，意驱逐舰“福耳果雷”号被击中要害，葬身鱼腹。又过了半小时，“达列科”号受重伤失去行动能力。只有“卡米契亚内拉”号且战且走，逃出覆灭的厄运。

在英巡洋舰与意驱逐舰激战时，英驱逐舰迅速扑向意商船队，像猛虎闯进羊群。意商船加足马力，拼命逃跑，无奈载货重、航速慢，被英舰追上一阵炮击，3艘意商船被击中。意“K.T.1”号商船发生爆炸当即沉没：“阿万廷诺”号迅即下沉，不久沉入海底；另一艘商船发生火灾，次日上午沉没。好不容易逃脱第一次攻击的意“阿斯普罗蒙太”号商船在凌晨2时也中弹起火，旋即沉入大海。英舰队这次截击行动干净利落，自己无一舰受损。

在同一天夜里，向班泰雷利亚岛驶进的另一支意大利船队也被马耳他岛

的英空军侦察机跟踪。班泰雷利亚岛位于西西里岛至突尼斯的航线上，是意大利海军的基地之一。3日下午，驻马耳他岛的英空军开始攻击意船队。傍晚，在克肯纳沙洲附近，该船队被英照明飞机照亮，英色雷机乘机发起攻击，将“韦耳洛切”号补给船击中。意护航驱逐舰“卢波”号立刻前来相救，在23时46分遭到从马耳他岛赶来的4艘英驱逐舰突袭。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卢波”号被送入海底。

1942年12月2日和3日的战斗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盟国海空军为更有效地配合突尼斯的地面作战，以优势力量封锁意大利至突尼斯的海上补给线。轴心国方面深知这条补给线对他们生命攸关，不惜代价突破封锁。意大利海军把1942年11月至1943年5月的这场反封锁作战称之为“第三期护航之战”，把通向突尼斯的航路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

基地大轰炸

盟国海空军为彻底截断意大利至突尼斯的航线，自 1942 年 11 月起便砍出了漂亮的“一板斧”，动用空军轰炸意大利海军基地。

意大利在西西里岛建有海军基地，舰队从这里出发前往突尼斯比从意大利本土上的基地出发要短一半的航程。盟国空军不断出动轰炸机对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南部港口进行猛烈轰炸，德意空军无力对各港口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

在盟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下。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被迫向北转移船只，特别是主力舰船。意第 8 巡洋舰分队于 1942 年 11 月 9 日从纳瓦里诺港转移到墨西拿港，战列舰“利托里奥”号和“维托里奥·万内托”号于 12 日从塔兰托移到那不勒斯港。刚刚完工几个星期、还需经过几个月训练才能担负作战任务的“罗马”号战列舰，也被迫转移到那不勒斯港。

意大利主力舰船北移后，盟国空军对那不勒斯港集中轰炸。1942 年 12 月 4 日，盟国空军的大编队轰炸机群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抵那不勒斯港上空，旋即投下数万吨重磅炸弹，那不勒斯港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此次大轰炸炸沉意巡洋舰 1 艘、重创 2 艘，并炸毁驱逐舰 4 艘。意大利海军的第 7 巡洋舰分舰队在这次大轰炸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意海军总司令部惊恐不安，意识到让主力舰船继续停留在南部诸港极其危险，遂下令进一步北移。12 月 6 日意战列舰和巡洋舰从那不勒斯港移到拉斯佩济亚港，同时把第 3 巡洋舰分舰队从墨西拿港转移到马达累纳港。唯一留在南部的是停泊在墨西拿港的第 8 巡洋舰分舰队。到 1943 年 1 月，盟国空军对墨西拿港进行了 8 次大规模轰炸，意第 8 巡洋舰分舰队在历遭劫难、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到塔兰托港。

盟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迫使意大利主力舰船北移，北移后各海军基地远离海战场中心地带。这就意味着意大利海军的主力舰船“被迫脱离战争”，而意大利一向把它们视为“在地中海的海上和地面战争的中流砥柱”。从此意大利海军只得利用小型军舰为补给船队护航了。

密布水雷

西西里岛至突尼斯的西西里海峡是意大利海军前往突尼斯的必经之地。过去，意大利海军为封锁马耳他岛，在西西里海峡的东端布设了一条宽阔的水雷带。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为防止盟国海军从西边进行的进攻，意大利海军又在西西里海峡的西端布设了一条新的水雷防线。这条新的水雷防线从比塞大港东北起至斯凯尔基沙洲止，长达 80 海里。1942 年 11 月底开始布设，同年 12 月完成，新的水雷防线布设成功后，驶向突尼斯港和比塞大港的意大利船队几乎完全避开了来自西边的盟国海军的攻击。东西两条水雷防线保护着西西里海峡上的航道，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觉得安全多了，不由得暗自庆幸。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盟国空军侦察机发现了意大利海军的布雷活动，报告送到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兼盟国海军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桌上，当时坎宁安正忙于协助艾森豪威尔指挥“火炬”战役，英美两国海军抽不出舰只加以破坏和阻止。到 12 月，盟军已登陆成功并巩固厂既得阵地，有人主张立刻派海军舰只清除意大利人布设的水雷，坎宁安起初也想立刻派出军舰，可这位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很快否定了上述建议。坎宁安想到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在意大利水雷防线内布设新的雷区，堵塞意补给船队的航道，使意大利人作茧自缚。主意已定，坎宁安立刻命令英驻马耳他岛海军分舰队采取行动。

英马耳他海军分舰队受领任务后，仔细研究了意大利人新的水雷防线和航道。他们发现意大利两道水雷防线夹着的航道宽仅 50 海里，遂决定在靠近比塞大和突尼斯城一侧布设雷区。他们派出“韦耳什曼”级布雷舰。布雷舰一般日落时离开马耳他岛或崩内港，快速驶入意大利人的补给航道，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水雷敷设到海中，许在大亮之前返回某地。

起初意大利人尚未察觉英国海军的布雷行动，后来不断有船只触雷沉没的报告送来，意海军才明白过来。针对这一严峻局面，意海军总司令部进行了多次研究，可总是争吵不休，始终拿不出可行的方案。这也难怪，意大利自 1940 年年中参战迄今，经过两年半的战争，意大利的扫雷舰已残存不多，其低劣的技术性能又不能适应大海区的扫雷作业。更有甚者，在英海军布雷区，盟国空军握有绝对制空权，那里的海域气候恶劣，风暴不断，这一切都使意海军畏之如虎。意海军曾尝试过消除英国水雷，但损失惨重，收获甚小，很快便放弃了，听凭英海军在航道上布设“拦路虎”。

对英海军布设的水雷区，意海军船队绝大部分是以付出舰船损失的代价后才发现的。每当有舰船触雷时，便在西西里岛海峡的航海图上用虚线把禁区标示出来，让其它舰船知道：此处有雷，不得通行！英海军的水雷区越来越大，意大利人的虚线越来越多。最后意大利人终于发现在埃加迪群岛和突尼斯诸基地之间的地带，只剩下一条长达 40 海里的“胡同”，这条“胡同”宽度不过 1 海里。意大利海军要护送一支支巨大的、混合编成的船队通过这个 1 海里宽 40 海里长且无航标的海上“胡同”，再加隆冬季节雾霭交加、海浪汹涌和盟军的空袭，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海员们望而却步，望海兴叹：“这真是死亡之航路！”

由于这条航道如此狭窄，意海军总司令部便令舰船改道向邦角——埃加迪群岛雷区以东航进。可是选择这条航线的船队势必通过邦角以下的水道。

而这条航道因 1942 年 11 月初意方自己布下了新雷区，所以在任何一点上其宽度都没有超过 3 海里。事实上，在某些区段，连半海里都不到。尽管如此，在盟国海空军还没有对其实行联合封锁前，意大利人宁愿走这条航道。到 1943 年 2 月，盟军加强了对这条航道的联合封锁，这条航道的风险也和另一条航道一样了。

小型军舰上阵

1942年12月2日的海战后，意海军不敢再用运兵船运送部队去突尼斯，那意味让部队去送死。遂改用驱逐舰。可每艘驱逐舰一次只能航渡300名军人，驱逐舰的数目又少得可怜，难以完成任务。

此时的到突尼斯的补给线已成为压在意大利海军身上的一座大山，意大利人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主力舰船被迫脱离了战争，只好以驱逐舰担任护航任务。可为了航渡部队的安全又被迫抽出驱逐舰运兵，护航的任务只好让小型军舰接替。

绝大部分船队的护航由护航驱逐舰担负起来。护航驱逐舰的吨位和作战性能比驱逐舰差得多，可没有更好的办法。护航驱逐舰的数目也少得可怜。1943年第一季度，用于为去突尼斯的船队护航的护航驱逐舰，每日从未超过10艘，2日末时一度减至每日5艘。到了1943年第二季度，情况变得更糟，剩下的护航驱逐舰干脆留在西西里海峡，舰长很少离开舰桥。每艘护航驱逐舰每月出勤多达28天。甚至连进港稍息之际，也经常处于盟军飞机的轰炸之下，舰员们不分昼夜高度紧张，以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为了向突尼斯抢运兵员和物资，意大利海军搬出了全部家底，使出了浑身解术，把登陆舰、大小鱼雷快艇都用来协助护航；拖船用于极其危险的海上救助，拖救受伤舰船。总之海军的所有辅助舰艇，形形色色全都派上用场。1943年初起，新的护航舰只也从反潜作战中抽出来支援护航。

补给舰沉没很多，建造赶不上损失，只好把机帆船和渔船搜集来应急。这些商船的海员们知道前往突尼斯的航道危险万分，不是被盟军飞机轰炸，便是被盟军的潜艇和水面舰队击沉，因此千方百计逃亡。可是大部分不得不在法西斯淫威下被迫踏上送死之路，有这么一位海员，他已从西西里海峡两次死里逃生，又被迫第三次出航。他登上装载军火的“曼内斯”号补给船。在西西里海峡的航道上被盟军轰炸机击中，船立即爆炸，顷刻间人船俱无踪影。

邓尼茨碰壁

卡尔·邓尼茨（1891—1980）是法西斯德国海军名将，潜艇战专家。他指挥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四处游弋，使盟国的商船队和护航舰队蒙受了惨重损失。1943年1月30日邓尼茨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他上任之时，突尼斯的地面作战正如火如荼。邓尼茨深知：德意部队在突尼斯的作战取决于意大利能否给他们从海上提供补给。邓尼茨对意大利海军不能提供足够的补给十分不满。

邓尼茨自靠奋勇，向希特勒报告说：德国海军打算尽一切可能对执行补给任务的意大利海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给以援助，并愿专程飞往罗马会见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希特勒正为突尼斯的补给问题犯愁，因为前线几乎天天都吵着要援兵、弹药和给养。现在邓尼茨主动请缨，希特勒格外高兴，立刻表示同意。希特勒还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让邓尼茨带上。

1943年3月17日，邓尼茨一行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随后在里卡尔迪海军上将陪同下拜访了在帕拉佐威尼斯的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用德语同邓尼茨交谈，对于德军参加掩护驶向突尼斯的运输队表示完全赞同。

接着邓尼茨与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和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进行会谈。但会谈进行的很不顺利。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怀疑德国海军要插手和控制意海军，他们对邓尼茨的指手划脚表示反感。邓尼茨起初以海军名将和海战行家的口气说话，遭到意大利同行的冷遇后才醒悟过来。随后他极力使里卡尔迪及其伙伴们相信：德国海军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才主动就向突尼斯提供补给一事提供援助。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了协议：同意一个德国参谋部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德国参谋部由一位对指挥和掩护护航运输队颇有经验的将军率领。此外，双方还商定，为了掩护运输船队，德国海军负责提供了防空武器，意大利海军则把6艘前法国鱼雷艇转让给德国海军用在突尼斯交通线上的掩护任务。

邓尼茨于3月18日致电希特勒，汇报他与意大利海军签署的有关协议，同时要求说：“对确保海上补给线的安全来说空军必不可少，”“仅靠海军单枪匹马必然难以抵御目前和将来的空袭。”希特勒当然知道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的道理，可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失败后，他正聚集力量准备重新夺取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已没有空军可以调往意大利。所以，当邓尼茨出访回来时，他对邓尼茨说：“必须抗击敌人的空袭，不过要由海军采取低空防御措施加以改善。”邓尼茨听后顿时心凉半截。明摆着的，希特勒又把球踢回海军，没有空军的强有力配合，海军无论如何是无法有效地抗击盟军的空袭的。

邓尼茨返回德国后，便决定派卢格海军中将担任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参谋部参谋长。卢格自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北部起，就一直担任德军驻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地带保安司令，在濒陆海区执行掩护任务和掩护护航运输队方面积累厂丰富的经验。邓尼茨把自己的心腹爱将派到意大利，希望他对那些笨手笨脚的意大利人提供指导和在德国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援助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卢格到意大利后，很快发现到突尼斯的护航运输远比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地带的护航运输艰难危险得多。在突尼斯这条航线上，他并不比意大利同

行懂得多。卢格在罗马呆了不到两个月，此间意大利的运输船在紧靠非洲海岸照样经常被盟军的轰炸机击沉，轴心方面的战斗机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无法对盟国空军的轰炸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德意对突尼斯的海上补给每况愈下。

卢格终于明白了，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里的补给条件还不如北方诸水区。他不无恼怒地宣称，西西里海峡是一座“咆哮着的熔炉！”

高昂的代价

到突尼斯的航线成了意大利海军的“死亡航路”，但为了向陷于饥馑和弹药不济的轴心部队提供补给，意大利海军不得不一次次地驶入这条航道，并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42年12月和1943年1、2月，意海军运抵突尼斯的补给品分别为58763吨、69908吨和59016吨，损失率为23%。在这三个月里，还将4.2万德意军事人员运抵突尼斯，其中3400人葬身大海。

1942年2月底时，隆美尔在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曾强调：要继续坚持突尼斯的地面作战，每月的补给至少要保证14万吨。希特勒满口答应并向意大利施加压力，但没有什么作用，1943年3、4月间，盟国空军的空袭更为猛烈，海军的封锁也更加严密。这两个月意大利运往突尼斯的补给品损失率上升到41.5%。3月实际补给品登陆量仅43125吨。4月份为29233吨。5月上旬运出的3723吨补给中，损失率狂升至77%。军队在航渡中的损失率也大幅度上升。3、4月间，离开意大利的轴心部队损失率达12%，实际只有1万余人抵达突尼斯。

意海军在长达6个月的护航运输中，共从意港口派出船队119起，此外还有578次航渡是由小型补给船执行的，前后参加海上运输和护航的舰船共有485艘。此间盟国海空军共对意补给船队进行64次潜艇攻击和164次的空袭，并对意大利对突尼斯补给有关的诸港口进行了273次大规模空袭。在盟国海空军的沉重打击下，意大利共付出各型舰船243艘，其中151艘是500吨以上的货船。

冷酷的数字表明了意海军对突尼斯的补给是血铺的路，也表明了盟国海空军对肃清突尼斯轴心部队作战中的杰出贡献。围绕突尼斯航线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厮杀和较量，比以往任何战役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现代战争是陆海空作战紧密联系的立体战争，陆上作战离不开制海权，而制海权又离不开制空权。确保制海权和制空权是为保证己方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和破坏敌方海上补给线。双方在海上补给线作战至少同双方的地面作战一样激烈和重要。

意大利海战史专家布加拉丁把意海军与盟国海军在地中海上的角逐比作一次不同等级拳手之间的较量。他写道：“意大利海军是一个中量的拳击选手，他所面对的对手乃是最重量级的拳击家。重量的差别因有下列情况而益见悬殊：（1）中量选手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简直是瞎子（指没有空中侦察和雷达）；（2）他的一只臂膀动不得（指没有空中支援）；（3）他的双脚被绑在地板上（指没有燃油）。”布加拉丁多少道出了意大利海军失败的原因。然而，更深入一层便会发现，现代战争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海空军更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经济是战争的目的，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看不见的手”。

丘吉尔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致电坎宁安海军上将，对盟国海空军的战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相致坎宁安海军上将 1943年6月11日

我们的潜艇英勇忠诚，共击沉船只47艘之多，我们的水面舰只也击沉了42艘，总计268600吨。加上空军的战果，共达137艘，433400吨。这相当于轴心国在突尼斯战役开始时所有船只估计数的32%。

在大陆上的漫长的斗争中，海军和空军在极密切配合下，共击沉驱逐舰或鱼雷艇 21 艘和小型船只众多，并使敌人的供应船和运输船有 35% 不能到达突尼斯。

扫雷舰由于在 5 月 9 日至 21 日间已扫清了长达 600 海里的海峡，因而赢得地中海重新通航的荣誉。

我方运输船队的护航工作达到了最高水平。1942 年 11 月 8 日至 1943 年 5 月 8 日间，我们进入地中海的大量船只，损失尚不到 2.25%。下面该回过头来看看突尼斯地面作战的进程了。

十、让非洲成为净土

巴顿“虚张声势”

蒙哥马利的主攻

“铁匠”攻势

“火神”行动

艾森豪威尔拒见阿尼姆

巴顿“虚张声势”

乔治·巴顿于1943年3月初接任美第2军军长，艾森豪威尔的目的是让巴顿重振萎靡的第2军，使其“斗志昂扬”。巴顿到任后的第三天，第2军的参谋人员就真的疯狂地斗起来了，但不是对德国人，而是对着巴顿。

巴顿赴任前曾拜访过盟军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向巴顿讲述了第2军的“可怕混乱情况”，并说了他对美军感到的“失望”，至少是“身心软弱”，缺乏训练”。亚历山大让巴顿对第2军严加管教。巴顿觉得让英国同行批评美军是奇耻大辱，决心狠狠整肃“那帮不争气的兔崽子”。

他改造第2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着装。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美第2军受了英国兵的影响，对其传统的野战服装毫不在意。在炮火间隙，越来越多的士兵取下沉重的头盔，只戴着按规定垫在钢盔里面的绿色无边便帽。在巴顿看来，这种无边便帽已成为第2军纪律松弛的象征。他明令禁止戴这种便帽，还严令该军士兵任何时候都必须戴铜盔、打绑腿和系领带，这对全军士兵是个巨大震动和打击。后方各单位不许免戴钢盔，前线作战连队打仗时要系领带。

开始美第2军内怀疑巴顿是否会那么认真，因而迟迟不动，巴顿便亲自出去，四下搜寻那些不戴钢盔的官兵，叫他们排好队，对他们训话：

“我对任何一个不立刻好好执行我命令的兔崽子都不会容忍的。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25美元，要么送军事法庭。我可告诉你们，送军事法庭是要记入档案的。”

巴顿常常说：“一旦叫他们掏腰包，你就可得到迅速的反应。”

且不论这些做法是不是鸡毛蒜皮，巴顿的举措震动了美第2军，迅速改变了它原来的软弱涣散状况。布莱德雷写道：“每当战士扎绑腿和扣上沉重的钢盔时，他就不能不想起现在指挥第2军的是巴顿，卡塞林战役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尽管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巴顿赢得众望，但是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怀疑的印记：“第2军的老板是巴顿。”

巴顿全力以赴。在一个星期内视察了所属4个师的每一个营，对每个营都发表一通不同的鼓舞士气的讲话，里面夹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脏话。他的视察是很彻底的，连厕所也不放过。但巴顿的所作所为经常令人瞠目结舌，连副军长布莱德雷都大为不满。在视察布莱德雷的朋友特里·艾伦指挥的“大红师”第1步兵师时，巴顿对艾伦让工兵挖许多狭长的堑壕掩体很不满意。巴顿一边大步向前走，一边用轻蔑的眼光察看这些堑壕，似乎掩体是胆小鬼的隐蔽所。他怪声怪气地高喊道：“特里，哪一个掩体是你的？”特里·艾伦把他的掩体指给他看时，巴顿大步走过去，掀开门帘就往里撒尿。巴顿蛮横地拉上门帘，向特里轻蔑地嘲笑道：“现在去用吧。”巴顿这一粗鲁的兵痞举动，使在场的人为之愕然。布莱德雷在惊愕之余，心里升起了疑团：这样能说是好的领导作风吗？

一星期结束的时候，巴顿多少确信，他已在第2军“恢复了纪律”。他的确给部队来了一次高压电休克治疗，也确实使可怕的巴顿深深印在他们心中。但士兵们对巴顿蓄意的专制主义感到畏惧，也拼命反抗；他们屈服于他的粗鲁方式，但也觉得厌恶；他们讥笑他精心编造的充满下流用语的动员讲话，但也确实觉得脸红。士兵们多是刚脱离老百姓的单纯的小伙子，对巴顿

稀奇古怪的做法难以欣赏。巴顿急切地想把他们陶冶成真正的战士，难免做过了头。

3月15日，艾森豪威尔到第2军视察时，对巴顿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艾森豪威尔看到参谋人员像老黄牛一样，一天工作24小时，他们确实干得不错。部队看上去相当精干，至少是坚强了。有人私下告诉艾森豪威尔，第2军的参谋人员对巴顿不很满意。艾森豪威尔一笑置之，因为这是他意料中之事。

巴顿大力整顿美第2军时，盟军在突尼斯已稳操胜券了。蒙哥马利挫败了隆美尔的进攻。美军在突尼斯的防线终于理出了头绪。盟国海空军已把轴心部队孤立 在突尼斯半岛上。亚历山大一直在苦若思索怎样歼灭在突尼斯的轴心部队。显然在他面前摆着两种选择：一是可以在北面的冯·阿尼姆和南面马里斯防线的意大利第1集团军（即隆美尔原非洲装甲集团军）之间，大胆地进行穿插，分割包围，最后予以歼灭；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向轴心部队施加压力，将其挤到突尼斯北部海滩上，使其失去回旋余地，最后就歼或投降。亚历山大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不相信美军的战斗力。如果他选择大胆的“穿插”方案，根据当时突尼斯前线的部署情况，担任穿插任务的应是美第2军。亚历山大认为，“穿插”部队肯定会遇到敌军顽强抵抗，担心美第2军无力粉碎这种抵抗。

亚历山大把这项稳扎稳打的作战计划取名“挤压”，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将在“挤压”作战中担任主攻，其首要目标是突破马里斯防线，沿海岸地带将意第1集团军赶向突尼斯城。盟军第1集团军将牢牢固守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的的前沿阵地。在南部，美第2军将沿山地向东佯攻，把轴心部队从蒙哥马利的正面引开，并威胁其右翼。

3月13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作战命令。巴顿对给予美第2军的次要任务感到不满。3月15日他以明显的挖苦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这次作战的目的旨在“夺取和确保加夫萨，以便利用它作为前方补给基地，为的是使英国第8集团军向北运动时能重新得到补给。”但巴顿的失望情绪并没有影响他精心制定自己的战术行动计划。他准备通过迷惑的侧翼攻击帮助蒙哥马利突破敌军防线。

美第2军在蒙哥马利发动攻势之前三天，即3月17日开始发起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特里·艾伦的第1步兵师将夺取加夫萨，如果条件允许，便攻占埃尔盖塔，然后为蒙哥马利建一个燃料库。奥兰多·沃德的第1装甲师通过卡塞林山口向东推进，直指埃尔盖塔东北，若条件许可，再向梅克纳西推进。曼顿·埃迪新编第9步兵师，同时支援艾伦和沃德。多克·赖德第34师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北面。

3月17日，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都来到美第2军指挥所，坐阵督战。巴顿和布莱德雷随部队上了前线。巴顿同特里·艾伦在一起向加夫萨挺进；布莱德雷则加入沃德一路。进攻第一天就占领了加夫萨。接着3月18日第1步兵师攻占了埃尔盖塔；沃德的第1装甲师已经在泥地中做好了向梅克纳西展开攻击的准备。巴顿一眼就看出这时形势对美第2军比较有利，因为意大利部队正从加夫萨撤退，前头暂时还没有德军，这是美军直接穿过加夫萨向埃尔盖塔进军的良机。在增援的德军到达之前，美第2军就可占领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巴顿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制定攻击计划。

但3月19日亚历山大的参谋长理查德·L·麦克里尼来到美第2军指挥

所，宣布最后攻占突尼斯的总计划——《未来作战指示提纲》。计划规定，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和安德森第1集团军，将赶到比塞大和突尼斯进行最后的大会战；令美第2军“（1）坚守加夫萨；（2）拿下并守住梅克纳西以东的高地；（3）派出一支轻型装甲部队袭击迈祖纳机场，摧毁那里的设施后即返回。”最使巴顿和布莱德雷泄气的是第四条，其中说：“主力部队不得越过加夫萨——梅克纳西——法伊德——丰杜克一线。”这样一来，巴顿打算突破对方防线直打到海边，从后方包抄意第1集团军的机会就告吹了。他所许可做的只是朝着轴心部队的方向“摇旗呐喊”。他甚至不能打得太远，以阻止德国增援部队和意军会合。

巴顿和布莱德雷都非常气愤。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早有明令，必须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办事，不得妨碍美英两国军队的团结，所以才没有发难，他们两人一方面为实施亚历山大的计划作准备，一方面采取以往罕见的做法——越过顶头上司亚历山大将军，直接同艾森豪威尔打交道。

3月20日蒙哥马利对马里斯防线发起主攻，旋遭挫败。3月22日，布莱德雷飞往阿尔及尔，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亚历山大的计划情况，并说明美第2军拒绝接受今后分配给的任务。艾森豪威尔对美第2军将被排斥在最后一战之外的事并不知情。布莱德雷极力主张修改作战计划，让美第2军参加最后决战；既然有人说美军缺乏作战经验，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在战斗中得到锻炼、丰富作战经验。

对布莱德雷提出的第一个想法，艾森豪威尔无不点头同意。于是问布莱德雷美第2军应如何参加最后的会战。布莱德雷几天前就打好了腹稿，建议把整个军都调到安德森第1集团军以北，在比塞大独立作战。

艾森豪威尔专门找亚历山大谈了一次，坚持把美第2军作为一个作战单位使用。他向亚历山大强调了三条理由：首先，盟国用于击败德国的大部分地面部队将靠美国提供，因此，美军需要进行大兵团作战锻炼；其次，美第2军在此前的历次作战中，均被迫以小股部队作战，从没机会作为一个作战单位以发挥其战斗力；第三，自3月1日以来，该军的士气有明显提高，因此它有权像证明美国武器的质量那样来证明自己的作战效能。亚历山大同意了。

当布莱德雷会晤艾森豪威尔时，巴顿正在前线指挥第2军与敌激战。3月22日，沃德的第1装甲师终于攻占了梅克纳西，但尚未夺取其制高点，被同时到达的德第10装甲师阻击在内米亚山前。3月23日德第10装甲师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22日入夜前，巴顿命艾伦第1步兵师沿加夫萨——加贝斯公路向前推进，并且要攻占北侧的高地，但23日晨6时，该师遭到德第10装甲师约50辆坦克的袭击，损失火炮40余门，击毁德军坦克15辆。到中午时，终于在离师指挥所3.5公里处将敌军阻止。当天下午，美军的前线密码破译队截获了一份敌军情报，上面说德军将于下午1时再次发动进攻。接着又截获第二份情报，说德军的一个炮兵团不能准时开进阵地，进攻将推迟到4时45分。艾伦第1步兵师占领防御阵地，严阵以待。

德军在第二次进攻中，步兵在先，坦克居后，当到达美第1步兵师阵地300米距离内时，美军进行了猛烈炮击，击毁敌坦克32辆，将敌军阻止。这样，美军不仅佯攻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打败了德国人，终于雪了卡塞林山口之耻。巴顿对这次战斗十分满意，它证明这时的美第2

军已不是他半月前到达时看见的一群不成体统、无精打采的士兵了。“硝烟一散”，他自豪地指出，“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一步”。但这以后，巴顿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

蒙哥马利 3 月 20 日对马里斯防线的进攻没有成功。他中途改变作战计划，把左翼的佯攻变成主攻，于 3 月 26 日突破成功。德意部队且战且退向北撤向加贝斯湾上的盐沼防线，即费贾杰盐沼和阿卡里特河一线。蒙哥马利企图在盐沼防线以大兵团进行决战，所以他再次要求亚历山大令美第 2 军支援他。蒙哥马利说要是美第 2 军能向前推进，那怕只有几公里，也将大大减轻他的压力。因此，他要求扩大美第 2 军的作战行动，要美第 2 军从埃尔盖塔出发，用装甲部队沿加贝斯向前推进。这不同于主攻，不是旨在分割轴心国部队的向海岸的穿插，而是在盐沼防线附近对敌人作骚扰性袭击。亚历山大明令美第 2 军不得进行大规模坦克交战。

接到命令后，巴顿和布莱德霄都相信，他们的第 2 军一定能一直插向大海，像一个楔子劈开轴心国部队，从而处于优于蒙哥马利的地位。巴顿大胆调兵遣将，调埃迪第 9 师至埃尔盖塔，同艾伦第 1 师协同进攻，为装甲部队开辟道路。他又北去梅克纳西，令沃德第 1 装甲师作主要突击。第 34 师则负责占领北面 160 公里的丰杜克山口，从而打开另一条通往海岸平原的道路。但是第 34 师 3 月 27 日对丰杜克发动的进攻，当场就被敌军一道布防不强的防线阻挡，第二天便半途而废。第 34 师因此向西后撤了 6 公里，以便脱离敌军的射程和进行重新编组。

3 月 28 日美第 2 军从埃尔盖塔向加贝斯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以艾伦的第 1 师为左翼，埃迪的第 9 师为右翼，力求在敌军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为沃德的第 1 装甲师投入攻击打开通道。但是，巴顿只取得了极小的进展便成僵持状态。困难没有吓倒巴顿，但他有些忐忑不安，他那几天的日记充分显示了他的焦躁和忙乱心情。这时蒙哥马利已突破哈马到达加贝斯，亚历山大遂令巴顿在步兵未扫清道路前就出动装甲师向海岸冲击。这一尝试，为敌人组织得很好的反坦克炮所阻止。经过 3 天无效的作战，亚历山大重新命令步兵扫清道路，巴顿拼命打气，可是依然没有多大成效。

4 月 3 日巴顿同他的英国同事空军少将阿瑟·科宁汉爵士发生了纠葛。美第 2 军一直怪科宁汉的空军支援不力。4 月 1 日时，副军氏布莱德雷到前线视察装甲师的进攻情况，协助装甲部队的第 1 和第 9 步兵师行动缓慢，遭到轴心国空军的袭击，不但部队损失不小，而且使布莱德雷的观察指挥所受到威胁。观察指挥所隐蔽在狭长的战壕里，敌机投下的重磅炸弹落在附近，布莱德雷周围有三人毙命，其中包括巴顿的副官里查德·N·詹森，这样在 4 月 1 日的战况报告中，巴顿的作战处长抱怨说：“我们的部队完全得不到空军的掩护”，因此使德国空军“几乎为所欲为”。报告送到亚历山大手上，科宁汉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回击，公开表示对美军的鄙夷。他指责美第 2 军“谎报军情”，并讥讽他说，希望美第 2 军不要再作“丢脸的事，把陆地上的失败归罪于空军”。然后，科宁汉又傲慢地说，巴顿的战况报告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第 2 军根本没资格参加现代战争”。

巴顿感到难于容忍科宁汉的侮辱性指责，遂用最激烈的语言向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提抗议。科宁汉的上司英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看了巴顿与科宁汉的相互指责，大吃一惊，深恐这会破坏美英两军的团结。特德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他已令科宁汉撤回并取消他的报告，向巴顿赔礼道歉。

科宁汉试图平息争吵。电告巴顿：“我司令部4月2日（特字40号）发出的关于在第2军前线空军战况的报告，收回作废”。巴顿拒绝接受用取消科宁汉的无礼电报作为修好办法，于是，这位受到责备的空军少将又发出了一份通报，直接表示道歉。科宁汉写道：“请各位周知，我拜会了第2军军长，向他表示歉意，特字40号通报可能被误认为对美军的蔑视，但绝无此意。”

这时巴顿准备讲和了。4月5日他接到来电后立即答复说：“我亲爱的科宁汉，请接受我及第2军官兵对你十分宽宏的来电的最诚挚的谢意。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这种误解也是有部分责任的。我一方面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感到宽慰和满意，因为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与你相识，因为在我看来，你是战争的勇士们所有品格最完美的楷模。”巴顿最喜欢滥用形容词，这次也无例外。

艾森豪威尔总是站在维护美英部队团结的高度处理问题。这一次他责备巴顿不该大发雷霆。他给巴顿写了一封信：“我很理解你的委屈心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盟国通力合作的伟大目标……”他最后劝告巴顿，如果将来在其他方面遇到非议，应当通过适当的途径提出自己的意见。

盟军对轴心国部队的进攻仍在继续，逐渐将敌军向北挤压，战斗仍十分激烈。巴顿的牵制性进攻虽进行得并不顺利，但牵制了德军的第10和第21装甲师，使敌实力薄弱的后备装甲部队进一步分散，从而为蒙哥马利突破马里斯防线并继续向北挺进减轻了负担。因而美第2军功不可没。

蒙哥马利的主攻

蒙哥马利一直在为突破马里斯防线进行积极准备。

马里斯防线是法国人在其兴盛时期修建的，用来防止意大利人入侵突尼斯的。它从海岸向内陆延伸 35 公里到达马特马泰山脉，而荒凉高耸的马特马泰群山则把防线向西延伸直到沙海。这片显然无法通过的沙海，提供了强有力的翼侧掩护，使马里斯防线被认为是无法迂回的。此外，在与济格扎奥干河（马里斯防线的核心）和泽萨干河（在梅德宁战斗中，英第 51 师曾驻守这里）之间是泽乌斯干河，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前哨阵地。

德国人接管防线后，逐步弥补了防御工事的缺点。例如，法国人修建的钢筋水泥掩体面积太小，不能安装德国的重型武器；而防线上有许多哨所则大得足以部署一个营。经过德国人的精心改造，马里斯防线虽不能说坚不可摧，却也艰难突破。在泽乌斯干河和济格扎奥干河之间修建了许多前哨阵地，而济格扎奥干河本身就是一道令人生畏的防坦克障碍，该河河床平均宽近 20 米、高 2.5—6 米。它还是一条水道，有些河段水宽 9 米、深 2.5 米。在这条河上布设了 10 万颗地雷和 30 公里长的铁丝网。济格扎奥干河的两岸均被劈成陡坡，在英军可能的强渡点部署了火炮和机枪。马特马泰群山中有许多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德意部队在那里没有什么人工防御设施。最后还有“不能通过的”沙海，在沙海的那一边是泰拜盖隘口，通过这个隘口可以到达突尼斯的哈马平原、加贝斯和大海。作为预防措施，敌军已经在这个隘口布设了地雷和铁丝网，当然没有马里斯防线上的复杂。

为突破成功，蒙哥马利早在 1942 年底就组织了对马里斯防线的侦察和探讨从南面迂回该防线的可能性。蒙哥马利派遣的一个“沙海远程侦察组”于 1943 年 1 月下旬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实施翼侧包围运动的隘口，并根据发现者的名字把这个隘口叫做“怀尔德隘口”。通过侦察，蒙哥马利积累了有关马里斯防线及其周围地区的大量情报，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取名“拳击家”。根据这个作战计划。在右翼靠海岸地带实施主要攻击，由奥列弗·利斯率领第 30 军的 3 个步兵师发起正面进攻，打开战役突破口，使布赖恩·霍罗克斯的第 10 装甲军能乘胜前进。与此同时，由伯纳德·弗赖伯格率组成的新西兰军，在左翼发动佯攻，向哈马发动一次长距离迂回敌侧翼的进袭，以威胁敌人后方并牵制其后备力量。蒙哥马利的部队共约 16 万人，610 辆坦克和 1400 门火炮。马里斯防线上的意第 1 集团军号称 9 个师，总共不足 8 万人、150 辆坦克（包括靠近加夫萨的德第 10 装甲师的坦克）和 680 门火炮。英军在人数和火炮方面占有 2：1 强的优势，在飞机上也一样，而在坦克方面则占有 4：1 的优势。虽然轴心部队对马里斯防线的右翼心存忧虑，但是隆美尔离开北非前曾无可奈何地解释道：“凭我们当时所拥有的力量，不可能同时既对付英军对马里斯和哈马的进攻，又对付英军对加贝斯的进攻”。隆美尔离开北非后，其继任者苦于将寡兵少，也无力加强马里斯防线右翼，只希望那里的沙海是“不能通行的。”

3 月 20 日英军的进攻开始了。在靠海岸一翼（右翼）对马里斯防线的正面进攻中，英第 50 师第 151 步兵旅和拥有 50 辆步兵坦克的第 50 皇家坦克团，企图在济格扎奥干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进攻部队选择敌军抵抗最弱、水最浅、堤岸不太陡的河段进行强渡，但这样一来就不可能达成任何突然性。英军先进行了强有力的火炮准备，扫雷坦克扫除着地雷场上的地雷，第 151

步兵旅在云梯的帮助下，不顾敌人猛烈的火力，渡过河去，夺占了两大据点，但随之而进行的坦克强渡进展很不顺利。坦克携带着大柴捆前进，企图把柴捆扔在于河里，连成一条简易通路，可坦克废气的热度把许多柴捆燃着了。领头的那辆坦克又掉进河里，堵塞了道路。有3辆坦克在工兵修的一条旁道上到达了对岸，但后来旁道堵塞了。那天夜里，敌军以火炮、机枪严密封锁强渡点，使英军的强渡点简直成了地狱之门。奋力渡过河去的步兵特别是那些停留在河床上为坦克开路的工兵遭受了重大伤亡。原计划开辟3个强渡点，但因工兵伤亡太大，结果只开辟了一个。21日夜里，第151步兵旅在得到一个团的增援后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使桥头堡多少扩大了些，且又有42辆坦克强渡到对岸。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因为坦克在强渡时把道路搞坏了，以致任何运输工具和反坦克炮都不能过河。22日下午，德第15装甲师发动了一次反冲击，英前沿步兵在没有充分支援的情况下被逐出已占领的阵地，被迫退到河岸边，渡过河去的英军坦克也被摧毁了30多辆。这样，到22日夜晚，英军不但未能在敌防线正面取得突破，而且连原来插在敌防线上的据点也被迫放弃了。

由弗赖伯格率领新西兰军在左翼进行的迂回运动起初进展顺利，所谓新西兰军实际上就是用第8装甲旅和一个装甲团加强的新西兰第2师，外加若干炮兵和戴高乐自由法国一个纵队，共2.5万人，1550余辆坦克。

新西兰军于3月11日深夜至12日黎明开始在富姆泰塔温集结（位于梅德宁与怀尔德隘口之间）。3月19日全军进抵泰拜盖隘口，做向哈马和斯法克斯进击的准备。与新西兰军对抗的是支意大利部队，战斗力很弱，被新西兰军一个情报军官轻蔑地称为“装模作样的侏儒”。新西兰军虽未遭受强烈抵抗。仍克服了重重困难，国为要穿越一片沙漠地带。行军中，经常要用推土机把陷在沙里的卡车推出来。一位新西兰军官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困难、更令人疲劳的行军。”

新西兰军进行了出色的接敌行军后，动作就缓慢起来。尽管蒙哥马利电令弗赖伯格尽快到达哈马，然后迅速向加贝斯和马里斯防线后方推进，但弗赖伯格却显得不急不躁。那支意大利部队已在泰拜盖隘口做好了防御准备，并得到德第21装甲师和德第164轻装师之四个营的增援。新西兰军第8装甲旅和第6旅于3月21日午夜至22日黎明前对泰拜盖隘口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但没有取得突破。

弗赖伯格没有以主力发动进攻，这倒不是因为他怯战无能。事实上他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能干的新西兰将领，遍布全身的27块伤疤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明证，丘吉尔赞扬他是“不怕炮火的军人。”弗赖伯格所以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攻击行动，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部队正处于可能招来敌军猛烈反击的暴露位置。更使他为难的是，他既要使用又要保存新西兰部队，这支部队是英国一个人力有限的自治领的精华，且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蒙哥马利非常了解弗赖伯格的心理，知道怎样控制他。在阿拉曼战役中，为保证弗赖伯格进行“增压”作战行动，蒙哥马利曾经额外地多给了弗赖伯格几个步兵旅。这时，蒙哥马利已经感觉到，弗赖伯格正抱着“不合作”态度，需要给他新的增援力量予以“鼓舞”。3月23日蒙哥马利决定停止马里斯防线的正面进攻后数小时，便致电弗赖伯格说，第1装甲师连同第10装甲军司令部将开来增援他。

调兵增援弗赖伯格是蒙哥马利新作战计划的一部分。3月23日凌晨，蒙

哥马利看到沿着海岸的进攻显然已经失败了，便决定改变计划，变左翼的佯攻为主攻，除令第 10 军司令部和第 1 装甲师穿过沙漠去增援新西兰军外，又令印度第 4 师从梅德宁向内陆侧挺进，穿过马特马泰山去肃清泰拜盖隘口。印度第 4 师采用这种办法可以使在沙漠侧面进行大规模机动的那种行军补给线缩短 160 多公里。该师肃清泰拜盖隘口后，应通过离马里斯防线最近的侧面，沿群山之巅向北推进，以加强对敌军侧翼的威胁。

蒙哥马利的新计划是一种很好的设想和巧妙的转变，表明蒙哥马利善于改变主攻方向以重整旗鼓，甚至比在阿拉曼战役中做得更好。新计划执行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新西兰军在 20 日到达泰拜盖隘口附近的消息已引起了轴心国部队司令部的警惕。23 日和 24 日轴心国部队的山头观测哨发现新西兰军继续向泰拜盖隘口推进后立即上报，轴心国部队司令部据此断定：蒙哥马利已改变作战计划，将作战重点转到沙漠侧面。因此，在英军增援部队南调的前两天，德第 15 装甲师已调回哈马附近，做好支援德第 21 装甲师和德第 164 轻装师的准备，这一调动正好赶上英军预定于 26 日下午发动进攻的时刻。

蒙哥马利要达成战役突然性已成泡影，新计划显得前景暗淡。但下列四种因素使蒙哥马利的新计划有了成功的可能性。第一个因素是，阿尼姆 24 日决定将意大利第 1 集团军的一个军撤到阿卡里特河地区，并拒绝该集团军司令梅塞打算坚守马里斯防线的要求，这样在泰拜盖隘口防守的轴心国部队的任务不过是尽可能长的顶住英军的突击，以便马里斯防线上的机械化部队撤退。第二个因素是，英空军的 16 个战斗轰炸机分队轮番作战，每隔 15 分钟一次，每次由两个分队用炸弹和机关炮进行低飞袭击，把守军打得惊惶失措，这种空中“掩护炮火”为地面部队进攻扫清了障碍。第三个因素是，作出了装甲部队夜间进军的大胆决定。英军过去一直不敢做这种尝试。第四个因素是，偶然和幸运，当英军装甲部队集结完毕并开始穿过敌军反坦克炮林立的隘口时，刮起了一场沙漠风暴，为英军的进攻提供了天然掩护。

进攻是在 26 日下午 4 时开始的。这是蒙哥马利精心选择的时刻。正在落山的太阳照耀得敌军睁不开眼睛。第 8 装甲旅和新西兰第 2 师冲在前面，紧随其后的第 1 装甲师下午 6 时超越过上，向前推进了 8 公里，于下午 7 时 30 分停顿下来，又在月亮升起的午夜以前，排成坚强的坦克方阵，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出现了英军和德军肩并肩向哈马快速前进的奇特景象，有时两支军队竟混杂起来。但最后撤退的德军还是快了一步，德第 164 轻装师把一些野战炮和反坦克炮集中起来勉强组成一条薄薄的防线，逃跑的德军在哈马以南数公里的地方停止下来。德军在哈马地区对英军侧翼进行了一次反攻，使英军被阻了两天，马里斯防线的轴心部队乘机逃脱被切断的危险，撤退到阿卡里特河床阵地上去。

在马里斯战役中，英军俘虏轴心部队 6000 余人，其中在战役初期俘意军 5000 人，在哈马附近的战斗中俘德军 1000 余人。

英军已经获得了胜利，蒙哥马利在战役指挥中既坚定又灵活。在海岸地带的正面进攻失败后，他及时改变主动方向，变左翼的佯攻为主攻，这是蒙哥马利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妙棋。但是英军的胜利不圆满，没能歼灭马里斯防线上的敌人。如果蒙哥马利把左翼攻势计划搞得更好一些，他就可能多赢得 24 小时时间，将马里斯防线敌军大部歼灭或俘获。在英军突破马里斯防线作战中，美第 2 军在西线进行的大规模牵制性进攻吸引了部分敌军，为英军

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罗纳德·卢因在谈到美第2军和英第8集团军的战役协同时写道：“这次作战鲜明地、形象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统一，同时也证明了卡萨布兰卡会议认为需要一个负全盘责任的地面部队指挥官是明智的。美军所获得的每一英里土地，所摧毁的每一辆敌军坦克，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英军作战，反之亦然。”此论是极为正确的。

轴心国部队的下一道防线是所谓的盐沼防线。这道防线天然是有利于防守的。防线的一翼依托大海，而另一翼则位于离海岸30公里的内陆，那里是根本不能通行的费贾杰盐沼。防线靠海岸的一翼地势较为平坦，但宽不过7公里，再往西便是鲁马纳山脊，更往西的地方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法特纳萨匠陵地带。依托这样有利的地形，如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改造加固，轴心部队的这道新防线本来会比马里斯防线更为坚固的，因为英军无法对这道防线进行翼侧包围。隆美尔在北非时曾极力主张撤退到盐沼防线，可希特勒拒不同意。马里斯防线的轴心部队是在面临被全歼的厄运的情况下匆忙撤退到盐沼防线的，因而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这个阵地并使它纵深发展。更为糟糕的是，轴心部队弹药奇缺，无法遍布地雷，因缺少车辆难以实施广泛的机动。

英第10装甲军军长霍罗克斯早在3月29日就派第1装甲师和新西兰部队进行武装侦察，并向蒙哥马利建议，由第10装甲军发动一次闪电式进攻，蒙哥马利以他惯常的审慎加以拒绝。3月31日，霍罗克斯发现战机已失，单凭第10装甲军已无力突破盐沼防线了。

蒙哥马利一方面致电亚历山大，请求让美第2军发动更为猛烈的牵制性进攻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抓紧制定作战计划。像在马里斯防线一样，蒙哥马利最初打算在海岸附近的一个狭窄地区突破敌军阵地，由第51师打开战役突破口，第10装甲军则乘机扩张战果；图克少将指挥印度第4师占领以山地为屏障的东端，掩护第51师突破。这个计划呆板乏味，缺少创见。照这个计划，即使第51师夺取了鲁马纳山，法特纳萨高地上的敌军仍能居高临下威胁整个战场。

图克少将不同意这个计划，他率印度第4师开进战场后，立即以独特的方式建立了一种积极巡逻制度。根据巡逻报告及亲自侦察所见，图克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将是灾难性的，二是印度第4师能夺取法特纳萨高地。因此，图克主张扩大正面进攻，并向西扩展占领中部制高点。这是他根据山地战作战原则，即“次高地无用论”而提出的。参加完蒙哥马利召集的讨论作战计划的会议后，图克就做第51师师长温伯利的工作，当他发现温伯利倾向他的主张后，就向顶头上司第30军军长利斯交涉并做出保证：如果让印度第4师夜间对法特纳萨高地奇袭，一夜之间就能夺占这个制高点。利斯被说服后，就向蒙哥马利建议修改作战计划。蒙哥马利接受了图克的建议，扩大了正面进攻，把第30军的三个步兵师都用于正面突破。此外，他不愿等上一个星期到有月光的时节再进攻，宁愿大胆地作出夜间进攻的决定。可惜的是，蒙哥马利无论是在《阿拉曼到桑布尔河》一书中，还是在他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图克对他的计划所做的卓越修改。蒙哥马利是个图爱虚荣和文过饰非的人，习惯于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图克少将呢，总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宣布的计划，他虽具有独创性，却令蒙哥马利感到不舒服。可无论如何，蒙哥马利不该在自己的书中抹杀图克对突破盐沼防线计划所做出的贡献。

为突破盐沼防线，蒙哥马利共集中了570辆坦克和1470门大炮。正式进

攻于4月6日开始。在进攻发起前数小时，印度第4师就向法特纳萨高地上的哨所渗透，天亮前便占领了整个高地，俘获了约4000名俘虏，主要是意军。6日4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英军400门大炮悄悄扬起了炮口，第50和第51师的步兵在冲击出发阵地上耐心地等待着。4时30分，信号弹划破黑暗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顿时无数颗炮弹怒吼着飞向敌人阵地。轴心国士兵有的在睡梦中便被送到西天，幸存者匆忙钻出被窝，仓促应战。他们的司令官本来以为英军要等十天半月才会发动进攻，根本没有料到英军会来得这么快，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英第51师很快就在敌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与印度第4师的突破口一起形成插向敌防线纵深的两把尖刀，并为第10装甲军的突击开辟了道路。第50师的进攻不太顺利，被暂时挡在反坦克壕一线。

上午8时45分，第10装甲军军长霍罗克斯来到印度第4师司令部。二人互相致意后，图克便兴致勃勃地将霍罗克斯引到作战地图前，指着标志印度第4师进展情况的箭头说：“看！霍罗克斯，我师已经打垮了敌军，为您的第10装甲军扫清了前进道路，现在该轮到您大显身手了。”

霍罗克斯看了看，没有说话。图克忍不住抬高了嗓门：“长官，您立即乘胜进攻就可能结束北非战事，彻底消灭北非的轴心部队，让非洲成为一片净土。您还犹豫什么？现在正是发动猛攻的时候，不要再吝惜人力和武器了。”

霍罗克斯被图克描绘的前景迷住了，但这是一场大的军事行动，必须上报集团军司令部。他抓起话筒，要通了电话，要求准许第10装甲军立即投入战斗，保持进攻势头。蒙哥马利没有立刻表态，他想全面审视一下敌己双方的作战态势再作决定。不久他令霍罗克斯12时将第10装甲军投入战斗，这是一次不应发生的耽搁。

这时英军的右翼进展很不顺利，第50师还在反坦克壕一线与敌血战。在鲁马纳山脊上，德第90轻装师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击，把英第51师从它所夺取的一些地方逐了出去，部分地封闭了突破口。第51师的官兵忘我地战斗着，但没有迫使敌军配置在鲁马纳山脊下纵射阵地上的88毫米大炮退却，德军运用这些大炮把在新西兰师前面前进的第8装甲旅的坦克一辆接一辆摧毁，有效地阻止了英军的推进。几经延误，第10装甲军下午在右翼而不是左翼投入进攻，但被德第15装甲师摆开的阵势和展开的反攻所阻遏。英军第一天的进攻，最大的失策是没能利用第10装甲军的优势兵力来进一步扩展已由印度第4师在左翼打开的缺口。

当太阳落山的时候，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审慎作风制定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依靠强大的空军和炮兵火力，在第二天上午继续进攻，突破敌盐沼防线。4月6日下午，意第1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们也开会研究对策。虽然德第15装甲师和第90轻装师这些久经沙场的部队骁勇如常，但指挥官们已陷入绝望中。为对付美第2军对后方的威胁，德第10和第21装甲师已调开。意第1集团军司令梅塞绝望地向非洲装甲集群司令阿尼姆报告说：由于两个德军装甲师的调开，本集团军在阿卡里特河再守一天也不可能了，在得到阿尼姆同意后，梅塞便于6日夜将部队撤出盐沼防线，撤往240公里以北的昂菲达维尔防线——这是轴心部队又一道狭窄的海岸平原阵地，并且也有山地屏障可以加强防守。当4月7日上午英军准备进攻时，才发现敌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于是，蒙哥马利原来预计的一举歼敌，就变成对已逃出掌心的敌军的

跟踪追击了。德意部队在4月11日安然抵达昂菲达维尔阵地，英第8集团军两天后也抵达这一地区。

英第8集团军在向昂菲达维尔挺进途中，于4月10日占领了斯法克斯。过去蒙哥马利曾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打过一个赌：如果蒙哥马利在4月15日前占领斯法克斯，史密斯答应说服艾森豪威尔送一架“空中堡垒”式飞机，供蒙哥马利专用，史密斯本是说着玩的，蒙哥马利却很认真，一直惦念在心。4月10日他一进入斯法克斯，立刻给艾森豪威尔发来这样一份电报，“私人电报。电文如下，今晨8时30分进入斯法克斯。请派‘空中堡垒’来。”艾森豪威尔事先曾听史密斯说起过此事，也当作一种玩笑。他没料到战事紧张进行之际，堂堂的英第8集团军司令会如此看重一场打赌，不由得怒从心起。但为了维护盟军的团结，艾森豪威尔还真的把一架“空中堡垒”飞机连同美国空勤组送给了蒙哥马利。这件事充分表现了蒙哥马利的幼稚和难以矫正的孩子般“耍花招”的毛病，他要借打赌向艾森豪威尔的盟军司令地位挑战。艾森豪威尔颇为大度，能够原谅并忘记这件事，但美军和英军中许多人听到此事后，争相传播，并编造了许多情节。蒙哥马利自我败坏了名声。

为配合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进攻盐沼防线，亚历山大发动了另一场进攻，力图切断敌军退路。为此，亚历山大迅速组编了第9军，由英国的约翰·T·克罗克将军任军长，从安德森第1集团军抽调了第6装甲师、第46师的一个步兵旅，另从美第2军抽调了多克·赖德的第34师。第9军的任务是进攻并占领丰杜克山口，然后向西推进80公里到达昂菲达维尔以南约30公里的海岸城市苏萨。步兵的任务是占领丰杜克山口两边的制高点，以便给装甲部队的进军扫清道路。巴顿和布莱德雷都对这个计划持否定态度，尤其反对把美第34师纳入英军指挥的做法。

亚历山大这次匆忙的进攻定于4月7日深夜发动，但美第34师推迟了近三小时才开始进攻，由于失去了夜色的掩护，不久就被敌军炮火阻止。第9军军长克罗克只好修订计划，决定不等步兵扫清道路，便投入第6装甲师强行通过丰杜克山口。4月9日第6装甲师向丰杜克山口发起进攻，在损失了34辆坦克后，直到下午才通过了德军阵地。克罗克决定暂停进军，把扩张战果的事留待第二天再说。这一决定是审慎的。4月10日拂晓，第6装甲师恢复进攻，但当他们赶到凯鲁万时，撤退的敌军已安然通过这一公路交通枢纽。防守丰杜克山口的少量德军分遣队也已溜走，因为他们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在4月10日上午以前挡住英第9军，以掩护盐沼防线上的意第1集团军撤退到昂菲达维尔防线。英第9军未能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

在英第9军进攻丰杜克山口之战正激烈进行之际，4月10日晚上亚历山大的参谋长便打电话告诉巴顿，亚历山大想把美第2军由亚历山大直接指挥转归安德森第1集团军。巴顿立刻赶往亚历山大的司令部，请求他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但亚历山大对巴顿的抗议充耳不闻。巴顿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后，于4月11日给亚历山大发了一封信。这封信显示了巴顿对美国利益的忠诚。他写道：

“在我看来，问题既不在于指挥，也不涉及通信，而是威望问题。在盟军协同作战的开幕一场的最后场面，假如美国部队竟以一个小角色出现，不管怎样荒谬，所引起的反响可能是不幸的。……”

巴顿已完成了在美第2军的使命，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决定调巴顿回第

7 集团军，继续准备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由布莱德雷接任第 2 军军长。交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轴心国，使他们误认为巴顿还在突尼斯作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布莱德雷刚刚上任便碰到一件棘手的事。英第 9 军军长克罗克在进攻丰杜克失败后，把责任归之于美第 34 师师长赖德，还向盟军战地记者发表斥责第 34 师的谈话。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新闻审查制度不严，记者们的报道很快扩散到了全世界。艾森豪威尔的新闻检查官不得已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反驳对美军的指责。亚历山大为息事宁人，发表了一个大力赞扬美第 2 军的声明，但没有批评克罗克对记者发表的谈话。

更为严重的是，受克罗克的影响，亚历山大决定要把第 34 师从前线撤下来，送到后方进行整顿。这意味着赖德和第 34 师将蒙受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布莱德雷飞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着重强调，第 34 师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师，把该师从前线撤回后方，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国民警卫队系统，而且必然在国内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布莱德雷高度评价赖德，并指出克罗克的战役计划有严重的缺陷。最后布莱德雷恳求亚历山大：“把第 34 师给我吧。”亚历山大被说服了，立即同意取消原来的计划，并说：“拿去吧，第 34 师从现在起就由你指挥了。”

随着轴心部队撤到昂菲达维尔防线，盟军突尼斯决战的最后阶段到来了。

“铁匠”攻势

轴心国的两个集团军已连接起来防守从北部海岸到昂菲达维尔长达 160 公里的弧形地带。缩短防线只暂时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不可能根本改变其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虽仍有 25 万之众，但已孤立无援，缺乏汽油、弹药、医药和食品，几乎陷入绝境。由于盟国空军已夺取了战区制空权，海军实施严密的海上封锁，轴心国部队已无法从突尼斯撤退，原来设想的“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只好放弃。

与轴心国部队相反，盟军的情况有很大改观。盟军在 160 公里长的弧形战线上集结了约 20 个师 30 多万人，1400 辆坦克和 1400 门大炮。科宁汉的战术空军驻进了德意空军放弃的机场，作战半径可达战线任何一处。盟军后勤补给线畅通无阻，物资供应充足。

亚历山大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把打击重点放在北部，因为北部进攻之路更广阔补给线更短，盟军的优势兵力可有更多用武之地，而循着昂菲达维尔通往南部的道路展开进攻，装甲部队回旋余地不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昂菲达维尔是一个离海 8 公里的小村庄，轴心部队已在村庄的周围和至海岸的隘道上挖好了防坦克壕。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要塞的前哨。要塞本身由一排耸立在北面的险峻的小山构成，其中 300 米高的加西山耸立在村子的西面、加西山的北面是姆代克尔山，此外还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卜利达山、曼古卜山和泰拜盖山。沿海公路由西向东穿过昂菲达维尔村，然后向正北转弯，在山与海之间向布菲舍和突尼斯延伸。在泰拜盖山向沿海公路凸出的地方形成一条短窄的隘道，敌人在这里建立了另一条防坦克壕。整个昂菲达维尔防线像一座迷宫，迷宫的门口还立着一位武装到牙齿的哨兵——一块奇特的叫做泰克鲁奈的悬崖，它从昂菲达维尔村西北面的地里冒出来，是一个高耸于整个作战地域之上的风化的大石笋。显然，对昂菲达维尔进行任何攻击都必然付出极大的代价。英第 10 装甲军军长霍罗克斯对蒙哥马利说：“我们能够突破，但是我怀疑第 8 集团军最后还能剩下多少人。”蒙哥马利试探了一下，结果许多盟军士兵便永远长眠在那座“迷宫”里了。

亚历山大显然看清对昂菲达维尔防线强攻代价高昂，遂决定由安德森第 1 集团军发起主攻，蒙哥马利第 8 集团军只在昂菲达维尔战线进行辅助性攻势。为此，亚历山大调整了盟军地面部队部署。他不仅拒绝了蒙哥马利关于应把第 6 装甲师（已与第 8 集团军连接起来）划归第 8 集团军的要求，而且从第 8 集团军调出第 1 装甲师增援第 1 集团军；美第 2 军部署在安德森第 1 集团军之北，负责掩护其左翼，并利用有利时机向东推进，然后沿海岸进至比塞大；英第 9 军也已北调，部署在英第 5 军和法国第 19 军之间的右翼中心地点。

4 月 16 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代号为“铁匠”的总攻命令。根据该命令，盟军将分四路对轴心部队实施向心突击。第一路是蒙哥马利第 3 集团军，穿过昂菲达维尔朝北向哈马特和突尼斯出击，以阻止轴心国残余部队撤往那里进行持久顽抗，尽可能多地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有效地配合盟军的主攻。第二路为在安德森右翼、蒙哥马利左翼的法国第 19 军，也对敌发起攻击，以保持对当面之敌的压力，并乘安德森和蒙哥马利两路大军发动强攻之势扩大战果，第三路为安德森第 1 集团军，此为主攻方向。其第 9 军在蓬杜法赫和古拜拉持之间出击，为装甲部队开辟通道。其第 5 军在迈杰兹巴卜附近出击，

指向由德第 334 师所防守的长达 25 公里的地区。第四路为美第 2 军，在更北的地区发动进攻。

4 月 19 日，蒙哥马利第 8 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师率先向昂菲达维尔防线发动进攻，试图把敌军“撵走”。蒙哥马利以为敌军会调去增援突尼斯城的防御，没有料到仍在昂菲达维尔防线上部署了重兵。其实，敌军在昂菲达维尔防线从左至右展开了德第 90 轻装师、青年法西斯师，意皮斯托亚师、意斯皮齐亚师、德第 164 轻装师，并以德第 15 装甲师为预备队。敌军的装甲车辆、油料和弹药奇缺，但步兵却抱着拼死的决心顽抗。根据作战计划，印度第 4 师要攻占加西山，再朝西北方向穿过崎岖的小山和高地，并边打边行进 20 公里，直抵泰拜盖山下的敌反坦克壕一线。4 月 19 日夜印度第 4 师将可供使用的 6 个营中的 4 个投入战斗，却只在加西山上夺取了已掌大的一块土地。为了夺取这块土地，该师已牺牲了 500 余人。负责夺取泰克鲁奈及其周围地区的新西兰第 2 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泰克鲁奈是一个小村庄，村庄的两侧是陡峭的悬崖，村里的房屋和高低不平的地形为防御者提供了良好的掩护。进攻发起不久便遭到敌军的猛烈反击，新西兰第 2 师不顾伤亡继续推进，其先锋毛利营的一个排占领泰克鲁奈悬崖 9 平方米的顶部时，全排只剩下 4 个人，但这个排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抓获了 150 名俘虏，打死了 50 个敌人。至 4 月 21 日下，新西兰第 2 师在打退敌军多次反扑后终于牢牢控制了泰克鲁奈，全师伤亡 500 余人。英第 50 师在右翼遂行佯攻，伤亡较小。第 8 集团军的进攻损失惨重而进展不大，这使蒙哥马利把敌人“撵走”的打算落了空。

安德森第 1 集团军之第 9 军于 4 月 22 日在蓬杖法和古拜拉特之间发起进攻，其装甲部队在蓬杜法赫西北的科尔齐亚地区敌军阵地上楔入了 13 公里。但阿尼姆把他那七零八落的德第 10 装甲师投入战斗，阻止了英第 9 军的推进。安德森第 1 集团军之第 5 军也于 4 月 22 日夜对迈杰兹巴卜发起进攻，但面对两个德同步兵团的拼命顽抗，进展缓慢，激战至 4 月 25 日仅在迈杰兹巴卜以外地区推进了 10 公里左右。

在最北部进攻的美第 2 军此时已由布莱德雷任军长。布莱德雷指挥下的美第 2 军远比在巴顿手下要扎实得多。布莱德雷对部队的管理既严格，又入情入理，取消了巴顿所颁布的一些过激条令。他治军的方法是靠耐心说服，而不是靠强迫命令，他鼓励参谋人员和下级指挥官开动脑筋，独立解决问题。在他的指挥下，美第 2 军最终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美第 2 军部署在安德森第 1 集团军和地中海岸之间 65 公里长的战线上。其 3 个步兵师的配置是：曼顿·埃迪第 9 师在左，多克·赖德第 34 师居中，特里·艾伦第 1 师在右。布莱德雷亲自指挥哈蒙第 1 装甲师，并准备在关键时刻将其投入战斗，以扩大步兵打开的突破口。

美第 2 军于 4 月 23 日发起进攻。这一天，第 2 军司令部里来了许多观战的人，其中有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尔及其副官。美军步兵在整个战线上进展缓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战斗，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终于突破敌军防御阵地。敌军慢慢地向后退却，有条不紊地收缩战线。他们撤退时遍设地雷，在一个宽 15 米、长 30 米的地段内，竟有 600 颗地雷。

布莱德雷下达给各师长的任务是总的攻击目标，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则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他要不间断地同他们保持联系。每天早晨起床前，布莱德雷都要给他的 4 位师长打电话，亲自了解各师阵地上的情况，询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他的指挥风格既放得开，又深入细致。

4月26日，美第2军推进了8公里后又受到阻击。敌军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按照法国地图上的标高，这座山被称为609高地，609高地在第2军的整个战线上是制高点，扼制了第1师东进的道路。布莱德雷将夺取609高地的任务交给了赖德第34师，让该师有个洗刷耻辱的机会。赖德经过精心准备后发起了进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下了较低的山头，然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强攻609高地。他的部队连续冲锋三次，均未成功。美第2军与敌军成僵持状亚历山大很快发现代号为“铁匠”的总攻并不成功，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真正的突破，到处都陷于停滞不进的状态。

但是，轴心国部队为对抗这次进攻已用尽了他们少量的物资。到4月26日，他们两个集团军的油料补给已不足需要的1/4，所剩的弹药只能再打三天仗了。他们的食物补给也十分短缺，阿尼姆事后曾说：“即使盟军不发动进攻，至迟到月1日我也只好投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吃了。”轴心国部队后勤保障跟不上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火神”行动

亚历山大对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的最后一个进攻计划的代号为“火神”。

“火神”最初是由于蒙哥马利对昂菲达维尔防线进攻受挫而提出来的。4月21日，英第8集团军3个步兵师的进攻失利，损失惨重，迫使蒙哥马利停止进攻。阿尼姆乘机把轴心国残余的装甲部队北调，以阻止英第8集团军突破迈杰兹巴卜东部地区的主要攻势。蒙哥马利打算乘此机会继续进攻，他对霍罗克斯说：“现在我要你制订一个计划，通过沿着海岸的强大进攻突进到突尼斯。”这一指令虽为霍罗克斯勉强接受。却遭到两个主要的师指挥官图克和弗赖伯格的强烈反对。蒙哥马利把他的沙漠战的作战原则搬到非洲西北部，图克和弗赖伯格对此缺乏信心。他们严正指出：与沙漠地区的情况不同，非洲西北部的山岭峡谷能够吞吃进攻者，而更利于敌军防守。蒙哥马利没有接受忠告，让刚从伊拉克开来的第56师发起新的进攻。该师没有作战经验，其中的一个旅即167旅，直到4月28日才抵达前线。29日早晨，第56师之第169旅遭敌反击，被迫从泰古纳以南的斯拉菲山溃逃。这一挫折使蒙哥马利放弃了沿海岸地带进攻的打算。

连续的作战、艰苦的环境使蒙哥马利病倒了。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以致4月30日不得不发电报请求亚历山大前来。亚历山大应邀来到前线同蒙哥马利讨论了局势，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当天，亚历山大便向丘吉尔致电报告：

今日我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并且一致认为，由于地形不利，敌又在沿海地区集结了强大炮兵对付第8集团军，所以他向布菲夏推进的作战计划将要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而且没有取胜把握。因此，我取消了他那个大规模的作战计划，第8集团军将在当地采取积极行动，主要目的是防止敌人从他们这方面的前线将军队调往第1集团军方向。印度第4师，第7装甲师和第201近卫旅正要开往第1集团军方向，今晚起程。第5军可能在5月4日，在现有全部空军和炮兵配合下，对迈杰兹巴卜——突尼斯轴线进行猛攻。第9军连同2—3个装甲师，要赶上第5军，冲向突尼斯。我对这次进攻满怀希望，它必将取得具有决定性的战果。

调度一经决定，就很快付诸实施。印度第4师、第7装甲师和第201近卫旅于4月30日黄昏开始向西北方向转进。这两个师又一个旅划归第9军，而该军则向北靠拢，集结在第5军据守地区的后面以便出击。第10装甲军军长霍罗克斯本人亦在转进之列，由他接替受伤的克罗克任第9军军长。

与此同时，美第2军在北部的进攻仍在继续。布莱德雷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赖德把坦克作为移动的火炮使用。4月30日上午，赖德第34师的步兵在17辆坦克掩护下，再度猛攻609高地。坦克迂回到敌阵地侧翼和背后进行猛烈炮击，步兵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激战至下午，第34师终于攻占了高地。那天夜里和5月1日整天，他们击退了敌多次反击，夜幕降临时，敌人终于停止反击，向后退兵。美第2军拿下609高地，完全扫清了东进的障碍。敌军连续作战，兵力不济，弹药奇缺，被迫于5月1日到2日的夜间撤到马特尔以东较难防守的新防线。新防线离比塞大港口基地仅24公里，防御纵深不够，其情况就跟面对着突尼斯的迈杰兹巴卜地区一样。

轴心国部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现在据守的防线缺乏纵深，一旦被盟军攻破，就不再可能用灵活防守和机动撤退的办法继续抵抗了。此外，由于突尼斯的机场已无法使用，几乎所有剩下的飞机均已撤往西西里岛，因

而他们缺少空中掩护。阿尼姆从无线电中截获了盟军已从第8集团军调出精锐部队增援第1集团军的情报，可他的部队缺少车辆，无法适时机动。阿尼姆向德军最高统帅部“请求战斗失利时……的指示”，结果杳无音信。

亚历山大名为“火神”的新计划，规定由英军9军发动大规模的主攻。第9军此时共辖2个步兵师、4个步兵坦克营、2个装甲师以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他们要超越第5军，向迈杰达尔河以南谷地那条狭窄的德军战线出击，由英第4师和印度第4师打头阵，第6和第7装甲师殿后，第5军的炮兵和科宁汉的战术空军掩护。当两个步兵师突入敌军阵地5公里左右时，两个装甲师即冲过去，第一步到达离出击点20公里的圣西普里安。亚历山大的作战指令里强调：“首要目标是占领突尼斯”，以防止敌军任何集结，并须连续作战“肃清敌人盘踞的一切地方”。

作为第9军进攻的序幕，英第5军奉命于5月5日傍晚占领布奥卡兹山侧高地。此后，第5军继续进攻，以便“打开一条通道”，让第9军得以由此进行冲击。因敌人已无发动有效反攻的力量，英第5军顺利完成了任务，为第9军的大进攻扫清了障碍。

5月6日凌晨3时，盟军发动了全线进攻。炮兵和战术空军对敌军防线上的重要据点连续炮击和轰炸。敌军防线上平均每1.8米就落下一枚炮弹，比阿拉曼战役时炮火密度提高了5倍。400门大炮的集中轰击产生了毁灭性效果，拂晓200多架次飞机的猛烈空袭更是锦上添花。

至上午9时30分，印度第4师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突入敌防御纵深，并报告军长霍罗克斯说，装甲部队现在“要走多快就走多快，要行多远就行多远。”上午10时，第7装甲师先头部队超越印度第4师，向前推进。在右翼，英第4师的出动较迟，推进较慢，但在其左翼友邻部队帮助下，在中午以前也到达了目的地。装甲师冲出两个步兵师的突破口，向敌防御纵深大举出击。他们的对面只有敌军两个战斗力很弱的步兵营和德第15装甲师的一个反坦克营，并得到一支混编部队（拥有60辆坦克）的支援。显然敌军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此外，由于缺乏燃料，阿尼姆已不能按计划把德第10和第21装甲师的非装甲残部北调。这正是英第9军装甲部队乘胜突击的大好战机。可是，霍罗克斯对战机的反应有些迟钝，没有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机动神速的优势。第6和第7装甲师下午3点多在马西科附近停止前进，而这里离突尼斯还有一大半路程。霍罗克斯认为“在两个装甲师所控制的坚固阵地上都部署一个旅，比之放松对两个阵地的控制从而使补给工作这样的长期任务变得复杂化起来，要明智一些。”这样的措置未免谨慎过度。其实，霍罗克斯若乘敌军乱不成军之机。令装甲部队继续突击，便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很快就会兵临突尼斯城下。

5月7日拂晓，霍罗克斯令第6和第7装甲师重新开始推进，在圣西普里安，被拥有10辆坦克和几门大炮的一小股德军阻挡，直到下午，粉碎敌军抵抗后下午3点15分两个装甲师向突尼斯城迅速推进，半小时后先头部队便攻入城内。后续部队源源开到，扩大并完成对突尼斯城的占领。热情奔放的突尼斯城的居民们、纷纷涌在街头，向英军投掷鲜花和飞吻。交通秩序大乱，弄得部队举步维艰，也防碍了英军搜剿残敌。当天傍晚英军抓获了一大批俘虏，第二天早晨又抓获一批。但大部分德军却设法从城中逃出，往北和往南撤逃。在城郊作战的敌军残部，被进攻突尼斯的盟军部队打得七零八落，作鸟兽散。

在此期间，美第2军在北部地区重新发动攻势，以与英军的突击相配合。布莱德雷修订了作战计划。马特尔外围的开阔地虽有坚固设防，但却适合于坦克实施快速突击。布莱德雷决定，发起进攻后，坦克部队要勇猛穿插，迂回至敌人后方，彻底瓦解敌军防御。第1装甲师师长哈蒙认为布莱德雷的计划至少要损失50辆坦克，不过虽有点冒险，但值得一试。布莱德雷还协调了3个步兵师的前进速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哈蒙第1装甲师的突击效果。5月6日，美第2军发起进攻，哈蒙的第1装甲师一马当先，到达目标时损失了47辆坦克。在左翼，埃迪的第9师开始时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布莱德雷大为不满，严令埃迪率领全师英勇作战，尽快逼近比塞大港。5月7日，第9师的侦察兵发现道路畅通，遂迅猛推进，于下午4时攻入比塞大。此时，敌军已逃出该城撤往东南方向。艾伦的第1师和赖德的第34师在这次进攻中执行艰巨的穿插任务，他们出奇制胜，很快就夺取了乔吉，这是美第2军支援安德森第1集团军要达到的主要目标。5月8日，美第2军把正式接管比塞大城的任务移交给法国部队，继续追歼残敌。

轴心国部队遭到盟军的多路夹击，既无力抵抗，又无法从海上或空中撤退，因而开始了大规模投降。5月9日晨英军一个坦克团冲入法里纳港，海滩上群集着9000多名德军，其中有些人正在可怜地试图编扎木筏，走投无路的这股敌军被迫举手投降。上午9时30分，德第5装甲师和北部地区的指挥官韦尔斯特将军向阿尼姆发出电报：“我们的装甲部队和大炮均已被摧毁。没有弹药和燃料。我们将战斗到底。”最后一句是带有点壮烈意味的荒唐话。韦尔斯特很快获悉，部队已纷纷投降。到了中午，他本人也率领残部正式投降，这使在北部向盟军投降的敌军增至4万人。

亚历山大的“火神”行动将轴心国部队劈成两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驻扎在突尼斯南部。突尼斯南部易守难攻，盟军司令部以为敌军会进行较长时期的顽抗。但是，南部的敌军同样缺少弹药和燃料，加之北部的突尼斯城和比塞大城已被盟军占领，南部的敌军已成惊弓之鸟。

亚历山大决定乘胜消灭突尼斯南部的敌军，坚决阻止梅塞的意第1集团军撤到巨大的邦角半岛建立新防线。5月8日，亚历山大电告丘吉尔：“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尽量切断敌人，使他们无法占领邦角半岛。”因此，英第6装甲师一占领突尼斯，便奉亚历山大之命转向东南，并向邦角半岛基线较近的一角哈万姆立夫进发，而第1装甲师也朝着同一方向集中。在哈万姆立夫，群山紧靠大海，平坦的海岸地带只有270米宽，德军派出的一支分遣队抢占了这条隘路，并调来88毫米口径大炮加强防御，盟军被阻挡在这条隘道上。但盟军挟胜利之威，设法强行通过。第6装甲师步兵占领了俯瞰全城的高地，大炮则有计划地分段扫清市街，然后一个坦克纵队沿惊涛拍岸的海滩出击。至10日傍晚，盟军已抵达哈马马特，从而切断了幸存敌军的退路。11日，第6装甲师向南推进，抵达坚守昂菲达维尔防线的轴心国部队背后，这部分敌军在盟军的前后夹击下，被迫缴械投降。

盟国海空军在全歼突尼斯守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坎宁安海军上将于5月7日令海军舰只加强海上巡逻，防止轴心国企图重演“敦刻尔克”式的撤退。3日，他命令“击沉、焚毁、消灭，不准任何船只通过，”有几艘企图逃跑的小船几乎全部被俘获或击沉。驱逐舰和海防舰艇，同空军一道日夜监视海面，封锁着西西里海峡。结果轴心部队只有653人逃回意大利，其中多数是夜间乘飞机逃走的。

至 5 月 13 日，轴心国部队残余部队的官兵全部投降。盟军俘敌 24 万人，其中德军 12.5 万人，在这些俘虏中，有隆美尔能征善战的原非洲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也有不久前从德国和意大利调来的精锐部队。5 月 13 日下午 2 时 15 分，亚历山大兴奋地电告丘吉尔：“突尼斯战役已经结束。敌人的一切抵抗已经终止。我们已经是北非沿岸的主人了。”

艾森豪威尔拒见阿尼姆

突尼斯的轴心部队被歼灭了。盟国上下一片欢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首都伦敦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精神振奋的局面，各教堂齐声鸣钟庆祝胜利。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5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拍来厂这样的热情洋溢的电报：“请允许我在英王陛下和战时内阁为你英明指挥下的军队在北非战役中所获得的卓越成果，向你表示的祝贺外，再致以我本人的衷心祝贺。”

艾森豪威尔当即复电丘吉尔：“今天，我接到了你那封令人感到温暖的电报。遗憾的是，没有词句可以表达我的愉快。我只能说‘谢谢你’，并且向你保证，在希特勒主义从地球上消灭以前，这支军队将永不停止斗争。”

被俘的大队大队的轴心部队，在盟军的严密监视下，正驾驶着自己的交通工具或征用的马车驶向西边的战俘营，其中有德国的阿尼姆大将和意大利的梅塞元帅。在他们途径盟军司令部阿尔及尔时，阿尼姆要求会见艾森豪威尔，但遭到拒绝。

中世纪时有一个古老的惯例。那时雇佣军交战并不是出于真正的仇恨，而是因为双方均以打仗为职业，甚至可能是为了金钱才刀枪相见的。在18世纪，一个被俘的司令官很可能在数周至数月内成了胜利者的贵宾。雇佣军之间实际上都是武装的战友，这个古老惯例一直延续至今。阿尼姆正是依据这个惯例要求拜见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也认为，他应循惯例，容许阿尼姆前来。

艾森豪威尔不这样看。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不是个人的事。虽然过去发生过许多次国家间战争，但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法西斯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破坏了全人类的幸福。只有彻底摧毁轴心国，才可能出现一个善良正直的世界。艾森豪威尔曾告诉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尼思·斯特朗准将，要尽量从被俘的德军将领那里获取情报。但他本人只对尚未被俘的将领感兴趣。他不许任何战俘拜访他。他坚持这种做法，直到战争结束。

非洲大陆的轴心国部队被肃清了，一个大陆获得了解放。随着轴心国在北非地中海战场大批久经考验的部队的覆灭，盟军在南线从海陆两方面完成了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战略包围。盟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指向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盟军在北非的胜利首先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进攻的结果，北非地中海战场对弱小的意大利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对德国来说显得并不十分重要。在这个战场上，盟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人力物力优势、武器装备的优势和海空军优势。美英两国的政治领袖、军队指挥官及两国军队之间求大同存小异，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这是他们取胜的重要条件。当然在进攻突尼斯的最后几个月中，如果盟军大胆穿插，迅速割裂敌防御布势，本可以早一点夺取最后胜利的。军事家们指出，盟军在突尼斯的进攻作战是“运动中的堑壕战，而不是谢尔曼式的快速运动战，更不是德国式的闪击战。”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

轴心国部队的劣势是那样明显，他们为什么不早些组织撤退，而听凭全军覆灭呢？突尼斯战役一结束，德军上下就一起攻击天生乐观的凯塞林空军元帅，说他怂恿希特勒大举增兵突尼斯，最后铸成大错。希特勒本人并不这

样看，1943年7月他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为自己辩解说：

“我之所以在突尼斯采取行动，是因为我确信以下几点：

通过占领突尼斯，可以将（盟军）入侵欧洲的时间推迟半年。更重要的是，可因此使意大利留在‘轴心’里。

否则，意大利肯定会脱离‘轴心’。盟军在俄军占领斯大林格勒后和可能趁德国空虚闯入德国之时，就会兵不血刃地在意大利登陆，就会通过布伦纳山口（奥地利境内）向德国突击。这就必然加速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和损失。”

希特勒显然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至于他的这番辩解是否有道理，人们自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来的。

十一、难产的“哈斯基”

分歧

卡萨布兰卡会议

否定第 8 号方案

我决不，决不亲英

“哈斯基”作战计划

分歧

“哈斯基”，是英文 Husky 的谐音，它既可以翻译成“爱斯基摩人”，也可以翻译成“壮汉”等，总之，它是盟军西西里岛登陆作战计划的代号。

西西里岛，位于地中海的中部，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面积 2.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左右。该岛东隔墨西拿海峡与亚平宁半岛相对，最窄处仅 3219 米，是意大利的南方前哨，西与突尼斯隔海相望。南邻马耳他，是从北非到欧洲的海上交通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

1942 年初，正当美、英盟军在北非节节获胜的时候，盟军便开始酝酿如何把战争打到欧洲大陆去。英军尤其是丘吉尔首相极力主张，美、英盟军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首先解决意大利问题，然后再考虑在法国登陆的事宜。然而，“哈斯基”登陆作战计划的最终出台，却经历了数个月的较漫长的历程。

1942 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苏联处境相当困难。这年的春天，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到华盛顿，竭力敦促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对付德国人，以便减轻苏军的压力。罗斯福总统答允开辟第二战场，地点可能是在法国。

然而，整个 1942 年美国仍然是在一种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忙碌着。随着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信息往来的日益频繁，美国人很快就感觉到，英国人并不同意在一开始就通过在法国的登陆作战来开辟第二战场的做法。

1942 年底，正当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成功，进攻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从苏德战场转来振奋人心的喜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已经摆脱困境，目前已全线转入反攻，截止 12 月底，苏军已基本达成对德军的合围，预计苏军将在此次会战中歼灭德军 100 多万人。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这次胜利将是“一次惊人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则表示，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不仅为苏联军队赢得了荣誉，而且也以自身的榜样唤起了盟军新的决心，拿出全部力量来彻底战胜敌人。

为了充分利用有利的形势，美英盟军决定，待肃清北非之敌人后，随即越海打到欧洲本土去。

约翰·埃尔曼在其《大战略》一书的第五卷中说到：“重新征服欧洲大陆必须以第一个英国的或美国的士兵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从海上登陆开始。”

然而，到底在什么地方登陆呢？

1943 年 1 月，美国人和英国人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到欧洲本土去一事的分歧又一次公开化了。

事实上，早在 1941 年 12 月下旬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期间，在要求美国派兵与英军一起登陆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就已经明确表明了他们的意图：最直接而又有效的做法，应该采用在法国瑟堡和布勒斯特登陆的“痛击”计划。

当时，英军在北非与隆美尔指挥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激战正酣，丘吉尔从本国利益出发，认为目前实施“痛击”计划条件尚不成熟，应该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北非问题。

鉴于双方意见存在很大分歧，美、英两国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把进攻欧洲大陆一事放在一边，待北非问题解决后再来考虑。

对于刚刚参加欧洲战争就在北非进展顺利的美人来说，与德、意法西斯作战似乎并不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艰难。美国人自我感觉非常好。

北非登陆成功后，美国人为他们自身存在的饱满的活力而感到鼓舞，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描绘下一步的行动蓝图。但是，经过几年战争洗礼的英国人相对于美国人来说更加脚踏实地，他们毫不留情地向过分发热的美国佬的头脑浇去了一盆冷冷的冰水。美国人伤透了心。

美国人认为，应尽快结束北非战事，以便抽出手来一举打过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迅速打败法西斯德国，英国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横渡海峡是一场无谓的冒险，可能会遭致灭顶之灾，不如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刀，刺向敌人的“软腹部”。

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佬是吹牛客，只靠吓唬人和吹牛皮显示自己，因此他们的主意好听不好用。而美国人则认为，英国人胆小如鼠，于起事来束手束脚，与他们共事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双方互相反感、互不信任的情绪由来已久，与日俱增。每当面临下一步行动应如何决策的时候，他们总是争吵不休，互相否定。

戴维·欧文在其《盟军高级司令部内幕》一书中说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人对英国人感到寒心——是十八世纪的怨恨还未消失，而暴发户的那种不安全感又加深了这种怨恨呢？紧张关系深深地来源于两个民族的特性和过去，这些需要付出代价。在即将来临的巨大危险面前，他们结成了盟友，但更多的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喜爱。联盟的道路是艰难的”。

如今，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到欧洲大陆去一事，双方的分歧又一次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美、英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决定应冷静下来，召开一次会议，认真商讨并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卡萨布兰卡会议

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王国的经济、交通中心，人口 200 多万，位于首都拉巴特西南约 50 多公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濒海城市。

当时任美、英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远征欧陆》一书中回忆说：“12 月（1942 年），我们接到命令，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将各自率领一批军、政要员于 1 月份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我们奉命为这次会议作好一切准备……我们对会议作了十分谨慎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保守秘密的工作上”。

谁能相信，卡萨布兰卡在一个月以前还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而今这里仍然危机四伏。仅仅三个星期以前，德军还对卡萨布兰卡来了一次全面空袭。此外，在摩洛哥的全部区域内，到处是敌人的间谍与情报员。为此，在会议期间，英方与会代表曾三番五次的提出要改变会议地点，搬到摩洛哥的另外一个城市马拉喀什去进行。

“卡萨布兰卡”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白宫”，这也许是一次巧合，不过，美国当局确实有意把它选作这次重大会议的地点。尽管英方反复提出异议，但美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当局的这一决定，着实让保安人员紧张了很长时间。

小罗斯福在其《罗斯福见闻秘录》一书中写到：“参加这次会议的英美联合参谋总部的高级军官们以安福旅馆作为这次会议的本部。安福旅馆是一座十分愉快的、专招待游客的旅社，虽不十分宏伟，却非常现代化，小而安适。在旅馆的四周划出了一块禁地，重重的铁丝网架得密不通风；这一大块禁地他们称之为安福军营，里面除了那座安福旅馆之外，还有预备给我父亲和丘吉尔住的几所别墅。在铁丝网的外面来回地巡逻着巴顿将军的部队，他们向一切进出这块禁地的人要求查看通行证，而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块禁地里面究竟预备干些什么”。

1943 年 1 月 12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卡萨布兰卡。当时，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来。丘吉尔首相饶有兴趣的与陆军上将布鲁克爵士、海军上将庞德爵士、空军上将鲍德尔爵士三位参谋长等人来到海滩散步。面对惊涛拍岸、高达 4.5 米的巨浪，丘吉尔感叹不已：“两个多月以前巴顿将军指挥部队在这里登陆确非易事！”然而，谁又能否认，十分敏感却又老谋深算的丘吉尔此时此刻不再想，在这次会议上要想完全达到英国人的要求，也得费一番功夫！

1 月 14 日，罗斯福总统乘 C—54 式飞机，横渡大西洋，飞行 8000 多公里，到达卡萨布兰卡。他的三位参谋长们——马歇尔将军、金氏海军上将、安诺德将军已先期到达了。

罗斯福总统一踏上由美军刚刚夺取的这块土地，心情格外的好。他不顾旅途疲劳，急于想见到丘吉尔，以便双方能够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力争迅速达成共识，以协调双方下一步的行动。

会议正式于 14 日开始，历时 10 天。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战略问题：鉴于美英法盟军已从东西两翼对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形成包围之势，胜利在望，而在全歼这股敌军之后，盟军下一步干什么？

在会议讨论期间，美国三军参谋长们极力主张“把地中海的这一插曲赶紧结束”，下一步应集中力量横渡海峡进入法同作战，开辟第二战场。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则坚决反对美国人的这一主张。但是，丘吉尔深知，要想说服美国人是不容易的。要他们同意英国人的观点，还需慢慢来，决不可操之过急。

小罗斯福在其《罗斯福见闻秘录》中回忆道：“那天下午（15日），我们同意双方该详尽地报告并且讨论今后的军事作战计划，以便决定我们第二个攻击目标。渡过英法海峡，攻入大陆的作战始终是双方公开的争论点，这个作战计划当时的暗号叫 ROUNDUP，就是 1943 年的第二战场，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的屡次谈话之中，美国方面永远是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英国方面则始终回避。”

在丘吉尔看来，回避只是一种策略，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必须提出一种理想的方案，以便双方都能接受。丘吉尔心中暗想：我们攻入欧洲大陆应该选择一条适当的路线。即从西西里岛入手，使我们与苏军将在中欧一带会师，这样，英国的势力范围可以尽量地扩展到东欧来，同时，西西里岛作战一旦得手，并随之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掉，也可以为盟国下一步横渡英吉利海峡创造条件。据此，丘吉尔提出，战略应是一种斗牛的战略。在西西里登陆，然后进入意大利，这是斗牛士手中的矛，它将直插牛体，斗牛士置牛于死地的一击将于 1944 年进行，那时，牛头低垂，精疲力尽。这致命的一击就是攻入法国北部，即霸王行动。

美军方代表感觉到：丘吉尔的这一主张，显然在表明，就目前形势来说，英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只想在地中海发动小规模战斗，而置攻打欧洲侧面的大规模作战计划于不顾。尽管美方参谋长们反对丘吉尔的主张，但罗斯福总统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之后，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在罗斯福总统的影响下，美方三位参谋长只好接收了这一观点：暂时不考虑在法国实施登陆的作战计划，在北非战役结束后，立刻进攻西西里岛。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的主张没有被采纳，1943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这个作战计划被搁在了一边。但是，经过反复研讨，双方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盟军在意大利战场得手以后，应迅速把部队和物资撤回英国，以便准备在 1944 年从法国实施登陆。

看来，罗斯福已经不可能在 1943 年实现他对斯大林的承诺，即开辟第二战场。他心想，如果斯大林得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最终结果，美、英盟军要延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的时候，斯大林一定会非常气愤。对此，罗斯福总统自我安慰到：“战争是变化不定的事件。要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与一个盟国维持很困难的团结，而同时却显然地把另一个盟国置于不利的地位。要想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战术上妥协，这妥协必然地要得罪苏联，而使我们将来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妥协，而这另一种妥协又必然地将得罪英国。总而言之，战争的迫切的需要主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1 月 23 日，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以及两国参谋长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参谋长们向他俩递交了关于“1943 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苏联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苏联军队。

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 1943 年内，使用同盟

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

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是：

在地中海战区：当前首要任务是打败隆美尔，夺取突尼斯战役的胜利，尽快结束北非战事。随后准备在西西里岛实施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其行动代号是“哈斯基”。目的是：

1. 夺取西西里岛，作为进攻意大利的前进基地；
2. 确保地中海交通线的安全；
3. 牵制德军，策应苏德战场及其它战场的作战；
4. 对意大利施加压力，促使意大利投降，瓦解法西斯轴心国；
5. 促使土耳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在西欧战场，盟军必须集中空中力量，对德国本土进行最猛烈的空中轰炸，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破坏德国的战争潜力。

在太平洋及远东战区，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目的是维持对日本的压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

会议同时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为战区副总司令，突尼斯战役结束后，兼前线盟军总指挥，负责指挥夺取西西里岛的作战；坎宁安海军上将作为地中海战区盟军海军总司令；阿瑟·特德空军上将为地中海战区盟军空军总司令。会议要求，地中海盟军指挥部必须抓紧时间，迅速打败德军，占领整个北非沿海地带，同时开始着手拟定“哈斯基”作战计划，并做好夺取西西里岛的一切准备。

否定第 8 号方案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以后，“哈斯基”行动计划的制订工作便在英国首都伦敦悄悄地拉开了序幕，但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进展极其缓慢。2 月，计划工作改由艾森豪威尔亲自负责，计划小组即刻迁至阿尔及尔，同时被命名为“141”小组，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计划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具体负责制订“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是英国军官查尔斯·亨利·盖尔德纳少将。他曾在英国皇家骑兵团服役，战争中曾指挥过英第 6 装甲师作战，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因善长制订作战计划而在英军中闻名，被誉为“制订作战计划的能手”。“141”小组，在盖尔德纳的具体负责下，认真细致地分析了西西里岛的兵要地志，他们先后推出了 7 个作战预案，但都被盟军指挥部一一否决了。

4 月中旬，“141”小组在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经反复论证，再次推出了“哈斯基第 8 号”方案。这个计划出台后，立即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坎宁安海将军上将、特德空军上将等盟军高级将领的赞同。

“141”小组成员认为，西西里岛地形比较复杂，属多山地区，可供使用的道路比较少，特别是西西里岛东北部，耸立着埃特纳火山，该火山向四周辐射地区是大片丘陵和山群，显然它将成为守岛德、意军队的重要依托，总的来看，西西里岛易守难攻，盟军上陆相对比较容易，但向西西里岛腹地发展进攻将十分困难，大部队难以展开，且容易受到敌人的节节阻击。因此，要想使“哈斯基”作战行动能够顺利实施，必须首先攻占西西里岛的两个主要港口，即西西里岛西北部的巴勒莫港和东南部的锡腊库扎港。这两个港口都有较好的设施，其附近沿岸地段便于盟军抢滩上陆，德意守军在这两个港口部署兵力较少，而且这两个港口均在盟军轰炸机有效作战半径以内，便于盟军空军对登陆行动实施及时的航空火力支援。可以说，盟军夺取这两个港口应不成问题。有了这两个港口，盟军就可以在西西里岛建立两个可靠的前进基地，这样，既可确保源源不断地向岛上输送兵力，又可及时向西西里岛纵深发展进攻的地面部队提供物资补给。

据此，“哈斯基第 8 号”方案规定，由蒙哥马利率领英第 8 集团军，在锡腊库扎地区登陆；由巴顿率领美第 7 集团军，在巴勒莫地区登陆。

4 月中旬，已顿由突尼斯前线乘飞机返回阿尔及尔，一路上，巴顿兴高采烈，因为，他已正式接到通知，出任美第 7 集团军司令一职，准备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当他看到“哈斯基第 8 号”方案时，非常满意。巴顿知道，巴勒莫是西西里岛首府，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由他来夺取巴勒莫，一旦成功，自己必将作为这座世界名城的解放者而载入史册。为了便于制定作战计划的具体细节，4 月 26 日，巴顿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濒海城市莫斯塔加内姆。该市距离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约 300 公里，两市之间交通非常方便，尽管如此，已顿还是觉得远了一点。巴顿求战心切，他觉得上帝又给他提供了一次显能的机会，他决心抓住这一机会，在此次登陆作战中大干一番。

正当巴顿雄心勃勃、夜以继日地推敲自己的作战计划的时候，蒙哥马利出场了。

自美军参战以来，美军和英军之间的竞争也就同时开始了。蒙哥马利始

终认为，美军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不能在战争中委以重任，“哈斯基第8号”方案竟然让他与巴顿并驾齐驱，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接受。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推翻了“哈斯基第8号”方案。

按理说，蒙哥马利应该感到满足，因为，锡腊库扎是一个战略价值十分重要的城市，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点。早先，雅典大将埃尔西比亚德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曾说过：“如果锡腊库扎失陷，整个西西里岛乃至整个意大利都会随之陷落。”但是蒙哥马利早已对巴顿产生了妒意（事实上，两人之间早已开始相互攻击）。蒙哥马利心中暗想，必须阻止巴顿去攻打巴勒莫，如果巴顿攻下了这一历史名城，就会声名大振，这势必会削弱他的战绩。显然，蒙哥马利想要独吞胜利果实。他的虚荣心膨胀了。

但是，蒙哥马利的内心独自又不能公布于众，于是，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哈斯基第8号”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分散用兵的方案，如果按照这个方案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敌人查明盟军企图，敌人就会集中兵力实施各个击破，将我们赶下大海。

蒙哥马利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英军第8集团军仍然在锡腊库扎地区登陆，美第7集团军不在巴勒莫登陆，而在距英军登陆地点不远的位于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杰拉地区进行登陆。蒙哥马利同时指出，这样部署才便于双方相互配合，才便于将整个作战协调地向前发展。

蒙哥马利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把美军置于次要方向，仅仅担负保护英军翼侧安全的任务。

蒙哥马利的主张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是在蒙哥马利强烈要求和极力主张下，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最终接受了他的提案。

我决不，决不亲英

巴顿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蒙哥马利强加给他的作战计划。几天来，他对蒙哥马利、亚历山大以及所有的英国人，甚至包括艾森豪威尔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憎恶感。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在这场战争中与英国人联结在一起是非常糟糕的。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一直在为英帝国的利益而战，为战后的打算而战。现在人们根本就不管是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本身而战。”

事实上，早在1942年8月，巴顿就在日记中怒气冲冲写道：“我决不、决不亲英。”

对于蒙哥马利，巴顿既赏识，又充满敌意。巴顿写道：他身材“短小、机警，同时又自负得惊人，他似乎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所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正是由于蒙哥马利早已名声远扬，巴顿暗下决心，要和蒙哥马利进行较量。在突尼斯战役中，巴顿自认为没有战胜蒙哥马利，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艾森豪威尔没有给美军争得出风头的机会。巴顿在4月11日的日记中破口大骂：“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和受他们愚弄的所谓的美国人，我敢打赌，在这件事上（当时巴顿眼看着胜利果实就要落到蒙哥马利的手上），艾克肯定什么也不会管的。我倒宁愿受一个阿拉伯人的领导，我认为阿拉伯人也不过如此。”突尼斯战役以后，巴顿对蒙哥马利耿耿于怀。如今蒙哥马利又推翻了“哈斯基第8号”方案，为此已顿怀恨在心。巴顿心想，蒙哥马利是英军的佼佼者，而我将是美军的骄傲，我将用行动来证明，我比你更强、更出色。巴顿决心在西西里岛上要给蒙哥马利一点颜色看看。

1943年6月，正当“哈斯基”作战行动进入紧张的战前准备阶段时，巴顿在第7集团军所属第45步兵师讲道，“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在竞赛中，人可以为所欲为。在战斗中，强音胜、弱者亡。”言下之意，巴顿要在西西里岛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以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巴顿一点儿也不喜欢亚历山大，他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对人冷淡、性格内向的人物。在讨论任何与军事有关的问题时，他从不站在巴顿的一边，不是反对，就是中立。巴顿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低能儿。巴顿说道：“他的脑袋小得异常，这很说明问题。”

巴顿与英军将领之间的敌对情绪，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震惊，他曾试图进行一下调解，但遭到了巴顿的冷嘲热讽。巴顿指责艾森豪威尔“在战场上过于亲英”“总有一天会有记者回到美国捅你一家伙，说你与英国的合作是按着他们的调子行事。”

事实上，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早有不满情绪。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美国人还不同意英国人的主张，即在西西里岛实施登陆。当时，艾森豪威尔似乎就已经站在了英国人的一边，提出了“硫黄”行动计划（攻占撒丁岛的行动代号。后来这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并解释说，“硫黄”行动一旦获得成功，就会直接导致盟军夺取西西里岛的成功。巴顿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过于亲英的行为。当蒙哥马利否定“哈斯基第8号”方案时，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加以阻止，相反却最终接受了蒙哥马利提出的方案，这使得巴顿感到不可容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艾克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几乎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军的一个将领，曾与英军将领克林顿勾勾搭搭，试图向英军投降，后因阴谋败露，逃往英国，

晚年在贫困与耻辱中度过，死于英国)一样，完全被英国人愚弄了。”

巴顿开始怀疑艾森豪威尔是否有能力来领导这场战争。5月份，巴顿在日记中又写道：“陆、海、空三军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问题是，我们缺少性格坚强的指挥官。我有能力胜任这一职务，而实际上也许我会被任命担任此职。我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我并不觉得自己了不起，而认为别人一无是处。人，即使是所谓伟大人物，也是非常软弱和怯懦的。他们太温和了。战争是简单、干脆和无情的。因此需要一个既简单又无情的人把战争进行到底。”

其实，巴顿与蒙哥马利一样，他们有着同样的心态，都是在“个人荣誉”这个问题上，心思过重。巴顿之所以牢骚满篇，根本原因在于“私欲”没有得到满足。

5月下旬，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飞到阿尔及尔。他与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等人讨论了盟军在西西里战役后如何进攻意大利本土的问题。完事以后，马歇尔专程去看望了巴顿。此时的巴顿虽有满肚怨气，但为了不扫兴，他把一切下高兴的事都压在了心底。在巴顿的陪同下，马歇尔视察了第7集团军，并观看了两栖作战训练。马歇尔对第7集团军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以及井井有序的战前准备工作十分满意，临走时，他对巴顿说：“伙计，我没认错人，你是好样的。祝你交好运！”马歇尔的来访及其一席后，使巴顿的内心好受了许多。

不管怎么说，巴顿与蒙哥马利之间的怨恨已经结得太深，由他们俩各自指挥一支部队在西西里岛这个共同的舞台上进行表演，戏一定非常好看。

“哈斯基”作战计划

盟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是，首先夺取西西里岛，打开通向意大利的大门，尔后，乘势向意大利本土发动进攻，迫使意大利政府投降，肢解轴心国体系，并以积极的攻势行动大量牵制驻意德军，配合盟军在其它战场的作战。在此基础上，趁机解放整个意大利。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地中海战区盟军指挥部经过数个月的反复修改以及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定下了“哈斯基”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哈斯基”作战计划，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15集团军群负责实施。该集团军群下辖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第8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军第7集团军。编成内共有13师（10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和2个空降师）又3个独立旅，总兵力为47.8万人。

2.关于陆军。美第7集团军下辖4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空降师、2个突击营，其任务是在西西里岛南线利卡塔至斯科格利地区登陆，占领杰拉和利卡塔后，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向纵深发展进攻。英第8集团军下辖6个步兵师、1个空降师、2个装甲旅、1个步兵旅和3个突击队，其任务是在西西里岛东线帕基诺至锡腊库扎地区登陆，占领该地区后，向卡塔尼亚、墨西拿方向发展进攻，两个集团军均于登陆前3个小时，使用各自空降兵抢占登陆场，保障登陆部队顺利上陆。

3.关于海军。地中海战区盟军的海军部队由坎宁安海军上将统一指挥。东线海军特混舰队由英国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具体指挥，其任务是出动795艘舰船和715艘登陆艇，护送英军第8集团军从埃及、突尼斯等地赴西西里登陆作战。西线海军特混舰队由美国海军中将休伊特具体指挥，其任务是出动580艘舰船和124艘登陆艇，护送美军第7集团军从阿尔及尔、奥兰、比塞大等地赴西西里登陆作战。在登陆部队进行海上航渡的过程中，海军应出动战舰控制突尼斯海峡和墨西拿海峡南部海域。当登陆部队突击上陆以及抗击敌人反击时，海军舰队应适时提供炮火支援。

4.关于空军。地中海战区的盟军空军部队由英国的特德空军上将统一指挥。美国杜立德空军少将具体指挥西北非战略空军，其任务是袭击对这次战役有影响的敌纵深内的重要机场、港口和交通枢纽，阻止敌增援部队集结和开往西西里岛。英国科汉宁空军少将具体指挥西北非战术空军，其任务是对两栖作战中的陆军和海军进行直接支援。英国劳埃德空军少将具体指挥以美国空军为主的西北非海岸空军，其任务是空中掩护进入和通过地中海的所有盟军护航运输队，保护宾泽特和其它中间港口，掩护西部特混舰队抵达马耳他岛，监视意大利海军在第勒尼安海和爱奥尼亚海的活动以及伺机攻击意大利的海上军舰和补给船。

十二、造势

“肉馅”味道好极了
夺取制空权
艾森豪威尔赢了 65 个法郎

“肉馅”味道好极了

登陆战役，最基本的特点是渡海作战，背水攻坚。敌人据守海岛，凭借海空力量以及岸防兵力，可以实施半渡击（趁渡海进攻之敌进到近岸水域时予以打击的作战行动）和背水击（趁敌背水作战时予以打击的作战行动）；当登陆兵上岸后，敌可以乘对方立足未稳，实施强大的立体的反突击。因此，要想夺取登陆战役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

“哈斯基”作战计划出台以后，如何才能将它顺利地付诸于实施，并实现预期的作战目的？摆在盟军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一个有利的战前态势。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北非德、意部队发起了总攻。经过18天的战斗，盟军全部肃清了北非之敌，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

此时，意大利的武装力量尚有82个师又8个旅，825架堪用的作战飞机，263艘作战舰艇，其兵力使用大体是这样的，在亚平宁半岛、科西嘉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担任防御任务的有44个师又6个旅、600架作战飞机和183艘舰艇。其余兵力在苏德战场作战，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和法国南部执行占领任务。驻意德军共有兵力7个师又1个旅、500架作战飞机和60艘作战舰艇。

如此众多的兵力，难免会给西西里登陆战役带来了麻烦。为了转移敌人视线，使敌人的注意力从西西里岛移开，从而使敌人抗登陆作战部署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生变化。英军实施了一项代号为“肉馅”的欺骗行动。

1943年春，希特勒通过种种迹象，发现盟军下一步很可能在欧洲南部实施登陆。正当希特勒苦思冥想盟军会在什么地点实施登陆的时候，德军在西班牙的谍报人员报告，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南部海滩上发现一具英军尸体，从尸体身上搜到许多文件副本，其中有两封信很有价值，一封是英国蒙巴顿勋爵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内容是关于英、美两国联合作战问题；另一封信是英国陆军副参谋长赖依将军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透露盟军即将进攻撒丁岛和希腊。

希特勒喜出望外，对信中内容深信不疑。希特勒断定美、英盟军很可能在撒丁岛或巴尔干半岛登陆。于是，希特勒下令，将西西里岛上的部分兵力调往撒丁岛和希腊，以增加那里的防御力量。这样，在西西里岛上的德军仅剩下2个师。

英国情报机构精心策划的这个大骗局，使轴心国在欧洲南部抗登陆的重心发生了偏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作战减轻了正面阻力，同时，也为登陆行动达成突然性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兵法云：“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无战不用谋，无胜不取于谋，无败不夫于谋”。看来，盟军深知其中的道理。

“肉馅”行动的成功以及它为西西里登陆作战所做出的贡献，再一次证明了“兵者，诡道也”这一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

夺取制空权

自从飞机出现并大量运用于军事斗争以后，夺取制空权便成了战场上的一项重要非常重要的作战内容。尤其是在登陆战役中，如果没有制空权，后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美、英盟军深知这一点。

早在1941年，美军在其《野战条令》中就指出：“制空权就是必须将敌人的航空部队消灭掉，或者压制住，使之不能出动。”自美军参战以来，美军就把他们对制空权的看法灌输到了每一个指挥员的脑中。美军认为，拥有制空权，既能保障己方部队免受敌之空中威胁，又能保证己方空军部队利用空间执行空中掩护、空中阻滞、近距空中支援等任务，同时还能使敌人无法使用该环境。

正是由于美、英盟军看到了制空权在登陆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盟军在肃清了北非之敌之后，便立即开始致力于夺取西西里岛及其周围地区上空的制空权。

当时，参加西西里登陆作战的盟军空军，共有3680架作战飞机，900余架运输机和许多滑翔机。德、意轴心国在这个地区的空军兵力约有1400—1500架飞机，其中意军有600余架，德军有800余架。尽管盟军空军在兵力对比上明显占优，但是，轴心国上于架飞机决不是摆设。盟军如不能有效地限制轴心国空军的行动自由，盟军要想顺利达成预定的登陆企图是相当困难的。

于是，原在北非作战的盟军空军，从5月13日开始，便集中兵力猛烈轰炸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敌机场，以图消灭和压制轴心国空军部队。

面对占有优势兵力的盟军空军的不断轰炸，意大利空军司令福吉尔将军和驻意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中将陷入了困境。他们深知，轴心国在苏德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从大本营中申请到任何增援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是以攻对攻，与盟军空军决一死战？还是收缩兵力，以利尔后寻机再战？这着实让他们俩费了一番心思。

经过反复酝酿，福吉尔将军和里希特霍芬中将于6月22日共同决定，把大部分轰炸机撤到欧洲大陆机场。从这以后，意大利的鱼雷飞机和四发动机的飞机便转场到意大利中部城市比萨和佩鲁贾，仅把歼击机留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南部各机场上，此外，在撒丁岛上还保留了一小部分轰炸机和鱼雷飞机。

福吉尔将军和里希特霍芬中将军的用意在于，避轻就重，集中用兵，重点用兵，在抗击盟军空军空袭的前提下，把有限的空中力量集中于支援抗登陆作战。为此，他们决定，留岛歼击机部队担负反空袭和保障轰炸机、鱼雷飞机进行突击等任务；轰炸机和鱼雷飞机部队伺机出击，重点突击盟军的海上输送编队，配合抗登陆部队实施半渡击和背水击，以粉碎盟军的登陆企图。

然而，战争毕竟是物质和物质的较量，再好的作战设想，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做为基础，也将是一纸空谈。

在盟军空军频繁的实施空中突击的过程中，德、意歼击机部队也采取了一切措施进行反空袭作战，如意大利歼击机曾出动690架次，德国歼击机曾出动500架次，对盟军空袭编队实施空中拦截。尽管这些行动使盟军空军受到了一些损失，但终因双方空军兵力对比过于悬殊，轴心国空军始终未能有

效地阻止盟军空军的轰炸行动。

为了尽快夺取制空权，确保登陆的顺利进行，7月2日至9日，盟军空军对所有岛上的敌机场以及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福贾机场，特别是西西里岛上的机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单是7月2日夜间至次日凌晨，就对西西里岛上的杰尔比尼、卡特尼亚等机场投下了大约1520吨炸弹。

在登陆前一天，即7月9日，盟军的轰炸行动达到了高潮。盟军空军集中了411架轰炸机，在168架歼击机的护航下，对夏卡到塔奥米纳一带的机场和其它一些相关目标进行了21次轰炸和扫射。另外，盟军空军还使用了78架歼击机袭击了敌人的雷达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空袭行动中，盟军空军一举炸毁了设在塔奥米纳和圣多梅尼考教堂附近的德军航空兵司令部。7月9日，从日落到午夜，盟军空军又集中了107架轰炸机（英国63架，美国44架），共出动8个波次，轰炸了锡腊库扎、卡特尼亚、帕拉佐洛和其它机场。

盟军空军的轰炸行动取得了明显的作战效果，据意大利空军参谋长7月12日报告称：“在西西里岛东部只剩下杰尔比尼一个简易机场能够使用；在西西里岛西部只有巴勒莫和奇尼西亚两个机场可供紧急着陆使用。”

通过对敌机场长时间的狂轰滥炸，盟军空军大大削弱了轴心国空军的战斗力，基本上夺取了制空权。

艾森豪威尔赢了 65 个法郎

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有一个岛屿叫班泰雷利亚岛，该岛是意大利空军基地和海军鱼雷艇基地。攻占该岛，对于盟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这个岛如果成为轴心国“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轴心国必将以此做为破坏盟军登陆准备和登陆兵海上航渡的前进基地。其次，由于当时盟军的大部分飞机是英国的“喷火式”飞机和美国的 P—40 型飞机，作战半径都比较小，因此，盟军迫切需要占领这个岛屿，以解决空中作战兵力“腿短”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准备要夺取这个岛屿。

但是，班泰雷利亚岛面积比较小，海岸陡峭，可供登陆的地段少，且岛上地形复杂，既不适于大规模登陆，又不适于空降，属于易守难攻之地。从全局角度来看，夺占班泰雷利亚岛的作战行动一旦失利，将会对整个西西里岛登陆作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当时英国亚历山大将军、克拉特巴克将军等人都对此表示出了担心和怀疑，甚至有人不赞成采取这步行动。

艾森豪威尔不甘心放弃这个岛屿，为了确有把握，他携海军上将坎宁安对班泰雷利亚岛进行了详细的空中观察，通过观察，艾森豪威尔坚信登陆并非难事。他认为，轴心国在北非的惨败以及在苏德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已经大大动摇了意军士气，班泰雷利亚岛上的意大利守军已是强弩之末，人心涣散，厌战情绪极浓。他们不愿意固守孤岛等死，因此，登陆将不会受到大的抵抗。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信，如果连续几昼夜对该岛狂轰滥炸，不让防守部队有睡眠和休息的机会，再加上强大海上炮火的支援，这次进攻将会是比较容易的，防御部队甚至可能事先投降。”

在盟军主要将领艾森豪威尔，坎宁安和特德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代号为“小鬼”的进攻计划被最终确定了下来。

在制订“小鬼”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就是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打赌。

丘吉尔认为，班泰雷利亚岛尽管军事价值较高，但毕竟是一个小岛，岛上守军人数最多只有 5000 人，不会超过此数。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岛上守军人数可能会超过 5000 人。于是，为了给紧张的准备工.作带来一点轻松的气氛，丘吉尔决定与艾森豪威尔打赌。丘吉尔说：“如果岛上守军人数超过 5000 人，每超过一人，赌注增加一生丁。”于是，双方赌约正式形成。

尽管赌金不大，但这一赌约确实让艾森豪威尔感到兴奋。在艾森豪威尔的亲自指挥下，6 月初，盟军出动飞机对班泰雷利亚岛进行了 6 个昼夜的空中捶击，将上万吨炸弹倾泻到了该岛东部的狭小地区。随后，艾森豪威尔又派遣 6 艘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向岛上守军开炮射击。6 月 11 日，登陆兵开始抢滩上陆。结果出人意料，盟军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俘敌 11000 多人。

按照赌约，艾森豪威尔赢了 65 个法郎。尽管丘吉尔打赌输了，但是，做为一名战略家，丘吉尔对于这一结果，是再满意也不过的了。

班泰雷利亚岛被夺占以后，邻近的两个小岛上的意军也相继投降了。至此，西西里岛西南面的前哨阵地已被全部肃清。

为了使盟军歼击机部队驻地更加靠近目标，扩大其作战范围，盟军迅速修复了班泰雷利亚岛上的机场，并在马耳他岛附近的果佐岛上修建了一个空军基地。这两个岛上的机场全部交给担负西西里岛登陆部队战术防空任务的

英国空军“喷火式”歼击机部队使用。

西西里岛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眼皮底下了。

小罗斯福骄傲地说：“现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艾森豪威尔说：“欧洲还远得很，离开我们不知有多少里、多少月。我们应该一步步地做，而目前西西里岛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十三、西西里之夏

古佐尼劳思伤神

意想不到

天兵天降

恶鹰扑食

杀死上帝诅咒的每一个私生子

明争暗斗

狗东西，你难道活腻了吗？

留下隐患

古佐尼劳思伤神

曾几何时，西西里岛这块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被蒙上了一层罪恶的阴影，它做为德、意法西斯军队的前进基地，给盟军在北非作战带来了那样多的不幸！而今乌云就要散去，西西里岛重见光明的日子即将来临。

正当美、英盟军在厉兵秣马、磨刀霍霍的时候，西西里岛上的守军情况如何呢？

1943年5月，阿尔弗雷德·古佐尼将军奉命来到西西里岛，接任意大利第6集团军司令一职。该集团军下辖意军11个师，德军2个装甲师。古佐尼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指挥西西里岛的抗登陆作战。

古佐尼走马上任以后，很快发现这里的情况实令人忧心忡忡。尽管，德军2个装甲师装备精良，富有作战经验，有较强的战斗意志，但坦克和运输工具不足，而且人员数量太少，只有3万多人。意军虽然数量不少，有20多万人，但编制不足，11个师中只有4个师算得上是机械化部队，其余7个师均是海岸防卫部队（即胡子兵），人员的军事素质和身体状况极差，装备和训练水平十分低下。

更让古佐尼担忧的是，守岛意军大部分为当地人，恐战、厌战情绪严重。班泰雷利亚岛被盟军夺占以后，他们更觉得前途无望。当时，在他们中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在西西里岛战斗的愈激烈，家乡的破坏也就愈严重，因而士气沮丧，不想进行认真的抵抗。面对此情此景，古佐尼将军虽有心重新唤起他们的战斗意志，但终因力不从心，只好作罢。

时间在一天一天的消逝，古佐尼的心情也在一天一天的沉重。他深知西西里岛的战略价值，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西西里岛沦陷之际，也就是意大利即将全面崩溃之时。然而，连日来，岛上守军的状况不仅没有丝毫的改观，反而消极情绪有增无减。古佐尼简直是烦透了。因为，他知道，以眼下这种情景，要想粉碎盟军的登陆企图，比登天还难。

尽管如此，古佐尼将军仍然不甘心，他不愿意就这样俯首称臣。他决心要与盟军决一死战，以履行一名职业军人的神圣职责。古佐尼寄希望于2个德国师、利沃德师和意大利本土上调的第14装甲师。

古佐尼认为，盟军如果在西西里岛进行登陆的话，很可能在西西里岛东部和南部两个方向以符形攻势同时实施，据此，古佐尼决定，罗兹指挥的德军第15装甲师配置在西侧，任务是抵御盟军在西部的进攻；库兰斯指挥的德军戈林装甲师分为两部分，较强的一部分配置在离杰拉约32公里的内地，任务是对付盟军在西部的进攻，另一部分配置在东部，任务是应付卡塔尼亚平原的局势；意军第6集团军一部兵力（2个意大利师）配置在南岸约200公里的正面上，其余大部兵力驻守在岛屿的西北部，任务是适时增援东、南两侧作战，并应付意外情况。

古佐尼同时强调指出，在盟军登陆时，全体官兵必须振作精神，抓住有利战机，突然、猛烈地实施反突击，力争歼灭登陆部队于滩头，不成，则迅速转入纵深进行决战。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古佐尼，盟军何时登陆？从5月份以来，盟军空军频繁地对西西里及其周围岛屿上的机场进行猛烈的轰炸，尤其是班泰雷利亚岛丢失以后，几乎每一天都可能是盟军的登陆日。为此，古佐尼陷入了茫然。

德、意守军连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疲惫至极。古佐尼的如意算盘就要被打碎了。

意想不到

按照“哈斯基”作战计划，盟军登陆部队分别在北非和地中海东岸的港口上船。由巴顿将军率领的美第7集团军在奥兰、阿尔及尔、比塞大港口启航。为了隐蔽登陆企图，海上输送编队紧沿北非海岸航行，驶至突尼斯海峡后，转向直奔马耳他岛，并于7月9日晨顺利抵达目的地。与此同时，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英第8集团军从黎波里、亚历山大、塞得港，海法和贝鲁特启航，该输送编队也于9日晨到达马耳他岛以南海域。

为了确保海上输送编队的安全，防止德、意海军的袭击，盟军在西西里岛东、西侧分别部署了海上掩护编队。在墨西拿海峡以南海域展开了4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和18艘驱逐舰。在突尼斯海峡展开了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

7月9日下午，地中海上空刮起了七级西北风，天空乌云翻滚，海上波涛汹涌。顿时，临战前的紧张气氛被渲染起来。盟军官兵们个个紧闭双唇，一股股莫名其妙的恐怖感袭上心头。

晚上7时左右，马耳他岛上空的风势有所缓和。午夜时分，出发的时间到了。巴顿将军精神抖擞地走上“蒙罗维亚”号的甲板上，他略微向西西里岛方向着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走到全体将士们的面前，大声他说道：“诸位，现在的时间是7月10日零时1分。我荣幸地奉命指挥美国第7集团军。它是午夜投入战斗，天亮时接受战斗洗礼的历史上第一个集团军。”巴顿显得非常激动。“你们要为被挑选参加这次行动而感到骄傲，因为你们被授予了进攻和摧毁敌人的权力，你们的手中掌握着美国陆军的光荣和世界的未来。注意，你们值得获取这种伟大的信任。”

巴顿简短而又激动人心的临战动员，像一声春雷，在全体将士们的心中，在地中海的上空，久久回响。全体将士们群情激扬，一扫临战前的紧张情绪。“有巴顿，我们还怕什么？！”

第7集团军上船启航了，负责运送他们的是三支海军分舰队。它们的代号分别是“菩萨”、“角币”和“分币”。与此同时，英第8集团军也启航了。按预定计划，美第7集团军向杰拉万向，英第8集团军向锡腊库扎方向。

2千多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只，载着16万英美军队，兵分两路，利用夜幕，在地中海上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地向两西西里岛驶去。

奇怪，为何西西里岛如此平静，难道岛上守军还在睡梦之中？事实真是如此。由于，古佐尼难以准确判明盟军的登陆时间，岛上守军只好连夜警戒，官兵们已经极度疲劳。7月9日下午，恰好天公做美，刮起了大风，岛上守军判断盟军今夜肯定是不来了，于是他们趁机睡大觉去了。

白天，盟军官兵们还在诅咒上帝，然而，现在他们要感谢上帝了。因为，恶劣的天气尽管给盟军的行动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天气却使岛上的守军完全丧失了警惕。

10日凌晨2时45分，美、英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在杰拉和锡腊库扎地区顺利上陆。

坎宁安海军上将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狂风巨浪的天气使那些因连续几夜处于戒备状态而疲惫不堪的意军在床上辗转反侧，感地谢天地说‘今天夜里，他们无论如何也来不了’。但是，他们却来了。”

盟军没有想到岛上守军会放松警惕，岛上守军没有想到盟军会在这种天气中实施登陆，这两种含义上的意想不到，使盟军登陆部队在登陆战役一开始就占尽了便宜。

但是，就在他们实施登陆之前，盟军为了策应海上登陆而实施的空降作战却极不顺利。

天兵天降

按照“哈斯基”作战计划，美第7集团军和英第8集团军均于登陆前使用空降兵抢占登陆场，保障登陆部队上陆。

巴顿和蒙哥马利在登陆战役开始之前，都已审定了各自的空降作战实施计划。概括起来说，空降计划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1. 由美空降兵第82师第505团、504团负责保障美军第7集团军登陆；由英空降兵第1师伞兵第1旅、机降第1旅负责保障英军第8集团军登陆。

2. 将美空降兵第505团、504团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以盖文上校指挥的伞兵第505团为主组成，加强第504团第3营、2个七五毫米驮载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通信、医疗分队以及航空兵、海军舰队联络小组，其任务是在杰拉东北6公里的高地附近伞降，切断由北面和东面通向杰拉的公路，阻止德、意军预备队增援，保障美第7集团军一梯队师在杰拉登陆，与登陆部队会合后，协同一梯队师占领彭地奥里弗机场；空降第二梯队以伞兵第504团（欠第3营）组成，其任务是根据战斗进展情况，适时增援空降第一梯队，或应付意外情况。

3. 将英伞兵第1旅、机降第1旅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希克斯将军指挥的机降第1旅组成，其任务是在锡腊库扎南侧机降，夺取并扼守彭德格朗大桥，保障登陆部队顺利通过；第二梯队由伞兵第1旅组成，其任务是适时增援第一梯队或应付意外情况。

4. 担负空降运输任务的是美第51、52运输机联队；空降出发机场是突尼斯的凯鲁万和苏萨地区的机场；空降飞行航线是经佩拉杰群岛、马耳他岛到西西里岛；空降时机定7月10日午夜。

按照上述计划，从4月上旬起，参加空降作战的部队即在摩洛哥的乌季达地区进行了近似于实战的空降模拟演习。为了确有把握，6月10日，盖文上校率两名营长和三名运输航空兵指挥官，乘飞机对西西里岛进行了夜空中侦察。通过侦察，进一步了解了空降地区的地形特点和目标性质。

6月20日前后，美空降兵第82师和英空降兵第1师开始向突尼斯集结，并陆续转场至预定空降出发地域。部队全部到位后，遂开始对伞兵的战斗装备和物资装备进行详细检查和研究，凡载运的物资都进行过秤，并做了空投试验。

7月8日傍晚，部队整装待发，万事已经俱备。此时，天空十分晴朗，微风徐徐，十分爽人，天边升起了片片彩霞，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仿佛预示着此番远征将会非常顺利。空降兵们士气高昂，就等着一声令下，立即出征。

7月9日晨，做了一夜美梦的士兵早早地醒来。早晨的空气是清新的，然而，他们十分敏锐地感觉到天气可能要变坏，因为风力在渐渐加大。他们焦急地看着天空，仿佛在乞讨：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个晴天吧！

到了下午，天气不仅没有转好，反而更遭。地中海上空狂风大作，海面上巨浪滔天。这似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当盖文上校和希克斯将军十分焦急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接到了上级发来的紧急通知：“天气可能要变坏，西西里岛的地面风速将达每秒15米。仍按预定计划执行。”

（一）东线情况

18时42分至20时20分，在希克斯将军的率领下，英军机降第1旅2578人，乘由137架运输机牵引的137架滑翔机依次起飞。

为了不使对方雷达过早发现，运输机编队低空飞行。原计划滑翔机在临近空降场时爬高至3000米的高度后再解缆。但是，由于云厚风大，加上飞行人员过于紧张，结果飞机在接近西西里岛时没有升高，在距海岸尚有2700米的海面上就低空解缆。顿时，137架滑翔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中摇摇摆摆，空中队形乱套了。先后有69架滑翔机未滑到海岸即坠入海中，有10架滑翔机关踪，其余滑翔机着陆时，有的被撞坏，有的距目标很远。

不幸中的万幸，有2架滑翔机比较准确的在彭德格朗大桥附近着陆，空降兵下机后，迅速集中，随后便向大桥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守桥意军，控制了大桥，并马不停蹄，立即就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10日早晨，约100名空降兵来到大桥，加强防御。

上午，岛上守军开始组织反攻。意军海岸部队在德军坦克掩护下，向守桥英军进行多次反击，至16时，夺回大桥。16时30分，英军第8集团军先头部队第5师赶到这里，在空降兵配合下，英军再次占领大桥。

战至12日日终，美、英登陆部队已完全控制了各自的登陆场。此时，蒙哥马利决定向卡特尼亚挺进。为了保障第8集团军顺利通过途中的卜利马索尔大桥，英空降第二梯队伞兵第1旅奉命出征。

13日19时20分至22时，伞兵第1旅2077人及10门五七加农炮、18辆汽车，乘135架运输机和牵引的19架滑翔机依次起飞。

此番空降，再一次暴露了英军在组织空降作战时，指挥乏力，协同混乱、装备较差、保障不周以及飞行人员训练水平不高等缺陷。

在越海飞行过程中，有2架飞机因故障返航。机群越过马耳他岛上空后，又有25架迷航原载返回。其余飞机在飞临己方舰队上空时，突然遭到己方舰队高炮的猛烈射击，到西西里岛上空又遭到德军高炮的射击，先后被击落14架，击伤35架，被拦阻气球挂伤1架。滑翔机被击落4架，着陆时撞毁3架，4架着陆在德军阵地内被歼，1架在海上解缆后因故障坠入海中，只有4架降落在预定地区。

尽管，空降有太多不尽人意之处，然而，伞兵们仍然发扬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在预定地区及其附近地区着陆的伞兵，迅速集中，并立即向分散着陆在西麦托河及埃特纳火山地区的伞兵发出讯号。至14日凌晨1时，集合了100多人。随后，这股伞兵开始向卜利马索尔大桥前进，途中与另一股约50人的伞兵会合。经重新编组后，于4时向大桥发起进攻。

此时，古佐尼已经判明英军企图，他立即下令德军迅速加强卜利马索尔大桥的防御，尽一切可能阻止英军向卡特尼亚方向推进。14日拂晓前，德军在卜利马索尔大桥附近伞降了1个营的兵力，着陆后，在大桥附近与英军伞兵展开激战，英军伞兵顽强奋战，终于击退德军，并占领了大桥。随后，英军伞兵不顾疲劳，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并将3门火炮配置在大桥附近。当日，德军伞兵在其地面部队的支援下，对大桥开始反攻。由于英军寡不敌众，大桥失守。直到16日，英第8集团军先头部队到达后，才重新夺回大桥，并保障大部队顺利地通过了该桥。

不知，蒙哥马利将军在通过该桥时，是否看到大桥上面那鲜艳的血迹？是否想到，为了夺取这座大桥，多少好男儿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将会记住他们！

（二）南线情况

7月9日20时45分,空降兵第一梯队共3405人,在盖文上校的率领下,乘226架运输飞机起飞了。

飞机在茫茫的夜空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摇摆着向前飞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伞兵都穿上了救生衣。

机舱外漆黑一片,机舱内鸦雀无声。他们驶向的是黑夜,还是黎明?紧张的气氛充满了每一个机舱。伞兵们各怀心态。不过有一点是他们共同认识到的,这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就开始了。

在3个小时的越俾飞行中,由于天气不好,领航人员又缺乏夜航经验,导致运输机编队队形散乱,偏离了预定航线,机群在不知不觉中向着西西里岛东岸飞去。

飞抵西西里岛海岸时,伞兵脱下救生衣,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运输机群从东海岸进入,由于找不到预定空降场,遂飞回海上重新进入,反复多次,在德意高射炮火网中盘旋飞行1个多小时,终引火烧身,8架被击落,13架被击伤,3架原载返回,其余飞机于10日零时30分,将伞兵空降在尼塞米、比斯卡里、维多利亚、科米佐、腊古扎、诺托等约20个点上。

美军此番空降,犹如撒胡椒面一样。偏离预定空降地区最远者达80多公里,盖文上校在维多利亚以南着陆,离预定空降地区48公里。空降散布面积如此之大,确实罕见。

伞兵着陆后,有的被大风刮到石头上、房子上和树杈上碰伤。降落到预定空降地区的人数不足八分之一,该股伞兵着陆后,只占领了尼塞米附近的一个公路交叉点。

鉴于第一梯队未完成占领杰拉东北高地和彭地奥里弗机场的任务,巴顿决定,空降第二梯队于11日夜间在已占领的法列罗机场附近伞降,增援登陆部队。

伞兵第504团(欠第3营),按照巴顿的命令,乘140架运输机准时起飞。飞机起飞后,注意保持了编队队形。领先的两个小队,于11日22时40分,在法列罗机场上准确地空降了伞兵。然而,后续编队飞抵西西里岛沿岸时,突然遭到己方海军舰队和地面高炮部队齐火射击,被击落23架,击伤37架。此时,巴顿正在“蒙罗维亚”号军舰上,突然听到外面炮声大作,他来到甲板上,发现那是己方的高射炮正在射击己方的运输机,但为时已晚,巴顿望着那被炮火映得通明的夜空,捶胸顿足,悲愤交加。

由于意外飞来横祸,运输机队形顿时被打乱,8架运输机见势不好,遂掉头原载返航,其余运输机均将伞兵空降在法列罗机场以东的广大地区。12日晨,第504团集合起来的部分伞兵与第505团会合后,随登陆部队向北进攻。

美、英军此次在西西里岛的空降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盟军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据战后统计,美、英军在西西里岛共空降了9816人,其中美军5305人;出动运输机642架次,使用滑翔机156架;运输机被击落45架(其中被己方击落27架,占60%),击伤86架(其中被己方击伤71架,占32%),失踪25架,原载返回40架;滑翔机坠海69架,着陆撞毁15架,失踪10架,被牵引返回4架;人员伤亡约1500余人(其中英军550余人),占空降人数15%强。

尽管,美、英军此次在西西里岛的空降作战,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是,

空降部队在西西里岛上进行的零散活动却在敌军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和混乱，它在肢解敌军的抗登陆战役布势，策应盟军登陆行动方面，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恶鹰扑食

正当盟军的空降兵和登陆兵在西西里岛东部和南部实施空降和纷纷抢滩上陆之际，还在睡梦中的古佐尼，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醒了。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他很快就稳定住了情绪。从东部和南部来的情况开始逐渐增多，摆在古佐尼面前的难题实在是太多了，如何稳住防御？如何阻止盟军向纵深推进？如何实施反突击，将盟军赶回滩头阵地？如何歼灭空降之敌？等等。

正当古佐尼苦思冥想、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在眼下一切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可以首先使用空军对盟军登陆编队进行突击，以打乱敌人的登陆部署，阻滞敌人的推进速度，而且这种突击可以反复多次，持续进行。

古佐尼沉思片刻，目前岛上空军有 350 架飞机，虽说其中有作战能力的只有 209 架，分散配置在 12 个机场上，但这毕竟是一股力量，况且意大利本土的飞机也可前来参战。于是，古佐尼下令德、意空军部队迅速出击。他要给盟军一点颜色看看。

尽管，盟军已经夺取了制空权，但夺取了制空权，并不意味着就给己方地面（海上）部队撑起了保护伞，戴上了安全帽。制空权所固有的相对性，给德、意飞行员增强了不少信心。

7 月 10 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德、意空军的轰炸行动开始了。意机先后 5 次袭击了在防御薄弱的海岸附近锚泊的“莫拉”登陆突击队的舰船编队，炸沉了该突击队的一艘标志舰——“哨兵”号猎潜舰。4 时 30 分，来自意大利本土佩鲁贾的 13 架高空水平轰炸机和来自撒丁岛的一个鱼雷飞机中队，合力突击了在伍德霍尔地区开始登陆的盟军，炸伤了“蒂尔曼”驱逐舰。英国空军“喷火”式歼击机迅速起飞，前来抗击，但无功而返。5 时左右，1 架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在西西里岛南侧杰拉河口斯科利蒂附近海域炸沉了一艘在该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马多克斯”号攻击驱逐舰，并炸伤了标示海滩的“游行者”号潜艇。

初战告捷，德、意空军更加肆无忌惮，为了增强突击效果，驻在意大利本土的德、意飞机不断地被派往西西里岛。由于飞机作战半径比较小，很多飞机都是首先飞往撒丁岛，在那里加泊后，再起飞去攻击盟军的登陆舰艇。

上午 8 时 30 分至 10 时左右，从盟军“波依斯”号和“萨凡纳”号巡洋舰上弹射起飞的 4 架“海鸥”式水上飞机，以两个双机编队的形式，正在执行侦察任务。突然，德军“梅塞施米特—109”型歼击机赶到，顷刻间，3 架“海鸥”式飞机中弹坠毁。10 时左右，3 架“梅塞施米特—109”型歼击机对正在架设浮桥码头的盟军坦克登陆舰实施跳弹轰炸，虽未直接命中，但却给该舰造成了不少麻烦。

下午，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对停泊在杰拉附近的盟军护航运输队和登陆海滩的部队进行了轮番轰炸，炸伤了“墨菲”号驱逐舰，并延缓了美第 7 集团军后续部队的上陆时间。

黄昏时分，一架德国“梅塞施米特—109”型歼击机击毁了盟军“313”号坦克登陆舰。18 时 35 分日落时，另一架“梅塞施米特—109”型歼击机从太阳方向低空进入，快速隐蔽地接近一艘满载卡车、吉普车、半履带式车辆和救护车、37 毫米火炮、弹药和地雷的坦克登陆舰，待盟军士兵发现时，已为时晚矣。一颗航空炸弹恰好落在甲板上爆炸，引起大火，炸死 21 人，炸毁

很多火炮和车辆。

德、电空军几乎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们的突击行动一波紧跟一波、一浪高过一浪。

7月11日6时35分，12架意大利轰炸机从撒丁岛起飞攻击盟军海上运输船队。炸弹在美国“巴尼特”号运输舰左舷附近爆炸，炸死7人，并使一个货舱起火。中午，荷兰军火船“巴恩”号中弹起火。15时40分，20多架“容克—88”型轰炸机猛烈轰炸了盟军运输舰换乘区，击中“罗伯特·罗恩”号自由轮，引起弹药爆炸，大火延续了数小时之久，最后，船体沉没，但船员全体获救。傍晚，德机又击伤了一艘在阿沃拉附近海域刚卸载完毕的“约瑟夫·G·坎农”号自由轮。

面对德、意空军的狂轰滥炸，盟军将士们禁不住大声疾呼“我们的空军哪里去了？！”

盟军空军直到此时，才发现他们所采取的作法真是愚蠢至极。原先，盟军空军领导人认为，既然制空权已经在握，就没有必要对登陆部队和海上舰队实施直接掩护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把空军集中起来，主要用于对登陆部队实施间接的和远距离的空中支援。结果这种做法致使盟军登陆部队和海上舰队在7月12日以前实际上没有得到空军掩护。在登陆部队极需空军掩护时，又由于准备不足和指挥程序繁琐或引导有误，使得歼击机部队未能及时抵达指定地域或海域而贻误战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次，德军一个32架飞机的编队飞越盟军登陆运输舰群上空，如入无人之境，竟无一架盟军歼击机起飞进行拦截。

有时，盟军空军也派歼击机在登陆地域上空巡逻，但歼击机数量太少，一般只有4—8架，根本完成不了掩护任务。

由于盟军空军领导人的错误主张，给德、意空军提供了可乘之隙。盟军舰船遭到了德、意飞机的反复轰炸，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从7月12日以后，盟军空军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做法，加强了对南部和东部登陆部队的空中掩护和支援。12日9时30分，南部盟军歼击机和高炮部队击退了敌机的最后一次空袭。

鉴于空中突击的难度越来越大，德、意空军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实施重点打击，方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于是，决定放弃南部美军登陆地区，集中突击东部英军登陆地区。

7月13日以后，德、意轰炸机不断地从意大利本土南部机场起飞，对英军登陆部队尚未卸完的舰船进行猛烈轰炸。先后炸沉了“爱斯基摩”号驱逐舰和“塔兰巴”号医院船。此外，还炸中了4艘自由轮和1艘荷兰辅助船，其中有2艘被炸沉。13日下午，正在阿沃拉附近海域卸载弹药的“蒂莫西·皮克林”号自由轮被炸成两段，当即沉没。17日2时左右，“威廉·科尔曼”号自由轮和“埃马女皇”号军舰被炸伤，炸死18人，炸伤70余人。22日，“塞缪尔·帕克”号军舰被炸伤。

在此次登陆与抗登陆的大规模较量中，尽管德、意空军有不俗的表现，但仍未能挽救德、意军队在地面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古佐尼精心设计的抗登陆作战部署在盟军步步紧逼面前就要土崩瓦解了。

杀死上帝诅咒的每一个私生子

对于个人荣誉感极强的巴顿来说，能和蒙哥马利同唱一台戏，实在是上帝赋予他的一个极好的机遇。巴顿把西西里战役看作是美、英军之间的较量以及是他和蒙哥马利之间的一场私人竞赛。尽管，“哈斯基第8号”方案被蒙哥马利推翻，但巴顿仍要以实际行动证明美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证明自己比蒙哥马利更强、更出色。

7月10日凌晨，盟军西西里登陆战役第一阶段进展的十分顺利。在东部地区，英第8集团军所属第5师的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锡腊库扎，在诺扎弯登陆的第30军也同样实现了预期目的。目前，蒙哥马利部队在奥古斯塔前面停了下来。在南部地区，美军的作战要艰难一些，他们在南部海岸的登陆受到了风和海浪的很大影响，登陆兵上陆后，遇到了敌人的一些抵抗，还遭到了几次骚扰性空袭。但是，在巴顿的指挥下，第7集团军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目前，特拉斯科特少将指挥的第3步兵师已经占领了利卡塔及8英里长的海岸线，部队正在迅速向纵深推进；艾伦少将指挥的第1步兵师已经占领杰拉城，并已控制了皮亚诺、卢波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杰拉城机场；米德尔顿少将指挥的第45步兵师，由于初次参战，缺乏实战经验，从斯科格里蒂登陆后曾一度陷入混乱，但该部迅速调整了部署，现已向纵深推进了9公里。

对此，西西里战役总指挥亚历山大将军不无骄傲他说：“那些防守海岸的意军简直不值一提，几乎一枪未发就瓦解了。而那些野战师遇到盟军就像迎风扬糠一般四下逃命。”

岛上守军真的是不截一击吗？巴顿和蒙哥马利的回答一定是“NO”，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过早地沉湎于胜利的美好的遐想之中，是要打败仗的，战争经验告诉他们，暂时的顺利也许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尤其是蒙哥马利，这位精干谋算的军事指挥员，早就断言：认为西西里岛的防御部队不堪一击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4月24日时曾致亚历山大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蒙哥马利在电报中写道：“迄今为止的一切计划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抵抗将是微弱的，西西里能够轻易地夺取。这是十分错误的。德军部队和意大利部队在突尼斯都打得很好，在西西里也一定会如此。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敌军激烈抵抗，至少是德军部队会进行激烈抵抗的基础上，建立在初次袭击之后将有一场真正恶战的基础上。”

事实证实了这一预见。当古佐尼获悉美、英军的主要登陆地区是杰拉和锡腊库扎地区以及盟军空降兵着陆后严重分散的情况后，即令，德国戈林师和2个意大利装甲师向杰拉方向反击，乘美军立足未稳，将其赶下大海；第15装甲师从西向东猛扑，以一个装甲旅堵住英军沿东海岸公路向北的进袭路线，同时，以部分兵力迂回至杰拉和锡腊库扎之间地区，切断美、英军之间的联系。

首先向杰拉方向发起反击的是意大利装甲师。7月10日上午8时30分，意大利装甲师乘美第1步兵师先头部队刚刚占领杰拉城，尚未组织好防御之际，便从行进间迅速展开战斗队形，随即发起猛烈攻击。由于美军刚刚登陆，重武器还没有运到，面对意军的坦克冲击，美军一时手足无措。但是，美第1步兵师在艾伦的指挥下，很快恢复了秩序，立即抢占了有利地形，并顶住了意装甲师冲击的第一个浪头，战至中午时分，双方基本上处于对峙状态。

下午 2 时，库兰斯指挥的德军戈林师赶到，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好在库兰斯没有按照古佐尼的命令集中兵力向杰拉反击，而是将部队分成左纵队和右纵队向两处反击。库兰斯命令坦克右纵队从尼塞米方向迅速前出，协同意大利装甲师向杰拉反击，坦克左纵队从比斯卡里向美军第 45 步兵师反击。

分散用兵，历来是兵家大忌。库兰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无形中给美军减轻了压力。

戈林师赶到后，意大利装甲师好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立即协同戈林师对美第 1 步兵师发起了新的攻势。德坦克右纵队与意大利装甲师合力突击曾一度摧毁了美军的一线防御阵地，尤其是德坦克右纵队趁美军混乱之际，率先插入美第 1 步兵师的纵深，一直冲向接近海滩的沙丘地带。形势万分危急，在关键时刻，美国海军舰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好像它们已经被憋了很长时间，现在总算有了发泄的机会。成千上万发炮弹一股脑儿倾泻到了敌军的阵形当中。德坦克右纵队和意大利装甲师在伤亡 600 余人、被击毁坦克约 40 多辆的情况下，仓惶向北逃窜。

德坦克左纵队向美第 45 步兵师的反击势头相对缓和。令德军始料不及的是，正当他们一心一意向美第 45 步兵师发起攻势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美空降第一梯队在盖文上校的率领下突然赶到这里，并立即向德军坦克左纵队发起进攻，相继击毁了几辆德军坦克。德军坦克左纵队着实被吓了一跳，由于情况不明，遂停上了进攻，迅速撤退。

按理说，美军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巴顿清醒地认识到，眼下决不可有丝毫的松懈情绪，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根据前一段作战情况，巴顿认为，美军当务之急是把坦克和火炮等重武器卸运上岸。于是，巴顿果断地改变了原先的登陆预案，命令加菲少将指挥的第 2 装甲师和达比上校指挥的第 18 团（辖 3 个突击营）立即登陆，并迅速做好应付敌军再次反击的准备。午夜时分，新的作战部署全部就绪。

与此同时，古佐尼也在加紧策划新的攻势。古佐尼心中暗想，目前，美军在杰拉、利卡塔和斯科格里蒂的 3 个滩头阵地，尚未联成一片，而且，上陆的美军由于缺乏坦克和火炮，因而不具备足够的反坦克能力，以这种状况，美军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因此，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扭转南部地区的不利局面。于是古佐尼命令，次日对杰拉再次发起反击，戈林装甲师和利沃德师分别从两个方向对美军进行夹击。古佐尼哪里知道，美军坦克和火炮已经乘夜登陆上岸，而且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信心十足的巴顿将军，在参谋长盖伊，副官斯蒂尔的陪同下，带着几名卫兵从“蒙罗维亚”号军舰上下来，换乘一艘登陆艇驶向岸边。他决定亲自上陆参战。

由于登陆艇不能直接上岸，巴顿便在途中下水行走。只见他头戴镶有 3 颗星的钢盔，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号望远镜，腰间挎着一支柄上镶着珍珠的手枪，身穿紧身马裤，脚踏一双长统靴，从头到脚给人一种神气十足，威风凛凛的感觉。正当巴顿神采奕奕地走向岸边的时候，一位随行摄影师准备给巴顿拍一张照，突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激起的水珠溅了巴顿一身，但巴顿依然下慌不忙、兴致勃勃地向前走着。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对巴顿有这样一段评论：“事实上，巴顿也担心受怕。当敌人开始炮轰时，他数着自己的脉搏，如果脉搏增快了，他就严厉地责备自己，他知道人是听不到打中自己的炮弹嘶嘶声的，因此，他有意

锻炼自己的反应力。在敌人的炮弹越顶而过时，他的眼皮甚至连眨都不眨，当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时，他仍旧谈笑自若。当其他军官对这种场面感到惊恐时，他却感到一种暗暗的开心。他在写给比阿特丽斯（巴顿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必须能像演员一样会演戏。”巴顿像许多演员一样，虚荣得要命。”

巴顿上岸后，便驱车直奔杰拉城。远处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一片，巴顿暗自庆幸，昨天晚上一夜的折腾没有白费。当巴顿进入杰拉城时，战斗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德军戈林师和意大利利沃德师已经冲进城内。

此时，达比上校率领的美军突击队员正与德、意军队短兵相接、浴血奋战。这一壮烈场面强烈地感染了巴顿。这位被人誉为“热血豪胆”的将军，不顾部下的劝阻，冒着枪林弹雨，大踏步地来到突击队员中间，他大声喊道：“杀死上帝诅咒的每一个私生子！”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极大地鼓舞了突击队员的士气。在巴顿的亲自指挥下，美军作战开始变得紧张而又秩序。根据巴顿的命令，“萨凡纳”号军舰上的大口径火炮重点突击敌坦克装甲集群，对突击队的战斗行动适时提供直接火力支援；美第3步兵师抽出部分坦克组成精干的突击小分队，迅速向杰拉方向迂回，占领有利地形后，对敌右翼实施突击。

美军逐步控制了战斗的主动权。战至上午11时，意大利利沃德师在久攻不克，又受到重创的情况下，退出杰拉市。杰拉城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此时，杰拉平原仍然硝烟弥漫，浓烟滚滚。德军戈林师正在向艾伦的第1步兵师守卫的海滩阵地进行猛烈地冲击。巴顿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艾伦的第1师。

由于美第1师是一个步兵师，因而，在抵御德军戈林师的坦克冲击时，显得有些乏力。德军曾几度突破了第1师的防线。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巴顿心里清楚，如果，美军被赶下大海，就意味着美军要进行第二次登陆，且不说这对于盟军作战全局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对于他及美军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于是，巴顿火速给艾伦下达了一道死命令：“坚守阵地，不准后退一步，后退就是失败！”。同时，已顿命令第32野炮营乘两栖舟车迅速登陆，上岸后，立即展开，投入战斗；加菲少将指挥的第2装甲师即刻离开沙滩，从行进间向德军发起进攻；海军舰炮适时提供火力支援。在艾伦第1步兵师的拚死抗击下，美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久，各部队相继到位。在美军火炮，坦克及舰炮的合力打击下，德军戈林师三分之一的坦克被摧毁。库兰斯见势不好，便率残余兵力狼狈撤退。

美军总算打退了敌人的反击，危机已经过去，利卡塔、杰拉和斯科格里蒂3个滩头阵地已经联成一片，集团军登陆场终于形成。美军有了稳固的立足之地，巴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巴顿的指挥下，美军各机动预备队陆续上陆。巴顿要为明大的进攻提前做好准备。晚上7时，各部队已全部到位。这时已被汗水和海水浸透了的巴顿才回到“蒙罗维亚”号军舰。他打开日记本写道：“今天，上帝肯定观察了我。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十得很出色。”

12日，美军全线出击，稳步地向纵深推进。日落前，已相继占领了科米佐、比斯卡里和彭地奥里佛机场。随后，巴顿挥师北上，直逼卡尔塔尼塞塔。

在西西里东部地区，小心翼翼的蒙哥马利依然采取他惯用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这与巴顿决策果断、行动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开战第一天，英军第8集团军在没有遇到德、意军队像样的抵抗的情况

下，从容地建立起了稳固的补给基地。在此情况下，蒙哥马利本应乘胜北上，迅速逼近卡塔尼亚，但是，在蒙哥马利的脑海中，德、意军队在北非突尼斯战役中顽强作战的精神给他留下的印象也许是太深了，因而行动极其缓慢。由于，蒙哥马利过于优柔寡断，从而失去了很多机会，结果给德军第 15 装甲师提供厂极为难得的机动时间。德军第 15 装甲师从西西里岛西侧迅速机动至东侧，并很快占领了有利地形，成功地遮断了英军企图沿海岸公路向北进军的行动路线。

此时，西西里岛的控制和防御正在德国化。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早于 6 月底来到了西西里岛，随着西西里战役的发展，凯塞林替代了古佐尼，充当起西西里作战的总指挥。另外，7 月 13 日，希特勒决定增调 2 个师到西西里岛，另外再加上一个由赫布将军领导的军司令部。赫布是一位实战经验相当丰富的装甲军军长，曾在苏德战场上有过不俗的表现。希特勒此举，表明他已经把西西里战场与苏德战场及其它战场的利害关系联到了一起。

鉴于巴顿部队在南部地区进展顺利，但离墨西拿还有很远一段距离，而蒙哥马利部队虽被阻住，但英军一旦突彼，将会迅速危急训墨西拿，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凯塞林决定把防御的重心放到东部，迅速在埃特纳火山以南地区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以确保墨西拿的绝对安全。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由于英军行动过于迟缓，致使英军当面之敌的数量迅速增加。意大利那不勒斯师和里窝那师组成的第 16 军、赫尔曼装甲师、第 15 装甲师、戈林装甲师余部以及若干较小部队已经横在蒙哥马利的面前。英军陷入了困境。

当时，在蒙哥马利手下任职的罗纳德·卢因在后来给蒙哥马利写传时，对此做了如下评价：“对蒙哥马利来说，这次战役比他在非洲所进行的另外几次战役差劲得多。”

可以说，就这一阶段盟军作战情况来看，如果给巴顿和蒙哥马利打分的话，显然，巴顿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巴顿在这一阶段的卓越表现，使他的殊荣勋章上增添了一枚橡树叶。

明争暗斗

7月12日，美军在西西里岛西南侧进展非常顺利，巴顿感到十分满意，为了加快进攻速度，巴顿开始考虑修改下一步作战预案。7月13日，站在地图前的巴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西西里岛西部重镇巴勒莫，他决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巴勒莫。

后来，巴顿回忆说：“到1943年7月13日夜里，我认为德军11日和12日发动的反击已是强弩之末。因此，我修改了我今后在西西里作战的计划。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或者听信情报处的报告，这场战役很可能会拖得更久，战绩也不会那么辉煌。改变一项决定听上去好像很容易，但是在我看来却相当困难。”

14日，巴顿收到亚历山大打来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要巴顿在卡尔塔尼塞塔附近采取守势，以掩护蒙哥马利的左翼。这对于美军来说，是太不公平了，因为，美军被无情地排斥在主要行动之外。于是，巴顿在凯斯将军、魏德迈将军和参谋长盖伊将军的协助下，迅速起草了一份经阿格里琴托和卡斯特利维特拉诺向巴勒莫发动迂回进攻的作战计划，并上报给亚历山大，请求审批。但亚历山大没有批准。

此时的亚历山大已经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蒙哥马利的身上，因为，亚历山大认为，夺取西西里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攻战墨西拿，而处于东部地区的蒙哥马利距离墨西拿最近，因此，攻战墨西拿应该由蒙哥马利来完成。既然巴顿率领的第7集团军处于整个西西里战役的次要方向，因此，由美军来确保蒙哥马利的侧翼安全，理所应当。

然而，蒙哥马利沿东部海岸公路向北发展进攻，正遇到德军越来越强硬的抵抗。英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有趣的是，巴顿和蒙哥马利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然而，一个是由盟军自己造成的，一个是由德军造成。对此，戴维·欧文评价道：“西西里打的那一仗是一个典型的盟军协同作战不当的例子。”

西西里岛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由于，希特勒在进行遥控，德军的抵抗迅速得到了加强。希特勒是通过凯塞林来贯彻意图的。起初，希特勒决意要把盟军赶下大海，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希特勒改变了初衷，他决定把作战重心东移，以墨西拿为中心由远及近层层设防，在西西里岛西北部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在战场形势不可扭转时，能够确保德军以及比较忠诚的意军向意大利本土撤退。

整个防线是由赫布来进行设计和控制的。主要防线是一条从卡塔尼亚以南约6公里处经卡泰纳诺瓦、阿吉拉和尼科西亚延伸至东北海岸的圣斯特凡诺，它基本上是围绕着埃特纳火山设计的。另外，还有两条旨在确保墨西拿稳定的预备防线，即“旧赫布线”和“新赫布线”。

所有这些均表明，由于盟军指挥有误，西西里战役的胜利不是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蒙哥马利原先想要占领卡塔尼亚的企图，已经难以实现。

为了不辜负亚历山大的希望，特别是为了实现英军在西西里战役中唱主角的构想，蒙哥马利决定把前进的重点向左移。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样做等于把美军用作一种静止的翼侧警卫部队。蒙哥马利已经全然不顾了。

7月12日，蒙哥马利给亚历山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文中写道：“我建议

让我的集团军向北进攻，以便将这个岛截成两半。”亚历山大立即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设想。

正当巴顿因为亚历山大把他排斥在主要行动之外而闷闷不乐的时候，蒙哥马利又来“捣乱”了。蒙哥马利认为，既然让他负责把西西里岛截成两半，那么，在断裂多山、地形状况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就应该让他首先拥有可供使用的良好的道路。当时，盟军使用的公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埃特纳火山的东侧大致向北延伸的 114 号公路；另一条是向西北方向延伸而经过卡尔塔吉罗内——恩纳——莱昂福泰的 124 号公路。按照预先作战计划，114 号公路归英军使用，124 号公路归美军使用。但是，蒙哥马利似乎忘记了这一切，他准备使用 124 号公路。他认为英军通过 124 号公路能够迂回打击驻守在卡塔尼亚平原上的德军，这将有利于实现他的企图。

为了抢先使用这条公路，蒙哥马利决定先斩后奏。13 日上午，蒙哥马利在未经任何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命令部队沿 124 号公路开进。而恰在此时，美第 2 军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正准备把 124 号公路用作他的第 2 军的进攻轴线。当日傍晚，美军在 124 号公路上发现了英军第 51 高地师。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蒙哥马利把有关情况立即上报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蒙哥马利的做法。在亚历山大看来，蒙哥马利使用 124 号公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日午夜，亚历山大下达了一条“绝对命令”，指示布莱德雷将这条公路移交给蒙哥马利。可以想象，美军在接到这一命令时的情绪是多么愤怒。尤其是布莱德雷将军，此时他的先头部队第 45 步兵师距离 124 号公路已不足 1000 米了。对此，戴维·欧文评论道，“美国人被当作初出茅庐的新手，不能在战役中委以主要任务。英国人恶作剧似地把美国第 7 集团军派去守卫蒙哥马利第 8 集团军的后方，而第 8 集团军在岛上胜利进军大出风头。”

是的，第 8 集团军在通过 124 号公路时，确实是趾高气扬，但是好景不长。重新修改作战计划并没有给蒙哥马利带来好运。

根据亚历山大的命令，美第 2 军所属第 45 步兵师被迫后撤，转至第 1 步兵师的后面。美军等于从内地又退回到滩头，这种纯属浪费时间的大调整，使得凯塞林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贯彻希特勒的命令。因为，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做出决定，增援西西里，阻住盟军的攻势，守住圣斯特凡诺——恩纳卡塔尼亚一线。

蒙哥马利为了将主攻部队移至左翼，其转变行军路线至最终调整完部署，就至少耗费了两天时间。凯塞林利用盟军指挥上的混乱，根据赫布的设计，迅速完善了战役布势。一道阻击蒙哥马利的坚固防线已完全形成。

德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盟军错失了良机。蒙哥马利的计划刚一出台就遭到了迎头一击。

7 月 16 日，亚历山大又给巴顿发来一道命令，明确指出：墨西拿是蒙哥马利的进攻目标，巴顿的任务是保护其侧翼和后方，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出现危险。巴顿看完电报，强压怒火，他开始打算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布莱德雷不无遗憾他说：“它证实了我早先的疑虑，只有蒙哥马利才被允许去进攻墨西拿。”

根据亚历山大的指令，美军只能去对付岛上力量较弱一端的敌人。对此，布莱德雷这样写道：“夺取一些小山，俘虏一些驯良的农民和无精打采的士兵是不光彩的。”看来，亚历山大的指令已经伤害了美国人的感情。

罗纳德·卢因评论道：“亚历山大就好像是用盐来擦巴顿和布莱德雷的伤口。由于蒙哥马利的鼓吹导致了“哈斯基”作战计划的修改，从而降低了美第7集团军的作用。现在，在亚历山大的纵容下，蒙哥马利又来从他们手中抢走一条宝贵的公路，以便他得意洋洋地进入墨西拿，甚至不允许美军向巴勒莫推进。”

后来，巴顿和蒙哥马利在一起谈论这个插曲，当时，巴顿抱怨他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蒙哥马利回答说：“乔治，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如果你的集团军群司令给你下达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命令，那你可以不理睬它。我就是这么干的。”蒙哥马利这个极端反对他的下级“无端抱怨”的人居然会说这样的话，令巴顿惊讶、气愤和反感。

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做法，在美国军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军界做出了一致的评判：“蒙哥马利将获得一等奖——墨西拿，而美国人连安慰奖（巴勒莫）也被剥夺了。”

蒙哥马利真的能获得一等奖吗？

由于蒙哥马利行动迟钝，德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凭险扼守。很快，蒙哥马利就发现，英军在两个方向上都陷入了困境。英第 13 军沿 114 号公路向北推进，虽已通过卜利马索尔大桥，但在卡塔尼亚以南严重受阻；英第 30 军沿 124 号公路迂回前进，但迫于德军防守严密，目前在阿诺拉地区徘徊不前。

为了摆脱困境，7 月 21 日，蒙哥马利命令，第 13 军在卡塔尼亚前面转入防御牵制德军；第 30 军在左翼发动进攻，争取突破德军防线，扭转被动局面。但是，第 30 军的进攻失败了。蒙哥马利不得不把第 78 师从北非的预备队中抽调过来，以支持疲倦的部队继续作战，但这种调动要到月底才能完成。

在蒙哥马利焦急的等待中，德军再次加固了工事配系，进一步完善了防御部署，使整个防线固若金汤。蒙哥马利无计可施了。

中国古代军事学家范蠡曾经说过一段颇有价值的话，范蠡认为：“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乃兵家阴阳之妙也。”意思是说：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发制人是用锐气，最大限度地挫敌锐气，最大程度地发挥己方的潜力去消灭敌人，这就是军事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微妙所在。令人可惜的是，蒙哥马利当时还不知道世界上竟有如此透彻的军事观点，因而在“先发制人”这个问题上，没有用好“阳”。而德国人在无意识当中恰恰实现了范蠡的正确主张。德军凭借险要地形，利用自然地理障碍，构筑工事，设置火网。他们以静制动，以逸待劳，逐步挫败了英军的锐气。蒙哥马利修订的作战计划遭到了彻底失败。

据有关资料介绍，正当英军进攻受挫，伤亡惨重的时候，心情一直不快的巴顿幸灾乐祸地给战区副指挥官埃弗雷特·休斯将军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写道：“我们的表兄弟们被揍得鼻青眼肿。”足由此可见，巴顿和蒙哥马利之间积怨太深。

正当蒙哥马利在德军防线面前进攻乏术，徘徊不前的时候，巴顿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闲坐着，他深信如果让他去进攻巴勒莫，他会干得很出色，而且此举一旦成功必将会促成整个战局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

7 月 17 日，巴顿乘飞机前往北非亚历山大司令部，他决心亲自说服亚历山大。巴顿见到亚历山大后直截了当地表白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将军，鉴于形势的发展，我请求你把命令改成这样：第 7 集团军迅速向西北和北面挺进，攻占巴勒莫，并割裂敌军。”亚历山大权衡了形势后，批准了巴顿的请求。

束缚美军手脚的枷锁终于打开了，巴顿立即返回战场，火速进行了战斗部署。巴顿命令：第 3 步兵师、第 82 空降师和第 2 装甲师临时组建成一个军，由凯斯将军指挥，主要任务是夺取巴勒莫；第 45 步兵师向北发展进攻，主要任务是切断海岸公路，与蒙哥马利的左翼部队保持同步。巴顿要求必须在 5 天内拿下巴勒莫。

7 月 19 日，巴顿下达了总攻命令。凯斯将军指挥的暂编军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推进。21 日，占领了卡斯特尔维特拉诺。22 日抵达巴勒莫城下。

巴勒莫守军怎么也不相信，在如此炎热的夏天，一路上既有复杂的自然地理障碍，又有守军的层层抵抗，美军怎么能在 4 天时间内推进 320 公里？

美军一路上势如破竹，闪电般地到达巴勒莫，使该城守军惊慌失措，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守军纷纷交械投降。

而就在这一天，蒙哥马利在其左翼的进攻遭到失败。相比之下，巴顿感到无比自豪。不过，巴顿也应该感谢蒙哥马利。因为，正是由于蒙哥马利的跃跃欲试，才把凯塞林的注意力以及德、意军队的主力吸引到了东部，从而，给巴顿在西部地区的作战创造了条件。尽管，这一实际效果可能不是出自蒙哥马利的本意。

7月22日，巴顿随第2装甲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巴勒莫，并在该城豪华的王宫中建立了他的司令部。

23日，美第45步兵师进至泰索米尼至伊梅雷塞以东海岸地带，从而将西西里岛一分为二。美军实现了英军想实现而未实施的诺言，这给巴顿和美军带来了很高的荣誉。

在这次行动中，美军仅伤亡300余人，然而，却给敌人以重创。据统计，俘虏意军5.3万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大炮67门，并夺取了停泊在港口还没来得及逃跑的大部分船只。

攻占巴勒莫的胜利，不仅动摇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独裁统治（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而且极大鼓舞了盟军士气，它使盟军又重新看到了在西西里作战的胜利曙光。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巴顿的迅速行动很快使敌人只剩下墨西拿一个港口，它挫伤了庞大的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并且使巴顿的部队能够从西部进攻，以打破东线的僵持局面。”

鉴于美军和英军不同的作战情景，7月25日，亚历山大召开了一次协调会议。会上受命美军向东突进。

巴顿的野心更大了，他现在已经盯上了墨西拿，他决心要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该城。巴顿把这一使命交给了第2军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

至此，西西里整个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西路美军的作用已经由助攻转变为主攻。

然而，正当巴顿连创佳绩、踌躇满志的时候，巴顿出事狗东西，你难道活腻了吗？

7月27日，凯塞林命令赫布准备撤离。因此，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安全地撤离西西里岛就成了德军当时努力完成的中心任务。

在盟军方面，由于美军在西部的卓越表现，盟军已经从被动当中走了出来。7月27日，向东突进的美军已经占领了圣斯特凡诺和尼科西亚，与此同时，英军也在稳步的向前推进。

8月初，盟军发动了全线进攻，根据亚历山大的命令，巴顿的两个军在左翼，英军第30军在中央，英军第13军在右翼。三路大军一齐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西西里岛的东北角——墨西拿。

西西里岛东北部是一个多山的地区，海岸多是悬崖峭壁，腹地均为坎坷不平的崎岖山路。敌军撤退时破坏了桥梁和道路，且埋下了数以万计的地雷。盟军向前推进遇到了重重困难。

德、意军队每撤退一步，兵力就相应的集中一些，因此，德、意军队在实施节节抵抗的过程中，只要在一些险要地段部署少量兵力就足以抵挡一阵。相反，由于战场容量日益缩小，可用地形越来越少，大部队难以展开，盟军无法发挥其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盟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到8月5日，英军第13军已经攻克了卡塔尼亚，并将部队推进到了埃特纳火山与侮之间的狭长地带；第30军已经推进到了火山西北侧的丘陵地带。但是，英军的情况并不乐观。第30军的后勤保障日益困难；第13军又处于瘟疫区，不少官兵患上了疟疾，部队非战斗减员大幅度上升。因此，蒙哥马利要求全体官兵，必须艰苦作战到底。

对于巴顿来说，时间就是胜利，因为，巴顿坚信他能够先于蒙哥马利夺占墨西拿。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顿要求第2军不停顿地向前推进。但是，西西里北部沿海地区山石林立，地形复杂，战场容量极其有限。德军为了阻滞美军的进攻，凭借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和有利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仅在特罗英纳，德军就对美军实施了24次规模不等的反击，曾一度给美军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美军进展十分缓慢，部队又大量减员，这对于一心想快速逼近墨西拿的巴顿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巴顿内心非常烦躁的时候，盟军空军航空兵前来支援作战，本以为可以雪中送炭，没想到发生了多起盟国空军误击美军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司令部也受到了威胁，巴顿本人差一点险遭不测，这真是雪上加霜。巴顿气愤地说：“我倒是要问一问这些空军老爷，他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有一天，巴顿突然发现，许多显然没有受伤的人被大批地运送到后方医院，并且有增无减。这种现象令巴顿忐忑不安。很快巴顿就发现这种情况在艾伦的第1步兵师中尤为突出。

第1步兵师是巴顿最信任的一支部队，自西西里战役发起以来，第1步兵师一直担当美军的先锋，屡立奇功。该师师长艾伦是巴顿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深受巴顿器重。但艾伦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常与其他指挥员发生矛盾。副师长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平时为人随和，平易近人，但也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物。两人之间平时就存在一些矛盾，因战争频繁只好求同存异。自从美军挥师东进后，第1步兵师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路难行，仗难打，天气又异常炎热，部队在极其疲劳的情况下艰难地向前移动。在这种困难重重，似乎看不到何时才能走出困境的情况下，艾伦和罗斯福本应团结协作，携手带领全体官兵共同渡过难关，但两人之间却爆发了冲突，并各有一帮支持者。结果使许多人丧失了作战信心，并以各种名义涌向医院。他们的行为很快影响到了其他部队。

这种难以在世人面前启齿的现象出现在巴顿的部队中，对巴顿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巴顿决心要处理这一问题。巴顿认为，要想在美军中绝此类现象，就必须从第1步兵师开刀，而要想解决该师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要从艾伦和罗斯福身上开刀。巴顿准备忍痛割爱，将他们两人同时解职，但是，要下这个决心，对于巴顿来说决不是一件易事。

以上一系列问题已经闹得巴顿心烦意乱了，而英国BBC广播电台，无中生有，广播了一条令人愤怒的消息。这条消息说：“在西西里岛，正当英军官兵面对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浴血奋战的时候，美军却在巴勒莫豪华的王宫里，‘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洗海水澡’。”

巴顿的心理天平失衡了。内部矛盾，外部骚扰，使巴顿倍受煎熬。巴顿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巴顿带着这种情绪，只要一看到畏葸不前的军人，就怒不可遏，大声辱骂。“狗东西，你难道活腻了吗？”

8月3日，巴顿驱车前往前线，在路上，他发现了指示通往第15后方医

院的路标，他叫司机米姆中士把车开到医院去。在医院里，巴顿逐一询问伤病员的伤情，并嘱咐他们安心养伤，恰在此时，巴顿发现一个显然没有受伤的士兵蹲在帐篷角落的一个箱子上。这个士兵是艾伦部下的，年龄26岁。名叫查尔斯·库兰，是一个二等兵，来自印第安那州米沙瓦加。巴顿疾步走到他面前，问道，“你怎么啦，小伙子？”

“我……我……我感到很恐怖，我实在受不了。”医生走上前来，解释说，他得了“急躁型中度精神病”，这是第三次跑来住院了。巴顿听罢，勃然大怒。连日来积压的怒气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对库兰大声叫道“你的意思是在这里装病逃避战斗！？”

库兰嚎淘大哭。

巴顿吼道：“你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你给我滚出去！”

库兰没动。

巴顿轮起手臂，用手套扇了库兰一记耳光，一把扯起库兰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接着把他踢出了收容伤兵的帐篷，并大声骂道：“我不允许你这样的胆小鬼躲藏在这里，你的行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声誉！”巴顿的所作所为，使在场的所有人员目瞪口呆。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这一事件没有立即引起反响。事后，巴顿解释道：“我深信我处理这件事情的作法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其他军官也有勇气像我这样做的话，那么借口患‘战斗疲劳症’而实际上是贪生怕死的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8月5日，巴顿向第7集团军高级军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注意到，一小部分士兵跑到医院，说自己神经紧张，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是胆小鬼，玷污了我军荣誉，对于那些留守阵地坚强地承担作战危险的同志也是一种污辱，而他们却把医院当作避难所。

你们要采取措施，此类人员不要送往医院，而是在各自的部队处理。

那些面对敌人胆怯而不愿作战的人员将要送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当天，巴顿得知，英军战线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而艾伦的第1步兵师仍然进展缓慢，德军按预定方案边打边退，艾伦的部队似乎只有在德军撤退一步的情况下，才能前进一步。战局是不乐观的。巴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改用北翼的特拉斯科特的第3步兵师担负主攻。8月10日上午，巴顿下令解除艾伦和罗斯福的职务。

下午1时30分，闷闷不乐的巴顿驱车前往第3师司令部，在行车途中，巴顿发现了通往第93后方医院的路标，巴顿命令司机把车开过去。

到医院后，巴顿照例逐一询问伤病员的病情，其间，巴顿不加解释地把一个因发高烧而被接受住院的病人给打发走了。不巧的是，巴顿再次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此人名叫保尔·贝内特，患有“炮弹休克症”。当保尔发现巴顿非常严肃地径直向他走来时，他害怕了，缩成一团，身体不停地哆嗦。

“我感到害怕。”保尔开始抽噎。

“你说什么？”巴顿大声叫道。

“我的神经有病，我能听到炮弹飞过，但听不到它的爆炸。我害怕，我再也受不了炮轰了。”

“你害怕了，见鬼！你他妈的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说完，巴顿重重地扇了保尔一记耳光。

保尔开始放声大哭。

“不许他妈的再嚎了。我不想让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黄杂种在这里哭喊。”巴顿冲着保尔的头狠击一拳。一个护士禁不住抽噎起来。她马上被带走了。

巴顿突然转过身来，对医院里接待他的官员大声叫道：“是你收留这个黄杂种的吧，他总装病，我不允许这些没有勇气上战场的狗杂种把医院塞满。”

医院里的护士和伤员闻声纷纷聚集过来。巴顿又转向保尔。保尔浑身发抖，但还是尽量立正站好。

“回到前线去，你也许会阵亡，但你必须到前线打仗去。”

保尔没作声，仍然在那抖瑟不停。

“你是集团军的耻辱，你要马上回去参加战斗。”巴顿叫道，“但这太便宜你了，你应该被枪毙。事实上，我现在就要枪毙你。”

说完，巴顿掏出手枪，对准保尔的头部。但巴顿没有开枪，他拿着枪冲着保尔停了一会儿，便转身愤然离去。当巴顿走出病房时，他对医生喊道：“把这个狗杂种赶出医院去！”

巴顿“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在军内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是，由于特拉斯科特的第3步兵师受到德军的顽强抵抗，陆路进攻严重受阻，巴顿忙于作战指挥，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很快他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巴顿的意料。

8月12日，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向布莱德雷全面汇报了巴顿“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震惊之余，感到事情比较严重。他心想，此事一旦公开出去，对目前美军作战将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于是，他问基恩是否还有人知道这份报告，当得知无人知晓时，马上指示基恩：“用信封把文件封好，写上只能由我和你启封，然后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布莱德雷认为眼下战事十分紧张，一切人为地干扰都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显然，他想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打耳光”事件隐瞒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巴顿打人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开始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公开此事，便通过其它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完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因为，此时此刻，巴顿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派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单独进行一次调查，并指示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随后，艾森豪威尔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错误行为，并指出：如果情况属实，巴顿必须去向被打者道歉，向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道歉，而且还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道歉。

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处理办法对于一向高傲自大的巴顿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为了防止事情越传越走样，艾森豪威尔召见了新闻界代表，向他们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处理办法，并诚恳地要求记者，鉴于目前军事形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巴顿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信后，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巴顿在日记中

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应邀来到巴顿的司令部。巴顿诚恳地向他们表示了歉意。然后，巴顿婉转地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在前线打仗，因怕死而开了小差，后来他感到无地自容，而后悔过度自杀了。巴顿说：“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对待他，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听了巴顿的一席谈，在场的人都对巴顿表示了谅解。事后，巴顿致信艾森豪威尔，“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

巴顿的公开道歉，使巴顿在官兵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修正和维护。在公开道歉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在他的司令部——巴勒莫王宫闭门不出。这很让官兵们难过，大家认为，是巴顿把他们带到了胜利的彼岸，在这种时候，巴顿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分享胜利的欢乐，尽管巴顿犯了错，但相对于功绩而言，错误是次要的，况且巴顿认错的态度是良好的。官兵们企盼巴顿能够回到他们中间。

9月初，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来访，直到这时，巴顿才公开露面。在礼堂里，巴顿笔直地站在讲台前，面对与会的官兵，他说：“我想我还是站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礼堂内顿时活跃起来，官兵们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至此，“打耳光”事件的阴影在第7集团军中已经基本消除，巴顿与官兵之间的关系又变得融洽如初。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1月21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事件。由于他歪曲事实，大肆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向国会请愿，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且公布于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走向街头，他们大声喊着，“把巴顿赶出军队”，“艾森豪威尔不该袒护巴顿的罪行”。

面对各界人士的狂呼乱叫，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是清醒的，他们既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同时，又一致认为必须充分发挥巴顿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要做“严肃的军事考虑”，并明确地说，巴顿是美军中不可多得一员虎将，保留他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竭力为巴顿辩护，并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正是由于美国陆军部最高领导层慎时度势，强硬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巴顿才幸免于难。

1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奉陆军部的命令，呈送了关于巴顿“打耳光”事件的最全面的报告。该报告详细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和他所采取的处理措施以及巴顿在改正错误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报告明确地指出：“必须记住，一方面巴顿在这些具体事件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了解此事的军官都莫不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巴顿本人爱护、鼓励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结果是，在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第7集团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我亲自监督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调查，并采取了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步骤，因为我相信，巴顿在任何进攻战中，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

用，而在这种进攻战中，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具有忠诚、勇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据多次给我的报告说，巴顿最近每次在他部队的士兵面前公开露面时，他都受到雷鸣般的鼓掌欢迎。”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巴顿终于没有被赶出军队，他仍然留在艾森威尔的麾下。“打耳光”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巴顿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但是他性格中的所有弱点已经被世人所共知，尤其是那些能够左右巴顿命运的人已经知晓巴顿的全部品质。艾森豪威尔就说过：“巴顿具有某些令人遗憾的性格，他鲁莽、暴躁，有时容易冲动……可以让他担任一个集团军司令，我敢担保，他率领的部队肯定会所向披靡。”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对巴顿有这样的认识，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把巴顿提升到集团军司令以上的职务。”以后的事实证实了艾森豪威尔就是这么做的。这表明，巴顿因“打耳光”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个人仕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巴顿个人命运中的一个悲剧。

留下隐患

尽管巴顿于8月3日和10日打了士兵的耳光，但是，在当时，巴顿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因为，特拉斯科特的第3步兵师进攻很不顺利，德军已经在北翼沿海路线上，控制了所有的制高点，美军陆路进攻严重受挫，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巴顿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军事指挥上。

在综合判断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巴顿决定采取小规模登陆与陆路进攻相结合的两栖迂回作战之战法，每次登陆以1—2个营的兵力实施，由海军少校截维森负责登陆的具体组织。采取这种战法以后，美军基本打破了僵局，进展开始变得顺利起来。

后来，巴顿回忆说，“在沿着西西里北部公路向墨西拿的推进途中，我们取得了一次两栖迂回作战的胜利，晚饭后不久（8月10日）又开始了第二次两栖迂回作战行动，呆在第3师的凯斯将军打电话告诉我，第2军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及其下属的第3师指挥官特拉斯科特将军均认为，第二次两栖行动太冒险，因此请求推迟这次行动。我要凯斯将军转告两位将军，战斗如期进行，我会立即赶到那里。我带上盖伊将军，让他在海滩下车奉命监督两栖作战部队出发。我随后前往第3师司令部。那里只遭到一些零星的炮击，但我发现特拉斯科特这位最有闯劲的军官已经如此疲惫不堪以致他断定这次行动不会成功。我指示他执行任务并且告诉他，如果取胜，荣誉全部归他，如果进攻失利，由我承担责任。接着我打电话给布莱德雷将军，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我对他俩说，因为我完全信赖他们，所以我马上要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假如我呆在那里就谈不上对他们信任了。那天夜晚，我一直不能安睡，尤其是当敌军向我们射击的时候，当然他们并没有击中我们。起床号响过不久，值班军官哈金斯上校打来电话告诉我，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美军总共实施了三次两栖迂回作战，总的来看，效果是一次比一次好。美军终于能够大踏步地逼近墨西拿。

8月16日凌晨，墨西拿守军在德、意军队主力已经撤离的情况下，迫于盟军的压力，开始边打边撤。上午6时30分，美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墨西拿。随后，美军开始清剿城中残余敌军。

正当美军逼近墨西拿的时候，蒙哥马利为了加快进攻节奏，把已经抽出来准备进攻意大利本土的第5师又调回前线。8月16日傍晚，英军先头部队抵达墨西拿，但是接待他们的却是美军第3师的第7步兵团。

8月17日，亚历山大两次电告丘吉尔说：“7月10日进攻西西里岛。8月16日进驻墨西拿。38天内占领了全岛。”“1943年8月17日上午10时，最后一名德军已被逐出西西里。全岛现已在我们手中。”

西西里战役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17日上午10时30分，巴顿豪情满怀的进入了墨西拿。他胸前佩带着艾森豪威尔前一天授予他的第二枚优质服役十字勋章，身穿漂亮的华达呢军服，乘着标有三颗银星的指挥车，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墨西拿大街上频频地向人招手。有趣的是，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正在为如何处理巴顿“打耳光”事件而大伤脑筋。

巴顿终于如愿以偿，他知道，在与蒙哥马利的这场竞争中，他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巴顿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全体官兵，他在嘉奖令中写道：“第7集团军的军人们，你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获得了胜利的荣耀。经过38天连续不断的战斗和辛劳，你们给战争史又增添了一页光辉的篇章……军中

的每一个人部分享了荣誉。你们摧毁了敌人的荣耀，你们的威名将永世长存。”

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公布了如下一些数字，“在西西里战役中，英、加、美官兵伤亡和失踪者共为 31158 人，其中美军损失 7445 人。意、德军中的损失大约是 16500 人，包括 13200 俘虏。”

综观西西里战役，盟军经过 38 天的艰苦作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但是，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仍然暴露了很多问题，诸如，大规模空降失利；陆空协同不严密等等，尤其是在战役的中后期，由于美军与英军之间的竞争，使盟军的指挥出现失误，致使德军迅速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一度使盟军陷入被动境地，尽管盟军后来又夺回了主动，但凯塞林已经争得了足够的时间，以致于在盟军空军狂轰滥炸面前，德、意军队仍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撤退。罗纳德·卢因评论道：“西西里战役肯定是一次胜利的战役，但是在胜利中隐藏着失败。大多的德国人逃跑了。”

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 8 月 18 日的统计数字，德军大约撤走了 6 万人，意军大约撤走了 7.5 万；德军还撤走了 9605 辆车辆、47 辆坦克、97 门火炮和 1.7 万吨弹药。对此，丘吉尔说：“对于盟军来说，这不是合理的战利品。”

西西里战役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的，由于盟军未能在西西里抓住德、意军队的主力，将其就地歼灭，从而增加了盟军尔后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困难，可以说，西西里战役给盟军尔后作战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

十四、猎魔除凶

墨索里尼垮台
意大利投降
希特勒营救墨索里尼
绞死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垮台

德，意军队在西西里岛失败以后，意大利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眼皮下。墨索里尼，这个魔鬼，杀人凶手，倍觉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但他仍然企盼能够出现奇迹，以便打败盟军，实现他的罪恶梦想。

但是，上帝已经擦亮了眼睛，她不会再保护墨索里尼了，因为，墨索里尼罪孽太深。一场真正的猎魔除凶行动就要开始了。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是意大利的独裁者、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魁。1922年10月，他在垄断资产阶级、军队和天主教教会的支持下，通过“进军罗马”的暴乱，迫使国王埃曼努尔三世屈服，当上了意大利内阁总理，当时他才三十九岁。这位“乡巴佬”出身的记者、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创始人，成了古罗马帝国以来意大利最年轻的一位总理。

法西斯（fascis）一词来自拉丁文。在古罗马帝国时代，法西斯是帝国大法官的权力象征，它的标志是一根木棍，中间有一把斧头。墨索里尼给“法西斯”注入了邪恶和暴力的成份，他的法西斯组织实质上是一个厉行恐怖统治和专制独裁的集团，该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退伍军人、失业青年和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墨索里尼夺取了政权以后，意大利即开始了充满痛苦的历程。

墨索里尼上台后，一心想把意大利建成法西斯大帝国。他公开叫嚷：“全国各个角落都要法西斯化，一盘散沙的小资产阶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二十世纪是法西斯世纪”。他第一个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比希特勒在德国还要早11年。整个意大利成了一个大兵营，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被一笔勾销。

墨索里尼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意大利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26年10月31日，墨索里尼乘敞篷汽车前往博洛尼亚演讲，当汽车进入市区的时候，一粒子弹突然飞来，击中了墨索里尼的鼻子，差一点丧了他的命。

在墨索里尼长达22年的独裁统治中，他对内不断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外悍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5—1936年），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追随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给意大利、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9月，应希特勒的邀请，墨索里尼前往德国进行访问。到达柏林的那一天，墨索里尼受到了手拿彩带和鲜花的200多万德国居民的夹道欢迎，这在德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墨索里尼甚为感动。在希特勒的精心安排下，墨索里尼参观了德国各种兵工厂。希特勒想在墨索里尼面前示强，以吸引他向德国靠拢。这一着果然奏效。墨索里尼深感德国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和这样一个国家结盟，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大有裨益。

1938年3月，德国突然出兵吞并了奥地利，同年9月，又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区，1939年，德国又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的行动，激怒了墨索里尼。因为奥地利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德国出兵奥地利是无视意大利的利益。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墨索里尼也十分恼火，因为希特勒在采取行动以前，没有通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认为，自己身为轴心国一方的统帅，决非形同虚设，而今受到希特勒的愚弄和欺骗，有失尊严，实属难忍。墨索里尼想和德国脱离关系。为稳住意大利这个盟国，使它不倒向英、法一边，希特勒千方百计拉拢墨索里尼。希特勒答应向意大利提供更多的煤

炭、钢铁和财政援助。墨索里尼又投入到了希特勒的怀抱。

在希特勒的精心策划下，1939年5月22日，德、意两国签定了新的军事同盟条约——“钢铁条约”。反映迟钝的墨索里尼高兴地说：“我们将和德国一起，共同携手前进”。

对希特勒的欺骗伎俩和独断独行以及墨索里尼的做法，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当时，意大利许多高级官员都主张脱离德国，走自己的路。但是，墨索里尼一意孤行，坚持认为，尽管希特勒很不仗义，但德国军事力量强大，经济基础雄厚，是意大利可靠的盟友，如果意大利想成为强盛的大帝国，只能跟德国走，英、法是不可信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自认为聪明过人的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不需要立即参战，要看一看局势的发展再作决定。当德军势如破竹地闪击西欧的时候，在一旁观战的墨索里尼，被德军进攻之神速震惊了。他有点坐不住了。到1940年春，德国已先后征服了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对此，墨索里尼对当初没有参战追悔莫及。正当德国准备进攻法国时，墨索里尼生怕胜利果实被希特勒一人独吞，于是，他断然拒绝了美国要求意大利保持中立的建议和英、法两国的拉拢，在意大利经济不景气、财政极度困难、意军尚未做好准备等情况下，命令意军仓促参战。

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9月12日出兵埃及，10月28日进攻希腊。1941年6月22日，伙同德国进攻苏联。到1941年底，意大利投入战争的总兵力已达到一百万人。

然而，战争进程并没有按墨索里尼的意愿进行。闪击战逐步变成了持久战和消耗战。墨索里尼原想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以实现他的黄粱美梦，如今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战场上，由于意军缺乏战争准备，部队军事素质低、武器装备差、后方补给不足，再加上官兵厌战情绪浓，因此，他们往往是盟军歼敌的首要目标。意军几乎每天部有大量减员。

意军在北非、西西里以及在苏德战场上的连续惨败，加深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

截止1943年8月底，在国内，意大利军队尚存47个师，但残缺不全，士气低落，兵力分散。在苏德战场上作战的意大利第3集团军，已由22万人减少到8万人。在法国和巴尔干担任占领任务的意军，在当地游击队的打击下，穷困潦倒，不能自拔。意大利的“盟友”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已无力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支援。意大利的国防体系，已弱不禁风，如沙丘一击即溃。

连年战争，国力已几乎耗尽；独裁统治，国内经济一片沉寂。再加上盟军日益猛烈的空袭，使意大利国家经济濒于崩溃。

法国人亨利·米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对意大利自1939年以来至1943年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统计比较，他在书中写道：“从经济上看，意大利工业生产比1939年下降了35%，农业生产下降了20%；进口减少了78%。出口减少了54%。国债从1460亿里拉增加到4050亿里拉；货币发行额从280亿里拉增加到790亿里拉。国家预算赤字大增：1939年是120亿里拉，1943年上升到870亿里拉；收入只敷支出的36%。由于严格的控制，尽管物价只上涨了一倍，但全国各地黑市猖獗，食品匮乏，民不聊生。”

物价的上涨、食品的奇缺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意大利人对法西

斯当局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

早在 1943 年 3 月，米兰、都灵等地的工人就举行了大罢工，参加者达 30 多万人。这次罢工，像一声春雷，冲破了意大利长期沉闷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日益发展。随着前线法西斯军队的节节战败，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建立了反法西斯阵线，并提出了停止战争、推翻法西斯统治的战斗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意大利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被压抑了二十多年之久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烈火终于燃烧了起来。意大利人罢工和反战的浪潮猛烈冲击着墨索里尼摇摇欲坠的统治。

意大利人对驻意德军恨之入骨。德军在意大利横征暴敛，人民怨声载道。德军官兵傲慢粗暴，任意侮辱意军官兵。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你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是罪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据希特勒的前任外交部长牛赖特供称，意大利的地方官吏对他说‘人民的情绪就是这样，你们不得人心，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证用了各种东西，并且吃光了小鸡。’”

与此同时，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些人主张与同盟国媾和，以挽救意大利，但墨索里尼不甘心失败，仍想垂死挣扎，他坚持要将战争进行下去。面对满目疮痍的国体，意大利王室、议会、总参谋部、法西斯党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墨索里尼一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其中包括齐亚诺在内，都在密谋推翻墨索里尼，企图以此来摆脱危机，维护资产阶级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

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就像秋风下的落叶，奄奄一息，在法西斯政权内部、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情绪日益蔓延。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身患胃溃疡病，闹意志颓丧，性情暴躁且有神经质的墨索里尼，对国际、国内形势仍然视而不见，他相继撤换了三军参谋长巴多里奥、警察头子塞尼塞、法西斯党总书记边齐和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的职务。同时他下令：动员一百万人，强迫 14 到 70 岁的男子和 14 到 60 岁的妇女为国家服役。

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了，就连国王也坐不住了，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果敢地定下了决心：抛弃墨索里尼。

一向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曾经不无伤感地说：“同盟国无疑是了解意大利军队的可怜状况。除了几辆德国坦克以外，没有装甲部队。”早在 1943 年 5 月初，他基于对整个欧洲战况的分析和判断，十分清醒地对形势的可能发展进行了估计。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德国在进入战争第五年时是疲倦而沮丧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军事颓丧的……南斯拉夫处于全面暴动状态……丹麦和挪威的全体人民都是反德的……俄国看来仍然强大，它有丰富的原料、人力，有很好的军事和民政领袖……土耳其大概将仍守中立，虽然是同情同盟国的……瑞典和瑞士也是如此。”据此，他告诫意大利统治集团的所有内部成员：“我们决不要忘记对英美政府领袖作出各种有礼貌的姿态。”

现在国王觉得时机已到，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和巴多里奥元帅等人联系，密谋推翻墨索里尼，从而脱离纳粹德国，投降英、美盟国。国王已经步入前台，他成了倒墨运动的政治势力的核心。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倒墨集团正在秘密地活动。一个是由法西斯党上台

以前的原政界人物所组成，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前总理奥兰多，由于该集团平时不与法西斯政权内部成员来往，因而缺乏强有力的后台，力量不大，该集团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另一个是由被墨索里尼撤了职或赶走的原法西斯政权的一些高级官员所组成，其代表人物有齐亚诺和法西斯元老格兰第，该集团虽与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的目的与国王有所不同，他们企图在搞掉墨索里尼以后，投降英、美盟国，并借助同盟国的力量，由他们在意大利重建法西斯政权。

1943年7月17日，正当西西里战役激战正酣之际，盟国飞机轰炸了意大利的罗马等城市，并散发了传单，号召意大利人民抛弃法西斯和纳粹领袖，向盟军体面地投降。就在这一天，墨索里尼在威尼托的费尔特雷附近的一个别墅里会见了希特勒，随行的还有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等人。他们事先商定，由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说明，意大利已“体弱多病”，无法再进行战争了，需要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墨索里尼哪里知道，这是倒墨成员给他提供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墨索里尼一见到希特勒，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哆哆嗦嗦。在这次会见时，希特勒提出，鉴于当前形势对轴心国已十分不利，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应该在墨索里尼的统率下由德国将领指挥。这实质上是要对意大利实行全面的军事控制。对此，墨索里尼竟噤若寒蝉，不敢反驳。相反，他却打肿脸充胖子，表示他是坚韧而刚强的，愿意与德国同舟共济、血战到底。这一切使安布罗西奥等人完全失望了，从而加强了他们向墨索里尼发难的决心。

7月22日，美军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下，闪电般地夺取了西西里岛西部重镇巴勒莫，尔后挥师东进，直逼意大利本土的最后一道门坎墨西拿。意大利已危在旦夕。就在22日这一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深感形势逼人，刻不容缓，于是，他决定根据“意大利宪法程序”罢免墨索里尼。

在国王的唆使下，法西斯党的一些元老强烈要求召开法西斯大议会。法西斯大议会是法西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的会议已有三年多没有召开了。自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独裁者墨索里尼即下令停止了它的活动。如今，倒墨成员决心已定，他们要在这次会议上，铲除墨索里尼。

根据国王的旨意，格兰第和齐亚诺等人于7月23日拟定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计划准备由格兰第在法西斯大议会上提出。

7月24日下午5时整，法西斯大议会在罗马威尼斯宫玛帕蒙多会议厅准时举行。所有的28名成员全部到会。他们当中，有法西斯元老、进军罗马领导委员会的戴·博诺和戴·韦基，以及齐亚诺等人。会议由格兰第主持。

当墨索里尼步入会议厅，走到他的“宝座”前，面对所有与会者时，大家像往常一样向他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然后，格兰第宣布会议正式开始。首先发言的是墨索里尼，他滔滔不绝地向大家介绍战局，并剖析同盟国和轴心国各自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他认为盟军的获胜是暂时的现象，只要轴心国团结协作是能够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最后，他表示一定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在墨索里尼发言的过程中，场内不时有人发出嘘声，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墨索里尼言语之中，隐含着这样一种成份——他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墨索里尼发言结束后，格兰第站起身来，他看了一眼墨索里尼，心想你的末日就要到了，然后，他环视一周，开始宣读早已准备好的提案。提案要

求，恢复宪制，国王应掌握更大的权力，军队归国王指挥，墨索里尼不应再当意大利内阁总理，只应当党的领袖。提案宣读完毕后，场内顿时热闹起来。保墨派和倒墨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互相指责，甚至互相辱骂。保墨派认为，导致意大利出现今天这样一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这些捣乱分子在背后搞分裂活动才造成的，眼下形势危急，为了渡过难关，重振意大利，心须维护墨索里尼的领导地位。倒墨派反唇相讥，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以及他不顾意大利国力不强等实际情况，一味追随希特勒，才导致意大利山河破碎、遍体伤痕，为了挽救意大利，必须罢免墨索里尼。格兰第面对面地指责墨索里尼，他咆哮道：“是你的独裁，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这时，时钟已指向零点。此时此刻，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大利人民正在想些什么？他们是否查觉今夜与以往不同？二十多年来，墨索里尼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他们受尽了折磨，在那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是“夜夜垂泪到天明”，他们是多么期盼亚平宁上空能够“多云转晴”！而今这一天就要来到了，因为，一场特殊的战争正在玛帕蒙多会议厅激烈地进行。

墨索里尼已经感到，反对他的人是预有准备的，他想必须马上拿出对策，于是，他以时间已晚做借口，提出会议暂时到此，明天继续进行。倒墨派明白，这是墨索里尼的缓兵之计，如果让他得逞，明天他们都将被捕。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是墨索里尼下台，就是他们完蛋。因此，倒墨派成员认为，必须在今晚解决问题。格兰第坚定地说：“在没有作出决议以前，不能散会。”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先休息15分钟再开会。

在休息期间，表情严肃的墨索里尼，大脑快速地运转着，片刻功夫，他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他认为国王会像以前那样支持他，既然如此，这几个反对者难以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只要吓唬他们一下，他们就会败下阵来。墨索里尼坚信，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他会取得胜利。这时，保墨派一个成员来到墨索里尼身旁，悄悄地对他说：“这儿有出卖你的阴谋，赶快想办法！”墨索里尼耸了耸肩膀，自信地说：“好运气已向我走来。”

休息结束，会议继续进行。墨索里尼首先发言。他猛烈抨击格兰第等人对自己的指责，说他们是蛮横无理、无中生有、强辞夺理、目中无人。他说，为了意大利的强盛，二十多年来，他不知疲倦，忘我工作，以至于积劳成疾，他为意大利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墨索里尼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企图抹杀他的功绩，是拿国家命运开玩笑。面对墨索里尼拙劣的表演，格兰第等人面面相觑。

墨索里尼继续说：“我已经六十岁了。我看到了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如今已付之东流……不管怎么样，国王是站在我一边的。”场内嘘声一片，大家议论纷纷。

“但是，”墨索里尼突然提高嗓门，“你们指控我二十多年来违反了王国宪法，我接受你们的指责，我可以下台，但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对目前的局势负责。我将利用你们搞我的活动，进行反击，把你们一网打尽！”顿时，场内鸦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格兰第和齐亚诺等倒墨派成员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口袋里的手雷（他们想，如果在这次会议上倒墨不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便与墨索里尼同归于尽，所以，事先他们都带上了手雷）。其他人也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墨索里尼。

大家明白，墨索里尼一旦大发雷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要他轻轻地按一下桌上的秘密电钮，所有的门窗和通道就会立即关闭，几分钟后，他的卫队就会把会议厅整个包围起来，到时，任何人也休想逃走。

墨索里尼看到与会者都已沉默，心中暗喜，心想他们已经被我吓住了。于是，他充满信心地要求与会者对格兰第的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大大出乎墨索里尼的意料：19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墨索里尼被击败了，此时，时间已是7月25日凌晨四点钟。

这时，墨索里尼站起来，面带怒色地说：“你们挑起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会议到此结束。”墨索里尼愤愤地离开了会议厅。

墨索里尼驱车回家，休息了片刻，然后，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又起身来到威尼斯宫，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仍像往常一样，照例接见外宾，批阅文件。这时，法西斯党内有人向墨索里尼提出建议：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反对派。墨索里尼摇摇头，他还很乐观，认为格兰第提案尽管已经通过，但它没有法律效力，只不过是对他的一个劝告。墨索里尼说：在会见国王时，那儿会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墨索里尼非常自信国王会像以前那样支持他，而他也善于对付国王。他哪里知道，格兰第的提案正是按照国王的旨意拟定的。

大约在当日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墨索里尼应国王的邀请，乘车前往萨沃亚宫拜见国王。此时，国王已经知道了法西斯大议会的表决结果，并秘密做好了安排。这次约见墨索里尼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墨索里尼后来回忆道：“我进入萨沃亚宫时，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现在回顾起来，是处于一种真可以说是绝无情疑的状态。”

二十多年前，墨索里尼通过暴乱当上意大利内阁总理时，他就已经知道国王是软弱的。二十多年来，他从不把国王放在眼里。国王的所有权力，早已被墨索里尼一步一步地篡夺了。国王保留的唯一的权力是，在墨索里尼指定的文件上签字。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国王表面上与墨索里尼保持着看似亲切的关系，然而实际上两人之间是紧张的、不友好的，更是互相不信任的。国王是能忍耐的，他忍了二十多年，今天他总算盼到了雪耻的这一天。

国王站在萨沃亚宫的正厅里等着墨索里尼，他显得有些紧张。当墨索里尼走下汽车，来到正厅时，国王强装笑脸，与墨索里尼热烈握手，简短的寒暄之后，两人步入客厅。墨索里尼急于想把法西斯大议会的详情告诉国王，他心想国王听了之后，肯定会对他讲：我相信你，你自己去解决危机吧。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国王说：“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军队反对你，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在唱一只歌子，歌中说他们将不再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去打仗。”

“军队在最后考验中将支持我。”墨索里尼争辩道。

“今天你不要再指望还会有什么人站在你这一边，其中包括我在内。我已任命巴多里奥将军组织新内阁了。”

“国王，您想过没有，我的去职将是丘吉尔—斯大林集团的胜利。”墨索里尼有点激动。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很遗憾。”

“那么一切都完了。”墨索里尼连说了三遍，然后说：“那我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

“我已做了安排。”

国王说完，便向门口走去，他在向墨索里尼示意：会见到此结束。国王挺胸抬头，墨索里尼低头不语，两人来到萨沃亚宫门口，国王止住了脚步。墨索里尼沉思片刻，他感到大势已去，便对国王说：“您的决定，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随后，两人握手告别。

墨索里尼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地走下台阶。他的心思全乱了。不知，是他在后悔当初对反对者过于低估了？还是为自己的末日来临而痛心疾首？总之，他的脸色就像秋天里的枯叶毫无光泽。

当墨索里尼走下台阶，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时，突然，一名宪兵上尉拦住了他，并说：“领袖、国王陛下命令我陪你，保护你。”神志已经不清的墨索里尼随口说到，那不必要了，说着便走向自己的汽车。但宪兵上尉告诉他，不是这一辆，是那一辆。于是，宪兵上尉伙同其他几名便衣半扶半推着，把墨索里尼赶上了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车门一关，车子便风驰电掣般地向远处驶去。

墨索里尼就这样被拘禁了，统治意大利长达二十多年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终于被赶下了台。

意大利投降

7月25日凌晨法西斯大议会胜利结束以后，格兰第和齐亚诺等投赞成票的19个人，甬提有多高兴了，他们梦想着在意大利重建法西斯政权，格兰第还指望国王将会任命他来组织新内阁。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国王命令由巴多里奥负责组织一个包括军事首脑和文官在内的新内阁，巴多里奥即日起出任政府内阁总理。同时国王下令，将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广播。

格兰第和齐亚诺等人企图复辟的梦想成了泡影。两天以后，巴多里奥命令将法西斯罪魁祸首墨索里尼软禁到蓬察岛上。不久，又传出消息，说新政府要逐一逮捕法西斯高级军政官员。于是，格兰第和齐亚诺等人像丧家之犬，逃之夭夭。

巴多里奥元帅，是1935—1936年意大利军队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最高指挥官。1940年，他又领兵入侵希腊。他是屠杀埃国和希腊人民的刽子手。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巴多里奥元帅既怕德军，更怕盟军，他肯定会在正义和非正义的交叉路口处犹豫、徘徊。

果然，巴多里奥上台以后，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公开扬言要站在德国一边，并且宣布意大利将继续参战，同时，派人与德国外交部长进行会晤，企图麻痹希特勒，争取时间，避免德国人的报复；另一方面，暗地里同英、美接触，准备谈判投降，表示意大利新政府要反戈一击，与同盟国一道对德作战。

8月3日，巴多里奥派特使秘密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同英国驻葡萄牙大使联系。同时，艾森豪威尔委派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携一名情报官到里斯本与意大利特使密谈。此后双方又经过了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和联系。

8月中旬，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举行会议，通过协商，确定了安排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事宜，并授权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负责接受意大利投降。

对于巴多里奥政府的两面派作法，艾森豪威尔给予了有限度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认为，巴多里奥政府的出现，表明意大利想要退出战争，或者至少要改换一下方位，因为，自意大利1940年春参战以来，他们受尽了折磨，可是他们行动得小心翼翼。但是，艾森豪威尔同时又认为，不能放任巴多里奥政府游移不定，必须施加外部压力，以压促变，促使巴多里奥定下决心。这样，既有利于导致意大利迅速投降，又能够造成希特勒措手不及。

于是，艾森豪威尔一方面继续与巴多里奥政府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指示蒙哥马利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9月3日凌晨，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英军第8集团军强渡墨西拿海峡，向意大利南部进军。迫于盟军方面的压力，巴多里奥终于定下了向盟军正式投降的决心。

当日，在西西里岛东南部城市锡腊库扎附近的一个橄榄树林中举行了签字仪式。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比德尔·史密斯与代表巴多里奥元帅的卡斯特拉诺将军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巴多里奥政府同意将意大利的港口、机场、海军舰艇以及一切海陆交通线交由盟军支配，并同意将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意军全部撤回或就地解除武装。至此，意大利正式交械投降。

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盟军本应该在希特勒尚未得知巴多里奥政府哗

变之前，乘胜扩大战果，但是，盟军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实施大规模两栖进攻。结果，致使希特勒发现了巴多里奥政府的倒戈企图。于是，希特勒火速做了新的部署，他命令：向意大利迅速增派大量部队，并严密监视巴多里奥政府的行动。

9月8日下午6时，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宣布了停战通告以及停战宣言全文。一个半小时以后，巴多里奥也宣布了停战宣言。几乎与此同时，驻意大利的德军立即包围了罗马，并迅速解除了意军武装，顺势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意大利王室和巴多里奥内阁成员仓皇出逃。他们乘坐2艘潜水艇，于9月10日清晨驶达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布林的西。惊魂未定的巴多里奥在盟军的宽慰下，在盟军占领区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机构。

值得庆幸的是，在意大利投降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便命令，英国战斗舰队驶入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海军基地，去接受驻守在那里的意大利海军舰队的投降。一切进展的相当顺利。驻守在意大利其它港门的意大利海军舰队，尽管尚未办理向盟军投降事宜，但由于他们事先知道了停战条款，并做好了快速转移的准备，因此，当德军突然在意大利实施军事封锁时，他们大部分都逃脱了德军的控制。按照预先计划，大型军舰前往西西里岛南部岛屿马耳他、小型舰艇转移至西西里岛西部港口巴勒莫港。所有这些未落入德军手中的意大利海军舰艇，后来大部分都被同盟国用在了大西洋航线上。

自9月10日到达布林的西以来，巴多里奥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深感意大利再也不能犹豫动摇，必须坚定地站在同盟国的一边。于是，10月3日，巴多里奥政府向世界宣告，德国是意大利的敌人，意大利将对德作战。对此，同盟国迅速作出了反应，英、美、苏三国政府相继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意大利脱离德国并对德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的解体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大胜利。

希特勒营救墨索里尼

蓬察岛，位于第勒尼安海上，距那不勒斯不远。这里，曾是法西斯政权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许多著名的反法西斯领导人曾被关押在这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墨索里尼也被关押在这儿了。两天以前，他还是意大利的统治者，而现在他却成了阶下囚。中国的一句俗语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

墨索里尼被押到蓬察岛上关了几天以后，巴多里奥心想，希特勒决不会袖手旁观，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抢救墨索里尼。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巴多里奥政府决定，将墨索里尼秘密转移到撒丁岛旁边的马塔莱纳岛上。

事实说明，巴多里奥的判断是正确的。墨索里尼的垮台，对希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重新扶植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傀儡政权，希特勒决定营救墨索里尼。

8月11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军精心挑选了90名伞兵，组成空降突击队，并任命斯科增努中尉为突击队队长。同时规定，所在伞兵乘12架滑翔机机降抢救墨索里尼，然后乘1架轻型运输机返回。

为了给突击队员们鼓气，希特勒专门抽出时间，在德军大本营“狼穴”中接见了突击队队长斯科增努中尉。希特勒说：“我要你把他救出来，你可以采取自己喜欢的方法，但我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

斯科增努中尉受领任务后，便在罗马设立了行动指挥部，并派出大量间谍进行侦察。德军的行动，已经引起巴多里奥政府的警觉。于是，一场间谍与反间谍的秘密斗争紧张地展开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斯科增努中尉仍然一无所获，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串，又无计可施。

就在斯科增努中尉一筹莫展之际，8月底，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奉巴多里奥的密令，墨索里尼被隐蔽转移到坐落在罗马北面的亚平宁山脉之中的一个登山俱乐部——坎普将军饭店。

坎普将军饭店，位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最高峰科尔诺山的南侧一个陡峭的悬崖顶部，海拔1800多米，距罗马160余公里。通往饭店的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一条缆车铁路与下面100多米处的山谷连接，守卫在饭店周围的意军约有250余人。

巴多里奥以为，这一下总算万无一失了，德军想要找到墨索里尼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疏忽大意漏破绽，掉以轻心必吃亏。9月初，德军从截获的意大利内务部的一份电报中得到了启示，该电报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科尔诺山附近警戒已毕。”斯科增努中尉如获瑰宝，他断定那里无疑是软禁墨索里尼最合适的地方。

斯科增努中尉兴奋至极，他立即乘飞机亲自前往侦察。他惊奇的发现，通往科尔努山的每条道路都已经被意军封锁。当他飞临科尔诺山附近时，他发现在科尔诺山南坡有一个饭店，该饭店修在一个悬崖顶部，除一个缆车外，无路可通。据此，他判断这里肯定是关押墨索里尼的地方。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迅速形成，他发现饭店旁边有一小块三角地，在缆车站台旁边也有一块平地，他决定利用这两块有限的平地，以滑翔机实施机降突袭（当

时尚无直升机)。

斯科增努中尉返回设在罗马的行动指挥部后，立即将有关情况向德军统帅部作了汇报。

9月8日晚，巴多里奥政府对德宣战，希特勒为此大动肝火，因为，希特勒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及意大利的倒戈，有可能会在仆从国引起连锁反应。为了稳住阵脚，取缔巴多里奥政府，希特勒命令：必须在巴多里奥政府将墨索里尼引渡给盟军之前，救出墨索里尼。

斯科增努中尉接到命令后，火速制定了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此次行动定于9月12日（星期日）清晨开始实施；

第二，使用罗马附近的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做为出发地和返回地；

第二，当12架滑翔机临近预定地区之后，遂兵分两路，斯科增努中尉率领一部分突击队员，在饭店旁边的三角地进行机降，主要负责营救墨索里尼，另一部分突击队员在缆车站台附近的平地进行机降，负责攻占缆车站台，控制山谷，阻止意军增援；

第四，负责运送墨索里尼的轻型运输机，在滑翔机编队稍后跟进，尔后降落在缆车站台附近，并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

第五，鉴于地形比较复杂，可供机降的平地比较狭窄，为了减少滑翔机着落滑跑距离，每架滑翔机的尾部均安装减速伞。

斯科增努中尉将上述行动计划上报给了德军统帅部，并请求统帅部将12架滑翔机准时运往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

9月12日清晨，斯科增努中尉率领90名空降突击队员在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隐蔽地做好了出发准备。然而，12架滑翔机还没有来。时间在一分一分的流逝，斯科增努一会儿抬头看看天空，一会儿低头看看手表。天已经大亮了，可是机场上仍然像死一般的寂静。

“难道计划取消了？”“不会吧？”，忐忑不安的斯科增努心里不时地犯着嘀咕，他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时间是这么的难熬。刚才他还磨拳擦掌，现在他却闷闷不语了。

太阳快要爬上顶空了，斯科增努的鼻头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仿佛听见了自己那颗罪恶的心在咚、咚地发出响声。

突然，远处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机场内的沉闷气氛被打破了，12架飞机牵引着12架滑翔机终于来了。此时，时间已是上午11点钟。鉴于情况已变，斯科增努决定下午13点钟准时起飞。

真是无巧不成书，12时30分，几架盟军轰炸机突然飞临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上空。遗憾的是，盟军并不知道德军这次行动计划，因此，只对准机场跑道，扔下了几颗炸弹，便掉头返航。

看着跑道上的几处弹坑，斯科增努中尉的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今天是他妈的怎么了！”他愤愤地骂了一句。当得知跑道仍然可以勉强使用时，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斯科增努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到起飞时间了，于是，他下令所有突击队员迅速上机，准备起飞。

13时整，机场上一片轰鸣，12架飞机牵引着12架滑翔机，开始起飞了，与此同时，斯科增努的心也随之升到了嗓子眼，因为，这些飞机能否全部顺利起飞，他心里还没有底。

斯科增努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起飞过程中，有两架滑翔机在跑道上的弹坑中被撞坏，然而，令他满意的是，其余 10 架滑翔机均顺利升空。飞机离开机场后，在斯科增努的引导下，直飞科尔诺山地区。

当飞机快接近目标上空时，10 架滑翔机在 3600 米的高度上解缆。按照预先计划，5 架滑翔机直奔悬崖顶部，准备在饭店旁边的三角地着落，另外 5 架朝着缆车站台附近的平地方向滑去。

斯科增努乘坐的滑翔机首先降落在饭店旁边的、实际上满是卵石的所谓的平地上，飞机连蹦带跳地总算停了下来。随后落下的 3 架滑翔机虽着陆成功，但机翼被撞坏。另一架滑翔机撞在山石上，机毁人亡。其余 5 架滑翔机在缆车站台附近比较顺利地着了陆。

突击队员的突然出现，使意军看守人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突击队员忙而不乱的控制了山谷，并迅速缴获了意军官兵的枪械，与此同时，斯科增努中尉像疯了似的冲进坎普将军饭店，他发现了墨索里尼，并迅速将墨索里尼劫出饭店。整个行动只持续了约 3 分钟。

但是，负责运送果索里尼的轻型运输机在缆车站台附近着陆时被撞坏。斯科增努脸都气肿了，他大声地骂道：“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去死吧！”斯科增努拎着枪怒气冲冲地来回踱着步。就地这时，一架德国飞机飞临饭店上空，并在那儿盘旋，事后得知，这是一架司徒登特的副官格洛克上尉驾驶的轻型观察机。斯科增努就像看到救星一样，立即向观察机发出求救信号，同时，命令突击队员迅速清理着陆场。

驾驶这架飞机的格洛克上尉是德军一名王牌飞行员，当他接受到斯科增努的求救信号后，准确地把飞机降落到了饭店旁边的三角平地上。这架飞机本来只能载一人，但斯科增努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便硬是把身材肥胖的墨索里尼塞了进去，随后他也挤了进去。

起飞时，格洛克上尉命令 12 名突击队员用劲拉住飞机，他将油门踩到最大，然后，他向突击队员发出放开的信号，飞机便颠簸呼啸地向山坡下滑去，一侧起落架被石块撞坏，但格洛克凭借他的高超驾驶技术终于把飞机拉了起来，飞机摇摇摆摆地向罗马方向飞去。

飞机飞临普拉特克德马雷机场后，格洛克令人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单轮滑行着陆。斯科增努携墨索里尼下机后，立即换乘亨克尔轰炸机飞赴维也纳，然后又转至德军统帅部。

两天以后，也就是 9 月 15 日，墨索里尼受到了希特勒的热烈欢迎。墨索里尼就像哈叭狗似地眼含热泪，他向其主子希特勒表示了诚挚地感谢，并对德军此次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他与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为了巩固意大利这块阵地，希特勒在意大利德占区设立了一个与同盟国和巴多里奥政府相对抗的墨索里尼傀儡政权。饱受法西斯之苦的意大利人，还将在战争中继续遭受灾难。

绞死墨索里尼

希特勒救出墨索里尼后，迫不急待地要在意大利重建法西斯政权，企图首先稳住南线，争取时间，以利苏德战场的作战。9月18日，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德占区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首都定在加尔达湖畔的萨洛市，所以也称之为“萨洛共和国”。

9月23日，墨索里尼奉希特勒的命令从德国回到意大利出任萨洛共和国总理。墨索里尼政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政权。它的所有内阁成员都由希特勒指定，各部门都有德国顾问，所有法令部必须经德国官员批准，就连墨索里尼的日常活动，也要有他的德国副官来安排。总之，事无巨细，一切都要请示德国人。

有一天，墨索里尼的情妇克拉蕾塔从意大利内地来到萨洛市，她要见墨索里尼，但是，德国人将其拒之于门外，不准她与墨索里尼见面。墨索里尼出面解释也无济于事。后经请示柏林并得到批准后，德国人才允许他们见面。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仍然无动于衷，他对希特勒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他已经死心塌地了。

墨索里尼在萨洛共和国的施政演说中公然叫到：“法西斯主义必须恢复其本来面目，即：共和制、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的任务是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重新拿起武器，站在德国一边；处决卖国贼，特别是要处决参与7月25日政变的分子……”

墨索里尼显然还在梦中，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早已臭不可闻。在广阔的意大利北方（意大利80%的工业分布在这里），游击队已经行动起来，他们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游击队员与法西斯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大利人民已经觉悟，他们清醒地看到，只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一天不铲除，亚平宁半岛上空的乌云就不会散去。

墨索里尼走马上任以后，对内更加疯狂地推行法西斯统治，他不仅恢复了当年镇压和屠杀革命人民的黑衫军组织，而且加紧了对游击队的进攻和搜捕，大肆进行屠杀活动。对外，他向希特勒大献殷勤，把大批意大利青年驱赶到前线为希特勒卖命。

11月14日，墨索里尼筹划召开了意大利社会共和法西斯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墨索里尼按照他的逻辑，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盟军已经精疲力尽，英、美在意大利的进攻正陷入困境，因此，只要大家同舟共济，就可再展宏图。墨索里尼的实际用心在于，给法西斯分子打气，使他们为自己的小朝廷效命。大会最后通过了召开立宪会议和惩办卖国贼的19点纲领。

大会结束以后，墨索里尼开始计划对反叛分子进行报复。他对7月25日法西斯大议会上投赞成票的那19个人怀恨在心，每每想起他们，他就咬牙切齿。他决心杀掉他们。墨索里尼的女儿艾达非常了解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她得知墨索里尼要进行报复的消息后，立即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企图为丈夫齐亚诺求情。墨索里尼看到信后，冷笑了一声，毫不犹豫地驳回了艾达的乞求。1944年1月11日，在墨索里尼的操纵下，韦罗纳特别法庭宣判齐亚诺等六人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参与“七·二五政变”的分子虽缺席，但也被判决死刑。

尽管墨索里尼千方百计地强化法西斯小朝廷，但历史的车轮是永远向前的，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1月中旬，盟军在意大利发动了新的、更为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意大利北方游击队也在积极的扩大袭击范围，他们在城市和乡村异常活跃。到1944年夏天，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严重威胁着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

南有盟军的强大攻势，北有游击队的汪洋大海，墨索里尼法西斯小朝廷的来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1945年初，德国军事上已全面崩溃，在苏军和英、美联军的步步紧逼下，轴心国已风雨飘摇。墨索里尼痛感大势已去，“萨洛共和国”随时都有瓦解的危险。为了挽救他的小朝廷，墨索里尼要求与意大利抵抗运动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寻求一线希望。谈判中，抵抗运动领导人要墨索里尼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拒不接受。因为墨索里尼知道，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他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面对墨索里尼的丑恶嘴脸以及他的无理要求，同时，为了与南部盟军进攻相呼应，4月23日，在意大利北部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者解放了许多城市，取得了胜利。25日晚，墨索里尼带着金银细软、机密文件以及法西斯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仓皇逃出米兰，企图秘密前往瑞士避难。

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坐在一辆车上。一路上，克拉蕾塔低头不语，暗自落泪。此时的墨索里尼忧心忡忡，丧魂落魄，一言不发，简直像一个死人。他知道，他再也无法指望希特勒来营救他了，因为，希特勒的处境并不比他好多少。

为了躲避游击队的追捕，墨索里尼的车队没有固定的前进路线，车队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有时干脆停了下来。逃跑的速度非常缓慢。当车队来到穆索镇的时候，恰遇准备通过瑞士撤回德国的一个德军车队。墨索里尼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两路车队合二为一。为了减小目标，墨索里尼决定与克拉蕾塔暂时分开，他跳上了一辆带篷的德国军车，混在德军中间。车队继续向意瑞边界前进。

墨索里尼上了军车后，立即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他身披一件德国军大衣，头戴一顶德国士兵的钢盔，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墨镜。如果不仔细看，是难以将他辨认出来的。

然而，令墨索里尼始料不及的是，4月27日，当车队来到离瑞士边境不远的东戈市时，游击队已经封锁了边境。游击队员发现墨索里尼的车队后，立即下令其停止，接受检查。

墨索里尼的心跳开始加快。游击队员一辆车一辆车的进行检查，相继抓获了几名法西斯官员，游击队加里波第旅副司令员比尔心中暗想：要是能抓住墨索里尼就好了。突然，有人叫到：“这不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克拉蕾塔吗？”这一重大发现，使墨索里尼心惊胆颤，同时又使比尔感到十分兴奋。比尔断定墨索里尼就在这个车队里。但是，经过一番搜查，没有发现墨索里尼。

检查人员失望地来到比尔面前。当墨索里尼得知游击队员把所有的车辆已经检查了一遍，心放了下来，心想：这一下，总算过关了。

刚才还是喜形于色的比尔，陷入了沉思，难道墨索里尼没有走这条路？或者墨索里尼已经乘混乱之际溜走了？他看着长长的车队，突然下令，再搜查一遍，决不能让墨索里尼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漏网。墨索里尼的心嗖的一下又升到了嗓子眼。

新的搜查开始了，游击队员仔细地检查了车上、车下所有可能藏人的地方。比尔亲自带领几名游击队员对分坐在 28 辆车上的 156 名德国官兵逐个进行了检查。在一辆军车上，比尔发现德国兵中间，有一个穿着法西斯黑色军裤，身材肥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只见他用军大衣、钢盔和墨镜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旁边一个德国兵对比尔说：“他喝醉了！”比尔走到跟前，摘掉了这个“醉鬼”的钢盔和墨镜，一张熟悉的面孔展现在比尔面前，他大声地喊到：“墨索里尼在这儿！”

游击队员把墨索里尼连踢带推地押赴东戈市政府。人们已经知道了墨索里尼已被抓获的消息，当墨索里尼被押到政府大楼前时，那里挤满了游击队员、当地群众和一些国家的谍报人员。愤怒的人们高喊“绞死墨索里尼！”他们怒不可遏地向墨索里尼投掷石块，以解心头之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游击队把墨索里尼秘密转移到了当地一户农民家里。

第二天，即 1945 年 4 月 28 日，根据意大利北方解放委员会的命令，绞死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并暴尸于米兰市广场示众。

十五、打败德军，解放意大利

运筹帷幄
挺进亚平宁
不必太在意
我依然坚强的存在
丘吉尔未能如愿
空中绞杀战
意大利之春

运筹帷幄

1943年8月底，由于意大利投降已迫在眉睫，混乱局面越发加剧了。希特勒显然不信任巴多里奥政府，否则，他不会下令从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不断输入到意大利靴形本上。9月初，巴多里奥政府正式向盟军投降，德军随之加快了向意大利的增派速度。9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里奥宣布停战宣言后，德军立即解除了德占区意军武装，并迅速控制了意大利大片领土。

意大利已完全德国化。当时，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共有17个师。其具体部署大体是：隆美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驻守在意大利北部；凯塞林指挥的德军驻守在意大利南部。令德国人头痛的是，德军不仅要抵御盟军的进攻，而且还要对付意大利人民的抵抗运动。

盟军方面，西两里岛战役结束以后，盟军即开始加紧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准备。截止8月底，盟军在地中海战区已集结了40个师、3000余架飞机和650艘舰船（其中包括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63艘、登陆船只342艘）。

亚平宁半岛已经近在眼前，盟军正虎视眈眈。意大利之秋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季节。

如果从空中俯视的话，亚平宁半岛就像一条腿，长长地伸展在海上。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应该如何进攻？着实让盟军费了一番脑筋。

自从墨索里尼垮台以后，盟军一方面与巴多里奥政府进行谈判，一方面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进攻意大利的作战计划。在这期间，盟军制定出了许多作战计划，每项计划都打算使用盟军的一支部队从意大利南部的某一地方登陆。这些计划的代号分别是“酒杯”、“敲板”、“滑膛枪”、“煽动叛乱者”、“支柱”、“巨人”、“巨人”、“雪崩”（或称“崩落”）和“贝镇”等等。

在这么多的作战计划中，到底应该采取哪一个呢？经过反复对比、论证，大多数人认为实施“贝镇”计划比较稳妥。“贝镇”是英军第8集团军准备强渡墨西拿海峡的行动代号。盟军认为，西西里岛已经在他们手中，因此，从意大利最南端发起进攻有可靠的依托，便于对蒙哥马利的部队实施火力支援，成功的把握比较大，但是，大多数人同时认为，光有“贝镇”计划还不够，因为亚平宁半岛过于狭长，如果仅仅从南往北打，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占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困难太大，因此，还必须采取另一个作战计划，以便于与“贝镇”计划相呼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盟军内部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应当以“酒杯”作为最优先的计划来考虑。“酒杯”是指在形似一条腿的亚平宁半岛的踵部实施进攻。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与蒙哥马利部队相互配合，对凯塞林指挥的德军达成钳形攻击的有利态势，而且进可攻，退可守，不必冒太大的风险。

这一主张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在“贝镇”计划的基础上，再实施“酒杯”计划，结果将只会把大部分兵力投放到意大利的最南端，那里因缺乏大型海港，所有的登陆船只势必将全神贯注于保养，而敌人的阻滞战斗却易于得手，如果我们不能在更远的北方发动登陆作战，那么，我们要想在几个星期内到达那不勒斯的希望就很渺茫了，既然

我们已经夺取了西西里岛，因此，当我们准备进攻意大利本土时，仅仅追求一种“轻咬”的方针，就是不恰当的。艾森豪威尔主张，为了配合蒙哥马利的行动，最好的计划应当是“雪崩”，即以美第5集团军为主在萨勒诺强行实施登陆。艾森豪威尔坚定的说：“大家都知道敌人能迅速地集中起来对付进攻萨勒诺的兵力，但我坚持要在攻击中有充分的信心，运用我们强大的空军和我们海军的炮火，一定能够使我们登陆成功。”

艾森豪威尔的主张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盟军开始按照“贝镇”和“雪崩”计划着手进行准备。

但是，有情报说，德军正在向意大利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为了确保两项计划得以顺利执行，艾森豪威尔向盟军联合参谋长本部请求增加四组重型轰炸机，并将当时正从地中海向印度转移的一批登陆艇和坦克交给他们使用一个时期，结果这两项请求都遭到了拒绝。当时在地中海战区临时部署了三个额外的B—24轰炸机组，艾森豪威尔请求当局允许他们使用这些机群直到“雪崩”行动完成为止，但这项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对此，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他警告说：“我觉得仅仅依靠分配得来的少量登陆艇，尤其是登陆坦克，以及少量的空军，这样下去，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面对这些拒绝，进攻萨勒诺是否明智又作为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尽管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不甘心放弃“雪崩”计划，他认为，再没有什么计划能够比“雪崩”更直接了当地打击德军的要害。他说：“我仍执着干我的观点。虽然我们不知道差不多每一个德军独立营的部署（当时，德军在萨勒诺地区的防御力量正稳定增长，艾森豪威尔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仍然坚信进攻萨勒诺能获成功……至今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能让我改变这一观点。”

在艾森豪威尔的直接干预和极力主张下，盟军在如何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上，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盟军的企图是：首先实施“贝镇”计划，尽快促成巴多里奥政府投降，同时，第8集团军渡过墨西拿海峡后，在亚平宁半岛南端勒佐加拉勃利亚（也有将其翻译为勒佐迪卡拉布里亚）地域建立登陆场，并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住南部德军；稍后，实施“雪崩”计划，美第5集团军在那不勒斯东南的萨勒诺附近夺占登陆场，得手后，如凯塞林部已被蒙哥马利牵制住，则迅速切断德军的退路，与英第8集团军夹击并力争全歼南部德军，如凯塞林部已经撤退，则与第8集团军并肩推进，实施相向攻击，一举占领包括那不勒斯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南部。尔后，合力向意大利北部地区发动进攻。

一场近似于旷日持久的，旨在打败驻意德军以解放意大利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挺进亚平宁

对于蒙哥马利来说，亚平宁这个大舞台似乎已不怎么有吸引力了，尽管他知道攻打意大利是丘吉尔首相的本意，但是与他合演这台戏的已经不是已顿，而是克拉克将军。蒙哥马利为失去与巴顿再次较量的机会，或多或少地感到有些失望。

这一次，蒙哥马利和巴顿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因为，当蒙哥马利提出从美第7集团军借80门中型火炮和48门重型火炮时，巴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与西西里岛进攻战役不同的是，此番挺进亚平宁半岛作战，蒙哥马利没能抢到主攻任务，亚历山大在发送给蒙哥马利的一张半页纸的便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半岛的趾部地带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我海军部队通过墨西拿海峡作战。如果敌军从意大利南部即趾部地带撤退，你必须全力追击。要记住，你在意大利南端拖住的敌人部队越多，那你对‘雪崩’军事行动的贡献就越大。”

1943年9月3日凌晨4时30分（这一天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盟军的航空兵和炮兵开始对勒佐加拉勃利亚地区进行猛烈轰击。实际上那里的德军已经撤走了，但盟军尚不得知，以为那里肯定会有重兵防守。

盟军轰炸机首先出场，它们伴着隆隆的轰鸣声，准确无误地把一颗颗重磅航空炸弹投向了勒佐加拉勃利亚地区。稍后，密集部署在墨西拿海岸的英军第30军的炮兵部队以及从美第7集团军借来的上百门火炮，连同海军15艘战舰的舰炮，便一起昂首朝着亚平宁方向怒吼，成千上万发炮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长虹，呼啸着飞向彼岸。“贝镇”军事行动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

罗纳德·卢因不无幽默地说：“9月3日早晨，第30军的大炮向海峡对岸轰击（能够在战争爆发的周年纪念日返回欧陆，使蒙哥马利十分高兴）以及大约300艘登陆艇和渡船在一种差不多是像节日一般欢乐的气氛中把英国第13军的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送往对岸。”

英军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作为“贝镇”行动的第一梯队，登上了空无一人的海滩。显然，所有的火力轰击都浪费了，因为这个地区已没有德国人。蒙哥马利感到吃惊，德军第29装甲师本来是驻扎在这个地区，怎么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原来他们两天前就已经悄悄地撤离了。

当时，成为前进障碍的已不是德军，而是一处处废墟和难走的道路，直至当日日终前，英军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仍未遇到德军的抵抗。9月4日，德军开始利用复杂的地形以部分兵力进行阻击，以保障主力的撤退。蒙哥马利的部队向前推进的速度时快时慢。到9月8日，盟军已进至萨勒诺以南大约70多公里一线。

9月8日傍晚，美军第5集团军（美军4个师、英军3个师）在克拉克中将的指挥下，利用夜幕掩护，乘船离开西西里岛。夜色茫茫，万籁俱静，月亮时而躲进云层，时而又把它的笑脸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神秘极了。浩浩荡荡的船队，悄悄地驶向萨勒诺。“雪崩”行动即将开始。

在航渡过程中，官兵从广播中听到了艾林豪威尔和巴多里奥政府相继宣布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大家非常兴奋，许多士兵以为明天的战斗行动将会是

轻而易举的事，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9日凌晨4时30分，克拉克的部队开始抢滩上陆。尽管盟军轰炸机对德军防御阵地进行了夜间轰炸，海军舰艇进行了强大的炮火支援，第5集团军仍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德军航空兵首次使用了遥控导向滑翔炸弹，对盟军的炮火支援艇进行了突击。盟军在上陆的第一天仅攻占了一小块立足点，直到11日才勉强占领萨勒诺，建立了一个登陆场。

由于盟军行动极为缓慢，德军统帅部及时发现了盟军的战役企图。德国认为，蒙哥马利的部队由南向北推进，目的是想牵制凯塞林的部队，克拉克的部队从萨勒诺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切断凯塞林的部队北撤的通路。据此，德军统帅部立即下令凯塞林的部队火速向北撤退。与此同时，德军迅速集中了两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已经北撤的步兵师，于11日，向盟军第5集团军登陆部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在德军的猛烈反击下，美军进攻严重受挫，上陆部队被德军分割为两部分，盟军被迫后退，被压缩在登陆场的滩头阵地。盟军已面临失败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情况后，既着急又气愤，他毫不客气地说：“过去两三天内，德军在‘雪崩’地区发动了大反攻，形势逼人，我们明确能做到的就是提醒指挥官们必须要有预见。目前形势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的集结迟缓得难以令人忍受，而敌人却不断地增加兵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至今还不能从滩头向前推进。相反，我们的部队已被赶了回来，在某些场合我们还遭到十分严重的损失。实际上有被突破的危险。”

为了尽快扭转不利局面，艾森豪威尔命令空军部队迅速集中力量对第5集团军的作战实施航空火力支援。同时，决定将担任战役预备队的美空降第82师投入交战，增援克拉克的部分，配合其登陆作战。

艾森豪威尔立即将有关指示通告了空降兵第82师师长李奇微少将，指示规定，第32师必须在11日晚开始实施空降作战，另外，美军运输机第64大队担负此次空降作战的空中输送任务，西西里岛利卡特附近的机场为空降出发机场。

11月13时30分，克拉克得知第32师即将前来实施空降支援的消息以后，立即派一架战斗机飞往利卡特附近的机场，由飞行员交给李奇微少将一份协同计划和一份标绘空降地区的地形图。协同计划规定：第82师于当日夜，在塞列河以南空降一个团；12日夜在该地区再空降一个团；14日夜在德军后方阿韦利诺城空降一个营；第5集团军将利用罐头筒摆成“T”字形标记向第32师发出火光联络信号。”

李奇微少将受领任务后，立即率领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作战计划。时间就是胜利，李奇微少将深知目前克拉克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快，作战计划便拟制出来了。李奇微决定：

第一，伞兵第504团和工兵第307营第3连为第一梯队，于11日午夜，在彼斯士姆地区空降，任务是夺取阿利诺维山岭，并就地组织防御，阻止德军的反击；

第二，伞兵第505团和工兵第307营第2连为第二梯队，于12日夜在伞兵第504团空降地区实施空降，任务是攻占并扼守阿格罗彼利附近的登陆场，保障第5集团军后续梯队上陆；

第三，伞兵第509团第2营和一个爆破班为第三梯队，于14日夜在阿韦利诺城空降，任务是破坏德军交通补给线，断其退路，限制德军兵力机动。

自受领任务时起，时间仅仅过了8个小时，第82空降师便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一切作战准备。他们不仅完成了作战计划的拟制和与海、空军的有关协同事项，而且各部队所需弹药和给养全部到位，第64大队的C—47运输机也已在利卡塔附近的机场做好了起飞准备。

11日夜，天气良好，空降第一梯队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发了。他们乘运输机越海飞行320余公里，到达了彼斯士姆地区上空。在“T”字形火光标记的引导下，准确地实施了空降。

空降效果比较好，散布面积很小。伞兵着陆后，迅速在预定地点集合。随后便发起了进攻，经与德军激战，于次日拂晓时攻占了阿利诺维山岭。得手后，他们选择有利地形，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德军的反击。

12日夜，空降第二梯队准时出发，并在预定空降地区成功地实施了空降，集合后，迅速向阿格罗波利前进，幸运的是途中未遇到德军的抵抗，于次日拂晓前顺利地占领了阿格罗波利附近的登陆场。

14日夜，空降第三梯队开始进行空降，当他们飞至阿韦利诺城上空时，浓烟弥漫，根本看不清地面上的“T”字形火光标记。伞兵第509团第2营营长判断那里的战斗一定非常激烈，当即决定，全体跳伞。结果空降散布面积过大，全营官兵降落在约25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集合不起来，伞兵不得不以小群进行活动。由于，他们事先都已知道他们此次空降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们着落后，行动不盲目，在德军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并以积极的行动破坏德军的交通运输线和供应基地。不幸的是，他们时常与德军发生遭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伞兵共伤亡96人，第2营营长受伤后被俘。但是，他们卓有成效的袭扰行动，迫使德军从前线抽调大批部队用于修复和守卫后方交通补给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第5集团军的正面压力。

在第82空降师开始实施空降以后，盟军集中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战略、战术航空兵，对德军实施了3天连续猛烈的轰炸，德军伤亡惨重。空降第二梯队控制了登陆场以后，克拉克的两个后续梯队顺利地上了陆。此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逼近萨勒诺。鉴于这种情况，德军放弃了继续反击的计划，遂向北撤退。至15日，美第5集团军才摆脱了被动局面。

当“雪崩”行动开始不久，英军在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亚历山大及时利用巴多里奥政府宣布投降的有利时机，从英国第1空降师中精选了6000名士兵，前往塔兰托执行占领任务。这支空降部队由于缺少足够的运输机，只好乘军舰于9月9日从海上直接驶进塔兰托港口。上陆后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很快控制了塔兰托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塔兰托港是一个可供整整1个集团军使用的大海港，当蒙哥马利得知该港已经在英军手中时，遂立即着手计划把印度第8师从埃及调来，把富有作战经验的英第78师从西西里岛调来，利用塔兰托海港把它们投入到意大利本土上，以便策应英军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作战。

当美第5集团军身陷困境的时候，亚历山大及时给蒙哥马利发来了电报，紧急要求他对德军保持压力以便救援“雪崩”军事行动。由于，英第8集团军背靠西西里岛，左为第勒尼安海，右为爱奥尼亚海和塔兰托湾，它们全在盟军的手里，因此，蒙哥马利不需要考虑后方和翼侧安全。于是，蒙哥马利在后勤供应不足、道路坎坷难行的情况下，命令第5师和加拿大第1师以坚决的行动，快速向北挺进。由于蒙哥马利邻队的及时到达，严重威胁到

了向萨勒诺实施反击的德军的翼侧安全，从而迫使德军难以集中精力反击萨勒诺。可以说，蒙哥马利在此次作战行动中的表现要比在西西里战役中的表现好得多。

9月16日，美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以南约40公里的地方与英第8集团军会合。此后，空降兵第82师随同第5集团军向那不勒斯方向推进。英第8集团军向亚平宁半岛的东侧突进，9月19日，英第5师到达奥莱塔，加拿大第1师到达波坦察。9月27日，蒙哥马利得知在意大利福贾机场驻有德军的伞兵部队，遂决定使用英军第78师、装甲部队和“特种空中勤务部队”组成“A”集群向福贾机场发起进攻，很快便夺取了福贾机场，并赶走了德军伞兵部队。

10月1日，美第5集团军顺利进入已被德军放弃的那不勒斯城。从这时起，盟军两路大军开始齐头并进，克拉克中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在亚平宁半岛的西侧，蒙哥马利上将指挥的第3集团军在东部。两路大军推手同行，合力向北推进。由于德军撤退比较快，而且边撤退边破坏道路和桥梁，同时，天气十分恶劣，盟军官兵在阴冷浇身的雨水中、在河水泛滥的道路上艰难的向前挺进。摆在盟军面前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德军，而是泥泞的道路。

在这一阶段，盟军的作战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一条河向另一条河稳步推进的过程。对此杰克逊将军这样描写道：“甚至在夏天，意大利南部的道路网也只勉强够拥有大约11个现代化的机械化师的两个集团军使用。当时几乎每一座桥梁和涵洞都被破坏了；到处是河水和溪流溢涌出来的流水；河上临时架起的通道上挤满了坦克和重型车辆；原来是道路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一片沼泽。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兵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等待恶劣天气结束。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指挥官愿意这样做。”

相比之下，美第5集团军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因为，美第5集团军当面的河流主要只有一条，即沃尔图诺河。而英军当面的河流则不止一条，同时他们还要不断地与企图利用河流实施阻滞作战的德军进行战斗。

英军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比费尔诺河。为了迅速克服这个障碍，蒙哥马利决定，组织一个突击队，从海上登陆，迂回绕到河流的北岸，以保障大部队通过该河。10月2日夜间，突击队利用亚得里亚海顺利地抵达了特尔莫利港，并于次日黎明前夺取了该港。与此同时，英第78师迅速渡过比费尔诺河，并顺势在河流的北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凯塞林见形势不好，遂下令，必须立即消灭这个桥头堡。但经过激烈战斗以后，英军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坚守住了桥头堡。英军下一个障碍将是特里尼奥河，在那里，英军再次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10月6日，美、英盟军终于到达特尔莫利、康波巴索和那不勒斯以北一线。14日，美第5集团军占领了卡普亚，同东侧的英第8集团军再次会师。随后，两路大军从亚平宁半岛的东侧至西侧建立了一条长约120公里的牢固的战线。至此，盟军完全控制了意大利的整个南部地区。

在此期间，盟军还相继解放了意大利的撒丁岛（9月19日）和法国的科西嘉岛（10月4日）。在解放科西嘉岛的战斗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军和游击队。

不必太在意

“是什么东西使我仍然活着？”，这是蒙哥马利将军——一位爱尔兰人的后代一生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早在圣保罗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就养成了冷酷无情、办事严谨、坚韧不拔和不原谅人的独特性格。这可能与他的童年不幸有关。同学们戏称他为猴子。当时在圣保罗校刊上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它会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犹豫……因此，大家还是不要猎取这只猴子为好。”

蒙哥马利的与众不同的性格，注定了他凡事都会争强好胜，决不服输。凭着这种性格，他率领第8集团军横扫整个北非，赶走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沙漠之狐”隆美尔。然而，自从与巴顿将军转战西西里岛以来，他有太多的失意。为了弥补心中的不平，他决心在意大利战役中好好地表现一下。

从意大利战役前一阶段来看，蒙哥马利的表现是出色的，他为盟军占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许这世界太无情，有心栽花花不开。随着战局的发展，蒙哥马利再一次遭受了挫折。

10月中旬，盟军已经将亚平宁半岛截成两半，并建立了稳固的基地。此时，希特勒对意大利战局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因为意大利一旦被盟军占领，不仅会严重影响到德军在苏德战场的作战，而且德军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战局就会很快崩溃。“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建议，将驻意德军全部撤到阿尔卑斯山脉，组织严密防御；凯塞林则主张应尽可能坚守住罗马以南地区。希特勒站在战略的高度权衡了利弊，他采纳了凯塞林的主张。

当时，蒙哥马利的部队编有两个军。第5军包括英第78师和印第8师等，部署在亚平宁半岛的右侧，其翼侧依托亚得里亚海。第13军部署在内陆地区。经过休整和改编的新西兰第2师此时已到达意大利，蒙哥马利将它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

凯塞林为了赢得足够的时间，以便能够从容地在那不勒斯以北约65公里至亚得里亚海滨的奥尔托纳之间建立一条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他决定首先利用特里尼奥河组织防御，最大限度地迟缓第8集团军的进攻。

10月中、下旬，德军和英第8集团军在特里尼奥河形成了对峙状态。在河的东侧，德第16装甲师与英第78师对峙，德第1伞兵师与印第8师对峙；在河的西侧，德第26装甲师与英第13军对峙。德第65步兵师部署在桑格罗河附近组成德军的预备队。为了粉碎德军企图，蒙哥马利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把主要进攻方向放在特里尼奥河的东侧比较好。于是，他决定第13军佯装主攻部队，对伊塞尔尼亚实施迷惑性进攻，以吸引住德第26装甲师的注意力；英第78师为主要进攻方向上的第一梯队，在海军和空军的火力支援下从滨海翼侧实施主要突击。

当时，河流两岸已经成为一片泥滩，车辆只能在道路上行驶，第8集团军的后勤保障已越来越多地依靠用毛驴来前运后送。德军在河的北岸巧妙地在一些独特的山间农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蒙哥马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指挥作战的。尽管，后勤保障不充分、路况和天气十分恶劣、德军抵抗十分顽强，但是第8集团军在蒙哥马利的率领下，以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硬是一点一点地撕破了德军的防线。11月19日，第8集团军越过了特里尼奥河，驱走了德军，并顺势占领了桑格诺河南岸。

遗憾的是，合编为“C”集团军群的法西斯德军，在凯塞林的指挥下，凭

借加里格里诺河和桑格诺河建立起了牢固的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从那不勒斯以北地中海沿岸起，经过埃塔、卡西诺直到亚得利亚海滨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中部全境。德军在这条防线上修建了密集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并凭借有利地形设置了大量的火力交叉杀伤区和无数个雷区。德军称这条防线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德军企图依托这条防线，阻止盟军占领意大利北部，保障整个欧洲战场南翼的安全。

此时，凯塞林指挥的德军“C”集团军群，下辖第10、第14集团军，共有约21个师。盟军在意大利的兵力只有14个师：美军5个师，英军9个师（包括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各1个师）。由于“霸王战役”的早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盟军最高指外部从意大利战场上调走了7个师。这一举措，使得意大利战场上盟军与德军的兵力对比发生了非常不利于盟军的大变化，为了迅速弥补这一缺陷，盟军最高指挥部在11月间把阿尔方·朱安将军指挥的法国第1军（一开始是2个师，后来增加到4个师）从北作紧急调到意大利；稍后，又把弗拉第斯拉夫·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军调到了意大利战场。

11月中旬，亚历山大将军命令美第5集团军和英第8集团军向古斯塔夫防线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在第8集团军已经极度疲瘁，且战损严重的情况下（第78师在最近6个月中已经伤亡了1万多人），坚定地接受了命令，并立即带领参谋人员着手拟定桑格诺河战役的作战计划。

蒙哥马利把主攻方向仍然放在右翼，他的决心要点是：第5军的第78师和印第8师沿海岸实施主攻，新西兰第2师在主攻方向的左侧大约25公里的地方，沿81号公路向卡索利至基那蒂方向进行助攻；第13军仍然佯装主攻部队，装出显然要向桑格罗堡至艾尔弗雷迪纳一线进攻的样子；进攻发起日期定于11月20日。此外，蒙哥马利还详细制定了对进攻部队实施大规模航空火力支援和地炮、舰炮火力支援计划。

为了使桑格罗河进攻战役更具突然性，在蒙哥马利的指示下，英军精心组织了一些欺骗行动，比如，将第5军战线上的正在日益扩大的弹药贮存地进行严密伪装，而在第13军战线上则摆设了许多形似弹药堆集所和火包阵地的假目标；对德军进行无线电迷惑，造成蒙哥马利的作战指挥所已经向西转移到了第13军地域的假象；利用英国第1空降师即将返回英国本土之便，进行了一次暗示英军要对古斯塔夫防线后侧实施两栖攻击的搭载演习，等等。

对此，罗纳德·卢因评论到：“准备是十分周密细致的，因为像往常一样，蒙哥马利早就把战役中应当做些什么提前考虑好了。”

但是，罗纳德·卢因不无遗憾的说：“虽然桑格罗河战役是在意大利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但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是由于指挥官的任何过错）。随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证明，由于希特勒采纳了凯塞林的乐观的方针（尽可能坚守住罗马以南），而没有采纳隆美尔的悲观的方针（后撤到阿尔卑斯山脉），英、美军队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完全突破这些山中要塞。”卢因的说法未免有些过，但是，由于盟军最高指挥部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霸王”计划，因而人为地给驻意盟军造成了许多困难。尤其是蒙哥马利，他的第8集团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为第8集团军的几个王牌师都已调回英格兰，眼下的第8集团军实质上是一个杂牌军。此外，蒙哥马利还面临着，天气越来越坏，道路状况极差，后勤保障不足等困难，因此，就当时情况而言，卢因说：“在意大利，任何规模较小的作战行动，甚至是集团军一级的作战行动，都只能达成一种最后势必会被德军堵住

的突破。这已经是一件很明显的事。”

11月20日，在空军和海军的火力支援下，第8集团军开始发起冲击。德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且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而第8集团军暴露在外，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之中，况且此时的天气已变得十分糟糕，可以想象，第8集团军的进攻是多么的艰难。

对此，蒙哥马利回忆到：“从那时起天气迅速恶化了。暴雨常常一下就是两天，接着又是一、两天的毛毛细雨或雾，而山里（第8集团军的左侧是亚平宁山脉）则在下雪。整个地区都变得湿漉漉的，泥泞不堪。”

在此期间，桑格罗河的水位时而暴涨，时而猛跌，有时在一天内能够涨落六、七英尺，第8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只能望河兴叹。23日夜，山洪突发，滚滚洪流由东向西，从山上倾泻下来，拦腰切断了第8集团军的前后联系。蒙哥马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尽管如此，第8集团军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29日，他们夺取了莫扎格罗格纳；30日傍晚，又占领了里科里。随后，蒙哥马利从新调整了进攻部署，他选择了两个攻击目标：一个是古斯塔夫防线的最东头——奥尔托纳；另一个是左侧的奥尔索尼亚。其具体部署大体是这样的：加拿大第1师在第5军编成内担任第一梯队，负责攻击奥尔托纳；新西兰第2师归第13军指挥，进攻奥尔索尼亚。

但是，亚平宁半岛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进入12月份以后，雪下个不停，仅第78师就有5人冻死，113人被遗弃。在此期间，新西兰第2师还发生了部分士兵拒绝参加战斗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事情。

尽管，加拿大第1师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顽强作战，终于进入了奥尔托纳城，但德军防反结合，使加拿大第1师难以建立稳固的立足点，最后，不得不后撤。新西兰第2师虽有坦克部队的支援，但他们速度缓慢，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暂时停止了进攻。蒙哥马利企图撕破古斯塔夫防线的桑格罗河战役最终失败了。

卢因说：“蒙哥马利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德军的战线已经大大地加强了。但是真正破坏了蒙哥马利的整个计划的却是天气。”应该看到，蒙哥马利是尽心尽力了。

在蒙哥马利实施桑格罗河战役的同时，美第5集团军在古斯塔夫防线的西侧，也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但无功而返。看来，盟军企图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是不可能实现了。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四天会谈，史称德黑兰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并制定了对德作战方针，即尽快实施“霸王”行动，开辟第二战场。德黑兰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国西北欧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于1943年底离开了地中海战区，接替他的是英国的亨利·威尔逊将军。亚历山大仍担任意大利战场盟军前线总指挥。同时，地中海战区的海军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上将调回英国升任海军大臣；空军总司令泰德上将被调回英国。种种迹象表明，意大利战场已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鉴于各方面的原因，亚历山大将军通知美第5集团军和英第8集团军全线停止进攻，就地组织防御，与德军保持对峙，以准备在明年组织新的进攻。

12月24日早晨，已极度疲惫的蒙哥马利，在睡梦之中被人唤醒。陆军部来了一份电报，命令他迅速返回英国去接管第21集团军群，准备参加“霸王战役”，接替他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是英国的奥利弗·利斯中将。

蒙哥马利上将终于未能在亚平宁半岛等到明媚的春天的到来，这位为了战斗、为了胜利而活着的军人，在意大利战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然而蒙哥马利毕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指挥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他的一生中，他荣获了英国各种高级勋章和外国勋章，其中包括美国的“胜利”勋章、“国旗”勋章和苏联的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也许是怀旧，蒙哥马利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告别了第8集团军；也许是感伤，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桑格诺河战役。

孤独的路何时能停止？封闭的心向谁倾诉？灵魂的围墙如何消除？就让灿烂的阳光普照你即将踏上的征途，让欢笑随风散布，在你每一个忧伤的地方停住。是真金总会发光，在新的舞台你会再创辉煌。蒙哥马利，你不必太在意。

我依然坚强的存在

正当意大利战役订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此时，巴顿在干什么？

自征服西西里岛之后，巴顿因“打耳光事件”几乎葬送了他的前程。在整个8月份，当盟军正着手拟定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作战计划的时候，巴顿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挑战，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在“贝镇”和“雪崩”计划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克拉克中将指挥的美第5集团军。巴顿被圈在了巴勒莫王宫这座金碧辉煌的牢宠之中，无所事事，他在痛苦和期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光阴在他的身旁匆匆的流逝。他甚至希望克拉克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能出一点什么差错，以便他能重返战场。巴顿在1943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希望克拉克会出点什么事。”

艾森豪威尔决心要冷一冷巴顿，因为，他清楚的记得，早在1942年美军准备实施“火炬”计划的时候，当时往“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打算让巴顿来指挥美军作战，此时的巴顿还是一名少将军官，是美国教导军的一位负责人，当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巴顿时，巴顿迫不及待的说道：“艾克，如果能让我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而另一位和巴顿职位不相上下的教导军负责人，被任命调往太平洋战区指挥一个美国战斗军时，却断然拒绝了这一任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极深刻和印象。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是一位不甘寂寞，热衷于参战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艾森豪威尔坚信，采用冷却处理这种疗法对于巴顿来说是最有效的。

当盟军在意大利战场陷入困境的时候，英国人曾一再给美军施加压力，要求美军加强进攻的力度，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仍然不愿使用巴顿。对此，巴顿的传记作家H·埃塞姆气愤地指出：“美国选拔欧洲战区最高将领的标准是谨慎的平庸之辈，而不是因脾气暴躁而受损害的取得辉煌胜利的人。”

无论外界怎么议论，艾森豪威尔始终我行我素。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拟定了一个神秘的计划，他要给巴顿赋予一项特殊使命。他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既有利于调教巴顿，又有利于欺骗德军。前一个目的是隐含的，他没有告诉巴顿；后一个目的，他告诉了巴顿。

当时，由于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两大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巴顿已经举世闻名。德军统帅部称他“以精干而著称”，是“美军中的隆美尔”。德军统帅部认为，像巴顿这样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盟军一定会把他使用在最关键的地区，很显然，巴顿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盟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据此，德国情报部门专门制定了一项任务，就是密切注意巴顿的行踪，艾森豪威尔极敏锐地抓住了德军这一心态，并借此拟定了他认为是十分完美的计划。他决定让巴顿虚张声势地周游地中海，以扰乱德军的战略、战役决策。

表面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让巴顿感到无可非议，然而，当意大利战役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的时候，他让巴顿远离战场，却让巴顿伤心透顶。这种伤心又难以言表，巴顿只能将它埋藏在心底。

艾森豪威尔确实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军事领导人。难怪戴维·欧文这样评论艾森豪威尔：“他性格开朗、热情，极为率直，总是咧嘴微笑，他的讲话通俗易懂而又富有特点。他看起来就像是爱他不释手的低级趣味的西部小说

中的人物。他特别爱吃鸡汁蘑菇和玉米片粥。然而在这种纯朴的背后却藏着精明和韧性。”

巴顿带着一种近似于百无聊赖的心情，携 10 名参谋人员，开始了这一次表面上是肩负“光荣使命”而实际上却是相当“痛苦”的旅游。他先后到过阿尔及尔、突尼斯、科西嘉、开罗、耶路撒冷和马耳他等地，一路上他到处招摇过市，仿佛在向人们表示他身负某种重要使命。所到之处，他总要视察港口和机场，并扬言准备接管这些地区。在此期间，巴顿也借此机会，游览了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名胜古迹，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古老的城堡、拿破仑的诞生地以及埃及的金字塔，并不能把他的心完全吸引住，他的心始终难以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

巴顿强烈地感到，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尽管发生了“打耳光事件”，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是盟军中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而今当盟军与德军激战正酣之际，他却被捉弄到这个地方，这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但又必须忍受。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想到我的工作的伟大，意识到我成为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惊呆了。然而又想到谁还能像我一样出类拔萃？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1943 年 11 月 11 日，巴顿迎来了他 58 岁生日。可以想象，以巴顿当时的那种心态，巴顿一定十分伤感。与巴顿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巴顿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有时他暴躁的像一头狮子，有时他又温柔似水；有时表现的十分刚强，有时又十分脆弱；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又稚气十足，甚至会泪飞如雨。

然而，这一次巴顿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把所有的心思全部压到了心底，他要向世人表明：我依然坚强的存在！

这一天，他来到战士公墓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在仪式上讲到：“我认为，为我们的国家而死，死得其所。我们并不为他们的牺牲而感到遗憾，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上帝，因为这些人仍然活着。”

12 月份，德黑兰会议结束以后，盟军开始着手准备“霸王行动”。当巴顿得知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地中海战区，去担任“霸王”战役的盟军总司令时，巴顿心想，组织实施“霸王”战役，美军肯定要筹建一个集团军群，这就需要物色一个适当的指挥人选。巴顿认为，这一人选非他莫属。于是，他火速给尚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送去了两只火鸡，他想暗示：总司令先生，巴顿还活着，他就在您的眼皮底下，招之即来。

巴顿在一篇日记中写到：“我希望在 1944 年参加规模更大、战绩更佳的战斗……命运之神将继续保佑我沿着命运之河漂流。”

巴顿深深地认识到，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了他的命运的主宰者，尽管艾森豪威尔始终让他感到茫然，困惑不解，他曾经在给妻子比阿特丽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老艾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捉摸不透他。”但是巴顿觉得眼下应该调整一下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了，以便能够在“霸王”战役中谋求一个理想的职位。

曾几何时。巴顿把艾林豪威尔描写成为：“他根本不讲实话，他不过是只鸚鵡——一个肚子里塞满棉花的玩偶。”而今，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恭恭敬敬，百般吹嘘。艾森豪威尔的一位副官曾经对巴顿的做法有这样一段评论：“他是一个阿谀奉迎的能手，他能够成功地把他与艾克的分歧转变成他对最高统帅的见解的谦恭的唯诺。”

巴顿终于如愿以偿，他奉命前往英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然而集团军群司令一职却不归他，而由他的下级布莱德雷担任。上下级关系在一瞬间颠倒了，这对于巴顿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此，艾森豪威尔也考虑过，他认为，巴顿在受到严厉处罚后，最害怕的是再次失去参战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参战，他会接受这一安排的。看来，艾森豪威尔已经完全把握住了巴顿的脉搏。

与此同时，巴顿还被解除了第7集团军司令一职。1944年1月2日，巴顿的同窗好友休斯将军在日记中写到：“巴顿已失去了他的第7集团军，他于1时15分到达，扒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1月26日，艾森豪威尔邀巴顿前来会面，巴顿的心情乱糟了。但他还是强打精神，咔嚓一声立正，给他的命运主宰者艾森豪威尔行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艾森豪威尔告诉巴顿，他已被任命指挥第3集团军。巴顿总算可以重返战场了。几个月来，他确实被憋惨了。艾森豪威尔同时告诫巴顿。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且不可操之过急，轻率行动，尤其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巴顿保证说：“下次再发火时，我决不会选择医院了。”看来，艾森豪威尔对巴顿采取的冷却疗法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尽管，巴顿没有当上集团军群司令，但他总算可以指挥一个集团军杀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了。巴顿喜形于色，精神抖擞，他要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

有一首歌（陈乐融作词），很能体现巴顿此时的心情，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跑过昨天的我，
跑过心中的山与河。
击败所有的错，
击败命运这个对手。
当我对自己许下诺言，
狂风和暴雨都在笑我，
超越每一座山峰我不让眼泪流，
我要向太阳怒吼。
人间有没有英雄，
把所有的梦打破，
把黑暗丢开，
让阳光照进来，
我要向太阳怒吼，
征服每一片天空，
如果我可以选择，
我想要创造新的地球。

此后，巴顿在“霸王”战役，以及直到消灭法西斯德军的整个过程中，确有不俗的表现。

丘吉尔未能如愿

1943年11月30日，丘吉尔，这位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首相，迎来了他69岁生日。然而，这个生日过得并不愉快。因为，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的作战始终没有大的进展，随着“霸王”战役的早期准备工作的全面展开，意大利战场逐渐沉寂了下来，丘吉尔的心也随之沉了下来。打败驻意德军，解放意大利，是他最初提出来的，如今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鉴于盟军最高指挥部已经达成协议，将“霸王”战役推迟到1944年6月进行，丘吉尔决心要乘此机会了却心愿。

当时，在意大利战场，总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凯塞林元帅指挥的“C”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10和第14两个集团军，共有21个师，370架飞机。其部署是：第10集团军防守古斯塔夫防线，与盟军保持对峙，防止盟军向北推进；第14集团军驻守在古斯塔夫防线北面沿岸地区，与当地的意大利游击队作战。

此时，盟军在意大利的部队主要有美第5集团军、英第8集团军和英独立第5军。这些军队已合编为第15集团军群，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盟军共有19个师又4个旅，此外，还有支援飞机4000余架，在地中海的海军舰船有3000艘左右。

盟军和德军兵力对比大体相当。丘吉尔开始插手干预了，他坚决主张把一只“野猫”投入到古斯塔夫防线的北面，去“抓碎德国佬的心脏”。

按照丘吉尔的意图，盟军很快制订了代号为“鹅卵石”的登陆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盟军首先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发起全面进攻，以牵制德军，稍后，以美第5集团军所属之第6军组成登陆部队在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安齐奥镇实施登陆，从后方切断德军第14集团军与第10集团军的联系，断敌退路、阻敌增援，配合美第5集团军从正面突破古斯塔夫防线。

安齐奥镇，位于罗马以南45公里，是一个濒海港口小镇，距古斯塔夫防线约有100公里。丘吉尔认为，在这里登陆成功，不仅可以直取罗马，加速盟军在意大利的胜利进程，而且可以从后方威胁古斯塔夫防线的稳定，有利于盟军从正面一举突破古斯塔夫防线。

为了尽快实施“鹅卵石”计划，盟军于1月中旬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美第6军下辖2个加强师（美、英各1个）、1个伞兵团、5个海军陆战营及一些专业部队。同时，盟军还调集了126艘战舰、250艘运输船只，以及大约700架作战飞机。

1月12日，盟军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发起了全线进攻，美第5集团军在主要进攻方向上向卡西诺地区进行攻击。由于德军防守严密，美军未能突破德军防御，但却牵制了德军，为第6军在安齐奥实施登陆创造了条件。

1月21日晨，集结在那波利湾的登陆部队开始出发。250艘运输船只载着3.6万人以及大批坦克、大炮和补给品，在海军作战舰艇的掩护下隐蔽地驶向预定登陆地区。当日午夜，登陆部队顺利抵达安齐奥西侧海域。22日凌晨2时，首批登陆艇涌入港内。黎明时分，登陆行动全面展开。

当时，守卫在安齐奥镇的德军只有2个营和数个岸防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盟军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实施登陆，因而，他们照例蒙头大睡，根本没有进入戒备状态。

登陆部队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很快占领了安齐奥镇，并把3.6万人和3000

多辆车辆全部运送上岸。但是，美第6军没有抓住这一有利形势迅速向外扩展，却“把固守滩头阵地作为首要任务”。由于登陆部队裹足不前，未能对德军纵深产生威胁。德军得到喘息机会后，迅速从第14集团军调来兵力在安齐奥镇外围组织了防御。登陆部队虽竭尽全力，企图打开缺口，但收效甚微。以后，登陆部队虽然增加到4个师，但德军随之把防御部队增加到6个师。其间，德军对登陆部队实施了数次反击，登陆部队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勉强守住了滩头阵地。丘吉尔的这只“野猫”一直未能伸出利爪在德军的心脏部位施展威风，相反却被德军紧紧地捆住了手脚，难有作为。

在登陆部队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美、英联军在2月中旬和3月中旬曾两次试图从卡西诺方向突破古斯塔夫防线，但均未成功。

此后，登陆部队一直坚守在安齐奥镇这个狭窄的区域内，虽没有大的作为，但却像一颗钉子扎在德军的身上。

也许意大利的冬天太漫长了，丘吉尔终未能治愈心病，他精心设计的这只“野猫”未能抓碎德国佬的心脏，反而抓了他一把。丘吉尔的心病更重了。

空中绞杀战

在 1944 年整个冬季，盟军地面部队始终毫无进展。为了软化古斯塔夫防线，摧垮德军意志，美、英空军制订了一个破坏德军铁路运输以“削弱其后勤补给”的计划，称之为“空中绞杀战”。

当时，盟军空军在地中海共有 4000 架作战飞机可供使用，而德国空军在这一地区只有 370 架左右，如果加上部署在法国南部一带机场上的飞机，也只不过有 500 架左右。盟军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处于绝对优势。

为了实施“空中绞杀战”这项计划，盟军空军在罗马以北约 250 公里处划定了一个横贯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空中阻滞地带。

1944 年 3 月 19 日，“空中绞杀战”正式拉开序幕。一开始，盟军空军以铁路为首选目标，集中力量重点对阻滞地带内的铁路调车场、桥梁、隧道和运行中的列车进行猛烈的空中突击。当德军随着铁路运输系统的瘫痪，而不得不将其物资补给转由汽车运输时，盟军空军的重点突击目标随即转向公路运输系统。

盟军空军在掌握制空权的前提下，毫无顾忌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上空来回穿梭，狂轰烂炸。据美英资料公布，空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 3 月 19 日到 29 日的 10 天时间内，从意大利北部通向罗马的 3 条铁路和东海岸的铁路线均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其中，被严重切断的有 9 处（需几周时间才能修复），暂时切断的有 11 处（需几天时间才能修复），可能切断的有 8 处（据飞行员报告或从空中侦察照片上判断）。到 4 月中旬，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主要桥梁被炸毁 27 座，平均每天切断铁路线路 21 处。在 5 月初，所有从北方南下的以及前线附近的铁路交通运输被完全阻绝达 7 天之久。仅 5 月 8 日一天，盟军空军就切断线路 53 处，其中 21 处为桥梁。德军转向公路运输后，盟军空军共摧毁德军卡车 1.8 万余辆。

盟军空军的空中突击能力已今非昔比，明显的优于往年。例如，在 4 月份，1 个轰炸机中队平均每出动 22 架次就可摧毁一座桥梁，而在 6 个月以前，同样一个中队却要出动 59 架次。

面对这一切，德军后勤保障陷入了困境。仅 5 月初，凯塞林的“C”集团军群，每天仅能得到不足 4000 吨的物资供应。在德军前线后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防御作战期间，后勤补给从总的说来是充裕的。但由于受到作战特点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对方飞机昼夜活动的严重袭扰，致使各个战斗地域因缺乏弹药、汽油和粮食的供应而处于困难境地。”

不仅如此，在盟军空军猛烈的空袭面前，德军兵力机动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德军指挥官冯·森格尔将军说：“敌人控制着我们战线后方的天空。这是使我们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妨碍昼间一切活动，特别是调动预备队的活动。”

5 月 11 日，盟军地面部队开始对古斯塔夫防线发动新的攻势，长达近两个月的“空中绞杀战”宣告结束。

在 3 月 19 日至 5 月 11 日的 54 天的“空中绞杀战”中，盟军空军共出动飞机约 5 万架次。其中战术航空兵出动 1.02 万架次（其中 5900 架次突击桥梁和隧道，1600 架次突击调车场，2700 架次突击铁路线），总投弹量为 12372 吨。此外，盟军战略轰炸机部队也参加了此次绞杀作战，共投弹 6650 吨。

综观此次“空中绞杀战”，如果盟军空军能够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对德军运输系统中的一些要害目标重敲猛打，也许能够达到彻底切断德军交通线的目的。遗憾的是，盟军空军自始至终的分散用兵，既未能精选目标，又未能连续突击，致使许多目标，边破坏边修复，德军交通运输系统尽管运转不正常，但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亚历山大似乎要把在地面战场上积压起来的所有怨气，通过空中统统地扔到德军的后方，但亚历山大心中的怨气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倾泻出去。

意大利之春

1944年4、5月间，“霸王”战役正进入紧张的战前准备阶段，此时，驻意盟军已经休整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盟军统帅部指示亚历山大，驻意盟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迫使敌人在盟军发动渡海攻势时在意大利保持最大数量的军队”。

亚历山大随即做出决定，美、英、法、波、加等国军队并肩出击。5月11日深夜，总攻开始了，多国部队合力对古斯塔夫防线发起冲击。

波兰军在安德斯将军的指挥下，首先冲上了卡西诺峰，但又被击退下来。这时，法国第1军一支专门受过山地作战训练的摩洛哥骑兵，在朱安将军的指挥下，冲上了海拔1600米高的一群山峰（德军认为这里是不可逾越的，因而没有设防）。他们在德军意想不到的地区大胆地向纵深猛插，5月15日，这支骑兵部队从德军背后发起了攻击，经过两天艰苦的熬战，他们终于攻上了可以俯瞰卡西诺西面的利里河谷的山峰，并迫使德军从阵地后撤。

美第5集团军乘势鱼贯而入，德军急忙从安齐奥调来一个装甲师南下，企图迅速堵住突破口，但为时已晚。被困在安齐奥滩头阵地的美第6军趁机反扑，这只“野猫”终于可以伸出利爪了。与此同时，多国部队在古斯塔夫防线的宽大的正面上多点突破，犹如洪水一般灌入了古斯塔夫防线。德军整个布势被打乱了，凯塞林见势不好，遂命令德军退守凯撒防线（从西部的台伯河口至东海岸的佩斯卡拉）。

面对丧魂落魄的德军，亚历山大本想采取合围的办法，就地歼灭凯塞林的“C”集团军群。但是，这一设想遭到了克拉克的反对。此时，克拉克的个人野心膨胀了，他决心要让美军夺取罗马，他要向世界显示他也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军事将才，于是，他不顾全局利益，命令美军向意大利首都罗马挺进。6月4日，美军解放了意大利古城罗马（两天以后，盟军开始了“霸王”战役）。

亚历山大觉得围歼德军已经无望，遂下令各国军队继续向北推进。面对盟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凯塞林率部且战且退。在东线，6月11日，盟军占领了佩斯卡拉，7月18日攻下了安科纳；在西线，盟军于7月19日夺占了里窝那；在中部，盟军于8月11日解放了佛罗伦萨。

尽管，克拉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围歼凯塞林的计划也随之落空了。凯塞林率部占领了从东部圣马力诺至西部卡腊腊的哥特防线，该防线全长大约240公里。

此时，在西欧战场，盟军在取得了“霸王”战役的胜利之后，正在法国西北部进行大规模的陆上进攻，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为了尽快解放整个法国，盟军统帅部决定，于8月15日开始实施“龙骑兵”行动计划，即在法国南部戛纳市以西进行登陆。为了保障这一计划顺利实施，盟军统帅部又从意大利战场调走了7个精锐师（美军3个师，英军4个师），驻意盟军再次受到了削弱。

但是，此时的德军已惶惶不可终日，希特勒更是顾不上意大利了。驻意盟军正士气旺盛，他们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于8月25日，向哥特防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并于9月28日，攻克了这道防线。

10月，盟军前进到腊万纳、法南查、维尔加托一线后，便停止了进攻。这时，希特勒正收缩战线，准备从希腊撤军，希腊人民武装部队在希腊共产

党的领导下，乘势发动全线进攻，大有解放全国之势。面对希腊人民武装斗争的风起云涌，英国政府慌了手脚，为了扶持希腊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持其在希腊的利益，英国政府急忙从意大利抽调大量兵力，于10月至11月，对希腊人民的正义事业进行了血腥镇压。在此期间，意大利战场再度处于沉寂状态。

12月，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调离地中海战场，他的职位由亚历山大接任，同时，克拉克升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

1944年，意大利的春天，终于未能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无论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还是在满山遍野，到处是盛开的鲜花。春夏秋冬，又一个轮回，沧桑岁月何时了？意大利还要继续饱受战争之苦。

1945年早春季节，意大利人民觉醒了，他们拿起了武器，并团结了起来，坚定地与法西斯德军进行战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祖国而战。

在解放意大利的战斗中，意大利游击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牵制、消耗了大量德军，而且凭借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许多城市。

此时，在欧洲战场，西线盟军已进至易北河畔，东线苏军正从奥德河对柏林发动进攻。德国已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在意大利战场，德军虽有26个师，但大部分师都不满员，装备不齐，缺少技术兵器，坦克不超过200辆，飞机只有130架，且凯塞林已于3月份调到欧洲战场的西线。德军不仅要准备抵御盟军的进攻，而且要穷于应付意大利游击队的袭扰。盟军第15集团军群通过加强，已辖有21个师又9个旅，部队齐装满员，坦克有2100辆，飞机有5000余架，此外还有海军的配合。

4月9日，盟军全线发动进攻，德军一再败退，已无心恋战。4月23日，美第5集团军与英第8集团军在波河南岸斐拉拉会师。此时，德军已变成了大逃跑，盟军乘胜追击，俘获德军3万，并于次日渡过了波河天险。4月26日，盟军攻克了曼图亚和维罗纳，27日进入热那亚。28日，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处决，当日，美第5集团军便进入了米兰，同时，英第8集团军进入了帕多瓦。

1945年4月29日，德军代表在卡塞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30日，盟军发表了胜利公报。5月2日12时，双方停止了在意大利的一切军事行动。

盟军自发动西西里岛战役以来，共歼灭德、意军队65.8万人，并一直牵制着德军1个集团军群，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其它战场上的作战。

在解放意大利的整个过程中，除了美、英军队之外，印、波、加、法等国的军队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意大利游击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当我们在谈到意大利的过去、今天或明天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正是他们的鲜血浸透了亚平宁的每一寸土地，才使得这里的春天更加美丽。

尾声

有位哲人说过，人类历史是建设和浩劫之间的竞赛。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连接着欧、亚、非三大洲，后又沟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这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其特殊的战略地位，特殊的战略地位又使其和平与战争频繁交替。战争频繁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一大特征。古往今来，多少将士折戟沉沙，多少舰船葬身鱼腹？

然而，迄今为止，地中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交战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地中海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墨索里尼是点燃北非地中海战火的罪魁祸首。大概他以为，以亚平宁半岛为中心的古罗马帝国曾威加四方，打败过迎太基名将、素有西方“战略之父”之称的汉尼拔；那么，同样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人也能够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殖民统治体系，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的内湖。到头来却落得个空发思古之幽情泥古自毙的可耻下场。

德国和意大利在北非曾兵抵阿拉曼，逼近开罗城，为何最后却落得个一败涂地？它们的不义之战、失道寡助和国力不足无疑都是败因。然而，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看，它们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始终没有一个共同的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意大利不敌英国，德国又不肯把主力投入北非地中海。结果，在马耳他和阿拉曼，千载良机失之交臂。

同盟国方面的正义之战，得道多助和国力雄厚无疑都是胜因。英美两国关于主要战略目标和打击方向始终存有歧议，然而，两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能够求同存异，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集中兵力于北非地中海，打败意大利后再转用兵力于西欧战场。这是丘吉尔津津乐道的先边缘后中心的战略。英美在北非地中海战场化险为夷，直至最后胜利，十分得益于战略指导的一致性。但英美在打垮意大利、肢解了轴心后，在意大利北部山区陷入了与德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后还不得不转运兵力于西欧战场。

有人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后人反思历史却不能不虚拟几个假如。假如之一：希特勒将德军主力用于北非地中海，那么德意部队就有可能占领整个地中海地区，并打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联系。同时，苏德战场的苏军便会腾出手来进军德国直至法国西海岸，或南下进出地中海和饮马印度洋。这是希特勒和丘吉尔都不愿意看到的。假如之二：英美置北非地中海于不顾，先集中兵力早一点登陆法国西海岸，陷希特勒德国于东西两线作战困境，必会早些击败德军。德国垮台，意大利岂能久持？但这样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苏联和美国都主张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把战略打击重心指向希特勒德国：英国却坚决主张先经略地中海，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最后，美国人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让英国人牵着鼻子走。英国的这种边缘战略旨在维护其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英国是个岛国，又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曾经是世界头号霸主，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日、德崛起，形成英、法、德、美、日、俄群雄逐鹿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倔强的丘吉尔抓住英国的殖民利益不放。并巧妙地利用美国的力量经略自己的地盘。然而，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丘

吉尔终于不能阻挡英国殖民利益的瓦解。

当年鏖兵北非地中海的名将们均已作古，德国的隆美尔被希特勒毒死了，蒙哥马利在荣获一顶顶桂冠后离开了人世；巴顿 1945 年 12 月遇到车祸，死于妻子的怀抱之中；艾森豪威尔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搭起的台阶，后来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现在也已成故人。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为打败法西斯立下殊功的将领；后人也会研究像隆美尔这样在战场成功的军人，而不是简单地斥之为希特勒的“鹰犬”。

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当到埃及瞻仰金字塔时，切莫忘到阿拉曼凭吊一下盟军烈士陵园，没有他们的忠魂白骨，便没有阿拉曼大捷，没有北非地中海的转折和胜利。广而言之，没有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民的巨大牺牲，也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